

叢書集成二編

史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九冊目錄

史地類



歷代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二三九卷(三)自卷一百卅四至二百廿四

宋 袁 樞撰
明 張 溥論正

九朝紀事

〇八九〇〇一



通鑑紀事本末
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宋 建安 袁 張 樞 編 論 輯 正

高歡新齊

甯張子期

斛斯椿遂

與南陽王

寶炬元毗

王思政勸

魏主國歡

魏王欲倚

賀拔勝兄

弟以教歡

高乾密啟

主謀勸歡

受禪

歡封上乾

啟主賜乾

死教曹

歡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魏高歡之計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 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

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

事仲遠則無信大馬尚識飼之者汝曾大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國承

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閣內都督郗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

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追遠椿自部勒別為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

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

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表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

求退不謂遠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豫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為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

司空奔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

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郗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

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荆州外示疎忌內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

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

令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為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為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嘗與朕私有盟約

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帝與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

異圖乃謂臣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教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教曹教曹先聞乾死伏壯

士於路執紹業得教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教曹兄仲密為光州刺史帝教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附錄

翟嵩請往 間質拔岳 謀莫陳悅 歡擊搆伊 利 宇文泰請 岳先圖侯 莫陳悅不 聽遂為悅 所誘斬 趙貴葬岳 薛澄言悅 不宜害良 將 趙貴杜朔 周謀迎宇 文泰總岳

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司馬趙郡王諶為太師 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為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 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 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 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 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 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羗北撫沙塞運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 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 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 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惠賀 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遣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 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 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 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斬岳 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 隴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薛澄私謂所親曰悅 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澄真度之從孫也岳眾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 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眾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 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 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

軍
雖言悅
必可擒
誦如元
除惡感
奉使祭
執斬之

杜朔周撫
逃民

魏主使秦
統岳兵

秦使以
秦使以
史歸王伯

去留前太中大夫。用韓愈曰：此天機也。又何疑乎？漢莫陳悅并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取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固之齊。雖願且留以觀。覺秦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執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起，眾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秦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豈不如殺之。秦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人計事。秦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即被甲持刀直入帳，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為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秦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以我為父乎？秦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今杜朔周帥眾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為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秦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秦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眾。秦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秦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秦，秦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秦乃遣之。基還言秦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口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眾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關，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秦為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眾，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眾，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閩鄉，為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秦虎歆之玄孫也。秦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七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關，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適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秦以安秦隴之策，秦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為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為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為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秦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眾皆伏。

和成次安

李弼說悅

解兵謝秦

不從弼因

遣使詣秦

請為內應

獨舉城降

秦悅出走

賀拔穎追

之遂繼死

劉亮新悅

黨孫定兒

于謹請秦

都蘭右挾

天子以討

亂

梁樂說賈

顯度從秦

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於平涼秦表崇行原州事三月秦引兵擊悅至原州眾軍畢集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可不撫納其眾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讎此其執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州秦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秦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秦至水洛即降秦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秦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秦請為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眾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秦秦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逃走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驃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澄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釐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眾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為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眾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為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氏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耗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為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秦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秦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秦善之丞相歡聞秦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秦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執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秦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執援仍命秦稍引軍而東秦以大都督武川梁樂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樂見顯度說使從秦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秦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兼備不受
代魏主教
責歎

關西大都督洛陽縣公承制封拜秦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秦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歸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雋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雋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稷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達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珍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趨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雋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為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為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謂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縱令還為王殺幽辱齋粉了無遺

王思政柳慶宇文顯和勸魏主統秦

魏主下制書數歡罪惡虛柔料微三策

秦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構請精騎襲歡楊寬之阻乃止

根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閣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陳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救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儻受代邱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大保掾范陽慮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為直閣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侯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眾曰孤以入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歡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於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

賈顯智降

歡侯幾紹

戰死

元斌之棄

椿還給魏

主以高歡

兵至主遂

西奔長安

妻昭等請

魏主東還

歡殺辛雄

叱列延慶

崔孝芬劉

廠楊機元

士弼

妻使趙貴

梁禦迎魏

主

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穎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鑿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立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為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中誠款。帝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給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竇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纏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寶持千牛刀以從。取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竇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於峭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歡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驚。糗糲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眾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當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廠。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竇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廡舍為宮。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

趙剛以義
請馮景昭
帥取赴關
中

歡善清河
王宜立其
子善見為
帝
薛端等知
東魏兵復
取楊氏

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督。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誘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既而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為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閭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穰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承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新薛瑜虜其兵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修義等渡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譙為大司馬。咸陽王坦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威為司徒。高敖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還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舉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

宇文泰欲先擊寶泰族子深計同之罪擊殺秦

東魏高教曹力戰全軍

泉企戒二子勿虧臣節

薛琠請勿渡河侯景請分二軍歡皆不從

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寶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寶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秦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寶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秦必可擒也擒秦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寶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寶泰大破之士眾皆盡寶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一日之中斫十五乃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教曹自高山轉鬪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教曹教曹以為鄉導而攻之教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教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教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教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教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寶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威拔身可也教曹不忍棄眾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為大師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檟自言父猛嘗為邵郡旬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檟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郡守遣謀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眾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教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間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教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琠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教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

徵知王羅
不可攻乃
涉洛
秦欲乘歡
遠來即擊

宇文深言
高歡忿兵
可擒

高歡大敗
李穆請速
追秦不聽

侯景請乘
秦新勝精
騎取之歡
以妻妃言
乃止

華州刺史王羅語使者曰老羅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投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河非眾所欲獨歡恥失寶秦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遣須昌縣頭達奚武規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往捷之具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發已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羨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獬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渾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敢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秦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秦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秦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眾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秦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眾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妻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秦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歡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官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

東魏韓賢

為尸問一

賊破死

敬珍故祥

遷散歸路

斬獲甚眾

薛善勸崇

禮歸款不

決遂新開

納魏師

裴寬出見

獨孤信

宇文貴大
破東魏堯
雄等

賊歛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
 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割刀於其腹
 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
 帥眾邀之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
 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
 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
 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
 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
 薛修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修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
 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修義為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
 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
 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諷之在潁川
 信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諷之為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
 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
 淑與廣州刺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
 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楊程雄等
 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眾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不敢進彼與任
 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
 潁川背城為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
 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
 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丙子東魏
 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為太尉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繁戰於蓼塢魏師敗績

東魏高季式平獲陽陽平諸城

秦族滅章子榮

李弼斬東魏莫多婁貸丈
秦種騎追侯景馬驚墜地賴李穆救免
東魏高放曹收死

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習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荆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為盜聚眾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祭降之丞相泰滅子祭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迴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巔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放曹等圍魏孤信於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十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丈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丈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丈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恆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據却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放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放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據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放曹有怨閉門不受放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放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放曹所在奴指示之放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放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放曹者布絹萬段

魏殺東魏
宋顯等
魏人畏東
魏方侯洛

魏王思政
蔡祐善
戰

王羅固守
河東
陸通勸秦
先攻趙青
崔于伏德
等遂克之

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
侯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
謂魏人曰万侯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
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
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
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
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
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關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
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人圍之十餘里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
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
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收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
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
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泰留王思政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
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諱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
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
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
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羅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
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羅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眾感其言皆無異志魏
主留閭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
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
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
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

張讓之不為微屈

李延孫為楊伯蘭所殺孝寬以計擒牛道恒段琛隋通遂清

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大帥徽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季廣棄城走於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諶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於東魏十二月魏是云寶璽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婿京兆韋法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法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法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謀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崎澗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鷄將復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夏五月己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於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阜英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

高仲密降
魏歡欲殺
崔暹高澄
匿暹陳元
康為請乃
釋之

歡大破魏
歸彭樂追
秦泰始以
金乃免

秦令賀拔
勝追歡歡
幾死劉洪
微段韶救
逸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旬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戌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灤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暮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蘭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之秦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秦令伏諸地親碎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刀將下者三喋斷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秦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秦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微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刃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秦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令廚人營食食畢謂

封子繪陳
九康靖敵
兼勝追秦
不從

王思政善
守恆農

韋孝寬守
玉壁敵力
攻不克遂
發疾

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秦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陳，秦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秦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秦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夏四月，丞相秦使謀潛入虎牢。今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謀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於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秦式先自告皆為之請免。乙未，以侯景為司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以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秦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眾，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

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返之危？」孝寬闕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樹鎮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櫛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教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高歡卒

大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眾，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王思政守潁川東魏高岳攻之不克
東魏劉豐生建策堰水以灌潁川與慕容紹宗俱死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悉眾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大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中

王思政不
依崔獻策
決欲以長
社為行臺
治所遂被
破降於高

無鹽人病瘰癧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閻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啟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張溥曰高歡入洛陽幽魏主恭於崇訓寺斛斯椿欲乘其初至圖之賀拔勝言害功不祥乃止後竟逐君分國魏祚修亡智哉斛斯雖反覆善變其先事之明眾不及也然歡初翦爾朱以義起事平陽王修又其所立求新君於田舍之中清金闕於犬豕之會勲勞無上權勢莫比即拔扈自雄亦政絲甯氏祭則寡人爾遽取而代非意所至椿見其戮喬寧張子期懼不利於己乃謀間之蘇張縱橫大兵歎起佞人之口伊可畏也歡勢當震主覺生眾讒入朝自明恐蹈天柱為斯計者上書歸誠遣子質侍猶可以解胡為蓄疑抗表納叛拒命封隆之孫騰主所憎也匿而不反華山王鷲汝陽王叔昭上所任也矯而不納遂至詔書頻下嫌却日形魏主外稱南伐潛備晉陽高歡表禦荆雍志窺神鼎情既乖違辭尤悖激即施之朋友兄弟尚慮有變况君臣交忌讒人罔極乎賀拔岳侯莫陳悅皆歡信用使擁強兵為國爪牙何所不可歡忽遣翟嵩離間令相屠戮彼固謂岳死則歡無敵歡無敵則魏必折而入於高氏孰知宇文才智更度越賀拔哉泰統岳眾勢必敵歡欲敵歡非挾天子不可余朱榮討靈太后歡討尔朱氏皆是術也事成之後歡反以此名授泰可謂愚矣泰一舉殺悅其鋒甚盛若欲臨歡強大等爾未能旦夕下也魏主畏歡愈迫則恃泰愈深歡軍方渡河主即出走泰長用兵知己知彼即

意自衡量豈謂力足勝敵哉但得兵至主奔則歡有遂君之名秦有挾君之實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東西鬪爭
勝敗軼見猶晉楚之戰各以國力於周室強弱何與焉漢亡無董卓則無曹操魏亡無高歡則無宇文泰天子
奔走就臣而失國家強臣坐制天子而成霸業古今興廢誠一轍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五

高氏篡東魏北齊

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拔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
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
帝設法會乘輦行香燬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
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似何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帝嘗獵於鄴東
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常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
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
舒入勞帝帝亦謝馬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取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
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
大器驚之子也帝謬為救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謀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
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
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
且不暇惜况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嘯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壬
辰京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
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為塔寺奢費上大
怒欲集朝眾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為中書監欲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
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袁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
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

高湛令崔季舒殺魏王

荀濟與元瑾劉思逸元大器宣洪徽等謀誅澄反被烹

宋遊道收
拜温子昇

將佐勳澄
膺命獨元
康以為未
可

膳奴蘭欽
殺澄陳元
康王紘統
冥舍樂俱
死

勳貴勳高
洋如晉陽

市并焚之。澄疑諸議温子昇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二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於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建陸元規為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八月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所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壁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置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於牀下賊去牀弒之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於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刀禦賊紘冥舍樂鬪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嚮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秘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瑛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已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刀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

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三月庚申

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王東魏齊王洋之為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為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

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為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

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曰正為不及

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

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救之耳洋以人心不一使

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勳勳若受魏

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將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

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王來為何

事而今欲還洋偽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曰陳陰陽雜占云

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

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

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

愔即召太常卿邢邵等議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

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得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

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眾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齋

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圖丘備法物丙

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

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

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

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孽屢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

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孽屢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

楊愔邢邵
魏收等奉
洋廢魏主

景業
司馬子如
固言受禪
未可

斛律金固
言受禪不
可請殺宋

徐之才宋
景業高德
政勸洋受
禪婁太妃

魏主叱趙
道德
高隆之灑
泣

高洋投魏
靜帝
元暉業罵
元韶洋狀
之并及元
孝友

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六宮帝步人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曰王其愛玉體俱
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積車一乘候於東閣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
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
禪位於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己未封東魏主為
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
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
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為王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陽王浚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
洸為襄城王湛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
二年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恆為之嘗飲食護視之冬十二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鳩中山
王殺之并其三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
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增寵遇其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
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
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泔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刺元韶鬚鬚
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張溥曰司馬懿圖篡曹魏殺曹爽等而身死子師昭繼之弑戮橫行亦未能帝也炎嗣始代魏國號晉北齊高
氏亦然高歡破爾朱氏逐魏孝武後立靜帝遷都於鄴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威效力用規略震
遠幾成天子然星隕日食勅勅悲歌不免畏死子澄機略嚴明有父風烈嬰兒人主倨慢不道蘭京刀起食盤
身投牀下闕弑餘祭禍生所忽洋外貌不足為澄所輕驅君犢車奄有其位彼青雀鸚鵡之謠不徵於父兄至
洋而克踐何為也司馬師兄弟隨父征戰數立大功昭既弑髦猶能滅漢其才武勝也高澄當國東魏多故遂
令侯景翻飛高慎叛拒即潁川戰捷一城之克未足稱功洋尤無名妄覲九錫此繇賊臣勸進彼何能為師昭
才皆似懿而不帝澄才不及歡洋又不及澄澄幾帝而死洋不死而帝懷奸人之心享庸人之福予未知所處
也孝武西遷歡以為病終身恭事靜帝二子岷強不思幹盡以義斷之於魏不忠於歡不孝是故荀濟之鹿車

王經之廷尉也。魏收九錫之文，成濟南闕之戈也。陳留出舍金墉，司馬孚流涕中山，降居南宅，高隆之灑泣興亡之際，哀者一人而已。不亦人臣道盡淪胥已極乎？楊愔魏國世臣，時稱賢者，乃躬進禪詔，迫魏主下御座而妻其后。此又亂賊之首，當與華歆同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五終

宇文纂西魏後周

魏孝武閨門無禮
宇文泰殺明月魏主不悅遂殺之

元順勸奉奉長君乃立南陽王寶炬
元烈謀殺秦事世死

魏主謀誅秦事世遂廢而殺

秦魏元育表請降請王為公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按，由是復與泰有隙。冬閏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遇醜而殂。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帝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幼沖，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太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為太師。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世泰殺之。

三年，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塔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夏四月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

敬帝紹泰元年，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夏四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

李遠定議
立嫡

奉託諸子
於護

于謹於衆
中拜護羣
公始服

魏恭帝禪
位於周

周人殺魏
主

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秦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 太師秦北巡秋八月秦北度河 冬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秦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癸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秦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秦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秦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紀綱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二月魏封世子覺為周公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獨孤信為太保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二月周人殺魏恭帝 秋八月晉公護廢周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後月餘護弑略陽公事見宇文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張溥曰宇文泰之伐高歡也傳檄方鎮數其罪惡至比為器識庸下賤出與卑力同鷹犬猶之陳琳檄曹操指以贅閹遺醜獠狡鋒協同為海內所快然歡雄渤海秦豪武川咸有光氣之祥大度之譽才智匹敵未可相輕泰所以得勝歡者亦以孝武西奔勢同居鄭泰迎馬首功類河陽挾君而重歡何敢致難焉及其既也歡奉魏

卷之三十一

十三

靜沒齒臣節。泰終孝武七月入洛陽。閏十二月即弒之。斯又何居。史言孝武閨門無禮。平原安德。蒞藜三公主皆其從妹。亂而不嫁。平原入關。蒞藜自縊。泰諷元氏諸王殺平原。主孝武變弓。椎案時常憾泰。遇鳩而殂。殯於草堂佛寺。夫孝武潰倫。天惡其淫。播遷患難。不思省改。齊襄漢。何以主國。泰若懷宗廟之憂。行霍光之事。變不失義。臣道猶存。今私弒之。則其逆直蕭鸞等耳。高歡日夜圖泰。聞孝武凶問。即當為君縞素。檄書討罪。而憤兵求鬪。竟無執言。蓋歡逐孝武。則諱其為君。既諱孝武為君。即不敢名泰為弒。舊君反服。東魏羣臣尚有異議。欲其舉義誅逆。安可得乎。濮陽王順說泰奉長君。反歡何為。於是竇炬得立。是為文帝。然觀其登望嶧峨山。慨思脫屣。與孝武宴道遙園。增懷華林。悲心有同。豈非慮逼。畏死情見乎詞哉。既幸無恙。保終于欽嗣位。泰諸婿握兵。泄其怨謀。即廢徙雍州。亦遇鳩殂。泰一人而殺二帝。又何以責歡。無將逐君不返也。泰弒孝武。歡無所問。高洋殺靜帝。泰亦逡巡而返。弒逆之臣。勢雖相敵。情則相隱。人君遽出而委命。漢獻風塵。晉安板蕩。事會必然。泰第三子覺。才略蔑聞。恭帝迫於宇文護。拱手讓之。主強則奸雄覬覦。而不能。國弱則庸愚坐取。而無忌。裴俠有言。去歡就泰。無異避湯趨火。今觀西魏之亡。距東魏僅六七年耳。國家苟幸無患。即不幸而變。慎毋輕棄故土。以身託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七

侯景之亂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穎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救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慧。宜寬借之。

侯景輕高
敖曹彭樂
等
景素輕高
澄澄乘父
歡疾篤偽
書召景景
辭不至用
王偉計擁
兵自固

高歡幸景
據河南叛
歸于魏

侯景請舉
十三州內
附謝舉等
以為不宜
納朱异達
上意勸納
之

景懼韓軌
之圍復以
四城賂魏
求救

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軍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遺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為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千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庾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荆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為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夏五月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眾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為王旅未捷死亡交急遂求援

王悅裴寬
料侯景必
叛魏

王思政據
景七州十
二鎮復辭
秦所授景
官爵

上欲用鄒
陽王範為
元帥朱異
尼之復
用淵明

關中。自敕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罄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為解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救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已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畧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執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蓋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因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為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執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檄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州。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鄒陽王範為元帥。朱異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鄒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樓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異。迨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閩門無

羊侃勸淵
明乘水攻
彭城不從

侯景輕韓
軌高岳而
畏慕容紹
宗

杜弼言天

下大務莫

過賞罰

羊侃請擊

魏師而淵

明不從胡

貴孫力戰

翰首而趙

伯超不救

遂為魏所

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吏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
齊奮兄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
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尚書行臺事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
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持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
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
時制宜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
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
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
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事澄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使
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
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眾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
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
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
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眾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
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取不能支一一引將
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
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
宦者張僧肩白朱異啟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問異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怛愴將墜牀僧肩扶而就坐乃歎
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奔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
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繁南冠諭以好睦雖嘉謀長
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

杜弼檄文
後梁室禍
敗皆如其
言

景使王偉
等說上立
元貞為威

日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遁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
說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
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
疲民侵軼徐部築壘壘川舍舟徵利是以援枹東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眾依山傍
水舉螳螂之斧被蝥蛸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指舟
中於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穿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
向誠既往之難速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
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
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強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
習軍旅豈同剝輕之師不比危脆之眾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轟於股倔彊不掉很
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獲禍
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露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
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
滿懷妄敷戒業躁競盈胃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
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
空請熊蹯詎延唇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鴣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
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輶
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馬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
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熱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
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
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邦蕃國之男女為大
梁之臣妾上以為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威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波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

高澄待蕭
淵明甚厚

紹宗言侯

景難免

景敗斛律

光擒張恃
顯

景為紹宗
所敗劉神
茂說其往
投韋黯
不從復使
徐思玉說
之以計
焉據其城

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身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為洞曾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溼火不復然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眾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被髮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眾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碭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兵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啟申後期頓軍淮上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教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按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閭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一

何敬容以景不死為憂
太子請老莊敬容有江南為戎之憂
蕭介請勿復納侯景上不能用

高澄因淵明求通好傳岐言其間景不可聽景亦敢勿墜彼計上竟從朱弄言與和且許以景易淵明景反討遂決

黯然之思王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歡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之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馮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莫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疑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或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直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二月東魏殺其南兖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

元貞知景
有其志逃
歸建康其
以事聞上
不問景
景遺徐思
玉約正德
同反

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疆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疆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與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費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詢金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惠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眾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於東魏復修前好陵攜之子也秋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譙為長史徐思玉為司馬諸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其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刀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氣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聞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鄴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动靜皆關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都陽王範
啟景謀反
并不為通

景遠羊鴉

仁同反鴉

仁執使以

開昇解道

之

景自改帥

甲臨江上

仍置答賜

賞

景反壽陽

以林朱昇

徐驕陸驗

周石珍為

名

岐料昇必

死

王偉請景
直建建康

羊侃建據

上金...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也昇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樓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眾討之上不許朱昇謂範使曰都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昇不復為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昇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救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說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離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肝食上使朱昇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昇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昇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驕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驕驗送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昇尤與之睚世人謂之三盡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昇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語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詔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鑿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瑒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筆答之救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遠之兄子也九月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眾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傾財以事特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眾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問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

采石鑿壽陽之策異

執不用

上命陳所

代質成采

石景偵質

已還遂橫

江濟采石

江子一欲

於下流邀

景因董桃

生清走收

眾還建康

太子深仗

羊侃

正德帥眾

迎景

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穀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謀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成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昕慶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清謀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謀如言而退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眾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兒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畧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治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異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測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教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搦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率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眾開桁始除一船見景軍皆着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開桁

景射敵請
殊兵上欲
從之以太
子言乃止

景方攻臺
城羊侃隨
方設拒景
不能克

朱异張綰
謀出兵擊
景侃

諫不從遂
大收
景執侃子
驚招侃佩
引弓射之
忠義不變
莊鐵慮景
不克奉母
奔尋陽

正德即帝
位以見理
為太子景
為丞相

高丞相

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眾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
闕而拜歎歎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關下城中恟懼
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
主彭文榮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檣旗皆黑射啟於城中曰朱异等
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欽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
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侯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而百道俱攻鳴鼓
吹響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
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
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眾
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癸
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
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整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
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
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溢橋小必大致
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驚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
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
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給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
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
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己未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
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以景為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營於關前分其兵二千人
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閭許伯眾潛引景眾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
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于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

許伯求引
景家登城
南浦侯推
被殺
江子一死
義子四死
五皆死

景得朱昇
奴以為儀
同三司招
城中官奴
湘東王繹
移檄發營
大心恪等
發兵入援

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淚眾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城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關前當死關後癸亥子一啟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藥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臂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景初三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眾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屬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上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昇奴以為儀同三司昇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昇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鄧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昇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關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告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德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教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思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己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曇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為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

通鑑紀事本末

七九

陳所說范
桃棒雙殺
王偉宋子
仙猶城降
桃棒從之
上大喜昇
此皆實成
太子力阻
之所桃棒
皆被殺

蕭見理中
流矢死
景見邵陵
王綸具至
具舟欲走
倫大破之
明日以安
向王陵經
戰遂為原
所敗

桃因之。所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趨入城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為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拊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成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軍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趨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與朱友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及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歐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充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詢以告南充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

湘東世
方等入援
以死即自
任景景能
精悍軍城
以退賊

韋祭倍道
赴援不暇
飲劉孝儀
酒

祭議推柳
仲禮為大
都督裴之
高不決祭
往切讓之
高泣謝

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關前大車高數丈一車
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壘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驛又遣竟
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
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纜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
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卻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
大司馬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已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
作飛橋懸單二土山上景眾見飛橋迴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棄土山
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關前皆為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祭為散
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頤監州事祭放之子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祭簡閣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
聞景已出橫江祭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祭
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祭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
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祭祭乃馳往見大心曰上遊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
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滋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
隨祭祭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祭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
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祭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
徽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祭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眾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祭抗言於眾
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
在梁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祭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
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祭請為諸君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
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
郡兵繼至援軍大集眾十餘萬綠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
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錄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四

二

柳仲禮移
祭青塘景
乘立柵未
合攻之劉
叔眉畏懦
不進祭遂
與子尼及
弟助警構
從弟昂皆
戰死親戚
從者數百
人
仲禮大破
侯景因支
伯仁所傷
亦氣衰不
復言戰
羊車兒紙
鵝通信李
朗詐叛入
城

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祭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
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詔議參軍劉之逸等三上牋請留答教不許鄱陽王範遣
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眾使復攻之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祭營部
分眾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祭頓青塘祭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
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眉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祭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
亟帥銳卒攻祭祭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眉以舟師截其後叔眉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祭營左右牽
祭避賊祭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
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
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騎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
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鄱陽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
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新憤發疾庚申卒
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
高州刺史李遷任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鴿繫以長
繩寫救於內放以從風冀達眾軍題云得鴿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
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
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閣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
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任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眾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任文皎帥銳卒五
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任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很
陵蔑諸將鄱陽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
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
軍者聞之亦止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

仲禮與弟 大連仇怨 大連又與 確有隙 顧野王起 兵討景 景志眾饑 玉偉獻策 偽和上怒 亦爭以為 不可太子 固請乃命 大款出質 定盟

景請教會 理軍還南 岸太子即 許之

景請召永 安侯確趨 威方入城 確固辭不 入使日 迫郭慶王

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新穀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割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騰或者鎧重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雖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眾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軍日孤吾軍乏食若偽其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八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並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起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教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吏部郎蕭瑒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生歃血為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眾合三萬至於馬印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啟云請教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子子悅任約傳士愆為儀同三司夏侯譔為豫州刺史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上以偉為侍中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侯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啟曰永安侯確直問趙威方頻隔柵見語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確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盱眙太守確累啟固辭不入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主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教旨如此郎那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綸怒故斬
確乃流涕
入城

湘東王繹
不進兵蕭
資力謀乃
被殺

柳仲禮部
肯綮
肯綮

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為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眇確曰傳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暫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敝軟硬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侯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資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常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資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救繹欲旋師資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眾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慥懿之孫也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荆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一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肯盟而提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啟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遠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鐻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方饑餓符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閭豪盛眾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為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嘗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啟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幸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眾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斂委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心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乎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眾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皆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

邵陵世子
堅不恤士
卒董勳能
晏朗引景
衆登城確
力戰不能
却

蕭允端居
不行
柳仲禮敬
禮羊鴉仁
王僧辯趙
伯超並降
景
柳津恨仲
權敬不見
景遣王僧
辯歸竟陵

凌曰負恩忘義違棄盟國天地所不容沈凌五十之年嘗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搗飲不恤吏士其佐書董勳能晏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勳雲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闥入啟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啟稱為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全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擒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劍侍矯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憚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己已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事委之將軍仲禮孰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歡懷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噫其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三十五

僚佐說會
理殺董紹
先發兵圍
守與魏連
和會理不
從

戴僧過說
袁君正開
關拒守君
正不從

武帝餓死
淨居殿

楊白華誘
斬來亮

陽里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使齋上手教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
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使齋上手教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
先至廣陵眾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任若四方拒
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
既入眾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不知天命如何耳
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
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閣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眾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
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邊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
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開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
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
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
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
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
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
上所未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并翦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
居殿口苦索密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
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
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壬午詔北人有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
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
免餓死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稻填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
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鑿入吳郡以廂公蘇單子為吳郡太守遣儀同
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邊據縣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郡太守張嶷與之合謀舉兵

戴僧迦拒 宋子仙等 張嶷沈沒 合謀討景 大連不受 景命 陸緝等起 兵殺蘇單 子 景於正德 確欲手刃 景事覺被 殺 大心拒侯 景擒趙威 方 景位開府 儀同至多 張嶷父子 死義

討景嶷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壬辰封皇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款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王。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宋子仙圍戴僧迦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主。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緝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鄒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以北諸軍事。鎮新秦。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侯景以趙威方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陸緝等競為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為書輸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護送二子勤廣為質於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遊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遊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沂流西上。軍於樅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眾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秋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元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吳興兵力寡弱。張嶷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嶷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嶷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嶷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嶷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冬十月。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於修陵。廟號高祖。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圯。異於曩來。哭於端門。侯景

通鑑已下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大連不恤
軍中四異
荷之降於
宋于仙反
執大連送
建康

來疑說祖
皓襲廣陵
新著紹先

祖皓死義

怒錄送小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過降之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範進擊蕃破之 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為眾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眾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惟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討侯景據見蕭勃廣陵人來疑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勳為刺史乙亥景遣郭元建帥眾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眾二萬攻諸藩

侯景遣侯子鑿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偏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鑿為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 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子于悅等帥眾攻之不克 侯景尚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 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上還宮

景與公主共據幽林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縱 夏四月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

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連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莖菜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為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馬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

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形及外族為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奇隆重者曰左右相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相東王綸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

相東王綸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

湘東王綽
大舉討景

大心擊莊
鐵範救之
歸是鄱陽

尋陽二鎮
精忠範為
大心所困
竟憤卒

大心不用
走保建州
之策竟以

江州降任
約
黃法範舉
義
徐文盛募
兵討景

文盛大破
任的新叱

下故匿之壬寅始發表刻禮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繹令下大舉討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滋城以晉熙為晉州遣其世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眾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眾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患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眾秘不發表奉範弟安南侯恬為主有眾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為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瑩為南兖州刺史 六月侯景以羊鴉仁為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湘東王繹以霸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畧地至滋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威勸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前太子洗馬韋威鎮建昌有甲士五千開尋陽不守欲帥眾奔江陵未發為麾下所殺威祭之子也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瑒力屈降之慶送瑒於建康景以瑒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瑒隨慶徇壽南諸郡以瑒為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法範有勇力侯景之亂合徒眾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法範監郡事法範屯新塗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塗法範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法範引兵會之 邵陵王綽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眾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為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縉之子也邵陵王綽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縉不為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綽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縉縉以祖龍為繹所厚懼為所執復歸齊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縉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相東王繹召之以為新興永宣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為武州刺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綽以衡陽王獻為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晉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如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

通鑑卷之百六十五

二百

羅子通趙

威方

會理與柳

敬禮及勳

勳又理謀

誅王偉賁

子邕洩其

謀俱被殺

褚晃無掠

無異言

武陵侯諱

丁維帝側

景惡之使

丁戊刺殺

之

賁子邕賜

姓侯氏

徐孝頃舉

兵拒景

景殺蕭邕

文盛擊破

景軍射殺

狄式和

蕭方諸跑

宋漢孫為

子山所擒

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

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勳東鄉侯勳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又理出奔長蘆集眾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

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勳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又理為左右所殺錢塘褚晃以會理故

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為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晃竟不服景乃宥

之勸曷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憐之孫也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陵侯諱及僕射王

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諱獨不離帝朝請無紀景

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諱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為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

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禮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諱帝亦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

景自帥眾討楊白華於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為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十

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為隨王仍賜姓侯氏侯景還建康二年春正月新吳余

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

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張彪遣其將趙綬圍錢塘孫盛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

綬鳳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侯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

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

偉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儁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牙梁人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

監周石珍內監嚴置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

心之任也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任約告急侯景自帥

眾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為質留王偉居守閩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舻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

祖龍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鄆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悔易之或使伏林騎背為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

捕酒為樂後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鄆州丙午大風急雨天色晦冥有登陣望

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眾始命閉門子

仙所擒

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眾始命閉門子

仙所擒

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眾始命閉門子

仙所擒

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眾始命閉門子

仙所擒

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眾始命閉門子

仙所擒

釋令僧辯
守巴邱

王琳射王
詢

胡僧祐陸
法和擒約
送江陵釋
教之
徐文盛坐
怨望下獄

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練解其髻見于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林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髻間綠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成等軍丁未入江夏文成眾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瀋子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鄧州已陷因留戍之緡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兵陽武州刺史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於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眾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為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書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釋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故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墳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候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揀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釋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眾禽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為鄧州刺史留宋子仙等眾號二萬戍鄧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釋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鄧陽于慶退走釋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

通鑑已書下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死
王僧辯擒
支化仁

周鐵虎擒
于仙丁和
送江陵

于慶范希
榮任延和
等棄城走

王偉說景
廢簡文帝
立豫章王
棟

景殺太子
大器及大
心大鈞大
球大昕

郭元建言
景廢立自
危

二二二二

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還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橫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因感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合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奪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于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為兗州刺史景悉殺瑒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潁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皆會之屯於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子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譏因說景除帝人景自己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在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書以為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齋入逼帝書之棟歡之于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於廩篋甚薄仰蔬茹為食方與妃張氏鉏法駕奔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縊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即帝位大赦元元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極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

景又殺大
臨大連大
春大壯
元建聽太
子妃入道
景令王偉
彭篤王修
纂弒簡文
帝
劉神茂叛
景
浙江以東
皆附江陵
景即帝位
於南郊鎮
棟橋樑於
密室
偉為景制
祖宗名位
立七廟
景為偉禁
止不出失
志不樂
陳霸先送
僧辯於白
茅灣
劉神茂不
從據七里

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景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為人妾乎竟不為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以劉神茂為司空王偉說侯景殺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篤王修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傳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曇雲麾將軍元顥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顥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為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據錢塘以因遷為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為中軍都督謝答仁為右廂都督李遵為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乙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即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并其二弟橋樑同鎮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棟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為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顥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舻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先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嶺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曇鸞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卒未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

濂之策敗
降於謝答
仁後景中
斬之
張黑彙城
走

景殺蕭方
諸杜幼安
霸先命分
處置兵僧
辯大軍繼
進逆敗景
降
盧暉略出

棄城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 侯子鑿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
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鑿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為此
也若得步騎一文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鑿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車蕪湖十餘
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鑿為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鑿帥
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鵝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鑿之眾謂水軍欲
退爭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鑿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鑿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
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鑿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
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舩
舩及海艦以石絕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
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梁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
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墩築柵眾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
帥侯子鑿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為大剗確先進其尺寸斬之以至於頭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
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眾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
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陣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
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子也
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
眾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
欲走偉執鞭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
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
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鑿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宅杜姥宅杜前入據臺城僧
辯不戰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大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

王克元羅
等迎僧辯

郭元建郭

正賈魯伯

和郭子和

俱出降

僧辯不肯

為成濟之

事

朱賈臣沈

棟橋樑於

水

候填剗斬

彭傷

羊鷓刺殺

侯景

建康士民

食景與深

陽公主尸

景五子皆

為齊所烹

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靈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秦郡太守郭正買、陽平太守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樑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勣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伏會侯子鑿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讐，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予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成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鑿相失，直潰。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興廢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隲嘗為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來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趣吳郡。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已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眾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剗、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鷓為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鷓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密圖之。葳、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畫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鷓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挾船底鷓，稍以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答仁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徽、徐嗣、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刺其長子而烹之，幼者下箴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二十二

二二二

新王偉呂
李略周石
珍嚴置於
市趙伯超
伏知命獄
死

五
二
三
六

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李略周石珍嚴置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相東王下令解嚴乙丑葬簡文帝於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聞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者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置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有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剝腹鬻肉而殺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張溥曰侯景初為北鎮戍兵魏明帝時胡后臨朝爾朱榮自晉陽入弒景率私眾見榮被親任命驅河內生擒葛榮以功封濮陽郡公頃之高歡為相入洛誅爾朱氏景即降歡其反覆天性也景素輕高澄歡自知身死景必畔日暮途盡僅能畜養不能殺景貽子以憂豈歡心哉歡死景舉河南附梁澄慮其與西南合從為己患貽書綢繆望以國士漆身之節壺飡扶輪之效辭命雖善然景非樂殺燕王之書寧足聽乎梁武享國久康康金甌懼一傷缺顧內懷妖夢外惑詔言翔而納景慕容紹宗兵至景再戰敗北貞陽侯淵明胡貴孫趙伯超等皆虜於魏帝聞驚墮牀當時梁武恃景無慮執玉卮捧盈水趨走畏 又心欲之澄請通好帝意復回貪人嗜利不擇後害其所計慮謂既納侯景復與魏和兩利並存甚於漁人之收蚌鵲孰知和信方通賊心已貳澄止出一介空言坐使景與梁鬪我方魚肉人方刀俎其愚若何鄱陽王範請舉合肥之眾討景羊侃欲以二千人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壽陽其策皆可制景帝不用而敗無論已即景師統臺城旦暮不保范桃棒之降宜受而卻之景軍飢偽求和不可許而許之委柄太子身餓淨居其誰為哉湘東邵陵養寇不救正德正表為賊所用深陽公主女子耳以身擲景供人敢食帝男女眾多半黨於景逆賊之禍加以骨肉天下事尚忍言乎破奴方敗於紹宗窮困無歸劉神茂怨韋藉教襲壽陽遂播毒天下後景敗巴丘復據東陽應江陵景生獲之身糜劉確

二
七

周宏正請
晉安王綱
辭太子之
位

武帝封昭
明子歡舉
晉為王
綸釋紀權
伴人主綱
悉之選精
兵自衛
晉兄弟內
懷不平
晉陵感張
綱續通歸
輝球投舉
兄弟

神茂負景，景負武帝，暴尸骸骨，禍患一徹，夫復何言！陳留王偉才，學人也，說景畔魏，又使背梁武帝，荷荷而疽，簡文聽曲，項琵琶而死，賊皆由偉厥躬，吳割猶有餘，亂賊之聚，時會適然，湘東決策，王僧辯陳霸先，進兵景即希，呀石闕飲刀，胡豆彼寶，無周身之識，出類之勇，而秦清擾擾，酷逾犬戎，人謀不滅，助扇其毒，是可哀也。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己巳，昭明太子統卒。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為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墮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譽為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

中大通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伴人主太子綱，悉之當選精兵以衛東宮。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譽為雍州刺史。上舍譽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帝悅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故周譽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譽兄弟亦內懷不平，譽以上衰老，朝多稅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太清三年，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縉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譽。縉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關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縉不遣，聞候景作亂，頗陵感縉，縉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縉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楊王綽以荊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縉至拜謁，乃還信州，縉遣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王朱榮亦遣使告縉云：桂陽留此，欲應譽，縉懼，鑿船沈米，斬縉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縉殺之。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譽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縉召譽使自行，譽不從，方貴潛與縉相

擊拔樊城
新方貴使
杜岸橫嶺

擊不受釋
命使湘東
世子方等
討之乃被
殺釋無威
容

釋怒斫王
僧辯幾死

擊伐江陵
緝出僧辯
於獄以為
都督

杜岸襲襄
陽營兵遁
歸

知謀襲襄陽未發會督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督遣軍攻之釋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
 隄督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督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督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
 杜岸約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此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
 着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督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為沙門更名法纘督許之夏五月丙辰上殂辛巳太
 子即皇帝位六月上甲鄉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
 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使方等
 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
 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威容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
 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觀望衆劍厲聲曰卿揮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
 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
 鮑泉獨將兵擊湘州秋八月己亥鮑泉軍於石柳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
 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九月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譽督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
 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
 督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督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蒨有舊密邀之乙丑蒨與兄岌岸
 弟幼安兄子龜各帥所部降於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督母龔保
 林登城拒戰督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督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
 殺之棄尸而去督至襄陽岸奔於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岌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
 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權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
 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令鎖之牀側泉為啟自申且謝淹
 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冬十一月岳陽王譽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督拔其舌鞭其面更解而

晉深京杜
岸
營未援於
魏

魏楊忠獲
柳仲禮子
禮
馬岫王叔
孫降忠
鮮使廣恪
說忠求和

倫勸解
湘州之圍
解不聽

江仲舉說
恪圖倫事

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碗。警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閣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警。警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崇為質於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總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眾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警。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羨城降之。忠以伯符為鄉導。伯符岫之子也。十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急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滌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心。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警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建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質還無有。永敦鄰睦。忠乃還。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破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賞。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先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刀。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警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卻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夏四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齊聞。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宜靜一鎮。利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勿深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王僧辯殺

綸將討景
釋反使王
僧辯鮑泉
等擊之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繹以僧辯為左衛將軍加

三才

侍中鎮西長史六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譽發哀嗣位督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譽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

秋七月辛酉梁王譽入朝於魏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

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相州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

鄧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碩將兵擊之龍虎敗奔於僧辯綸以書責僧辯

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

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

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碩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

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

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潤飲寺僧法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

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於齊昌遣使請降於齊齊以綸為梁王岳陽王譽還

襄陽冬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相東王繹為相國總百揆繹不許十二月邵陵王綸在汝南修

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佑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譽取而葬之齊遣

散騎常侍曹文皎使於江陵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三月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

總百揆承制岳陽王譽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眾議欲答以侯景

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啟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

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澣水待時進軍督關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秋八月侯景

廢帝為晉安王下詔迎豫章王棟王棟即帝位九月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陳霸先為

東揚州刺史冬十月壬寅侯景弒太宗王僧辯等聞太守俎丙辰啟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十一月乙

亥王僧辯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己丑豫章王棟禪位於侯景景封棟為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王棟於水

齊主使潘樂邦元建術疎不從為陳霸先所敗

胡僧祐黃羅漢宗傑劉毅諸舍建康而都江陵周宏正王褒朱買臣固疎不從

四月王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相東王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安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相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齊主使潘樂邦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相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溢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眾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勣救之霸先亦自歐陽戍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眾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威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僧告辯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急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勣等助之會威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為揚州刺史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相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為員外散騎常侍頊為領直公卿藩鎮數勸進於相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為晉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安西拒峽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慆御史中丞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興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何如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

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眾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自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冬十月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於鄴王僧辯還建康十一月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秦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譽聞之益重其貢獻

元帝接魏

宇文仁恕

不及齊使

宇文泰怒

召長孫儉

入朝謀伐

梁

庚季才言

子月有兵

入江陵宜

運建康帝

知而不從

魏于謹料

元帝必出

下策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遠自齊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為之聲援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秦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秦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荆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秦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衛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主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感止失荆相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六月壬午齊步六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遠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貽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疆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遠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障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縣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

元帝見客
星入翼軫
自歎必敗

帝裂帛為
書以趣僧
辯

裴政不肯
易言

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宣大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督帥眾會之。丁卯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楚，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楚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至其城門，着裘經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甯，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出運木石，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鐵、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柵把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謹令蔡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遷為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慄、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漢何罪？』二人退入眾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督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答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開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答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殘。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一

三二

裴鐵裴機
應陽侯峻
出降
城北諸將
若戰聞城
南陷乃散

尹德叔說
晉殺于謹

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眾以王僧辯子侍中顓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鐵裴機應陽侯俊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擊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眾猶彊乘間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子魏軍士度整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駕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達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督使鐵騎擁帝入營囚於烏幔之下甚為辱所詰辱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格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成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及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為魏人所殺梁王督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墮之督使以布帛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楊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藉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立梁王督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督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警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尋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督將尹德叔說督曰魏虜貪棼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宴會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賊羣醜俾無遺類收江

撫軍賜不從而後悔

齊主遣僧辯書令迎不從裝之撲死懼而納之

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答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答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毅宗懷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秦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郢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徽殺之帥其眾還據郢陵梁王警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歸為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瞻遠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郢陵王綸太宰益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益曰武桓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陸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泣舉州降之長史江夏太守王岷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王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貞陽侯瑒事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法和為都督荆雍等十州諸軍事大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泣為郢州刺史泣弟鑑為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蕪郡乙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故劉玚主帥趙朗殺宋文徽以郢陵歸於王琳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建康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五

僧辯納淵
明霸先苦
爭不從乃
擊殺僧辯
父子

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為質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庾子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與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楫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於江監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瑒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瑒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瑒等解圍瑒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婿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用龕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暗為豫章太守壬子齊王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為子顯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顯兄顓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旣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旣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為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江旣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已勢成生死雖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所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顯與俱出閣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廳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顯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謬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

蕭先義釋
程雲洗

韋載杜北
史皆降

載運築城
通運之策
齊人遂困

久之乃降。蕭先深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蕭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南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條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於歷陽。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清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興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纜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日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於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陵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於齊，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冷城中曰：登陴闕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齋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宣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湖墅，米三十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向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湖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陵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

侯安都連捷柳達摩請和徐嗣徽任約奔齊

霸先命安都討平陳嗣曹朗

陳隋周文育攻杜龕其將杜泰先降龕醉被殺遠追斬張彪

黃叢破蕭執等十萬之師

督蕭執將兵屯江北。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眾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准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濟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陵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宜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達摩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冠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鬪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為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宜令陳嗣曹朗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齊。陳隋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隋等通龕與隋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雖陳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隋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隋龕尚醉未覺隋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隋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舊遣其將吳興章昭遠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糧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滋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癸亥除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滋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數萬計。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直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辰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

霸先與吳
明徽沈泰
等聚軍齊
舉安都引
兵橫出齊
師去清新
徐嗣徽蕭
執等

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樞度兵夜至方山徐嗣
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絕碑獨以
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舫艇與戰跳入艦中斬碑仍牽其艦而還嗣徽眾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陳霸先追侯
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
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眾軍從之風亦尋轉
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
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
寶戰於龍尾軍王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
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眾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
北將據北郊壇眾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
高以饗而臺中及湖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
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積積米三千斛鴨干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媿以鴨肉
數盞乙卯未明尊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
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徽沈泰等
聚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
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虞蕭執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
六人其軍士得竄江者縛救後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惜得免 丁巳眾軍出南州燒
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得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執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啟
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為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
為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琳見王 秋八月甲午
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冬十

陳主使劉師知引沈恪衛送梁主恪辭不奉命更以王僧志代之

卷之三十一

三五

月戊辰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憚位於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為太妃皇后為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三月齊發兵援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王相琳奉莊即皇帝位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奔齊御史中丞劉仲威奉永嘉王莊奔齊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悉用梁

三年閏二月後梁主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葬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歸即皇帝位改元大保

宣帝大建二年冬十月永嘉王莊卒於鄴十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於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於隋二年梁主殂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王入朝梁王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高穎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戶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豈公

張溥曰簡文帝大寶初湘東王繹始大舉討侯景王僧辯守巴丘賊不能拔胡僧祐陸法和縱兵奮擊任約被擒策皆獨斷不藉人謀景遂誅死大難殄定可謂非復仇之勇中興之傑哉既魏師入江陵二十八日即城潰

不守作詩四章哀歌陵樹天子楚囚坐而待死又何憊也湘東初移檄入援河東岳陽江州郢州應命赴義君父急難則闔閭之警中夏盟主則桓文之託鳴鼓先驅猶恐不及乃頓留武城翔翔不進殺蕭賁歸江陵豈人情乎岳陽王譽久在襄陽政令稱治於湘東無纖芥之嫌河東王譽猶是也張纘儉人私怨構讐桂陽王慆無故見殺譽營不平治師抗刃擊殺方等湘東將王僧辯又殺譽莽卓未誅骨肉先死縱斧伐柯尋禍何已邵陵王綸尸投江岸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橫死水中噬臂國土家庭怨氣上薄三光岳陽窮困召寇入室相東當日所憂在短狐不在長鯨命盡於譽夫已知之矣湘東始攻河東邵陵涕泣致書謂骨肉之戰愈勝愈

武陵王紀
發成都湘
東王繹止
之

王恪南平
正於內省

紀即帝位
王僧略徐
惲固諫不
從

惲勸紀遠
入援

紀投惲情
略承豐侯
焉知其必
亡

劉瑤不肯
為紀用

酷其言至痛。湘東不省八王爭而劉石起。叔姪鬪而魏兵入。晉梁覆隕。其禍同途。令昭明太子在當。不若是武
帝年可死而不死。昭明不可死而死。鹿子之謠。梁亡已兆。岳陽憤結於鶴鷄。而害延於封豕。後梁局促。三君疑
天不絕。昭明然名雖梁主。身猶魏臣。去棲別宮。死外邸者。又幾何哉。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侯景之亂。大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帥兵三萬。受相東王節度。圓。焯
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
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恆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
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利益之釁。自此起矣。冬十一月。益州長史劉好勝等。勸武陵
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益州刺史大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益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
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
文士。豈能匡濟。內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已瑞。夏四月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焯為皇太子。圓正為
西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南樵王。圓肅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

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惲。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弟。惲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惲勸紀速入。援紀意
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惲反。惲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反徵。謂惲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
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略。永豐侯。為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
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諸議參軍。劉瑤。為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瑤苦求還

中記。室章登私。謂瑤曰。殿下忍而毒憾。足下不留。致將大禍。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瑤正色曰。卿欲緩頰於
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
遣之。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二年春。二

紀即帝位
王僧略徐
惲固諫不
從
惲勸紀遠
入援
紀投惲情
略承豐侯
焉知其必
亡
劉瑤不肯
為紀用

魏字文泰
討逆迺進
取蜀制梁
之策

楊略言梁
兄弟尋戈
必亡統乾
運送款關
中

東魏尉遲
迎襲成都

紀知侯景

已平自悔

王開業等

勸運救根

本圖昭劉

孝勝固言

不可遂東

進

元帝與紀
書許其還
蜀專制一
方紀不從

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圖炤之謀也圖炤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啟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迺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迺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迺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夏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法琛求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宜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凋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與法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迺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迺至洛水乾運以州降迺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楊嬰城自守迺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迺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圖炤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圖炤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眾曰敢諫者死已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舻翳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使助法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綦與之俱夏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法和告急相繼上以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劼將眾七千築壘與陸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償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惟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繡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益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

紀遺樂奉
葉靖江陵
宋和奉業
背紀啟其
必敗元帝
遂不許
陳如祖勸
紀救金墓
士不聽遂
哭死
樊猛奉帝
密殺新紀
圓滿
帝紀紀屬
籍賜姓譽
養氏釋對
孝勝
圓正圓昭
亂死於獄

有請事者紀辭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任任約進
攻侯叔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眾大潰赴水死
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床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履
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昭兄弟三人送
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饗養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
自裁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昭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
圓昭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月永豐侯撫履
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撫與宜都王
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
撫及圓肅並為關府儀同三司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迴督
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略未附華夷懷之
張溥曰梁武帝八男武陵王紀最少葛修容出也諸子罕登公位紀先啓黃扉邵陵王綸撫枕而歎益州之任
帝謂天下方亂唯蜀可免用以處紀既思念不得見使善書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貌妻以安壤懷彼朝夕武
陵愛子非羣兒比也臺城受圍徐憚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內銜之後竟懸首於市此與湘東殺蕭贛昌異
乎侯景未滅先即帝位或云太陽門成字武王紹宗紀師將發江水長六尺黑龍負舟皆天贖助然王敦祇花
天正改年識者已知其不祥紀學觀占善風角臨埋沙洲乃椎牀歎何晚也紀在蜀十七年南開益州越傳
西通資陵吐谷渾殖財利修甲兵最號強威侯景既平東身歸朝贊助湘東上也還救根本專制一方次也兩
無處冒昧東進兄弟肥瘦竟不一念豈紀以湘東性忌嶂方之許即聽而旋旆未忘聲討乎然當日地勢蜀者
居其勝劉備偏霸成都江東許昌兵威不敢湘東亂離之餘自救不給欲加兵益州必不其然紀內惑圓昭進
退失據身殉金囊地為魏有圓滿軀分昭正啖臂二江三峽之悲莫回上林宣室之怒始歎阿郎計誤饗養紀
屬孺子之言不可信也永安死忠圓昭死逆不幸一也武陵之子不如邵陵賢者擇死以正而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

三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大清三年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 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 許奉以為主景仲由是附景陰

元景仲附

侯景陳霸

先討敵之

迎蕭勃鎮

廣州

歐陽頌

先擒之

霸先結侯

安都張德

等討侯景

勃止之不

得

勃令兼路

番桂蕭先

于大庾嶺

仕僧明賊

走之

勃襲教頌

願遂事勃

勃起兵嶺

州余孝頌

會之

願為能量

所所誘先

梁武帝大清三年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 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 許奉以為主景仲由是附景陰 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蕭勃為刺 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 刺史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蕭瑒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頌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 興郡事 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德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 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 克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 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 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問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 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相掎同逼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兵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 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眾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 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為廣州 刺史勃為晉州刺史 秋九月曲江侯勃遷居始興

陳高祖永定元年 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歐陽頌為刺史久之徙頌為郢州刺史蕭勃留頌不遣世祖 以王琳代勃為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盪監廣州盪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頌別據一城不往詔閉門自守勃怒遣 兵襲之盪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頌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頌及其將傅 泰蕭孜為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頌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歐陽頌等出南康 顏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臨口城余孝頌及其弟孝勳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頌共襲高 州刺史黃法氾又語法氾約共破頌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頌俱進至法氾城下曇朗陽敗走法氾乘之頌

搜而走 周文育遣 侯僧度襲 取余孝頃 船又與周 迪約和逆 擒頌及傳 泰敗走孝 項 霸先厚待 陳法武諱 世遠殺勃 蘭數即殺 世遠夏侯 明微又殺 數持數首 以降 勃子長出 降 霸先使頌 討嶺南諸 郡悉平 孝頃乞降 孝頃遣道 林說王琳 先定南州 孝頃等逼 周迪樊猛 等欲與和

失拔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於巴山。周文育軍少船。余孝頃有船在上。宰文育遣軍王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衡州刺史周迪書。約為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放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羊韶。羊韶上流。則歐陽頌。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頌等大駭。頌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頌。癸巳。擒之。文育威陳兵甲。與頌乘舟而宴。巡邏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攻孝頃退走。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頌。泰於建康。丞相霸先與頌有舊。釋而厚待之。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頌等敗。軍中恟懼。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夏四月。故曲江侯勃主帥。蘭數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數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居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水帥軍安都。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頌聲著南廣。乃以頌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純已克始興。頌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二年。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氈。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於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與孝頃不協。秋七月。高州刺史黃法氈。吳興太守沈恪。宜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余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九月。余孝頃之弟孝勣。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眾軍出豫章討之。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氈。共討余公颺。豫章太守熊曇朗。引兵會之。眾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勣。慶分遣主帥常眾。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眾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微。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眾愛。監軍孫白

卷之九十五

五

而不許遂
俱敗
迪送孝順
李孝欽於
建康歸樊
猛於王琳
文育囚余
公賜送建
康
熊曇朗謀
殺文育應
常衆愛推
白勸文育
先除之不
從遂逼害
周敷破擊
曇朗
侯安都擒
周良周協
破曹慶宗
衆愛
余孝欽降
王琳兵敗
曇朗竄走
為村民所
斬

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齋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座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數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六月周文育之討余孝勸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良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勸弟孝欽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受破之衆受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建康文帝天嘉元年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鮮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林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張溥曰蕭勃父景梁武帝從父弟禮寄隆厚越親居揚州整斷稱治兄勵仁孝忠主為廣州長城勸劬謀誅侯景事不成而死以彼懿親令望賢於諸王勃承戚枝之貴修父兄之德時平守順國難赴敵其職分也賊景煽亂陳霸先舉義入討勃不助師反遏止之霸先兵渡大庾復令譚世遠結蔡路養拒於南野安忍無親亦云甚矣霸先進爵長城蕭勃起兵廣州論者予之以義將以警不臣明天討然勃忍忘武帝盛哀湘東其所攘袂求鬪者素懷霸先志意不下衡進賊張真獲一勝若謂其有微子殷墟之悲周人王城之泣未敢信也歐陽頤言行著嶺表從蘭欽南征將有大功章舉平珍湘衡界五十餘洞委頤監衡州蘭裕乘臺城內變攻奪啓亂招頤同事頤責以大義不應蕭先入援將至始與則深自結託其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理審矣元帝遣王琳代勃為廣州勃趣始與頤據城不認勃襲執之不得已而委質非其本心周文育師據羊韶頤退泥溪擒送建康霸先禮以上賓授以征討符節方至嶺南盡平齊人定齊楚人安楚霸先用人可稱不意熊曇朗劫盜之長狡獪變化背侯瑱始歐陽頤執陳定殺周文育同一禍機帝非淮南而思帝勢異庸蜀而圖王天下既亂人盡為雄繇彼紛紛者言勃行事較正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

王琳奔齊陳伐齊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相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

景與杜龕
功居第一

王下琳吏

使黃羅漢

張載據琳

軍琳長史

陸納不受

命執羅漢

殺載

出琳廣州

琳為雍州

州刺史鎮

武官李膺

不敢啟

魏師圍江

陵琳軍至

長沙王城

已陷

琳為世祖

發哀備檄

進討

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刺史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于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大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夏往諭之納對夏刳腹抽腹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賜盡氣絕又嚮割出其心向之怍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十一月湘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眾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弼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於車輪陸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步走保長沙六月上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眾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朗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為廣州刺史上以琳部眾強盛又得眾心故欲遠之琳與王書廣漢李膺厚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宣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間道先報江陵為魏人所獲臺城陷帝為魏人所殺

事見梁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督即皇帝位於江陵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紹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二月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綦主帥趙朗殺宋文徽以邵陵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二二

琳迎永嘉
王莊送建

侯平奔江
州琳軍勢
益乘

琳攻陳霸

歸於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尼法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

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冬十月以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曇

朗及永嘉王莊為質於齊事見梁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鎮巴州 夏五月侯平頻破後梁

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眾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

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於魏琳又獻款於魏以求妻子亦稱臣於梁

秋七月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於王琳琳遣長史帝裕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 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十

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為永州刺史詔徵王琳為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

其妻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大將軍 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為湘郢二州刺史 夏五月王

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為西道都督周文育為南道都督將

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禪位於

陳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

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奔

口安都乃釋郢州悉眾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

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禪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

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

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涪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為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為征

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

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統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永

琳奉詔即
帝位

琳遣任忠
擊破吳明
徹

侯瑱擒劉
伯球慕容
子會琳敗
走

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艤琳奉莊
即皇帝位改元天啓追諡建安公淵明日閔皇帝莊以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夏六月己巳詔
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
哲往諭王琳哲拙之孫也八月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軍眾還癸未眾軍至自大雷冬十二月後梁主
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三月梁永嘉
王莊至鄧州遣使入貢於齊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夏六月丁酉上不豫丙午殂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鄧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
容儼帥眾臨江為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溢
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瑒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灤湖
之眾舳舻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瑒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於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
凍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泊船瑒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
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史宣將兵數萬乘虛襲鄧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眾潰乃帥
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
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為之聲勢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
瑒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瑒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
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瀾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
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
乘舫舫冒陳走至溢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必御史中丞劉仲威
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必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必昂之子也樊猛及其
兄毅帥部曲來降周軍復至鄧州孫瑒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既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舉

皇五乙部下下

三七

中流之地來降

琳更圖進取

裴景徽奔齊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婿也請以私屬為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王琳與盧潛

潛有隙齊

主徵琳赴

鄴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愨王曇朗之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陵之子也秋七月上遣使聘齊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丑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冬十一月戊戌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天康元年夏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六年夏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丑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徽之來聘冬十月齊以梁水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

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齊亡蕭莊濟卒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偶來聘夏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

以中樞將軍高子量立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

都官尚書可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陳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

軍事忌監軍事統眾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氈出歷陽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

齊人以大水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

齊王統請

以伐齊

裴景徽奔

明徹為將

徐陵舉吳

薄賦省徭
恤民養士
不從

齊源文宗
議樂陳之
策宜專委
王琳

源師歎齊
禮廢不久

梁蕭摩訶
殺西域胡
大破齊軍

齊尉破胡
不從琳言
而敗

梁周吳破
齊陸襄

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此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法氈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俯張送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過，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詞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茶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取軍尤憚之。辛酉，戰於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殺弓未發，摩訶遙擲銃，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攸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攸克廬江城。歷陽窘急，乞降。黃法氈緩之，則又拒守。法氈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氈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乙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氈徙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永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於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瀘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沐陽郡並棄城走。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院克新蔡城。癸亥，黃法氈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襄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嶽，遇西陽太守汝南周吳，吳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一

明徽生擒
王琳王貴
顯盧潛可
朱潭孝裕
李駒除
齊人重琳
忠義
一雙哭琳
收其血而
去
齊穆提婆
韓長鸞勸
齊主勿憂
壽陽之陷
齊祖延敗
反民
琳故吏朱
瑒致書徐

大將軍吳明徽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良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
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徽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
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
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
城冬十月吳明徽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
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
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徽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
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潭孝裕尚書左丞李駒除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
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
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徽軍中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徽恐其
為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
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槩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
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
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戊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茶陵又破之齊王以皮景和全軍
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徽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
州刺史遣謁者蕭高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甲明徽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
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法氈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
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狗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
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開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
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
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旨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
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

陵求琳首
會葬琳者
數千人
茅智勝等
送琳柩於

歸彥婚岳
顯祖錮殺
薛氏姊遂

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乎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宜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
之志終邁長弘之責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
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為之啓上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還其親屬賜瘞琳於八公山側義
故會葬者數千人場間道蔣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
書事諡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

張溥曰王琳兵家子以姊妹後宮之寵親近元帝擒宋于仙破侯景杜龕戰功第一西漢衛青因姊子夫事武
帝遂匈奴入北封侯尚主位大將軍以琳視之勲勞遠矣元帝性猜忌王僧辯密啓琳罪即徵下吏陸納痛哭
願死嚮張載拒王命子珩朝入納暮投戈非平日恩義深相結何以若此元帝棲遲荆鎮不戒西鄰又出琳廣
州自遠屏蔽魏師歎至呼援不及裴政叫號城下西門已潰帝囚烏帽琳次長沙主亡國破窮無所歸縞素舉
哀傳檄入討蓋元帝君臣之分明於楚心王琳故君之悲烈於漢祖彼成而此敗豈非天哉沌口之戰琳乘平
輿執鉞而麾擒侯安都周文育鎖野豬艦中巡軍白水自謂勤王之師不讓溫嶠即吳明徹淮左良將隕師溢
城僅以身免琳之為琳可謂勇矣陳師再出齊人不委琳專兵輒屬尉破胡長孫洪略趨秦州輕關連敗琳亦
被擒明徹奔北之將成功壽陽王琳百戰驍勁反接入建康天乎人乎誰為為之城東斬首野叟懷血朱瑒上
書茅智勝等送柩田橫之客琳猶有人嗚呼猜主怒而不忍孺子死而不忘求木主於煨燼之餘挈大鼎於重
淵之下自古國家淪喪九死不回如琳者宜有幾人哉史稱琳誠信感物有李將軍風雖然李廣之遇甚以蘇
武之忠予於琳尤有感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

齊顯祖狂暴

梁敬帝紹泰元年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即位歸

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
開巷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關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
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父乞司徒帝大怒縣其姊錮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乙亥使歸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二

四十一

鵝岳
顯祖無效
斬斷墳首

帝言犯要
太后

帝以鳴鏑
射后母崔
氏
帝使相楊
愔進則寡
帝淫高氏
婦女
帝欲悉彭
城王淑太
妃不從手
刃之
帝欲航元
昂妻為昭
儀以鳴鏑
射昂死

鵝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梓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

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勲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素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儻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妻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

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慚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為之笑曰孺汝醉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答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

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決袍嘗欲以小刀撈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轎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冑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

城王淑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悉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婿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於眾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鏡長鋸對確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

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殞

且

不

殺

爾

裴謂之上
書極疎
王紘諫長
夜之飲
趙道德直
諫

李集以直
諫被斬

崔叔瓚直
言雖災速
權髮沃潤
帝使破六
韓伯昇微
渙渙殺之
而逃

永安王復
機楊楷不
諫

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
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
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疆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
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於漳道德攬轡回之帝怒欲斬之
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啟先帝論此兒酣醜顛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
我道德扶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
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
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懾懾各
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教故時人皆言主昏
於上政清於下秋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
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大怖耶若然勿殺遂如晉陽冬十二月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
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
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初齊有術
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
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帝之為太原
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漢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為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
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
不知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
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
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池
牢飲食澆穢共在一所

自益己部人天

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齊主刺殺
肘子輝

王暕勸帝
兩王演勿
上諫草

齊主欲廢
太子般楊
惜白魏收
言乃止

通鑑卷之九十二

九十二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鳳曰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樂
刺都督肘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
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至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
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暕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遂
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惡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鏢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
白刃求演之短或無所陳乃釋之暕所之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暕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暕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
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眾中杖暕二十帝尋發之聞暕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
因諫爭被毆暕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為曰倘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
當以王暕還汝乃釋暕令詣演演抱暕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暕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
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彊坐而飯暕由是
得免復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暕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
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暕曰主上起居不恆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
吾當伺便極諫暕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
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欬歎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暕曰吾
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大對暕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
天下喋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卧得解帝藝贖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
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太子般自幼
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
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捶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
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
下疑貳若其贖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
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釘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郎中武彊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

齊主新王
所

長廣王情
御主投流
等

楊愔害高
德政

盡殺諸元
死者七百
二十一人

寬平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驗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
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慚帝怒臨漳令指監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
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者昕曰其子為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
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
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
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浚於地牢帝臨穴詠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
鶴帝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
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浚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浚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
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
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同為相情常忌
之齊主酣飲德政素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惶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
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
以小刀刺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
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內
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並其伯堅子五月齊史公奏今年當除舊布

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厭之癸未誅始平公
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木袖而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或身當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
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裹紙
鵝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黨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

使畢義雲 餓殺元景 頭 元景能不肯改姓景 安白主誅 之 齊主洋祖 惟楊愔涕 泗 太皇太后 杖高陽王

免變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選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仲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黃門侍郎鄭瓚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后皇太后為皇太后 十一月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 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並省錄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妻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闇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鷲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是文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宅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嘗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難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主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登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

廣王湛
常山王演
平秦王歸
彥毅楊愔
可朱渾天
和中欽道
燕之獻鄭
順等
叱利騷
永樂元美

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疏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并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公共詳其事情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其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為昵愛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大皇太后情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情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情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僅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歡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和約曰行酒至情等或各勸雙杯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情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敲情及天和欽道皆頭面流血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狼狽排眾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子薛孤延等執頭於尚藥局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被情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刀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為領軍素為軍士所服皆馳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帝與大皇太后並出大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甄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三公以下皆重足屏氣共相脅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情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斌承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帝不暇之帝素吃語倉猝不知所言大皇太后令卻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承樂內刀而泣大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大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為能留使豈不佳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王汝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猶不能言大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對酌太后拜謝大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况此漢輩但自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說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八守門閣斬斌承樂於園大皇太后臨情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情等且曰罪止一身家

卷之八十一

四

以趙方休
總機務楊
休之數情
王時陸晉
趙彥深訪
演其位趙
道德言不
可

漢大統
齊主廢高
濟南王

時人服演
明而城細

通鑑綱目卷一百四十一

四四

屬不問項之復簿錄五家王時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情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驕驕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戊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洸為尚書令齊大丞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時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後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時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為左長史王時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彥深相規算秋七月齊丞相演以王時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畫則不與語嘗進時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忽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時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批棟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時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極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香將出使握時手使之勸進時以香言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時乃以事隙密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大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大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啟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大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大皇太后下今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它也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大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時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辭俟少隙即徑進也因教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洸為大司馬

冬十一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齊主之謀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

歸秀勳主
殺濟南王

高元海進
湛三策

潘子密占
侯齊主當
晏駕

齊肅宗絕
助病沮微
長廣王湛
入立

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為己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遠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教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醜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冬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妻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之沖助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甚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王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后魏齊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

傅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陵海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復之迹漸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單除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書目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為樂經官不知至

歸彥謀反
伏誅
宇文仲鸞
等死義

以歸彥家
良賜百口
賜清河王
岳家

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教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教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漢敢與語惟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侍燕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眾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忘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而縛劉桃枝臨之以水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譜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

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曹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教字德曹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不免劉帶珽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教字驗與德曹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遠堂行且極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珽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珽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擊之乃開

張導曰常山王演長廣王澄之殺楊愔也婁太后哭之哀謂其忠而獲罪齊人咸惜之以國刑不可濫善人不可死王允誅擊豎而敗蕭紀戮徐曄而亡其近是乎然高洋狂暴愔為宰相不聞諫爭簡囚供御身進廁籌覲焉鮮卑又東魏故臣妻其母后入倫道絕罪不容死及疏忌二叔命盡促酒余猶恨彼向者之年為罔生也廢帝殷洋之長子幼有人君之度天保間令名尤顯常山王奪其位廢徙在鄴冀無所辭復召而扼殺之絕肋之變報施果然夫洋窮理殘虐盡性荒淫無道之舉桀紂未聞猶然令終德揚廟舞光太子殷溫裕死非正命狂父逸輕劍之擊賢子飲金甌之醜天道無知誠不敢信史云洋初命邢邵制太子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也吾身後兒不得也楊愔當國有白羊野草阿婆道人之謠死生命也夫豈人謀然大惡保首領小善羅刀鏡亦足悲矣湛輔洋為暴永安王浚上黨王浹之死湛實成之既代常山統大寶即殺其子百年至婁太后疽服緋作樂逼通昭信李后孕而有女帷薄之亂不異於洋竟以太上皇老吁可怪也高歡婁后生六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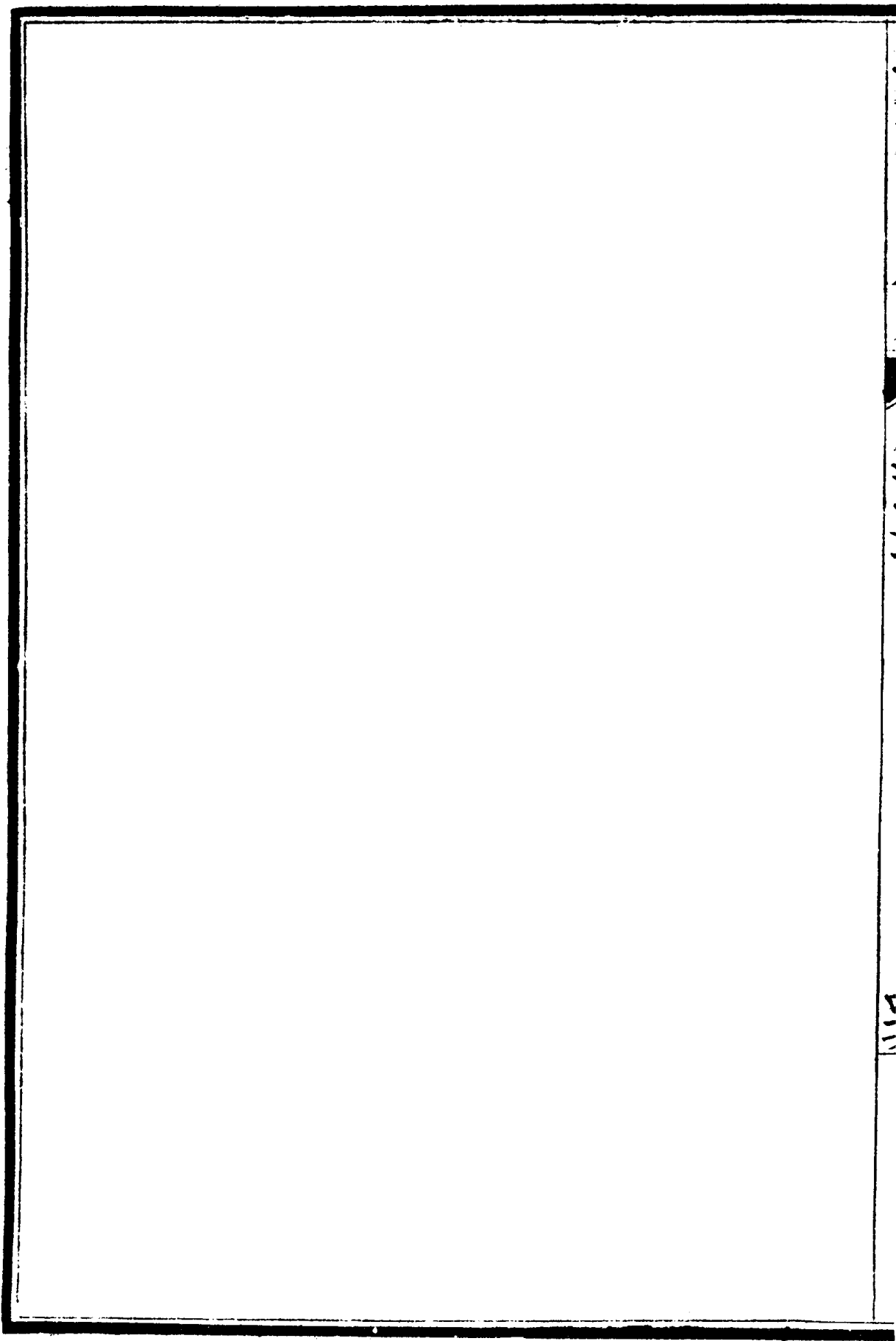
演湛皆為帝一母三天子言有奇驗洋死三十一演死二十七湛死三十二年雖不長咸克有終然洋湛最不道演稱賢王不免篡弒山澤龍蛇戾逆所聚未可謂帝王之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二

異



1114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安成王篡立項

周人遣昌
還侯安都
知文帝意
自請迎之
隕於中流
以功進爵
清遠公
毛喜進和
親之策

安成王項
南歸

帝漸失言
於杜果
周人歸項
妃柳氏子
叔寶
上憂伯宗
本弱欲立
項項偽辭
孔奐亦流
涕以對

陳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於安陸琳賊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憚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中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榮陽毛喜從安成王項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為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冬十一月周人許歸安成王項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果來聘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項為柱國大將軍遣杜果送之南歸三月丙子安成王項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果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果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果之禮有加焉項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瑋之之曾孫也疾篤奐仲舉與司馬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項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太子宗伯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項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項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奭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識則當如寶璽面辨袁盎庭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馬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殂太子即位大赦 五月庚申以安成王項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

劉師知與王暹殷不倭謀出項於外

毛喜吳明徹勸項留中遂殺師知暹免不倭官

韓子高與到仲舉謀誅項陸昉等皆其謀僕賜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官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項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眾事項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項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項於外眾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倭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項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項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項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臾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項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賢周部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項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項項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倭並付治不倭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項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項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為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為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士耳項深然之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為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無所問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

項使伯茂
居禁中

周人謀出
師應破崔
猷言不可
宇文護不

滿于量英
明徹大敗
周梁兵破
黨曹慶等
四十餘人
俱死

程靈洗擒
裴亮

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項恂扇動中外故以為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游處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啟求廣州以下朝廷之意司徒項恂為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為質五月癸巳項恂之弟英明為湘州刺史司徒項恂英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慈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割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湘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照遣使誘都督陸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用司徒項恂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斬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於白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於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所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偽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眾并擒梁大將軍李慶定憤志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啟督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周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二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又二十日乃擒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項廢帝殺伯茂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項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項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墜事等帝克傳弟之懷又符泰伯今可還申曩志傳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實請別館安成王使溢遠之於道殺之車中

宣帝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勳為右僕射勳份之孫也

張溥曰安成王之廢文帝子伯宗也以慈訓太后令告於朝堂謂其罪浮昌邑聲醜太和及考史書第云太子仁弱帝擊漢惠流亞不闕有衣車納女哀經生子之事也安成居己齊聖處人凶淫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所生惟文帝及安成王瑒江陵既陷安成與長城世子昌俱沒長安文帝即位周人歸昌天嘉三月甲戌入境丙子濟江隕於中流四月丙寅喪柩至建康是時武帝上賓親子零落惟衡陽僅存羣臣哀思故主屬念東宮急望昌入見宗廟退班諸王乃竟衣冠迎楷不聞燕笑但聞哭位膠舟水濱其誰為賊衡陽獻王入江不化侯安都封公不慚陳文殘忍矣曷蕭蕭獨安成王則進參臺閣被顧命蓋兄子則殺之母弟則信之又謬言禪位要其三讓自此莫百年之後孺子無恙孰意攬而有之不俟再歲也劉師知涉書傳明典章迫梁敬帝遠牀走執衣加刃走報陳武帝武帝曰卿忠於我後勿復爾此實慈君之賊後思安成與王暹殿不佞謀矯詔令還東府事覺死北獄適償厥辜非死忠也到仲舉與文帝同里深相結韓子高美麗十六歲即執備身刀從行華皎事王偉文帝囚於侯景時遇待甚厚三人微賤相暱具於陳文猶漢高之盧館樊噲安成逼主起而致命視孔奭食言偷祿死者重喬岳生者輕鴻毛矣文帝殺衡陽安成殺伯宗伯茂何罪亦惟其毒彼實有不平之言所以難免也昌次不當為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為天子亦不死其長天子之位生殺之器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四

周隱之叛

通鑑紀事本末一百四十三終

陳羽求傳
即於子實

臨川郡將
殺周續推

周連為主
迪與周續

相結
迪所部猶

移其兵
羅蕭就招

論關中

留異心懷
兩端

周敷入朝
迪疑異說

數載破之

實應與
其各

梁敬帝紹泰元年。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之亂。晉安太守寶化侯雲以
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饑。而晉安獨豐。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
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即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即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驕橫裁制之。諸
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眾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
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羣聚為盜。唯迪所部
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
有女伎。按繩破篋。修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
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誓。以自保。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請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乾子範之子也。
文帝天嘉二年。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
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
信安嶺通使。往來琳敗。上遣使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
上表遜謝。時泉軍方事。湘鄆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
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溢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越且願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
詔。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
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敷與戰。破之。乃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賈人。欲
襲溢城。未發。事覺。得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
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為弟。寄流寓閩中。為思之。成疾。上為為徵
之。寶應留不達。寄賞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
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平寄知寶應不可諫。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四

寶應燒燬

寄屋

侯安都職

提異與子

忠臣奔依

竊應

何文政降

寄以十事
諫齊應

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縣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迫而為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帥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眾潰脫身踰嶺奔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疆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疆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眾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賞融寵過吳芮祈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屹李孝欽歐陽綽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覺非張繡罪異畢謀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推劬聲實虧喪膽氣哀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疆孰如侯景將軍之眾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于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若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疆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歷國難子尚王姬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遠關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願後眾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絕親

章昭遠大破周迪

留氏遣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祚皆蒙寵擢况以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齋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遠將兵討之 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遠大破周迪迪脫身潛匿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章昭遠遣軍度嶺趨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錢鏐以城降迪

迪衆復振反給殺數

昭遠擒寶應

異子貞臣以尚主免死

程靈洗破

周迪駱牙

執斬之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鏐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眾復振南據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州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爾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遠昭遠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遠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通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甯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遠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遠禮遣詣長安既見勞之曰管軍無志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於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旁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張溥曰周迪靈川南城人少居山谷中挽強弋獵既代周績為梁帥主梁元之世授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陳武受禪出兵拒王琳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建鄴文帝嗣位熊曇朗反復從周敷黃法範圍屠之功賞其著陳寶應晉安侯官人閩中大豪也襲父羽太守陳文武時榮命有加至子女受爵宗正錄系夫以草澤之雄鵬壁之長攻剽不仁陵暴鄉里此亦古吹簫敗繒監門屠狗者流驟富貴任槐岳名列功臣家啟疆土匹夫隆盛志望已極猶懷異圖狼逸犬噬不顧夷戮是非兩人始願蓋賊臣留異教之也異東陽狙黠守宰殺郡丞盪故自為侯景之亂臨城公蕭大連拔為司馬殘狡失眾心賊將宋子仙攻會稽異背降為嚮導反執大連送景

及景敗巴丘劉神茂謀應江陵異復附之神茂敗又致於景免對斬其誦詐傾險什伯於呂布劉牢之陳寶應
為其塔子周迪與之通謀兩人愚悍惟彼所使虞寄流寓東山寺致書寶應諫以十事即馬援說隗囂班彪著
王命無其慷慨寶應戀戀閨房甘與同惡章昭達乘流放聲縛取草間周迪為程靈洗所驅竄身山谷駱牙斬
之道旁是時留異桃枝敗北依棲寶應亦懸首建康少長咸死雖舟船下瀨南州底定然連年鞠旅方翦三凶
國力幾頓矣蓋異罪同王偉漏釘舌之誅惡浮彭儻逸抽肝之罰不唯赦之又降帝女錫以昏姻刑賞一乖封
豨日競豈非帝失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五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子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
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三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
誅之己酉逼令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
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府司馬 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錄參
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
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
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
能七年色色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
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
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奸得志非惟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為天子
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疎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
羣公入燕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賀廢立時綱總領禁兵
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

宇文護殺
趙貴
護逼殺獨
孤信
護聽薛善
言殺齊軌

李植孫恒
乙弗鳳賀
拔提等請
王圖謀
灌破殺護
遂廢王立
毓

護殺李遠

護殺略陽公黜元后為尼

護殺世宗

世宗遺詔召魯公入即位

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耶遂就徵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為信其計朝將植謂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讓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月餘護裁略陽公黜王后元氏為尼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為太師 夏四月周以太師護為雍州牧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周處士韋質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

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道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感修第舍寬仰視堂敷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糖餽而進之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氣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家宰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家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宣帝太建四年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悔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

庚季才勸
護歸政

帝與衛公
直字文神
舉王軌字
文孝伯謀
誅護

侯植以義
勸其從兄
龍恩及護
獲忘之乃
以憂卒

衛公直請
誅宇文憲
帝不許

庚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爽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為王官可依朝列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沈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舍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官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悽惻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劉勇中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將軍萬歲大將軍劉勇中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時為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惟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慮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趙公威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齋齋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諫朝廷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知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庚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迴為太師柱國費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太冢

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遠。家室皆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很。意望大家宰。既不得殊快。快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其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夏四月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

張溥曰。周孝閔帝。覺剛果。明帝毓。仁明。皆末世有道之君也。見弒於宇文護。子竊痛之。護父邵。惠公顯。文帝泰之長兄也。顯三子什肥為高歡所害。導鎮隴右。卒於上邽。護幼少。大父德皇。最憐愛。年十七。依泰於平涼。泰諸子並幼。委以家務。歎其類己。既從征伐。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咸建功績。泰臨殂。召護至涇州。屬以天下事。泰於護分雖叔姪。情猶父子。既輔覺嗣。恐名位素卑。羣公不服。于謹對眾推之。人情始定。護又慮覺幼弱。欲其早正大號。逼魏恭帝。禪位覺。稱天王。月餘。恭帝殂。綱目直書護弒。蓋護專周政。弒君之事。孺子何知。歸獄於護。書其實也。護方握權。即殺趙貴。獨孤信。於是李植。孫恆等起而圖之。張光。洛泄言。植等誅死。護遂弒覺。立寧都公毓。毓素有識量。雖為護擁心。弗善也。護遂使李安進毒。而殂。編年考之。護丁丑二月。弒魏帝。九月。弒覺。庚辰。夏四月。弒毓。相望四年。歷弒三主。置君奔視。惡尤甚焉。夫大臣有罪。天子殺之。憂國者猶慮其漸。不可長力諫爭之。豈有人臣弒主。晏安嘗試。今日為之。明日復然。彼惟狃於習慣。喜怒自行。不知其懼黎民。驚宗廟也。高澄無道。刃起盤下。寧都明敏。毒中糖餠。膳奴為禍。飲食戒諸。然蘭京可防。李安不及防也。洋入討京。嚮斬漆首。安毒君無恙。武帝誅護。殺於殿中。齊王憲尚不知其罪。當日大權在護。國諱君死。何人賊傷。久不推問。其廷無人哉。武帝魯公。邕泰第四子。毓遇毒。大漸口授詔書。召而立之。託以事。生哀死。瞻望慙。卒誅護者。武帝也。泰不知護輕委以國。而二子俱死。毓深知邕舍子而立。而讎賊服刑。然則寧都雖死。猶能討逆。可謂賢矣。宋文詔誅謝晦。張皇六師。魏敬手刃天柱。不免後患。此皆功倍於高貴。而智遜於魯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當駒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冬十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陁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疆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請將威欲追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人里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陁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十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榘水及世祖即位屢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榘水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關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具說數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九月突

木杆貪齊幣欲背周楊荐正責之乃出師共擊齊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東走孝琬請委叡部分乃止齊段韶大敗周師齊主抱解律光頭大哭

宇文護訪求母姑齊先遣姑歸

獲與母通
書再三詔
請留以待
和親堅定
高王不聽
逆之

突厥告周
擊齊護不
得已從之

周陽剛改
降齊
齊太原王
段韶請光
殺齊陽

厥寇齊幽州眾十餘萬人長城大掠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為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

所著錦袍以為信驗且曰吾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

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膏極王公富過山海有

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汝衣飢不汝食汝雖窮榮極威光耀世

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

云冥昧而可欺負誰得書悲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過災禍違離膝下已三十餘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

薩保如此不孝子為公侯母為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飽飢飽混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

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息已德音摩敦四姑並許於放初聞此旨魂爽飛

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

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

下齊主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書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主

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且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

主不聽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

擊齊如前約 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

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 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廷丁卯親勞軍

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為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

師楊柵出軹關 十一月周晉公護進屯弘農甲午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

雄軍於邛山 初周楊柵為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

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柵軍柵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

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

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斷河陽路過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
出唯張斥侯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

周王雄追
及斛律光
反為光射
死
周建美武
請還軍
周揚忠以
計使請胡
饋輸軍糧

五
二
一

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邱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憚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墜溪谷死者甚眾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墻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邱山至殺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文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附膺督勵眾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為太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齊王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陽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生詐使河洲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軍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王尉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宣帝太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益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等崇德等五城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太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章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滿

周章孝寬
藏於華谷
長秋築城
護不聽遂
為齊斛律
光所先

光築十三
城拓地五
百里又賤
孝寬

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嶺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晉雖乃
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遺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
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
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
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
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二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章孝寬戰於汾北
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三月周齊公憲自龍門渡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
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
之五月周晉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分
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瀾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
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瀾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
韶不敢進敷師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眾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惜之族
子也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
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還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
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張溥曰齊洋之時周人畏齊齊湛之時齊人畏周河清二年周師及突厥逼晉陽主欲出走趙郡王叡河間王
孝琬叩馬諫乃止既而段韶斛律光奮銳挫敵周師數敗揚柁勝兵開關出降王雄劭將一天立使齊主遠
播越安能收後效若此哉段榮起家武威斛律金著聲救勒兩人皆從齊高歡經百戰力最高韶與光俱將門
子建武略當持齊臣智勇鮮敵趙用李牧北翦胡寇西卻強秦其斯人與周兵雖威何敢與爭然有宇文憲章
孝寬楊忠等在比權量力勢不相下彼勝此敗何謂也宇文護母姑沒齊遣使訪求齊人歸之舉朝稱慶護不
德齊制於突厥反尋干戈背恩不祥宜其敗也然項王以太公歸漢王漢王不解兵卒殺項王有天下後世不

德齊制於突厥反尋干戈背恩不祥宜其敗也然項王以太公歸漢王漢王不解兵卒殺項王有天下後世不

識其負義以此罪護豈心服乎抑齊數未盡賢人尚存護逆當死吳天不祐孫皓雖暴陸抗不死吳國不亡齊之謂也曹操雖強終身漢賊屈於孫劉護之謂也宇文泰有事山東請魏主廢乙弗后納柔然頭兵女護欲藉突厥攻齊則迎木杆可汗女妻周武母中國婚姻蠻夷仇讎鄰壤作春秋者尤深惡諸

吐谷渾盛衰

吐谷渾因
馬關處
慕容廆
之不作
阿于歌
好學
葉延華而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關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異而今馬有關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關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達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眾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瀉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疆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傳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于鹿追思之為之作阿于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成帝咸和四年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刺之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統花溼使輔其子葉延保於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穆帝永和七年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於秦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涇州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潑羗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為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羗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心不從萬一事世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勅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畷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怒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葉戶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

將來耳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罷立視罷以其父祖慈仁為四鄰所侵侮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罷沙州白蘭王視罷不受

安帝隆安二年秋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容元冠軍將軍程璠帥騎二萬伐吐谷渾冬十月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罷戰於度周川視罷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罷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統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容暕烏統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國視罷世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奔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湫諸戎皆附之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程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於涇勒川大破之秋七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振達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振達帥其餘眾降於熾磐

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奔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捨度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諡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疆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卓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阿柴為督塞諸表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

子弟秦慕

樹洛干奔

莫何川吐

樹洛干捨

阿柴卒諸

璜為王

魏不實
璜送赫連
定功貢使
稍爾

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縛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璜為主縛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璜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統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璜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掘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秦奔昂州附於吐谷渾王慕璜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璜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吐谷渾王慕璜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璜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璜遣侍郎謝太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已丑魏以慕璜為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璜送赫連定於魏魏人殺之慕璜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璜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絲綉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璜貢使至魏者稍簡 夏六月吐谷渾王慕璜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璜為都督西秦河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璜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璜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王慕利延為河南王 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璜有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秋八月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拾寅兩受
宋魏爵命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救文安達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袍罕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救文入袍罕分徙其民千家遷上邦留乙烏頭守袍罕高涼王那等追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

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西域復通士寅魏高涼王那軍至車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積之子被囊逆戰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等之子成龍皆之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嶲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秋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於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孝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山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秋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

明帝太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流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為大都督發兵討之秋八月庚申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八侍自是歲修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武帝永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五十一

十一

伏連善事
魏書禮

李呂始稱
可汗

突厥木杆
獲李呂妻
子

之伏連善善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善推冠先墜產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救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九年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善入朝伏連善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袍罕鎮將
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王伏連善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
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
世子賀慶頭入朝於魏詔以伏連善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
伏連善謂禮曰曩者宕昌帝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
為魏藩比輒與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曰寔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
伏連善默然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善重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責而有
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善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於魏伏連善卒子李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侯城其地東西三千
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孝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李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李呂懼
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覬知其遷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秦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吐
谷渾覺之奔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
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李呂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真獲李呂妻子

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為
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狄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獨之已了

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潤王莫昌帥部落附於周以其地為扶州

宣帝太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

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精兵遠遁隋主以

其高寧王移茲哀為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為寧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達擊走之又寇郭州

兵擊走之夏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達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

村塢命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廣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

多虛役人功卒達踐暴屯田疎遠者諸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

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

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為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菟王詡為太子疊州刺史社繁請因其釁而討之

隋主又不許是歲菟王詡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關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

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

下之人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菟王既欲歸朕唯教菟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菟王詡乃

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禪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悖狂甚

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

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呂卒子

夸呂殺太子立菟王詡社繁請討之隋主不許菟王詡背父請降隋主不納世伏請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女備後庭
隋主不許

隋以光化
公主妻世

伏立其弟

國人殺世
伏立其弟
伏允

吐谷渾射
殺張定和
梁默等為
伏允所殺

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它國聞之必當相微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並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威不敢降帥衆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州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討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感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衛尉尉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容於党項帝立順為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天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張溥曰吐谷渾若洛虜皆鮮卑涉歸子二部馬關兄弟責言東西遂分阿于之歌哀思骨肉傳之子孫為菴後鼓吹大曲其亦詩人常棟之義乎葉廷痛念父讎縛草泣射辟奚憂傷三弟避位而死視連感父悲隕不遊娛酣宴者十五年阿柴舍子立弟折箭戒後勉以戮力一心共固社稷誠心為本孝友世承中國之君尚或愧之劉或蕭繹免不食餘矣阿柴并兼氐羌地方數千里居沙州號強國常登西強山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乃遣使入宋獻方物封澆河公是通諸夏之始也慕靖歸魏禽赫連定送京師太武策為西秦王魏公卿議論矜大謂小白腸胙重耳受田塞外小國封賞宜斯其後貢獻頗闕此妄以天王自待而徒失遠人之心也

慕利延殺緯代叱力延等出逃魏詔晉王伏羅討之遂奔於闐國樹洛千子拾實立數傳當隋蒐王訶叛父歸命文帝拒以大義乃止國以孝弟始者反以大逆終夷族擾擾失豈在詒謀哉吐谷渾西走以來賢而強者莫若阿柴暴大而久於位者莫若孝呂啟土則氏建公孫雄盛則君稱可汗弱強之際可以觀世即中國禮樂之鄉先王仁義之化傳及百年不能無變必欲責鮮卑有治無亂其道誠難抑論祖先立國則賢於宋蒙等遠矣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

周滅齊

陳文帝嘉三年齊王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和士開勸齊主甚及時為樂

齊主以政事委趙彥深元文送

唐邑馮子

縱胡長策河南王孝瑜諫胡后不當與和

南握槊又言趙郡王不可親

近遂壽死

祖挺勸士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室嘗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趨盜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書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送掌財用唐邑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策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策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杯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配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挺有文學多技藝而疏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巨羅於髮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田坊顯祖時挺為秘書丞孟華林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為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使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挺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來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權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挺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官車一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開說齊主 禪位

廷言文宣 不當稱文 宣

河間王孝 琬為士開 廷陳氏等 譖廷上皇 殺之

廷謀為宰 相欲去房

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廷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六白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相解廷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廷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夏四月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問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筮輔道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廷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挫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廷常呼為賊故廷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已丑改諡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諡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諡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廷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者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瑞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譖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白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齊秘書監祖廷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廷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廷詰之廷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廷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廷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廷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廷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廷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

深等上皇
怒徒光州
眼為其善
子燭所黃
失明

徐之才善
醫和士開
出之於充
州上皇有
疾道之才
不及遂祖
子琮說士
開發上皇
喪
士開得幸
於胡后與
婁定遠等
統八貴
高寂湖延
宗與婁定
遠元文送
安吐根請
出士開為
外任士開
以美女珠
簾路遠定
入見太后
及得留叙

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延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其徒光州教令牢棠別

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極枯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薰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瘳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夏五

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和士開為

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

負我也遂祖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

之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

郡王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當貴者皆

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

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送

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宗大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

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

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在僕射元文送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婁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柔俱用事時號

八貴太尉趙郡王歡大司馬馮胡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送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

朝貴於前殿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

先帝在時三哥何不言今日欲欺寡孤耶且飲酒勿多言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朝得在諸貴

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歡

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送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柔傳太后言曰梓宮在諸事太恩恩欲王等更

思之歡等遂皆拜謝長柔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

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滿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旦前陛下羽翼宜調歡等云文送與臣並為先

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皆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三

力諫主令
劉桃枝拉
殺之

高阿那肱
韓長官有
寵
和士開高
阿那肱為
陸公營養
子
令營為女
侍引子
提婆入侍
附穆舍利
冒姓穆氏
挺以書說

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選為西兗州刺史葬畢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歡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危酒言說遠出士開戴美女珠簾詣宴定遠謝曰請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明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歡以不臣之罪且日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歡曰社稷事重吾家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遣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拜有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賂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挺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挺乃遣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和士開亦以挺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曩宣昭三弟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善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挺謀之挺引漢文帝

陸忠進士
開與陸媼
請主召入
胡長仁謀
刺殺士開
事覺賜死
子琮與士
開有隙

王子宜高
舍洛劉辟
彈馮子琮
說琅邪王
儼殺上開
以計取可
即遣虛災
伏連為永
洛斬之

儼欲請殺
今當殺旋
漢帝召解
律光至儼
徒咳散軍
秋伏連等
皆死

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史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啟稟由是與士開有隙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稷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泰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立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令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問構何可出北宮入氏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見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戒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佞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誣領軍庫狄伏連曰奉勅令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教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殺以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遂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制家家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彈牽衣諫曰若不斬稷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陵王孝伯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曰兵少延宗願眾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意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承別乃急召劉辟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鄭諡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

自益也

十四

陸令萱何
洪珍祖廷
誘殺儼趙
元侃不肯
行王遂命
劉桃枝殺
儼

景獻等與
胡太后通
伏誅太后
幽於北宮

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鏢亂築牆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秋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程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尤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明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九月齊祖廷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廷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令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舉密迎廷問之廷稱周公誅管叔季文醜慶父帝乃攜儼之音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敕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獄及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兒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事為太上皇者齊主問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都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營已纏弱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顯幽太后於北宮仍勅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廷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廷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寄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廷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齊尚書左僕射祖廷勢傾朝野左丞相成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五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廷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廷在內自言聲高慢光過過聞之又怒廷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主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提娶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提妻魯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嘗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提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廷因而問之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彰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克

光血跡不
減
邪祖信明
光家無反
具
斜律義不
拒初使
廷與合堂
謀出高元
海黜尹子

二州刺史光雖貴為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穿履寒食杜絕饋餽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其便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自常為士卒先士卒存罪惟大杖過背未嘗妄殺衆皆事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章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榘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因解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兒鄭道蓋奏之帝以問廷廷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廷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其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斜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薛長管長管以為不可事遂寢廷又見帝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管以為無此理廷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果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珍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廷請遣使賜以駁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絃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劉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如祖珍使二千石郡縣信錄光家廷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隻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東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關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斜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斜律義仍以洛中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義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明者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開城明者曰殺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義常以威滿在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首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廷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廷廷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廷與屠懷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廷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廷因

華等

令壹行威

儀亦云為

后

高穆韓統
三書
長鸞九疾
士人

延謀引君
瑜君壁去
令壹穆提
婆遂被逐

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壹令壹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

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
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王乃飾其兄長
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壹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
厚禮以求令壹結為姊妹令壹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
令壹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王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壹乃使
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壹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
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壹乃曰如此人不作
皇后還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壹意令壹一
日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壹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
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送還家年丑廢胡太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壹與
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齊官屬獄聚散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壹則自太后以下受其指麾提婆則唐
之徒皆重定屏氣殺生予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
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衝軸號曰三書蓋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
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曰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奉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奉事皆附長鸞
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許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夜事
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
望內外稱美提婆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壹穆提
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網略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並坐及令壹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壁欲以為御史
中丞令壹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壁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

長鸞
長鸞
長鸞

長鸞
長鸞
長鸞

民間說

不問琨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壹令壹憮然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問言考微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琨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斛琨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琨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門相闥琨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租琨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道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租琨逐而代之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板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惟懼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已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租琨所厚孝琰嘗謂琨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臾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邑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弟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拜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合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吳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二月齊主言語溢訥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情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樓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鄴

王為無恙
天子
宦官鄧長
顯陳德信
胡兒何洪
珍等參預
機權舊蒼
頭劉枕枝
等皆關府
封王
狗馬虜寵
儀同郡君
關維
章孝寬使
伐齊三策

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關龍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顯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毒政害民舊蒼頭劉枕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侍婢等蓋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屬難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娼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幸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待加戍卒齊人間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冀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覺不可失也今天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銳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也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我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三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雷場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乃更存遺養且復相峙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翹樂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顯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除人皆莫知之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趙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眾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南公薛迴將舟師

齊獨孤承業以討退周師

齊傳伏請乘周師疲弊追之乞伏貴和不許周王許伐齊

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眾守太行道申公季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子翼帥眾二萬出陳汝諷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字文叔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或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斐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強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眾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潭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承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承業通夜解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向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傅伏請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季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樂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齊王憲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通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衝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及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祀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謀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道之子也丙辰齊王獵於祁連池突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廷儒公直勤敏儲待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孽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步騎二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涼城公辛詔步騎五千守清津關趙孟步騎一萬自華各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申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

周師克晉
州廣相
肯奉命
何那松不

周主欲西
遷學文忻
王詔力諫
不從

齊及平陽
將陷齊主
勅止召馮
淑妃來觀
城遂不下

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主申晉州刺史崔暹高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樂與數十人先登與暹高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遣淑妃更請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羅栖原伐栢為巷以立營椿廣之弟也於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羅栖原伐栢為巷以立營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遂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栢巷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申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乏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關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為陛下奉耳軍止京兆王詔曰齊失紀剛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饒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櫓皆盡所存之城毒仍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士彥恍惚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盡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遣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而入齊主勅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待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迹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不造遂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植下詔以齊人圍晉州吏部諸曹擊之丙申縱將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

周師與齊戰為淑妃移攬呼敗先走齊遂大潰齊王北走於中塗殺魯命淑妃著皇后服周梁士彥請乘齊師適散攻之

齊主欲向北朔安德王廷宗泣諫不從齊主欲奔突厥薛騰

喜於見知感恩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整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進戰者不過十萬齊人及燒城推轂者復三分居一皆攻王屢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望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壘南引周主大喜勸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吳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眾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真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盈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明委棄山積安德王廷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乃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足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襪履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道散眾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慮惟慮後患汝善為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廷宗廣德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梁橋餘眾保洛女若周主引軍向高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若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四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安遂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廷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廷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廷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廷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八

七

郎叩馬諫
乃回向鄴

齊并州將
即周請延
宗即帝位

周主入晉
陽東門延
宗與多
妻數顯失
擊之大敗
而走宇文
忻等勸周
主收兵還
攻遂禽延
宗

之禮提婆曰至真計已成王不得輒阻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曰乃回
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考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復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目殷家
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違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
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邑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
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邑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
與二省世稱唐白邑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
決不復詢真邑自以宿習舊事為孝卿所輕意其廢廢及齊主還鄴邑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
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廢弱政由官豎斬關夜道莫知所之
主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邑為宰相齊昌王吳多妻敬顯休陽王和向于子右
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
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使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
士卒皆新執手稱名流涕嗚咽眾弟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棟投瓦石以禦敵已未周主至晉陽唐申春主入鄴
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吳多妻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向于子段暢拒城東自帥眾拒齊王憲於
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奮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向于子段暢以千騎奔周
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皆由相填塵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
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寧為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擊奮集
中之城東阮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乙酉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
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
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
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諶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
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平西曰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
延宗解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

唐邑等皆
降周獨欲
顯奔都

齊厲王
孝請分
道戰不從

齊官官句
子溢猶縱
暴高勒欲
斬之

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事敬顯奔都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浚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慶公勸迫權主號今事寧終歸叔父浚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都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嘗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秦使異國漏洩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浚將幽州道兵八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八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洛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司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勳將兵侍衛太子自土門道還都時定官儀同三司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犬搏噬取之勳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勳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勳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生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勳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都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都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都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於西周師起都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惶懼莫有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勳曰今之叛者多身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退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脇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頓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單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齊肅之推
齊道新陳
德信等勸
上皇在河
外

周師入都
慕容三藏
猶拒戰

齊鮮于世
榮兒殺
周主斬敵

周主幸熊
安生家使
宇文昂訪

李德林
齊幼主禪
位於任城

王潛
齊田鵬鸞
死義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慕容紹宗為大將軍尉相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請阿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守文意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而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顧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隨周師出滄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在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約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主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官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鐘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報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慕容紹宗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妻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戮力內嘗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迥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婦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嘗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道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八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渡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又為潛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酒綬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境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顛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向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解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曉斷橋路上皇因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

齊王潛謀
在周尉相
願背之降
周二王遠

齊王潛謀
乃親范陽
王顯義應
者二百八
十餘城
北齊齊威

皇業金龜於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已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在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各隨陰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并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着禮見之齊廣益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乃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將遮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來相計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不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眾降相願潛心腹也眾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益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墓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為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眾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悅錄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以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備伏營州刺史高寶甯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甯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其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周王之擒尉相首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直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所歸疾願速斬

卷一百一十一

五

之以今天下周主自鄴遷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打使宿衛投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官貴使日又聞前救河陰得何嘗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備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放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刑其王公等於後車輿雜儀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成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備婢禁止之周主以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妻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統 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恩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朝志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宋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眾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擗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徒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律徹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徹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膏燭為業 十二月高潛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齊寧為丞相突厥使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刺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使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突厥不從

周人誣高 緯提謀 謀反并其 宗族皆賜 死 高潛妻盧 氏守節 宇文神舉 禽盧昌期 紹義還入 突厥 質若誦略

佗錄可汗
以執紹義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詭賂佗錄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錄偽與紹義殺於南境使詭執之詭執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張海曰趙高教胡亥肆志寵樂和士開說齊湛縱橫取快百世而下其術同符若祖珽進計欲上禪位東宮始稱極貴則振古未聞也高氏以豪俠起北邊世無令德歡演篡殺澄洋深暴魏鼎遽遷桀宋無恙人方謂傲天過厚惠逆吉凶理有未信又甚以武繼極惡等文宣河南河間樂陵諸王無罪而殞羣小朋儕牆茨不埽及身而斃速罰猶譏况太子不肖無故禪立婢媼擅定策之功優笑獻推戴之力官軍未晚而新君受朝太上方壯而元子南面是則桀紂同宮幽厲並國上下為戲勢不終朝周人起而乘之豈特武王觀兵沛公入關而已趙嬰鮑宏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其策若行周師一出齊可立定猶更需後舉假以歲月者此周武之不斷非齊人之善守也斜律光死齊久無人晉陽城陷驛馬不達韓高握槊馮妃獵圍周師既逼開陣合戰婦人唱走未敗而逃后服方至中途齊國已非至有安德王延宗患難權立奮身死戰東門之役周武幾縛不意鳴角選兵醉人不整力屈被擒敗非其罪以劉誨哭廟之忠負子嬰素車之辱豈非天平主緯奪平陽走鄴繼又棄鄴走青州顛沛無策惟有逃遁然遷國不再身將安歸考珽徙出倉州苟子溢縱暴鄴境時最危急高稽忌宗戚放縱宦官死而不悟夫復何言廣寧任城共謀匡復為憲所執趙穆等迎立范陽賊奔突厥稅覆舟於中流起死人而肉骨宜其難也齊緯窮處禪於子恒厥父覆轍功亦效之八歲之兒亦蒙帝號而死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九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擊為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

周太子賢
細地楊氏

宣帝太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賢為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賢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節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敕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前遊運為右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

宇文孝伯
請選正人
為太子師
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九

三二

人對曰中人帝願謂齊公憲曰百官任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豈弱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秋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安相奇偉嚴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夏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撻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乃勅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間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贊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輕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將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誰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劉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超拜吏部下大

齊王憲言
楊堅狀貌
非常宜早
除之帝疑
以問來和
和詭對乃
免
周主杖太
子及鄭譯
等

周宣帝捫
杖痕罵高
祖又逼淫

其官人 樂運諫即 吉大早 帝令宇文 孝伯圖憲 不從乃與 于智鄭譯 等密謀召 而縊殺之 李綱璋憲 殺王興獨 孤熊豆盧 紹 立楊氏為 后 樂運諫教

夫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妻以朝政已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宣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憚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為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詞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能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為皇后 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宗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迴為大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為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虞書所稱青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輿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纒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眾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人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牛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諂諛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

帝殺宇文
孝伯神舉
對遲運憂
死
宣帝傳位
於太子闡
自稱天元
皇帝

有殺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比于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結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日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帶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閣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於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速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總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於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衆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寃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璣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升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妝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搯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同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

楊堅言天
元無固根
本之計

天元淫西
陽公溫妻

尉遲氏犯
公亮懼而

謀反為章
孝寬所殺

溫坐誅妻
即召入拜

長貴妃
天元欲立

五皇后辛
彥之言不

可何安說
成之

天元欲殺
楊后獨孤

氏叩謝得
免

天元欲殺
楊堅堅色

不動

鄭譯傾心

楊堅請天

元以堅為

揚州總管

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並

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已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迴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章孝寬并其眾推諸父為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章孝寬為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候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鈸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士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域何妥曰昔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大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又詔下帳五使五后各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夏五月周楊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念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内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

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
天元祖劉昉鄭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拒而不從

之儀不肯與堅符璽

李德林願死奉堅

堅引盧賁置左右

堅引高穎入府

劉昉飾美妓進漢王贊說之歸第

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舉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悞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單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恐其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贇為上柱國百官總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拜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表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眾情未一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卻堅入賁遂與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穎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穎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穎亦不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鏗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

獨孤夫人
勤學舉大
王純至長
安

諸州應迴
署多所向
克捷

箕頤之事，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迴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迴子魏安公侍奉，詔書召之，會葬于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又為相州刺史，先命赴郭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微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周尉遲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敬迴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為，藝董於迴，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迴謀語。孝寬攜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哀詣迴，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史晉祖等書，令為之備。迴聞之，殺祖及哀，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迴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郝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迴。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迴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覺，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為益州總管。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曹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兖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統豆陵惠以城降。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台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統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九尼等帥青齊之眾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眾號八

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表詣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銀金帶遺堅十三銀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宗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為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迴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鄴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顛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過其第堅齎酒有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閣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為堅心腹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避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迥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林趨走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士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室諸王
欲殺堅李
圓通常護
得免

堅謀代梁
士彥宇文
忻崔宏度

趙王招謀
殺堅不果
反死於堅

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眾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迴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饒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非異後所

德林言不
可乃道監
軍崔仲才
劉昉鄭譯
皆辭獨高
穎請行

王謙起兵
討堅
諸將勸梁
王舉兵與
迎合柳莊
言不可乃
止

迴軍力戰
孝寬等軍
不利宇文
忻以詭道
破之迴敗
自殺

遺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郿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穎請行。堅喜。遣之。穎受命。即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曰。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鄆隨溫。應土順。沔。懷。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眾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濟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府為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再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高穎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楸穎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既度。頽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弟勤帥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折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迴頭。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七

五

迴用達達
叔六十八
日而敗

宇仲文擒
斬檀讓席
毗羅

連奚基乙
佛虔背諫
出降梁睿
斬謙及高
阿那肱

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坑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行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為長史達擊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契堤去梁郡七里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眾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為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特眾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王閻迴敗謂柳莊曰若從眾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為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自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疎之思禮漸薄高穎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穎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闕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鄴州司馬消難擁其眾以魯山觀山二鎮來降九月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屬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佛虔等帥眾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勳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基等破之會梁睿至基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城都謙令達奚基乙佛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基度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肅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姬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

庾季才李
穆盧黃勸
隋受命周
主遜位
崔仲方勸
隋主除周
六官

楊后不肯
奪志

竇殺女憤
隋受禪
虞慶則勸
堅盡滅宇文氏德林
固爭不從
堅殺周靜
帝

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黃勸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嬰奉皇帝璽紱禪位於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祠於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穎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嬰為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它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師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殺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殺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殺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病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穎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輝。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鄴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荆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為

嗣

張溥曰。隨公堅相貌非常。有人君之表。宇文憲王軌勸周武帝蚤除之。不果。後竟篡周為天子。王衍不殺石勒。卒亂晉室。至今恨之。然周武之世。堅跋扈。未形殺之。無名且有天命在。烏能殺也。天元昏虐。君臨踰年。即禪位於太子。闡夫魏弘禪子宏。而身弒齊湛。禪子緯。而國亡。太上不祥。前車非遠。天元不念禍亂。尊高自擬。身為王者之父。志窮四海之欲。五后並立。天杖酷行。憲軌孝伯等誅死。而忠賢盡。鋤趙陳。越代滕諸王就國。而根本不

固驟疾病瘖嗣主幼冲鄭譯劉時遂謀戴堅此皆狡諂小人不足多怪獨李德林齊朝宿望周武尊禮隆重謂
其人在天上瑞愈鳳麟而願死奉逆贊堅陰謀華歆楊愔二賊肉腥豈足食哉尉遲迴累葉貴戚地居形勝憤
堅逆亂投袂稱兵仗義疾呼何往不克韋叔裕李穆等不知大義助堅為敵黃龍兵敗擲弓罵賊迴歸地下軍
士坑屠翟義不辭粉族諸葛誕甘心碎首林昭之世天地君臣賴此不滅事雖不成何可少也趙王招圖堅杯
酒徘徊不成元胄扶堅下牀自謂勇等鴻門然比之黃沛其功狗耳楊后麗華柔婉不忌周旋暴君接御婢嬪
有衛風碩人之德後知父異圖不平憤惋堅欲奪其志以死相誓黃皇室主稱疾不朝山陽夫人抵壘軒下外
戚亂賊類有賢女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天生三后所以不辱漢周抑亦發逆臣之恥維三綱之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

始興王謀逆

始興王叔陵始惡新安王伯固後亦救狎相得

叔陵抽剡藥刀斫太子與柳皇后乳媪吳氏長沙王叔堅救之乃免叔陵獲脫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諛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詣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剡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亦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惟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眾軍並綠江防守台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章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為台輔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齊節將自

為亂諸王
將帥不應
惟伯固赴
之

舍人施文
慶請出叔
堅
叔堅獻媚
被告幾賜
死

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詣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為台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為亂兵所殺，自賓至已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曷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曷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祭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眾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帝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故長城公。至德元年，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馬，實奪之權。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罪，帝召叔堅囚於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教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佞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張溥曰：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始興王叔陵、宣帝二子也。兩人素不協，鮮天親之愛。然伯固善言論，輕率嗜酒，好鞭笞。叔陵少機辯，強梁嚴刻，性相似也。骨肉宗戚，理無親疎，獨情好應求。又各有類賢者之賢，不肖者狎不肖。周召同功，管蔡並亂，其大致也。太建時，叔陵用事，伯固諂附，彼所親近，非以諸父昆弟篤念不忘，直劫於勢位，向炎而趨。又叔陵好發冢，伯固挾弓矢好射雉，兩人入則登朝堂侮耆老，出則行田野縱推埋，其視殺人放君如捕戲飲酒，聊復為之無害也。宣帝不豫，太子叔寶當立，叔堅侍左右，忽抽藥刀為弑逆。無平日約束之謀，內外資助之力，而僥倖鉛鈍賊傷人主，此蓋身為莽，何羅擊漢帝殿上觸寶瑟立僞，而叔堅奪刀褶袖其功，則金日磾也。雲龍突走白帽，招呼叔陵跳躍勢僅一夫，伯固不度利害，單馬馳赴助其指揮，及四門既閉，蕭摩訶兵來，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宣帝四十二男，惟岳陽王叔慎知大義，有漢北地王謀之烈，次則長沙王叔堅，搃

始興拔太子兄弟急難勤勞在原然醮祀日月衣服木人亦鮮令終雖史云詛祝上書皆孔範管斌施文慶等為之抑以驕召忌繇自取也西省見囚涕泣陳對欲死見叔陵責彼泉下叔寶哀而赦之乙卯之功不能受福猶可免死叔寶豈忍人哉史又云叔堅酒家婢子性頗使酒為兄弟所憚初與叔陵招賓客爭寵不平朝位鹵簿不肯先後左右爭道鬪其後奮縛叔陵似發宿嫌非忠國主然叔寶在東宮伯固善朝諛甚親狎叔陵心害其寵將中以法既懼相得願同死何也兇殘性類始隙而終固一見之宋劭濬再見之陳伯固叔陵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一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二月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穎穎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選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眇眇光采溢日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朕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於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

隋高穎薦賀若弼韓擒虎為將 張貴妃龔孔二貴嬪 王李二美人 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 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 江總孔範王瑳等為狎客 張麗華得幸生太子 麗華引薦

宮女 宦者恭脫 兒李善度 用事工置 張貴妃於 膝上共決 事 孔範孔貴 嬪結為兄 妹 施文慶薦 沈客卿楊 惠朗徐哲 暨慧景等 用事 奪任忠部 曲以配孔 範蔡徵 文慶客卿 諧傳綽下 獄綽上書 直諫令李 善慶窮治 賜死 備主遣使 赴弔後主 答書 高穎楊素 賀若弼高

敏彊記明開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闕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闕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大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尤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替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初北地傳綽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諧綽受高麗使金上收綽下獄綽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詭佞未明求衣日盱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度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粟百姓流離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綽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使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綽言反之

禎明元年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鄂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

勳崔仲
爭獻平江
南之策

皇甫績言
陳有三可
滅

豪華極諫
被斬

隋下詔暴
陳主二十
惡

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斬口溢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
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
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乃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穎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
水不極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柁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楊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次曰黃龍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
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
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費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
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
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
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
讒邪計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先是隋微
梁叔父安平王暕
弟義興王暕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於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暉分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
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
已窮奢極侈俾畫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
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夜遊鼠
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聞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
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
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
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斬春
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引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

薛道衡言
伐陳必克

隋楊素遣
王長襲劉
仁恩擊敗
威所

袁憲蕭摩
訶從樊殺
言請兵舟
防京口采
石為文慶
客卿總所

受晉王廣度東接滄海西距已蜀旌旗舟楫橫互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穎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軍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穎謂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事勢在不疑穎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綠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覽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歙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遣散其衆以巖為東揚州刺史歙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綠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揚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具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靈沈客卿以自代未發聞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並出金翅二百綠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啟即為通奏憲等以為其二人齋啟人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遍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

抑議久不

孔範言隋
兵必不能
渡江

隋賀若弼
韓擒虎濟
江

諸將請啟
為文慶所

便謂國弱後又以偵動江總總內為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
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聖古以為限
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以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壯軍馬
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秦使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曉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
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綠
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
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
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啟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戍長陳
主下詔曰大羊陵縱侵竊郊畿邊蠻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
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太監軍壇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
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
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救書令
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具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執執執執及其家口臯
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世弟雄及所部降於擒
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
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
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綠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
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耑闔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
田寺已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鐘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
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
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晝夜號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

阻皆不行

蕭摩訶任

忠進戰守

之等皆不

行

忠請勿戰

不從

摩訶妒陳

主通其妻

初無戰意

孔範與智

交即走

摩訶被擒

忠背給陳

軍直入朱

雀門

後主投井

渡出

沈后居處

如常

陳魯廣達

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快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尊信由是諸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鐘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壘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台城綠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眾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欵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即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眾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摩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窹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與智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台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佳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眾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救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於石子岡領軍蔡徽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眾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遠慮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人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欲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途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督兵苦戰
弼恥功在
擒虎後

高穎連晉
王廣意斬
張麗華
廣斬施文
慶等以謝
三吳

楊素刺仁
恩擊吉忠
肅守險力
爭

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及台城失守，相帥出降。質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敵款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驃車歸。已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穎先入建康，穎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穎所，令留張麗華。穎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穎。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大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景皆為民害。斬於石閣下，以謝三吳。使高穎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拒讓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取友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屬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三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棧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為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暉。陳

陳蕭獻拒
宇文述敗
執被斬

陳岳陽王
叔慎遂興
侯正理死
義

嶺南沈氏
拒隋晉王
廣遣叔寶
遣書諭降

陳任環勳
王勇立陳
氏子勇不
從環棄官
去

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揚
 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俛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
 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陳吳州刺史蕭獻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獻
 為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承
 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嶽并軍拒述述軍且至嶽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
 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嶽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上服棄城走嶽以餘眾保色山燕榮擊破
 之嶽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嶽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
 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
 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
 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
 斬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
 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
 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
 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君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號聖母保境拒
 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
 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晝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洸洗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
 魂為儀同三司冊洸氏為宋康郡夫人洗氏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
 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
 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
 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
 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並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
 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於廟廷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一

三十一

魯廣達憤
卒

元諧請用
交履可汗
為候正陳

叔實為令
史隋主正
言謝之
弼以陳叔
實妹為妾

暴孔範王
瑤玉儀沈
權之惡報
之違高

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實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内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實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實昏醉車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國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實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將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實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污陳宮坐此不如爵邑加高穎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穎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穎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將山苦戰破賊臣丈吏耳馬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穎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穎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穎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瑒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瑒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權險慘苛刻發言邪詭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實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實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實全無心肝監者又言於叔實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

叔寶悔不
殺任忠

隋帝貴陳
君臣獨叔
丈有得色

賀若弼上
御授平陳
七策隋帝
帝省

隋帝高仁
英蕭瑄陳
叔寶修祭
宗祀

三司僕射表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表憲雅操下詔以
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散常侍表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
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暉慰諭之許以富貴
羅暉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暉曰聞公
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
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
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暉曰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
也陳叔丈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
表乃授叔丈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
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妻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
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歎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合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
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
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
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
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
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
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頴於上上怒皆默之親禮逾密因謂頴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頴父廣為獨
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瑄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
登邛山侍飲賦詩曰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並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
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繇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
頴至曰猶見啟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

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諡曰煬。

張溥曰：江南亡國之君。陳後主與齊末同。譏抑考行事。不若是甚也。宋亂於子業。亡於蒼梧。齊亂於昭業。亡於東昏。凡兩更無道。國祚始絕。陳則武帝以下。鮮聞凶德。後主性好文酒。狎昵婦人。其最不道者。在於叔寶。緯。章。華。至瀆亂天倫。誅滅宗戚。則未然也。國亡入隋。願乞官號。平居嗜驢肉。與子弟曰：飲酒一石。終於洛陽。享年五十有二。其所為近於頑鈍。無恥。雖繇此失國。身亦因而得全。劉禪東遷。不思岷蜀。孫皓泥首。賜爵歸命。二主皆無人心。然禪愚。皓詐。禪弱。皓忍。所為亦小有殊。宋昱。齊寶。卷皓之流。陳後主。叔寶。禪之流也。而隋伐江南。人人言克抑。而不聞大言。無懼者。獨施。文慶。沈客卿。江總。孔範等耳。周師入齊。馮淑妃猶翫粉鏡。急而用兵。大抵非荒主所樂。陳後主日夜同八婦人。十狎客。劈箋製詩。麗服酣飲。風流自命。甚於無愁天子。一旦戎服對敵。左右勞苦。無異桎梏。或臨眾大笑。或腹煩欲決。大師在前。童心如故。彼但冀早釋干戈。幸自寬勝。敗非所計也。任蠻奴始請固守臺城。綠淮立柵。精兵金翅。徑掩六合。其策誠善。主不能從。後竟背而降隋。引韓擒虎軍入朱雀門。是雖憤言不見信。計出反覆。然江南既亡。任瓌猶勸王勇立。陳氏子孫。此非蠻奴弟子與門庭以內。一忠一逆。何懸殊也。岳陽王叔慎。刑牲誓師。不望青門。高涼洗太夫人。保境拒守。捧書慟哭。宗王抗北地之節。婦人明霍。戈之義。而長城嬉笑。如漢安樂。亦無可如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二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於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封子雁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易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

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夏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適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寔、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詔、建安王韶、成姬生穎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置左右，至廣所無責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扞扞，鳩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念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死，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子，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免，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夫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教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善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

宇文述為廣結楊素謀廢太子

袁充以天文勸廢太子
段達有姬威告東宮過失

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用寢共食。豈若覘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益憐阿摩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箕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諛誑過失日聞。段達因荷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臣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眾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下利。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

元文諫廢太子上不應

楊素姬戚織成太子罪狀竟廢

大事不遂我先被謀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對曰會殺元孝短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宣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繇來何必是其體膚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昊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戚惡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繇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昊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昊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官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昊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昊耳上以昊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樂藏局貯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戚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時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珮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公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送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毋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露衿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用於藍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昊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實前主簿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閭毗東郡公崔君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一

上思裴政
劉行等

李綱正言
上用為尚
書右丞
立晉王廣
為太子天
下地震
廣遇勇不
許申究
楊素阻勇
不得上見

綽遊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率更令
 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羣官於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
 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
 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
 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
 為襄州總管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
 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
 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
 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
 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
 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即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
 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
 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
 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曷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
 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宗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
 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
 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
 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
 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
 章服官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行預馬由是徵行為
 左監門率帝曰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
 大叫聲聞帝所莫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

二二四

房彥謙玄
齡言隋將

廣令楊素
諧蜀王秀

秀欲不就
上徵源師
力諫

獨孤后崩
慶整諫責
蜀王秀上
大怒欲斷
其舌

廣與素以
計感上廢
秀為庶人

上數秀十
罪

楊素陷柳
或配戍

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瑰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蠻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

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諧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

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遣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

州總管，駢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祭，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楷覘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

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筍中，以蠟閉口，衣襪裏而納之。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盡害生民，當

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

人，縛手釘心，枷鎖桎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

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稱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

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柳

詰事狀，素繇是銜之。蜀王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或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或以內臣交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五十一

裴肅請錄
用高類省
二庶人罪
上微之入
朝

柳或李綱
梁毗獨與
素抗

毗極言素
罪上怒繫
從既而釋
之

上忌素出
約柳述用
第

廣通陳夫
人

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類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磴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反一五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禁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各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鑑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顏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浸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奔之權也素繇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素既被疎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繇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吏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敕丁未崩於大寶殿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

上呼述
元龍召勇
楊素楊詔
魏之賢
令張衡入
試

上崩之後
廣榮陳夫
人

矯詔殺勇

王頗蕭厚
訶贊成漢
王諒謀

陶模拒喬
鐘葵
從諒反者
十九州
王頊進二
東諒不能

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日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志。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救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殿侍瘞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嗣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悉馬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山閣。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快快。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脩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當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師。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耶。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雞耳何用。腹心為王。頗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樊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曆。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焚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遺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執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鐘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為方伯。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鐘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鐘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眾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

法乃兼用

裴文安說
諒帥精悅
直入蒲津

諒克蒲州
豪傑響應
忽改圖召

文安還

李景用馬
孝慈呂王
侯莫陳又

以拒諫
楊素擊敗
統軍責王

明懼降
豆盧毓諫
諒不從遂

與元賢為
表裏乘諒
出城與皇

武等拒之
諒回師襲
擊毓皆

死
史祥擊敗
余公理暴

良軍潰

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選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

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蔡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明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羸難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刺史渤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明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善薩為潞州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嵩龔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關鐘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王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闕預惟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龔王明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明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曰破賊皆如所量於是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眾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逐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京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當與即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朱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眾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誣皆死蔡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足破也

素薦李子
雄據實抗

子雄破劉
建

楊義臣破
喬鍾葵

梁修羅走
趙子開敗
諒欲引軍
還王頰力
諫不從

素擒蕭摩
訶諒請降

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趨黎陽暴良軍不戰而潰祥益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渤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并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十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廩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繇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眾且十萬拒素於高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於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懇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齋手詔勞素王頰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并獲頰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均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張溥曰獨孤伽羅周衛公信女信奇隋文狀貌乃妻之後竟為皇后單父呂公善相女婚劉季遂啟漢室事適然也文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皆其所生五子同母少長咸序謂可百世無患乃秦王死最蚤疾絲妃崔氏帝徵還京師責其失德免冠就第臨死僅哭數聲祭以鹿脯父子天性薄何若是開皇二十年六月秦王俊卒冬十月太子勇廢楊素陰陽之術險於趙高姬威羅織之文毒於陳舞英君祭后昏而不覺遂至免女諧翹至尊流涕飲食媒褻官禁為獄帝固鑿高歡縱子不知其惑甚歡也蜀王無罪廣素間之華山偶人冤同漢成帝責彼十罪幽於內省撩婢給役瓜子不見可謂窮矣煬廣弑立漢王起兵羊羔首背咎徵甚顯晉陽窮感絕屬幽死為時幾何諸子安在跡彼終始惟秦王盡傷妬妃為虐其他死廢皆成於廣文帝皇后愛其老醜給事樂器塵埃後庭無子屏帳不飾稱為德器孰知窮奇飾詐外結朝臣內通婢姥東宮無鳩毒之謀而謗成貝錦蓄臣無西岳之祝而誣極鬼神此蓋玩父母於股掌而速欲取償於天下也獨孤性忌後宮希進御者文帝悅尉遲迴女孫后即殺之帝怒奔山谷嫉妒之害其所身嘗獨不可為太子勇雲昭訓寬乎后年五十九崩帝始近聲色陳宣華蔡容華皆有寵後俱見逼於廣彼遠女謁者節不固於老耄而偽恭儉者亂獨流於天親父子交譏後悔何及高穎妻死其妾生男諸王朝士妻或有娠於后無與也必嫉而斥之既如其夫復如其子既如其君復如其臣后年有盡后妒無窮不舉天下殉之焉止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三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疆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疆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魏宇文泰
遣安諾槃
陀通使於
突厥土門

魏以長樂公主妻土門
伊利卒子利羅立
乙息記捨子攝圖立
弟侯斤
木杆威服塞外諸國

木杆送女於周
木杆捨子大邏便立
弟佗鉢
佗鉢使爾伏統東步離居可汗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於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侯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噉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至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至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木杆使攻樹敦賀真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木杆破賀真獲吐谷渾可汗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其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亦遣使求昏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木杆許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詳見周伐齊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秋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閏月突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殺南陽公楊荐等備皇后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宣帝太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禱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面兇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昏於齊

周以趙王招女千金公主妻佗
周遣長孫晟送公主
突厥

卷運以國讓攝圖降稱第二可汗
攝圖號沙鉢略可汗
大邏便為阿波可汗
玷厥號連頭可汗
隋主立千金公主請沙鉢略為周復讐適與高寶禽金兵為寇突利設陰與晟盟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三

三

九年 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六月帝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於周且迎千金公主 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恭遜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邏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軍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眾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眾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怒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為周室復讐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為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眾心為鉢略所忌密託心腹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眾疆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惟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審則攝圖

歲進遠交
近攻離強
合弱之策

沙鉢略更
欲南入達
頭不從

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于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五月己未。高竇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人長城。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充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姜子幹敗之於可洛岐。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十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破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長城公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夏四月。突厥數為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息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舍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徂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甲午。突厥遣使人見於隋。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

實榮定屢敗阿波

史萬歲斬一騎突厥請盟而去

阿波西奔

連頭遂屢破沙鉢略

貪汗亡奔

連頭地勒

蔡叛歸阿波

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

隨秦州總管實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戍煌為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壯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連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連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壯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連頭連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眾而廢之貪汗亡奔連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眾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為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 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穎出寧州道內史監盧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突厥連頭可汗請降於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襲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居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

虞慶則長
孫晟要沙
鉢豐稱臣

阿波浸疆

隋晉王廣
援沙鉢畧
破阿波阿
拔沙鉢畧
感思道子
庫合真人
朝

沙鉢畧卒
隋為之廢
朝三日
處羅侯與
雍虞閭相
讓者五六
仍竟自立
為莫何可
汗

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鬻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教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言奴耳沙鉢畧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十匹并以從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為二阿波浸疆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於阿沙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高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人朝八月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歷於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於隋因請繼於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畧尋卒隋為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

莫何擊擒 阿波 長孫晟高 頴請存阿 波 莫何可汗 卒國入立 雍虞閭 大義公主 書屏風為 詩 都藍信楊 欽與公主 言為邊患 嚴密擒欽 發公主私 事 裴矩誘突 利說都藍 殺公主 嚴請許突 利通婚招 令南徙以 敬雍虞閭 突利尚主 南徙都藍 朝貢遂絕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四

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頴曰骨肉相殘教之靈也因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頴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為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

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恥都藍執安遂伽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

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

公主十七年秋七月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

舊鎮賜費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左僕射高頴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遠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

歲以計安
之入朝

楊素周羅

睨大敗達

以突利為

啟民可汗

以義成公

主妻啟民

都藍為部

下所殺達

頭自立為

步迦可汗

嚴請來虜

乳招撫

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遠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頴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頴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泰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精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暉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去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啟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眾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從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啟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增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眾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侯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燉煌成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

楊素大破
突厥思力
僕斤等悉
得人畜以
歸啟民
步迦降於
啟民

歲以計令
啟民自艾
牙帳中草

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地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當為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為啟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洪於恆安 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冬十一月詔以楊素為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為受降使者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二年春三月突厥阿勿思力僕斤等南度

河掠啟民男女六十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

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啟民步迦眾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

啟民置磧口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眾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啟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

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解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夏四月丙寅車駕北巡已亥頓赤岸澤

五月丁巳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啟民

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啟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

兵徑突厥中指於涿郡恐啟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啟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靺鞨等酋長數十

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啟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遽嗅之曰殊不香

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

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

刀自艾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十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為御道帝

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已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人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

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於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十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自別遣

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互千里動間山

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互千里動間山

今宇文愷
為大帳
蘇成諫築
長城不聽
今愷等造
觀風行殿
煬帝幸啟
民帳賦詩
可汗卒為
廢朝三日
子吐吉立
招許尚安
義公主
段文振請
道突厥出
塞

川粹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末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憚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啟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惟天俯視惟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啟民壘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十萬蹠帝賜啟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旬而畢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沂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修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啟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啟民奉鷓鴣上壽跪伏恭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者接踵來何如漢天司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賜啟民從入塞已丑遣歸國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啟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五年春正月突厥啟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冬十一月突厥啟民可汗卒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吐吉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觀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綠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張溥曰突厥者匈奴別種世傳其先為狼生有牝狼十男各為一姓泥師都二妻一孕四男之說微近誕妄要其種最荒賤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鐵工兜鍪突厥號所絲始也土門強盛求婚蠕蠕阿瓊嘗辱之遂與魏婚妻長樂公主西海獸裔柔柔然羞言婚媾中國降女舉朝不慚其辱視漢妻膏頓尤甚土門既稱可汗其後木杆強大日熾周齊敵國咸結為援舉足左右繫其安危佗鉢無禮呼為在南兩兜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也始妻佗鉢繼妻沙鉢略最後妻都藍夷狄之俗世妻國母因循固忌公主華人獨無愧乎觀其哀痛周亡題詩屏風始終怨隋不忘宗祀至今讀皇家飄流之詞猶有申胥復讎之志彼遇等明妃身從胡族寧得已哉安遂伽事發突利構而殺之累世喪節不免淫死南越呂嘉殺膠太后特以安國少季為名非心誅亂也長孫晟善彈工射好奇計務立功名隋文帝少所器異繼嗣宇文神慶送公主至突厥與處羅侯結心腹得國中要領後遂設策攜貳招其主為隋藩臣李晟奇略鄭吉不如中行說等死豈足贖哉阿波可汗木杆之子達頭可汗沙鉢略從父也晟欲圖沙鉢略先結達頭阿波阿波戰敗說之入朝其母為沙鉢略所殺遂身奔達頭貪汗地勒察咸附之盡與沙鉢略敵沙鉢略乃窮而歸隋此文帝之所以頒歷受朝也莫河沙鉢略弟都藍其子也沙鉢略舍子立弟死子復得立蠻夷授受有天存焉突利者莫何子也妻以宗女使間都藍都藍達頭襲之戰敗南走晟邀之入朝為啟民可汗都藍被殺達頭迎降啟民益大樂為隋臣此煬帝之所以幸帳賦詩也夷狄宗族自相屠剪為中國所愚反見德願效死蘇張縱橫功皆歸晟然晟始不為勝臣亦安能深入蠻中陰陽離合半繇此言之十金公主亦隋室功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四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 就彼安撫王若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隋文帝璽書責高麗湯
湯卒子元立因請封王

元寇遼西
上命漢王
掠等伐之
懼罪稱臣
乃罷兵

裴矩說帝
育高麗入
朝元藩禮
頗關

敕元宏嗣
造船三百
艘

庚質耿詢
諫伐高麗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眾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穎為漢王長史周羅睺為水軍總管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榆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之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真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帝之幸啟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勸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啟民苟或不朝將帥啟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關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鑿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眾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之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錢方長岑溟

隋出師之威亘古未有

麥鐵杖與錢士雄孟又等皆戰死

嗚帝敕軍士進止皆負奏聞侍執故諸軍不敢受遠東城降

海蓋馬建安南蘇遠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結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暎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狹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互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二月。以段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速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母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既竭。彊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眾軍總會。臨水為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又額瓜蒂。數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為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為死戰。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文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眾。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即將錢士雄孟又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闢。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利。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

來護兜始
捷後敗

乙史文德
諸登詐降
于仲文欲
執之劉士
龍固止遂
聽還

辛世雄戰
死
王仁恭擊
却高麗

衛文昇一
軍獨全
百濟王瑋
聲言助隋

曰公等自以官高，情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顧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軍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懼戰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望望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兜，節江淮水軍，舳舻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兜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俱至，進護兜不聽。蘭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仗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兜戰，而偽敗，護兜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然兵發護兜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兜引兵還屯涇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遼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遼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有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反，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四面抄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陸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擊高麗卻之。來護兜聞述等敗，亦引還。惟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十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之。湯蓋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瑋使其臣國智年來

內與高麗通

葭水之敗獨薛世雄得勝

得宇文述

郭榮諫代高麗

斛斯政與楊玄感通謀亡奔高麗

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書盧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寅庚車駕至東都守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葭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乃出之卒於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眾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位置左右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出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感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印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怙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規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為此耳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四四

來觀兒大
捷高麗王
元乞降焉
帝遣使召
還護兒欲
不奉詔在
君肅固爭
乃歸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
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甲午車駕至北平 秋七月癸
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
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特節召護兒還護兒集眾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
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
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閭外事當專決寧得
高元還而獲謹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
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戰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
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已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反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
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廷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
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張溥曰高麗之變始於裴矩當時突厥啟民入朝車駕千里煬帝親幸廬帳索辨擊肉韋鞬獻酒中國之威雄
於渭橋二三佞臣謂強夷稽顙溝渙小醜望風景附無煩鞭箠不意其禍生所忽敗乃躡堙也魏孝文時高麗
王璉革心恭順年百餘歲死為舉哀東郊其孫雲事宣城尤謹土毛不愆侍子敬職彼奉大國久度不無禮於
隋且齊洋主國崔柳出使求魏末流人高麗王成應對少慢柳張目怒叱擊墮牀下左右雀息不敢動遂挈五
千戶歸報命偏安竊伯恫喝所及趨款恐後隋混一富強三倍於齊戰馬百萬一呼雲集高句麗箕子舊封武
力遜於諸夷嚴兵介下肉袒出迎其勢宜然顧困獸求鬪雖小毒也聚天下之兵頓於一城轉萬里之粟輸於
窮海高麗為主隋人為客彼勞此逸執百懸殊夫曹操赤壁符堅淝水咸以兵多致敗未有旌旗鼓角五十有
餘里水陸淹留連營阻險師行絕域令粟中朝觀望戰鬪得完者也九軍度遼三十萬五千得還者二十七百
人耳明珠彈雀有喪無得人君慎無以敵強而棄國寇小而玩師彼威驅朔野之雄力窮手掌之地一蹶而憤
再蹶而懼煬帝雖豪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哉乙支文德詣營詐降于仲文縱而不執來護兒兵捷畢奢城
將趣平壤詔忽召還論者恨其坐失機會然即使獲勝時叛時服猶足遠敵中國淮南王諫伐南越庾質郭榮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四終

得其指矣

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五

宋 建安 袁 樞 編 正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輯
煬帝亡隋

章仇大翼
說文帝幸
洛陽

詔陽素楊
達宇文愷
營建東京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大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及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埜上洛以置關防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凌船道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禾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樊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河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王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逾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設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院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秋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翔青鳥陵江五樓道場玄檀樓船板船黃篋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彩彩以上者九千餘人

謂之殿脚皆以錦線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艦艘八檣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劍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有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厭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竟覽晝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髦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互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人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績服袴褶文物之感近世莫及也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八月

辛卯封皇孫倓為燕王侑為越王侗為代王皆昭之子也九月乙丑辛秦孝王子浩為秦王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二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布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精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龜鼉龜鼉水而龜魚皆覆於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

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尺又二人戴羊上有舞者欬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鼈負山幻入吐大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眊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民徧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脩謹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丙申車駕北巡六月帝過雁門自榆林出塞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城周二千步八月辛亥殿啓民帳而還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使

帝哭太子昭不來

帝許貴明達

裴蘊侯西

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西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互，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二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羗胡之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竝因商人密送誠，數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感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唱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道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眾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戊子，自上東都西還。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亙二十里。庚辰，入長亭谷，度星嶺，丙戌，至浩亶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旦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

六月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請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唱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吞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捍禦吐吞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緩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

命裴矩說
鞠伯雅吐
屯設等入
朝

點胡機贈
帛纏樹
裴矩宇文
述虞世基
裴矩郭行
皆有寵
蕭矩宇文
晶有寵
召楊氏美
女連御晶
出入不禁
張衡諫營
汾陽宮怒
而出之

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矩億萬計經塗險遠及遇寇抄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
方先困矣 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
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
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險峻魚貫而出風
雪晦冥文武飢餓沾溼夜久不逮前營上下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 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
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
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廣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
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
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
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
郭行皆以諂諛有寵述吾於供奉容止便嬖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行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
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行心與朕同帝臨期疑重發言得路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
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矩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晶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
酒饌敕燕王使與矩晶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
飲更相勸酒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晶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
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乘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
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齋王暕攜皇甫詡
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正詡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
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詡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

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頗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官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乙未上升鈞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其受選者二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附高麗事見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焉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

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遠東浪死歌以相感

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畝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資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

同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難泊中為羣盜時鄆人張金稱聚眾河曲隋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境內為盜見塘解 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十二月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 夏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 秋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清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蕩盡 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月帝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為盜保據周橋眾至數萬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主簿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

平原郝孝德河間洛謙渤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 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

起兵以應玄感元德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陰兵征高麗三英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篋復為此行吾輩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眾至數萬 秋八月玄感兵敗為其弟積善所殺執積善送行在所磔玄感屍東都市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眾寇掠江左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渺小為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執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赴人屯楊子分為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顛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眾益盛至十萬 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司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二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琊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緒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帝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為盜有眾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眾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元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侯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十二月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取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鳥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眾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

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燬敗。死於吳。其餘眾或降或散。世充發淮南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散者死。欲入海為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阮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是歲詔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俱亡命為羣盜。

十年春二月。議代高麗。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之為天子。有眾十萬。稱唐王。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萬自卒在道亡者相繼。夏四月。車駕至北平。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眾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為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為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十一月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眾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汲郡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保林慮山為盜。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

林伐遼民。實勞矣。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

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孟讓自長山寇掠諸郡。至盱眙。眾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為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

兵。吾今生縛取彭行人。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萬。軍

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襲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春叔實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人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士信叔實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二十餘

庾質諫如
東都乃下
獄死
董純討賊
屢捷亦被
誅

通鑑卷之九十一

燬煙焰張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集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月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上谷賊帥王須拔

自稱漫天玉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

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高祖以渾為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郿公帝以其門族疆感忌之會有方士

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當面告之其引

决虎責郎將河東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 三月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官避

暑官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 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捕

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己丑帝巡北塞 突厥始舉帥騎

數十萬謀襲乘輿平觀 九月丁未車駕還至太宗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

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

至東都顧眎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鄴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

才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眾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

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為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眾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

稱迦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

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阮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

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眾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

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官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于會稽會亂

不果成 三月上己帝與羣臣宴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師圖經采苦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裳以木

為之問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

鹿清河諸縣金稱兀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苑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屋草間

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恆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數十萬寇

命杜寶撰水師圖經張金稱兀諸賊尤殘暴

樊子蓋蓋焚村塢百姓益怨憤為盜

以安伽陀裴仁基告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蘇威請還西京

五月五日

蘇威獨獻

尚書

裴蘊害威

幾死

請才諫幸

江都乃下

吏

任宗極諫

杖殺之

崔民象直

諫被斬

王愛仁直

諫被斬

梁郡人直

諫被斬

宇文述死

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憑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相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以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諧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其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代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彭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高我，欲扣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秋七月，江都新造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可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王侗與光祿大夫馮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侍郎盧楚等總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即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戊辰，馮相孫華舉兵為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怛怯。戊辰，車駕至鞏，赦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侍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元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眾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辨髮，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韋城程讓亡命於瓦岡，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陳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鄆陽賊帥操師

張金稱等

冠河北楊善會討擒之

韋雲起劫

康世基裝

植羅鄭善

果反秦賊

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郎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眾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至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眾纔數千賊圍淵數日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援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眾皆歸寶建德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間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於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知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數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即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劫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亦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眾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遺通守厯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遣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搗葷為末或者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河間賊帥格謙擁數十餘萬據豆子毓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渤海高開道收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勢破高郵引兵據厯陽自稱總管以輔公佑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陳江滸丙辰寶建德自稱長樂王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瑯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盧明月轉掠河南至於淮北眾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付之世充與戰于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眾皆散二月壬午朔方

郭子和殺
王才
元善達請
帝連運世
基阻之
封德彝為
世基指畫

裴矩請許
賊果納室

煬帝曰今
美人一房
為主人

虜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平觀塘

李密程讓龍與洛倉破之程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即位稱元年平觀塘 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

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 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

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久為太公以其弟子改為尚書令子

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

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固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夏四方汾陽薛舉劫金城令郝瑗發兵自稱

西秦霸王平觀塘 李密帥眾據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密為有眾百

萬圍密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郡決沒因歛歔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

越王年少此輩誰之若如所言乃勃然善達何緣帝至帝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

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馮之鸞

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吏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閉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

命詔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

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 五月甲子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 秋七月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論以尊五代王之意

武威虜揚府司馬李軌自稱江西大梁王置官屬竝擬開皇故事 薛舉自稱秦帝立子仁果為太子 驍果從

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

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妾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諸將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

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川令蕭銑自稱梁王 十一月淵迎代

王即位遙尊煬帝為太上皇進封淵為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

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十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

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厯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晚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

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

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

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

李才請車
屬運長安
李桐各言
江東不可
却

司馬德載
等謀叛官
人入告反
斬之

燕王保覺
有盜奔至
玄武門為
裴虔通等
所執

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
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侯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
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溼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
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
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即將寶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
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載素有寵于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載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
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
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載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
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元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將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
薛世良城門郎唐奉議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朋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官人白
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汪汝奏之官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官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
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士及之甥也二
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載等期以二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王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寶賢取
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載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
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為王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驚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載使許弘仁張愷入備
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
已卯德載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載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
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潛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載於東門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
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喧驚問何故潛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及與孟秉於
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善樂布兵分守衛巷燕王淡覺有變夜穿芳林門測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
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內辰天未明德載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
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授杖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

獨孤開遠
叩閣請帝
出戰竟無
應者
宇文化及
等結司官
魏氏為內
應

化及使封
德義數帝
罪
度通所趙
王果血凝
御服
令孤行遠
繼殺場帝
化及趙蜀
王秀齊王
王秀王使
王秀王使
外戚實死

威謂度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度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威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威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元覽門叩閣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入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官人賜之司官魏氏所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義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度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人出指之校尉令孤行遠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遠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固扶帝下閣度通本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止為上江米船未至今與汝歸耳度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未謁之者但俯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義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裴度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樊更易新者乃乘之度通執轡拔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于是引帝還至寢殿度通德義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討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義曰溥天同怒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義數帝罪帝曰即乃士人何為亦爾德義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果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度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孤行遠頰帝令坐帝自解縲巾授行遠繼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贖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願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版為小棺與趙王果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隨自隨因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眾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者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恆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龜梁公蕭

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叩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潘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僕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即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恨。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巨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眾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即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閣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免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琬之弟仲琰為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琬為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丞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意。令發詔書救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宇文化及為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總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即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目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誼知事覺。即棄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宇文化及擁眾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亦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有人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王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書。敕百官不復朝。至彭城。水路不通。得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戎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

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禮部尚書外亦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怒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為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即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便為立德戡為王遣人詣孟海公結為外助遣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為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于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天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強帥眾俱牛酒迎之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煬帝山問至長安五月戊午隋恭帝即位於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戊辰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恭六月乙酉唐奉隋帝為鄰國公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勳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勳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勳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倚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早隸破野頭耳父兄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王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所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謀為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感脩攻具以逼倉城世勳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勳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時李密請降皇太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皆降化及趣魏縣詳見前秋七月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九月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宇文化及至衛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原相酬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實德數相鬥鬪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眾多亡知及自知必敗數日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酒奉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冬十月丙戌皇泰王以王世充為太尉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眾從之與其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試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且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為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宇文世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塔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破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關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武元達許弘仁王暹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皇泰王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憚幽皇泰王於含涼殿戊申世充奉皇泰王為潞國公乙巳王世充即皇帝位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醜皇泰王益殺之諡曰恭皇帝事見唐平東都

張溥曰煬帝亡隋與胡亥亡秦後世同譏二王性皆不仁廣尤矯飾顧其悖逆天地屠戮骨肉行事多相對扶蘇矯詔自殺十二公子死咸陽市十公生死杜將閔昆弟呼天拔劍子高死願莫驪山足書曰自作孽不可活殺竟無存者天生兄弟分形共氣平居順齒患難在原則為天子弟為藩臣人倫榮遇情尤有加奈何以弟殺兄舍順效逆夫身即肢體兄弟手足世未有手足斷裂肢體聯屬者也廣亂父姬罪甚於亥趙高教胡亥悉耳目窮心志於是復作咸陽宮欲如煬帝千乘萬騎繚絡山谷奇服巧態炫溢後房即始皇遜不如亥病未能也夫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天子之事也以一己之樂易天下之憂後世人主之失也始樂而不節則民貧繼樂而無制則民死天子以仁之死為樂天下亦必以死反之彼遼東之歌哀於清夜江都之夢徵於西閣人情實然豈獨天道隋師入陳君臣詩酒不輟驛啓塵封文帝笑之廣親承其弊亦惡聞盜賊手斬宮人亡王諱亂繫其性情臨事而蔽大愚一軌此虞世基所以用趙高之術宇文化及等所以尋閭樂之逆也廣遊倖荒淫沒反顧景惟恐不足迺語蕭后即亡不失長城公然蕭后不妒之德或亞沈后而煬廣人倫之惡十倍叔寶故班

同三品死莫芒山惡可得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六

高祖興唐

李世民有
志天下之

世民居待
客

劉文靜
納世民
其與世民

世民引裝
交令其
說

隋恭帝義寧元年。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牛千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右勳侍池楊劉宏基。自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如意侍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官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露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王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王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王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免。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令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肯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驅。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

寂以晉陽
官人私侍
淵劫其舉
事

夏侯端許
世緒武士
魏唐憲唐
儉皆勸淵
舉兵

淵使文靜
詐為教書
發兵擊高
麗以激人
情
淵假討劉
武周命世
民劉文靜
長孫順德
劉弘基募
兵
王威高君
雅有異心

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以為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
為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仁仁恭不能禦
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論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
定計且晉民士馬精疆官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
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
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端詳之孫也善占侯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搖
動帝坐不安泰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王上猜忍尤忌諸李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
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錄名應歌諡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
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武武士韞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
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操亂卿姑自重吾將
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
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為官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起兵淵乃使人靜詐為教書
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眾及劉
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
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
都在二十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朝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
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侯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
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
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韞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待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
士韞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同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韞曰討捕之兵悉
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五月癸
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

元感合章
福嗣為書
數帝罪惡

蘇威度百
言元感無

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先取河內唐梯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禧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脩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能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坡適邛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美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洛南營于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杖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出自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起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官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于玄感玄感屯上春門每誓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為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以其掌文翰外藩令福嗣為書遣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外藩入為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意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去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引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于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今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蓋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弼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磧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弼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為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侗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清澗直趨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于金谷遠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關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于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感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處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帝又聞官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帝問太史令庾質曰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莫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棱攻元務本為滎陽又遣左

通鑑卷二百五十六

十

胡衛大將軍宇文述右侯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車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救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令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遠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瀍水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致死由是每戰多捷取益盛至十萬人文昇取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失死玄感軍乃稍卻秋七月祭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取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測聽其是非必為所誤請斬之元感曰何至于此密退謂所親曰楊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于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嚴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亟急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于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拱衛失援玄感然之然拒通與子益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于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益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強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眾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起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攝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為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之當以計度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誓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非眾西人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于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二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

薛定等傳
叛君素死

以降傳首京師

二月秋八月丁酉鄴公薨諡曰隋恭帝無後以孫子行基嗣

張溥曰沛公劉邦起兵在秦二世之元年九月唐公李淵起兵在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之五月也二世立三年趙高弑之隋煬荒淫十三年始弑於宇文化及兩君無道同其數脩短則異然漢唐真主仗義驅除或在紂惡既盡之日是以興師未幾其王先亡也唐公遠祖在西魏時賜姓大野氏隋文帝與淵親愛復姓李氏願方方士言天子之識民間歌桃李之章猜忌如煬危且不保淵女甥王氏在後宮煬問淵死否懼而縱酒納賂以自晦其不為李洪兒者幾希隋申公李穆初薨孫筠當龍濟叔父渾使兄子善衡殺之以國賦賄宇文述請給封後食言述乃遣裴仁基告渾反推從子敏為天子于是敏渾善衡宗族三十二人皆死此亦渾殺筠之報然朝廷既以圖讖戮人姓氏相求何厭之有淵幸得全反什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命有天下者其人日在側不可得而殺也淵在晉陽擁兵自強頗無大志請子世民之裴寂劫之強而後應是惟懼私官人中死法以為反亦死不反亦死與其死也宜為賊耳然主之者實世民也子不能匡父以正而怕之以淫懼之以死弔民伐罪而先表先表餌其父發慮之始已貽武韋楊妃之禍帝王舉事義利順逆介在毫髮可不辨哉高歡討爾朱氏詐為書稱兆以六鎮人配契胡激其用命淵欲起兵則使劉文靜詐救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為兵集涿郡擊高麗用民之情使人以急陳勝吳廣亦繇此起兵不厭詐其是謂乎竇毅女淵之妻也柴紹妻淵之女也毅女少時聞隋文篡周自投牀下恨不為男子救舅氏患紹妻一婦人歸鄆縣別墅招合羣盜悉歸于淵其英武宜下世民夫唐公家庭其無志天下者或淵耳若妻若子若女咸久有圖隋之心四海之略淵久何能與異且淵即不叛隋度其執節死義必不能為堯君素則不如任賢子而起大事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七

唐平東都李密 王世充

隋煬帝大業九年 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才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疾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

楊元感與
李密善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楊煬石為
元感為許
華所斬

李密陳三
策元感用
其下策

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密可面說若決機兩陳之聞喑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常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世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于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督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監事許華所執斬于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獲免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免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為牟甲署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免為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王薄唐律為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何如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填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陽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王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遺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敵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禘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為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至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攝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禘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

魏君素以
大義直

淵辭九錫
殊禮

蕭瑀為
諸

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欲歛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即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王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歎而退。劉文静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甲辰，李淵遣雲陽令唐俊武功縣正李仲家徇巴蜀，下之。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唐王即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于是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璠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軍。大元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如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攷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與道皆推其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歸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使丞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皆歸有司。夏四月，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瑀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運為土德，色尚書。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黃臺公授為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静為納言，司錄竇威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尚書，秦掌選事。據殷關山為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為兵部侍郎，韋義節為禮部侍郎，王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為黃門侍郎。唐儉為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為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令，禮部尚書竇威為戶部尚書，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甚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眾，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

王智積等
孫伏伽直
諫擢為
書侍御史

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己卯祔四親廟王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老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妃竇氏曰穆皇后母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實成為皇太子趙公世民為秦王齊公元吉為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為平原王蜀公孝基為永安王柱國道玄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公神通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上柱國博義為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為渤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義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奉隋帝為鄰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秦王智積等子孫站付所司量才選用 丁酉萬年曆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末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情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鵠雞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王所須哉又百獻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惡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致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秋九月虜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十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坂行軍總管趙慈高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正無降意 冬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國嚴急君素為木鸞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皇太后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麗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歎歎謂將士曰吾昔事王上于藩邸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眾下其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等殺君素

李氏與其奴
馬三寶說
何潘仁與
李神通合
攻鄆縣又
說李仲文
向善志邱
師利等從
之下整產
武功始平
淵婿段綸
本聚徒於
藍田
李氏與李
紹各置幕
府號娘子
軍

淵約母犯
七廟及代

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反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誌，紹遂行。李氏歸鄆縣，別斬散家資，聚徒數萬，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人鄆縣山中，與長安大使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有眾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鄆縣。下之神通眾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孤德榮為記室，德榮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師利等皆帥眾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徇整廬武功，始平皆下之。眾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燉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御史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伯乘城拒守。己未，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饑。民卒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傑，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上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眾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奴賊，眾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眾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為光祿大夫，璡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于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秦軍引為謀，王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眾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眾從之。頓於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整廬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慮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竝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于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母得入村落，侵晨，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遣館于安興坊。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母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由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王宗室

雷永吉先

登遠克長

安

淵約法十

二條除隋

苛禁

淵以素障

欲斬李靖

世民固請

乃免

淵迎代王

即帝位

劉世龍請

伐六街苑

樹為樵以

易布帛

李孝恭不

殺降俘

屈突通執

意固守新

淵家僮射

子壽力屈

乃降

右韓敬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士戍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虛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奉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令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己己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十二月癸未退諡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世民破薛果于扶風事見唐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建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為禮部尚書宋國公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于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來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其眾通勢益盛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願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和滇潼關引兵東出將趨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于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杖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將公兼奉公元帥府

宋老生等
未下或傳
突厥與劉
武周乘虛
擊晉陽淵
欲北還世
民哭諫乃
止

世民破新
宋老生

繼禮用陳
叔達

任與請往
論關中事
傑

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圖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惟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之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未敢敵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願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奪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本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曠鎧使行裝辛巳旦東南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本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費胡吾知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關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使鞭小卻世民與軍臨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擊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夫石之閒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之勳授壬午淵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還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眾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臨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降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静庚朔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之靜曰吾西河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大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一指韓城逼鄆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

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水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瑋為銀青光祿大夫時關內羣盜孫華最疆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己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士寅孫華自鄆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奈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于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附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九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鑄元鑄譯之子也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奈以遊騎自後擊顯和九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于李淵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馮翊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待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盛之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必謀勇不必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蚤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當遣使請降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燉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於志宣安養尉顏師古以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于長春宮師古名留以字行志宣宣敏之兄子師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宣為記室師古為朝散大夫無忌為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成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

淵以計斬之

淵以計退突厥

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

寂等請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
德傷
淵定入關之計

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其能進眾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于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害於道與之偕行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為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遣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洛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顧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王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繫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避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為掩耳盜鍾然過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忝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菓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王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門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獲為鎧習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譽為司功叅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王長詣天水姜寶誼陽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王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煬煬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七

七

淵言突厥
兵不必多
用

淵復李密
書俾辭以
驕其志

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關山名嶠皆以字行關山不害之孫也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逆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甚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將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之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以汝貴之不足為汝費乙巳靈壽賊帥殺士陵帥眾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静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静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里之外無所用之秋七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二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眾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贖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賞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静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己巳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王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望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獎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鷓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丞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邁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葛唯弟早膺圖錄以宣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静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

謀誅官官
以自贖

李繼昭出
降全忠

茂貞請誅
全誨等與
全忠和上

從之并斬
李繼昭李
繼誨李彥

弼韋處廷
等十六人

鳳翔誅官
官七十二
人全忠又
誅九十人

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敝甲凋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刀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遠李繼忠入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連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誚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餓死正為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杯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揚守亮一族令軍容亦破繼昭一族耶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啟期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已酉遣韓渥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卿來脅留軍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詔眾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固猶未解茂貞疑在脅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盾令即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其切至意使放宮殿皆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盾詞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盾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盾始來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翌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親吏將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妃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音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士戊平原公主嫁宋佩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搭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渥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帶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解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及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在盾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盾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已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在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五

七

同對。唐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十八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其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爵，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鐸選進五十人充救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官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譴也。其間復有性識褻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逆之患，使令則有稱意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懇，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麴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渥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前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首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天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悽終。代宗踐祚，乃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妾。裴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填入朝，遇譴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匪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聞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邛笮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黜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閹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世，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海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

智積以計
摩之
元感攻宏
黨三日不
拔引兵而
西宇文述
等追及之
大敗自殺
李密破獲
以計逸去
章福嗣伏
誅

密匿王秀
才家為郎
懷義所告
邱君明秀
才皆死

黃君漢破
械出程讓
單雄信徐
世勳說讓
于榮陽梁
郡界劉拔
密說王當
仁以取天

大述衛文昇來護兇屈突通等軍追及之于皇天原玄感上繫豆布陳互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成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于東都市三日復齋而焚之玄感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為郡丞周旋王所殺仁行為朝請大夫伏誅于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日閱眾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眾稍散為吏所獲傳首東都楊玄感之西也常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悉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章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而責我耳至高陽帝以草書示福嗣收付大理諸應刑者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十二年李密之亡也往依郝福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簿簿亦不之奇也密困之至削樹皮而食之匿于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王令上君明君明敢不敢舍匿轉寄密于游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第令懷義自齎教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程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遣謂讓曰程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園牢之豕死生唯黃曹王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王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願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岡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勇善用馬槊數少年往從之離孤徐世勳家于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于公與勳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榮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眾入一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眾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聞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

下之策

李元英委
身李密

賈雄說讓
立密

張須陁數
破讓後敗
於李密軍
戰死

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啟密察諸帥唯程讓最驍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住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
 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日皆於上民悅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
 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畧士馬精銳席卷二帝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
 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訪李密曰斯人當代
 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歌謠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
 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楊州無還日將轉于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
 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玄感於楊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于梁宋之間
 遂與之俱遊漢河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于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
 未決有賈雄者晚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于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
 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
 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程程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
 今四海塵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
 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于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
 之子也不能討帝徒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冬十月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舉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
 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驕勝既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
 分兵千餘人伏于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
 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
 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眾五千餘人奔梁郡務
 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代領其眾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
 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
 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
 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密說讓讓
洛口官

密引祖君
序為上客

密敗劉長
恭等讓推
密為王

恭帝義寧元年春二月，李密說讓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冲幼，煬帝命尉遲弼守東都。

留守諸官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聞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方、硯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

兵法曰：先則制于己，後則制于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彼未

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振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威養

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

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餘人出

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彊壯，道路相屬。朝廷大夫時德劾，以尉氏應密前宿城

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珽之子也。博學，疆記，文辭瞻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于高祖，高祖曰：是

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遷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彥自負其才，恆鬱

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則帥步騎

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飢賊，盜米為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脩

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

會于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于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

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于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

橫衝之，隋兵飢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再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

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于是推密為王，上密號為魏公。庾子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

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讓為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滅元帥府

之半，以單雄信為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勳為右武侯，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為元帥，左長史東郡元真為右長

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臨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于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

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諫、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

社、白社、齊北張青特、上洛周叱、兆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眾，置百營，簿以續之。道路降者不絕如

流。

密

密

密

密選軍中
尤驍勇者
八千人為
內軍

密使祖君
彥為檄數
煬帝十罪

流眾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密遣彥彥薄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于密夏四月李密以孟讓為總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于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頊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為護軍頊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夫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于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啗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閻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閻甫曰蕭君如栖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閻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閻甫為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遣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皆用為驍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驍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更名知郎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突已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一萬餘人襲回洛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眾屯回洛倉東都兵十萬餘人乘城擊析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為汲綆然布以覆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為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陀舉郡降密己亥密帥眾二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管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于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營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程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銳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起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縱兵猶眾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于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閉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臥營中丁丑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墜于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乃棄回洛倉

密復取洛
洛倉

密召魏徵
為記室

貴鄉兵不
忍奪魏德
深

徐世勳疏
密取黎陽
倉

徐洪客動
密直向江
都

馮慈明不
肯從密為
亂

洛口。龐世霍世舉軍于偃師。柴孝和之眾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壽皆冠密。以鄭頊為左司馬。榮陽鄭乾象為右司馬。六月。李密復帥眾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驍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叩黃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和討李密。齊世康之子也。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二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使誅剪。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各鉅鹿魏徵為啟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弘農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遠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捕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于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使脩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弊。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喜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餒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勳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人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勳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決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寶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為揚州總管。鄧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王世充韋濟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擊李密于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守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閭。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網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論高旨。恭卓敦玄。非不强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一

張季珣死節

密敗而復

王世充大

王儒信勸

房彦藻

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為密將李公

十一

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程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即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眾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須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弱。季珣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小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祥之子也。冬十月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于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于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眾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慚懼。請戰于密。十一月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程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程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家宰。總統眾軍。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總管崔世樞自馮陵初附于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錢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遠巡未就。杖之八十。讓左長史房彦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彦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頊共說密曰。讓貪懷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頊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多密與讓引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房彦藻鄭頊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彦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踏于牀前。聲若牛吼。并引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勳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遠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勳置幕下。親為傳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今世勳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

世充兵襲倉城為王伯當等所敗
密大敗世充王辯死

裴仁基等請正位號不許

賊帥王德仁邀殺房彦藻
李世民不受東都內應之人

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雖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十一月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窮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瑯琊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勃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眾。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溼。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鏞城。脩其門堞。廬舍而居之。征鼓聲聞于東都。未幾擁兵二十餘萬。陳于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章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甚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章津死。于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績等。各舉所部降于密。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秦公世民為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二品。于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二月。李密遣房彦藻鄭頊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注為上柱國宋州總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上。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注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彦藻以書招實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彦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眾數萬。據林慮山。四出抄掠。為數州之患。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于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為內應者。秦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

王德仁表
子幹皆降
密請討化
及以贖罪
等從之
文都慮楚
密合拒守
密請討化
及以贖罪
等從之
文都慮楚

文都等與
世充有隙

文都等與
世充有隙

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五月王德仁既殺房彦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于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為鄴郡太守。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為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為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為內史令。郭文懿為內史侍郎。趙長文為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王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益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雙龍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為通直散騎常侍，齋敕書賜密。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益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泰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王命戮洪建于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感飾賓館于宣仁門東。皇泰王引見儉等，以儉為司農卿，師譽為尚書右丞，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軍，仍武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丘機略，一稟魏公節度。」元文都等喜于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秋七月，皇泰王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任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拒化及，密知化及軍權且盡，臣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餽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長達西，密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郡，隨眾降密，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擗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于密，化及猶有眾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力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

段達高謀
反被殺

徐文達勸
密除世充

密疏世勳

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二鼓。世充勒兵襲合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王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拔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闓戰于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盧楚匿于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王使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王曰。臣今朝死。陛下及夕矣。皇泰王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王命閉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王于乾陽殿。皇泰王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疆力。敢及我耶。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于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寔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發。皇泰王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為誓。不敢有貳心。乃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以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暉為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以其黨王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王拱手而已。李密將入朝。至溫。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鑪。東都大飢。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鑲。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于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王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于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為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初李密既殺程讓。頗自驕矜。不恤士取。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勳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勳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大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五十五

二十一

常備軍是
密軍盡民
業不成大

業任其說
微請以計
破世充勿
輕與戰陳
智略英文
超圖請從
之

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輻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實閩甫曰。此可為足食矣。閩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強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閩甫判司倉奉軍事。密以東都兵之散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滅。時隋軍之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吏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二夢周公。今宣意于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一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八月壬子。出師擊密。檣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于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鋪。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二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喜。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伏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况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動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于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于眾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于長史鄭頊曰。魏公雖輒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危。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之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于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于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墮洞。過。知節迴身。換折其鏑。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尊食。甲寅。日將戰。世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

宇文溫勸
殺那元真
房彥藻勸
殺單雄信
密不應後
二人皆降
于王世充

柳彥勸密
囑唐公
王伯當從
密入關

密歸唐不
滿望

非獨為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刺募，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眾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于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度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于是整兵向洛口，得那元真妻子。鄭處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度呼其父兄。初，那元真為縣吏，坐贖亡命，從程讓于瓦崗，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為長吏。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忝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為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兵，密知而不發。因與眾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悉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于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程讓之際，徐世勳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金瑛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眾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眾也。眾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伯當抱密號絕，眾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彥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隨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一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隋。冬十月，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于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于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眾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將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于闕下。乙酉，皇太子

密驚服世民為英主

世勳降唐賜姓李氏

王伯當說密請安撫山東以圖叛唐

君臣勸唐主勿遣密不從

張寶德言密必叛唐帝乃救密入朝

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總督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 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相繼來降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王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徐世勳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遣徐世勳書勸之早降世勳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王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寔恥之今宜藉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勳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其怪之孝恪具言世勳意上乃數曰徐世勳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與世勳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過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于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効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于泉放虎于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十一月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眾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問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使遣之 十一月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歸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誰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比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何如閏甫曰王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錄據熊穀一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

閩南伯當
皆止密不
叛唐

密陷桃林
復定襄城
就張善相
感彥師赴
斬之

世勳與密
于黎陽山
杜淹戴胃
皆事世充

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克繼後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為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
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閩南泣曰明公雖不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疆者為雄明公再亡甫
爾誰相聽文且自拜讓受職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
相抗拒一朝失勢豈有容足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
所措身閩南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閩南再能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
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當恐無益也密固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
林縣官曰奉詔斬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簪髻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
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眾直取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接應右翊
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
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
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于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
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
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險以為餘不足慮遂擁眾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
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感彥師以功賜爵萬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李世勳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
之告以反狀世勳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勳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編素葬密于黎
陽山南

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胃皆預焉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
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聞然世充立三牌子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
一求身有寬滯擁抑不甲者于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
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其從第
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渤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
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

卷之六十五

三

獨孤機楊
 恭慎孫師
 孝劉孝元
 李儉僅孝
 仁說獨孤
 武都召唐
 兵事沈被
 殺
 張孝珉沈
 世充米船
 泰叔實程
 知節棄世
 充歸唐
 李君美田
 留安降唐
 李育德及
 第三人戰
 死
 世充謀受
 禪李世英
 言不可
 韋節楊續
 樂德融等
 勸世充受
 禪
 戴胄諫世
 充受九錫
 怒而出之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二

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舉勝事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為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之子也。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王。禮甚謙敬。又請為劉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于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王知其終不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化。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濟守章善。福二門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眾。為己符瑞云。閏二月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沉水城入其郭。沈米船百五十艘。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泰叔實為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實曰。王公氣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呪誓。此乃老巫媼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于九曲。叔實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實為馬軍總管。知節為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美。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為人。帥眾來降。世民引君美置左右。以留安為右四統軍。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于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頴。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為殷州刺史。癸亥。陝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陝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並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第三人皆戰死。三月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下攻取。定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再馳歸附東都者。以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言于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于皇泰王。請加世充九錫。皇泰王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王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王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

世充使王
行本殺達
等求九錫

桓法嗣勸
世充代隋

世充遣段
達定興
等逼皇泰
主禪位

陸德明不
肯為王元
恕師
獻書上策
于世充者
日有數百

邱懷柔等
獻博張繡
古彈之世
充獨其子
世充言詞
重復蘇良
諫而不能

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于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為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龜鳥書帛擊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于是段達以皇泰王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于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王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王歛膝據案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憚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列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甯須立長君候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王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憚幽皇泰王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勅書敦勸皇泰王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被除禁省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泰王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儉為司空楊續為納言韋節為內史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世憚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鄭頊為御史大夫世憚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于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于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今西朝堂納寬抑東朝堂納直諫子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王世充將軍丘懷柔居門下內省召超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博飲侍御史張繡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閣杖之各四十懷柔士衡不問賞繡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詢諭言詞重復千端萬緒待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于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

改

張善相死

義

裴仁基

行儀

儒童

崔德本

世克立

皇泰主

世被殺

世克

秦主

羅士信

唐

李公逸

義

世克

法

亡者

世克

法

亡者

癸酉城陷善相罵世克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二四

五月王世克臨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騎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擄其首奔

王世克政茂之子也王世克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

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克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

世憚言于世克曰儒童等謀反止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克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醜

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啟陳世憚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

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世克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

世憚為太傅領尚書令 秋七月王世克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眾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

克兵敗為世克所得世克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克兄子趙王

道詢欲之不與世克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其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廩食其所部以士信為

陝州道行軍總管世克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克遣其將郭士

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劉基遣其將神如願襲王世克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

八月丙午將軍秦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克將葛彥璋 冬十月王世克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王時

德毅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毅為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 王世克遣其從弟世

辯以徐毫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信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

城為世克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克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惟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克怒斬

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 三年王世克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克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

世充以宗
女妻突厥
屈突通謂
先驅

秦王世民
為世充所
圖馳射而
出

世充太子玄應于西濟川大破之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于九曲又破之 辛酉世充陷鄆州 五月突厥遣
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王楊士林雖受唐
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 史田瓚為士林所忌六月甲寅瓚殺
士林降于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總管 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
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台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
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
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一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洛州總管李
襲譽邀擊敗之虜牛年萬計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
州齊王世暉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
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遊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遊擊大將軍跋
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二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
世充自將兵二萬救之己丑秦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眾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
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
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
太行東圍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王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
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鄆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甲辰黃君漢
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壘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
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于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于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
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
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今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 九月癸
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城聲問與世充絕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
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轅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

世充，一萬六千

二五

尉遲敬德
刺柱信壁
馬翼世民
出圍通兵
繼至世充
大敗
羅士信以
計屠千金
堡

通鑑卷之九十一

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卻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劾，帥所部杞夏陳隨許頴尉九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有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于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朔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鞘兵六千。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為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為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國鄆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為書說滎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楊城令王雄師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為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志實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再還洛陽，詔以要漢為汴州總管，賜爵鄆國公。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于竇建德，建德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事洩，十一月辛卯，王世充許亮等十一州皆請降。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中，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令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書器械，非私家所

世充城中
謀降世民
者十三輩
皆不果發
而死
劉宗素等
請班師世

須者安汝收之其餘于女王帛並以分賜將士二月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二萬自方諸門出馮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于北邙登魏宮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步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靡殺傷甚眾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上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于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為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躍身而奮一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洛水為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哀甲槊折不得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趨唐軍至馬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眾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頊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寔多倖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為沙門服勤精進以首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頊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東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逢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敗欲苟免邪不誅之何以制眾遂斬頊于市頊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其將趙纂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于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轅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千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幅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諸班師世民曰今天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日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泰軍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于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羸屬號令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一

三

民不可

世民囚齊
建德等至
城下世充
乃出降

通鑑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遣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為內應，遂拔之，獲其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唐兵圍洛陽，掘堦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二升，布疋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華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皇泰王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十家。雖貴為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納之。三月己卯，軍于酸棗。秦王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二千五百人東趣武牢。平觀塘。夏四月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五月，擒竇建德。甲子，王世充偃師軍降。乙丑，以文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詔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肆市，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己為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于洛水之上。世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章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為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誅之。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二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詔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甲子，俘王世充于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解舍，獨孤機之。

定州刺史脩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救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脩德等殺之詔免脩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
于道亦以謀反誅

張溥曰楊玄感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既從征伐威名尤盛討土谷渾還至大斗拔谷從官狼狽即謀襲擊行
宮宮叔慎止之遠東之役督運黎陽遂謀大舉引兵向洛彼富貴侂人主賓客偏海內驍勇善戰身先士卒叱
咤風雲威方項羽無荒王在外六飛未還讐言民在下延頸思亂乘而攻之何堅不克迺兵頓引農身死腹虜者
雖由狹智淺見不用李密上策亦以楊素窮凶弑殺免酷天不欲使其子孫得志于中國也密策略引遠禮賢
得士當日豪傑群推為首輔玄感不成幾死而脫亡命江海哀吟草野不遇劉淮讓一饑賊耳謠讖奇異群盜敬
愛統領大眾權出讓右張耳陳餘豈和厄哉讓貪憤無能殺于杯酒先發制人王世充歎密為龍蛇不測抑大
業未成自相屠戮蕭蕭銳所以責沈柳生也玄感舉兵密勸其先圖關中及自立不聞其鼓行而西豈能言之不
能行之舉洛口黎陽二倉民食所聚密襲而有之富誠莫敵然粟多民聚粟盡民散恃粟而立其何能久柴孝
和進西襲長安之策徐洪客獻宜向江都之謀密心喜之而不用志雖有餘氣則將竭英雄回首負歎嶮峻王
世充佞賊狙黠一戰即勝密不敗于所畏而敗于所輕魚服見笑鼓衰足悲委身唐公不得台司鬱鬱奔叛
斬邢公岨下生不如竇融死不如田橫傷哉唐公初起義嚴憚惟密卑辭推將呼為大弟西方克定密忽病
驛喜夏過望縱之山東失策甚矣盛彥師邀斬半度功等淮陰楚亡漢興斯其會也李密既死世充何能為
彼豺聲卷髮機巧刻深媚煬帝弑皇泰迷惑閉房之記誑耀莊周之書觀塗耳目苟延日月篡二年而滅予猶
謂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八

唐平河朔竇建德

隋煬帝大業七年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
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餓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
官司逐捕縱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
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

竇建德說
孫安祖人
高麗海軍
為盜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安祖為張
金稱所殺
取勇勇建
德
高士達以
兵授建德
建德新郭
綽
建德請士
達以計破
楊義臣不
從敗死

建德善遇
隋官

建德釋王
琮張元素
用之

為亡虜耶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難泊中為群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鄙人張金稱聚眾河曲精人高士達聚眾于清河境內為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頂之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

十二年冬十一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軹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眾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難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日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遠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于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其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群盜得隋宮及世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丙辰竇建德為壇于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秋七月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充行至河間軍于七里井竇建德士眾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為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擊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眾續發建德與其士眾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己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遣感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世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勳恙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琮皆郡城以拒群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山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眾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難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

宋正本孔 德紹請改 國號曰夏 建德擊斬 魏刀兒并 其眾 朔稜信推 履行奇術 不戰而城 破 建德奏表 于隋皇帝 主 王琮青善 善果不忠 王世充廢

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于建德。先是建德臨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右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玄素乃起鏡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冬十一月，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群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實建德以為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于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失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掠冀定之間，眾自十萬，自稱魏帝。建德為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眾。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鞠犍不下。犍婿崔履行遣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攻，犍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闕。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于是為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經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犍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犍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為內史令。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振，帥眾十萬，寇幽州，總管羅藝將逆戰，許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彼以度水擊我，萬均請以輕騎百人伏于城旁，候其半渡擊之，萬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建德死，其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文化及保脚地，實建德所攻之生擒化及，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煎飯，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纒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為左丞，虞世南為黃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卿，詢統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于隋皇帝，皇泰主封為夏王，建國表於群臣，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詔訪典禮，實建德臨邢州，執總管陳君實，初宇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卿城，為化及督戰，中流失，實建德克卿城，王琮獲善果，青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為試君之賊，致命苦戰，傷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

皇泰手建
德絕之
建德娶蕭
后南陽公
主獻宇文
化及首子
義成公主
凌敬勸建
德釋張志
昂張道源
陳君賓

建德處淮
安王神通
李世勣父
蓋魏徵及
帝妹同安
公主
王軌奴殺
軌詣降建
德立新之
郭孝恪勸
李世勣立
效取信

建德復不為禮乃與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三月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夏四月
竇建德聞王世充廢皇泰王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子也
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鄭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王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
餘騎送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將兵十餘萬趣洛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
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名州城下丁未建德陷名州總管裴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南王神通聞之帥諸
軍就李世勣于黎陽九月己巳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珣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
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
其王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群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乃捨也敬
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于易水執纒纒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釋之冬十月己亥
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辛丑辛藝破建德于衡水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為三
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二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二十里李世勣還騎將上孝剛將二百騎
偵之孝剛驍勇善馬類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遂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
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濟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閭黎陽臨亦降
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
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于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于是其旁州縣及徐
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于下博待以客禮十一月李世勣欲歸
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君新事實氏動必見疑宜先立効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
嘉破之多所得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十二月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一州戶口完實孟海公竊
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臨徐充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徇
河南先遣其行台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侯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
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眾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渾

建德與世充交志
唐兵逼洛陽世充求
劉樹說
建德赴援

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世勳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勳曰實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勳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勳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發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且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且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河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遊水得免至高岸告曹且且嚴禁為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勳世勳與曹且連營郭孝恪勸世勳龍首世勳未決聞且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詳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勳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勳孝恪至長安曹且遂取濟州復還洛州二月實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至洛州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夏五月實建德遣高士興擊李執于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擊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秋八月實建德共州縣令屠剛殺刺史以州來降上遣使與實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冬十月實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塔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執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陣于營中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遂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十一月實建德濟河擊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建德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一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及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十二月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實建德子龍入城破之張道源從實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趨洛州實建德行台尚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四年春二月實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三月行軍總管劉世讓攻實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實建德所署普樂平恩程名振來降實建德臨管州叔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程等縣水陸並道汎舟運糧沂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一百一十五 唐紀一百一十五

郭孝恪薛
收言建德
世充旬日
可縛

世民敬德
大敗建德
軍獲其驍
將毀秋石
璫

通鑑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軍于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浸地復修前好世民
 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忘之也宜拒武牢之險以拒
 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之糧食耳以是
 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眾遠來赴境亦當極其精銳致死于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
 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僵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
 戰大王親帥銳銳先據成皋勵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旬兩主就縛矣
 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
 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守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糧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
 海公將驕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彼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
 自信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樂之承吾計決矣通等
 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
 時正書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
 出武牢東二十餘里頡建德之營緣道分留使驍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于道旁纒餘四騎與之偕進世
 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鞭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二里許建德遊兵
 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十里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
 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于是按轡徐引這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
 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遠巡稍卻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
 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璫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以為我有為足下侵奪但以淮
 安見禮公王得歸故相與垣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眾
 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適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
 獲命恐雖悔難追 嘗建德迫于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數戰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
 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

凌敬請取
蒲津建德
妻曹氏勸
從之不聽

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洵汾晉取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踰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顯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于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眾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于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于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求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必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諱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蕘救馬于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里悉眾而至自拔渚出牛口置陳北拒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互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罵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陣前以誇眾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眾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自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遠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城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縛其陳建德群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卻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坡曹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于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接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

通鑑卷之百六十一

建德餘眾
欲徵兵拒
唐齊善行
不可乃奉
曹氏等來
降

三十一

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通歸洛州。壬申，齊善行以洛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眾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民，還向海陽，為盜。善行獨以為不可，曰：隋來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為亡國，豈可復遺毒丁民。不若委心請命于唐，必欲得縉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于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復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台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傅國八璽，並破宇文化及所復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行為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曹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丙寅，斬建德于市。

張溥曰：隋季僭竊，鄭夏最強。然後建德、非王世充比也。世充祖本西域胡，冒王姓，乃仕隋。世充無他才能，以口舌得幸。煬帝飾臺沼，奏珍物，啟括江淮良家女備後庭，皆主心所慕樂。其測媚固寵，猶裴矩、虞世基、宇文化及，猶倔強東都，敢與唐抗。王莽切舌，董卓燃臍，厥罰宜同。乃俘于太廟，免死徙蜀，非獨孤修德，痛念父讎，自翦戮，唐其無刑哉。實建德、漳南世農，重然諾，善俠節，鄉黨所重。憤世危亂，入高維泊中為盜。此與食隋唐官隋官而反戈悖逆者，其情已殊。迨兵次聊城，生擒化及，奉表皇泰，稱臣蕭后，討賊之正。唐公不及也。唐克長安，奉代王侑為帝，尊煬帝為太上皇，內圖自王，外修臣禮。淵亦自云掩耳盜鐘。建德武人，獨明大節，即帝非漢王之入關，而功猶更始之誅莽，其所不能望。秦王世民者，或英主天授，大器非常耳。若夫競競慕義，好仁其仁，王雖不成，曷可少哉。且赦李蓋之死，量同項王，斬王軌之奴，媿侯于密，撫降不殺，賞忠不誅，盜名宇建，旌旗者時有百數，行事相近者，什不能一也。世充始相好，繼相惡，其深絕之者，以弑王故也。唐兵逼洛陽，世充請救，宜拒而不納，竟惑於劉彤，空國往援，交非趙魏而勢分胡越。王定策始戰一舉兩克，建德之亡為世充而亡耳。以身殉

人而殉者其豐以國委人而委者其賊曾連處鄉之義貴子排難解紛不如是其愚也曹氏明識善能遠過建德其言不用狼狽就死內有賢妻而違以臨禍嬰妃能佐高齡之成曹氏不能救建德之敗婦人雖智命絲其夫斯亦各有天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九

唐平隴右 薛舉

隋恭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資鉅萬。交結豪傑。雄于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于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招集群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暉帥眾歸之。以為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抱罕。舉遣精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抱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暉為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取至十二萬。秋七月。薛舉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太子仁果為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火上。稍割以眾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剗懸之。以誚薄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冬十一月。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據泝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之請降于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璽殺之。舉勢益張。取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舉實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癸巳。世民擊薛仁果于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群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瑀。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存敗。蜀先王亞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姜舉實軌進至長道。為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舉相遇。戰敗。為舉所虜。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夏六月。癸

薛舉與子仁果劫郝瑗舉兵舉龍皇甫縮兵得鍾利俗眾遂夾路
薛舉謀降唐褚亮管之郝瑗不可乃止
郝瑗說舉與梁師都突厥連兵取長安突厥拒使不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九

三十一

殿開山劉
 文靜遠世
 既大敗
 于塞慕容
 羅喉李安
 遠劉宏基
 晉遠
 瑛說乘車
 勝取長安
 會有疾而
 止舉卒仁
 果立
 劉感為仁
 果所擒

常達為件
 士政所劫
 瑛環更舉
 不起

世民以計
 敗羅喉乘

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入總管兵以拒之。秋七月薛舉進逼高塘。遊兵至于幽岐。秦王世民深溝
 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疾。委軍事于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雖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
 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
 以威之。乃陳于高塘。西南恃眾。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士于戰于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計五六。大將軍
 慕容羅喉。李安遠。劉宏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塘。收唐兵死者為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八月薛舉
 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卻之。郝瑗言于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
 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于折城。諡舉曰武帝。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帥。擊薛仁果。九月甲寅。秦州總
 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惟煮馬骨
 取汁和之。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塘人偽以
 城降。叔良遣感帥眾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
 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為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于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果所擒。仁果復
 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後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中大呼曰。逆賊飢餓。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
 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于城旁埋之。至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通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
 也。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于宜祿川。斬首千餘級。薛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件士政。以
 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一千人。降于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
 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羅喉士卒大
 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寢弱。秦王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
 羅喉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
 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
 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
 羅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大將軍羅玉陳于淺水。原南。羅喉傷兵擊之。王之
 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出。其不意。羅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

勝旋進仁
果出降

李密請赦
薛舉
斬薛仁果
什士政張
貴伏誅

送李密書數千級。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實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勇勿復言。」遂進。仁果陳于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已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睺、程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間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嘗馬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賜常達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諡忠壯，撲殺什士政于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群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太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果君臣，豈不以為前鑑也。

張溥曰：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薛舉與子仁果劫之座上，矯稱捕反者，起兵為亂。度瑗從舉，非出誠心，宜善自全圖去，就迺忠于所事，誓死不反，何也？舉始用兵，即降宗羅睺、龔皇甫、綰鍾利、俗唐弼等，相繼殄服，勢誠驍銳，然以之比唐關地聚民，不過一大國諸侯，使早知廢興，稱臣獻順，如吳芮、長沙尉佗、南粵保功名終，計豈不善？瑗獨非之，侈然擬于漢高，昭烈使舉心侈大，戰鬪不息，卒至覆宗殞國，此亦陳嬰之母所深笑也。高瑗既拔，瑗勸舉乘勝直取長安，會病死，迺止。瑗遂哭舉不起，即其生相信死相哀，未嘗無君臣之義。英雄之感，然舉非項籍，而瑗慕范增，徒死無益，余又傷其力小，而欲與天爭也。仁果勇號萬人敵，獨貪而好殺，即舉殘猛，亦心惡之，每戒其虐，必亡國。後果為秦王世民所擒，夫薛舉父子，素不敵唐，前者高瑗之役，豈舉能勝哉？特以秦王臥病，劉文静殷開山違其節制，輕師取撓，多見殺傷，及嚴兵再出，始而堅壁，繼而長驅，賊勢窮蹙，感而面縛，不暇舉一倖而勝者。仁果不能再倖，欲取天下，豈不絳材智度量哉？旁山地，仁果驍將降而復叛，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野中，女取其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封崇義夫人，其俠節成功，榮于薛舉鞠后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六十

三五

唐平河西李軌

李軌與曹
矜關謹梁
碩李贊安
修仁等謀
集兵拒薛
舉原以圖
議奉軌為
主
軌禁殺隋
官
常仲舉舉
軍敗沒軌
繼遣之

安修仁譜
殺梁碩
軌信胡正
言樂善侯
玉女
涼李軌欲
發倉粟河
右謝統師
阻之
軌欲去帝
號唐官

隋恭帝義寧元年。武威鷹揚。倚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于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贊。安修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宮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王。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送相與拜軌奉以為王。秋七月丙辰。軌令修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隨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既逼以為王。當秉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類羣盜耳。將何以濟。于是以統師為太僕卿。士政為太府卿。西突厥建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汗。請降于軌。薛舉選其將常仲興。齊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贊戰于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贊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阮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王。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總管。封涼王。冬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為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訪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修仁有隙。軌子仲瓊嘗詣碩。碩不為禮。乃與修仁共譖碩于軌。誣以謀反。軌醜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俟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群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為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為黨。排軌故人。乃詭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為然。由是士民離怨。二年春一月。張俟德至涼。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者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己為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警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與師討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連和。使擊李軌。李軌

爵以曹珍
言執禮不
於唐議討
之

安與曹說
軌歸唐不
從與曹仁
陰結諸胡
起兵擊軌
之
鄧曉不忠
被廢

持安修仁與曹仕長安走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
下乎與曹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室為民夷所付弟修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
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與曹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與曹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
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啟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庶實融之功復見于今
日矣軌曰吾軌山河之固彼雖強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與曹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
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及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于是退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
自守與曹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二族城中人爭出就與曹軌計窮乃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為別
夏五月庚辰與曹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于朕不
忠不孝軌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子弟皆伏誅以安與曹為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
段安修仁為左武侯大將軍中國公

張溥曰薛舉李軌皆以財雄邊然舉為亂者也軌防亂者也軌略知書有智辯好賙人急見舉亂金城恐郡縣
吏孱弱無足與計誠不忍以鄉黨宗族父兄妻子委盜賊魚肉始謀舉保河右觀天下變苟亦名之為盜不幾
以燕雀笑鳩鵲哉群眾推奉軌遂有奪心欲身應識書夫李密公卿子孫號令霜雪志氣才略百倍于軌猶不
能行歌桃李自命真王軌何人斯望為天子多見其不知量也安與曹家世涼州久留長安表唐高祖願遷招
軌臣順其說不行即與弟修仁結西域諸胡圍城連突道宜擊軌王女臺成不求神仙徒別妻子愚哉涼帝坐
而冠冕然與曹初心非欲殺軌示以大唐之感勸其東歸之樂設軌能聽之奉圖朝廷世作蕃輔與國終始與
貴未始非涼也臣也隙覽有一馬援不能用而用王元病飢憤死宜援罪乎與曹成言而出建節而還身入大
敵威宣萬里厥功高矣豈特使不辱命哉隋末羣盜竇建德蕭銑稱賢次則李軌二者智雖數殊廢興亦復相
近其與也建德戒害忠良銑惡自相攻戮軌亦禁殺人取貨其廢也建德殺王伏寶銑殺張繡軌亦殺梁碩寬
大則士附猜忌則眾離從來爭天下者無不然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一

唐平河東劉武周

通鑑紀事本末

三三

劉武周通
王仁恭侍
兇惡事世
謀亂與其
黨張萬歲
等殺仁恭

陳孝意王
智辯討劉
武周不克
武周以隋
宮人賂突
厥
突厥立武

周為定揚
可汗
孝意死守
為張倫所
殺
張達首齊
王元吉引
武周襲榆
次
金剛說武
周圖晉陽
美寶誼李
仲文為武
周將黃子
英所虜後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王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郵豈為民父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推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敢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春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于是開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雁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雁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舉可汗始舉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揚可汗遣以狼頭蓋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改元大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左僕射妹婿同縣苑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雁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閒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閭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日暮向詔救庫府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眾軍于黃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卻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五月丙戌劉武周陷平遙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為齊王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眾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妻以軍事中分家資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圍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三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繯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美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纒接之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眾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為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祭之以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封劉武周聽以便宜從事秋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決旬而退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唐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

俱逃歸
裴寂大敗
于度索原

金剛殺實

誼

元吉攜其

妻妾奔長

安晉陽遂

臨

劉宏基為

金剛所虜

逃歸

裴寂敗于

李崇茂

高祖欲奪

大河以東

世民力諫

自請擊武

周

李孝基獨
孤懷恩唐
錫唐儉劉
世讓為尉

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實誼復為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實誼守之。故輔之。晉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實誼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怒。今日之敗。誑之罪也。故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誅殺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中原。為武周所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臨龍門。冬十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澠州。臨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畧。唯發使駱驛趣虞秦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眾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版。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中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于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浩州。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惶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規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于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連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東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錫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澠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一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于蒲版。世民自將步騎三千。

卷之二十一

三

遲敬德尋相所虜

獲兵成

高相待之

稱厚

殷關山秦

叔寶等大

破敬德相

諸將請與

金剛戰世

民不許

武周

新王行本

王行敏擊

破武周

李仲文屢

敗武周

世民追金

剛

世民遣任

城王道宗

宇文士及

往諭敬德

相

從間道夜趨安邑。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取于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于蒲版，行本出戰而敗，關門出降。辛巳，斬行本。宋金剛圍絳州。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于浩州，俘斬千餘人。劉武周數攻浩州，為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夏四月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秦王世民追及尋相于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眾心離沮，功難成而易失。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年。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子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趨介休，金剛尚有眾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卻。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諫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眾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左一府統軍，使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眾，欲復戰，眾皆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李真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王舉一州之眾，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懸軍深入，無繼于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接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

突厥殺武周

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于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 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晏群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倫官爵仍以為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追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

張溥曰史言劉匡妻趙氏夜坐庭中見飛光投懷感娠生武周彼為盜賊者其誕育固有神怪故武周受王仁恭愛遇總虞侯直閣下盜其侍兒反懷異計說諸惡少年殺之逆亂負客與楚王坐客表益從史異矣武周雖驍悍善騎射其所資以尤強者在得宋金剛金剛上谷賊與魏刀兒善竇建德滅刀兒遣人招之金剛志曰魏王死吾義不往拔刀將自刎眾抱之泣遂歸武周武周號為宋王分遣家貲妻以女弟金剛出攻妻而納之歸殺妻之忍以明丹青之信其人穿窬耳然破裴寂殺妻竇誼齊王元吉懼奔京師是時彼師盛若王尋唐兵弱猶光武雀巢谷之戰可方昆陽敗而復勝危而復安非秦王世民其誰克哉元吉驕侈善鷹狗其守并州時不脩軍政惟載置網三十車日夜縱獵聞武周騎屯黃蛇嶺始遣張達率百人嘗關達為鄉道榆次失守諸城連破晉陽遂臨元吉不顧土地但攜妻妾按之以法有誅無赦高祖徇情不問則梁武之縱蕭宏耳關中震駭欲棄大河以東秦王上表力陳願假精兵克復乃更出師平時無根本之慮急難為棄地之謀高祖無能猶元吉也今秦王不行太原尚非唐有敢以混一乎武周以汾陽宮人賂突厥得立定楊可汗引眾入寇據有晉陽既窮無所之非突厥莫與歸也後復謀歸馬邑事世被殺彼轉于突厥亦死于突厥夷狄不可恃于盜賊也猶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二

唐平江陵蕭銑

隋恭帝義寧元年巴陵枝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徽萬璿德基郭華馮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王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眾所服羅州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賴州賊帥沈柳生寇羅州銑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王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眾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眾歸之以柳生為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

董景珍推奉蕭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二

三十一

遂帥眾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見蕭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詔，公動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王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于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為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銑即帝位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諡其從父宗為孝靖皇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瑋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為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脩復圓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于銑。欽州刺史甯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于銑。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銑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不從。銑遠竄，長真帥嶺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于人，和從之。以士廉為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備以身免，盡俘其眾。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于銑。士廉勵之子也。始安郡丞李襲志，遠折之孫也。隋末敢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云：「志曰：公中州貴族，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正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眾人不敵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為銑所虜。銑以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于是東至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拒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二年秋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守安蜀城。先是上遣關李靖詣蜀，經略蕭銑。靖之至峽州，阻銑兵，又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二年，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為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召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冬十一月甲子，以長沙文降詔峽州刺

董景珍來
降
統殺張繡
李靖說趙
郡王孝恭
取統十策

靖請乘峽
江方漲進
兵

孝恭敗文
士弘

靖請緩兵
一日孝恭
不從

靖請孝恭
盡撤舟楫
于江中統
獲兵皆疑
不違

史許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統荆門鎮拔之蕭統遣其齋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統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統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統五州四鎮皆克之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統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為夔州以孝恭為總管使大造戰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為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盡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權實以為質夏六月黃州總管周法明攻蕭統安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遠秋七月辛巳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統都州拔之九月詔發巴蜀兵以趙郡

王孝恭為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荆郢道方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統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統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冬十月辛卯蕭統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統以江水方

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統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統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蕭統之罷兵營農也緩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

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統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統取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戰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統之地南出領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楫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規向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統援兵見舟楫果疑

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統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統內外阻絕問策于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統降統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

文奉孝
恭恭其殺
掠
靖籍籍
梁將師家

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己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群臣總哀布績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于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跋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恭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遂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闕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孝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于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于都市張博曰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羅州令大業十三年董景珍等謀起兵推銑為主報鹿書厲眾哀痛先君志存刷耻天帝室之裔名非草澤復讎之舉師異潢池以此令天下視唐興晉陽尤順惜其文有餘武不足也趙郡王孝恭帥師抵江陵銑總練布幘詣首軍門願身當死無殺百姓送至京師高祖讓之銑對以逐鹿無罪自比田橫遂斬都市史臣謂銑力困計窮好言為辯唐祖神聖賜以殊死夫古公去國厲告父老崩通強辭漢高不殺銑係虜抗言開城解甲即責其盜竊仁義說世亂俗為聖人所必誅豈心服哉高祖素怨李靖一入長安即召而殺之秦王固請乃免及銑據江陵詔靖安輯會蠻賊鄧世雖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高祖復罪其逗遛詔許紹戮軍前紹惜其才奏請得解靖之一身幾死者再卒破銑者靖也孝恭發夔州峽江方漲靖請掩其不備連拔二鎮既獲戰艦盡散江中援兵遲疑不進銑窮出降設唐果殺靖蕭氏坐大孰發十乘哉銑統兵廣浩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無不附屬獨性外寬內忌大臣疑貳董景珍叛張繡誅銑益孤弱梁元帝出王琳于廣州而魏帥至蕭銑移諸將于江嶺而唐兵入平時自空宿衛倉猝難于呼援其所以取敗同也唐釋李靖猶漢赦淮陰英雄瀕死而生王業得人而成自古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三

唐平江淮杜伏威轉公祚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祚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

層盜推伏
 威威為帥
 苗海潮降
 伏威
 伏威殺朝
 破陳并其
 眾
 李于通獨
 寬仁人多
 歸之
 于通避左
 才相與伏
 威合
 伏威為子
 通所襲西
 門君儀之
 妻負之以
 逃
 伏威大破
 陳稜
 伏威選敢
 死士五千
 人為上募
 沈法興舉
 兵以討宇
 文化及
 威威法興
 皆上表于
 皇泰主
 宇文深獻

其徒推以為帥下都苗海潮亦眾眾為盜伏威使公祐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若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眾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枝尉宋灝討之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灝眾皆燒死海陵賊帥遣波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併力伏威使公祐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齋牛酒入謁于座破破陳并其眾

十一年東海李于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與羣盜皆殘忍而于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眾萬人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伏威合杜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殺濟關稜為之冠既而李于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之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于通破之于通帥其餘眾奔南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恭帝義盛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媵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祐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取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之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武康沈法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為吳郡太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于隋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亦上表于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二年沈法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為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于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于通圍稜于江都稜送質求救于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楊子相去數十里

卷之二 卷之二

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給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給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

復使疑制

伏威沈給

子通遠大

捷

伏威遂屠

賜姓李氏

子通敗蔣

元起取丹

陽毗陵等

郡

王雄誕擊

敗子通江

西地盡入

于伏威

法興溺死

于通軍勢

復振

伏威執李

通伯樂子

通送長安

送安降伏

法華圖人

法書有淮

南江東之

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給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給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
銳攻江都克之。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給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
薛樂伯通帥眾萬餘降之。子通以為左僕射。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
三年春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
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柘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
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于廣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吳郡。于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于子通。子通
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柘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闕拔王雄誕
為之副。公柘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漂水。子通帥眾數萬拒之。公柘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又使千人躡其後。
曰。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子通為方陳而前。公柘前鋒千人殊死戰。公柘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
走。公柘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柘不從。雄誕以
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于伏威。伏
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
帥閻人遂安遣其將華孝辯迎之。法興中途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
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四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士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陳當世將千餘人。乘高據將
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于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破之于城下。庚寅。子通窮
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黔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于
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于山谷。帥羸弱數千人。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
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閻人遂安據崐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崐山險隘。難以力
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于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
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
五年春二月。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郎。下十餘城。聲震淮

地 伏威入朝
子通伯通
亡叛伏威
王雄誕不
從被殺

李太亮誘
張善安

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關稜為左領軍將軍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為吏所獲俱伏誅

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兵王杜伏威為太保三月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秋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柘反初杜伏威與公柘相友善公柘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關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柘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悔及伏威入朝留公柘守丹陽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柘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柘謀反而雄誕握兵公柘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二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柘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以反計雄誕始席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而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柘知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東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公柘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眾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毫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柘孝恭將發與諸軍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柘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九月戊子輔公柘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正通寇壽陽冬十一月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柘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荊口鎮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魚鱗而至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柘將陳當世于猷州之黃沙大破之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太亮誘張善安執之太亮擊善安于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太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止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太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指問善安大悅詔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太亮營太亮山其騎于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太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怒眾而來將攻太亮太亮

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于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始于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于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柝交通上赦赦其罪善遇之及公柝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七年春正月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柝別將于樅陽破之二月辛丑輔公柝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柝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柝鵠頭鎮拔之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柝之黨于猷州拔其枚洄之四鎮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柝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給其眾及公柝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藉沒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三月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柝于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楊子城廣陵城王龍龜降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柝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山仍于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破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之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擊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柝精兵在此水陸一軍然所自將亦為不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柝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柝立計使之持重故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陣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關稜免胄謂賊眾曰汝曹不識我邪何敢來與我戰賊眾多積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戌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柝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于會稽李世勣追之公柝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驥等謀執之公柝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為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柝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為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為揚州大都督靖為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關稜功多願自於伐公柝誣校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積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

孝恭從李靖計大敗公柝

許孝恭孝恭怒以謀反誅之

張溥曰杜公威輔公祐劾頸文也公祐數盜姑家牧羊。魏伏威縣迹捕急相與亡命為盜。下苗海潮殺趙破陣。眾遂盛大。然兩人隙末順逆中分。伏威入朝。公祐反誅。張耳歸漢。而王陳餘自立。而滅效忠者。智恃大者。愚成敗之數。前人較如矣。伏威遂取死五千。號上墓。每戰先登。又有養子三千人。皆壯士。屬以兵。同衣食。其中關積。王雄誕最知名。稱大小將軍。伏威初渡淮。與李子通合。後被襲。重創墜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為隋將來整所窘。眾復潰。西門君儀。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十餘人。從之。追兵至。力戰始脫。伏威不死。王將軍力也。子通。隸梁京口。汪華據雄。歛聞人。遂安守險。岷山二者皆唐勁敵。雄誕兵至。或窮窘乞命。或傳諭即降。功勞甚顯。公祐謀叛。爭以大義。遂遇縊。伏威效河西于生。則雄誕從。滅洪于地。下雖人各為其王。死可謂非唐忠臣哉。關稜勇善拍刀。威行郡部。南討公祐。戰功獨多。青山之戰。賊眾下拜。趙郡王孝恭。誣以謀反。殺之。忠功見誅。義士痛疾。公祐年長于伏威。人呼輔伯。奮擊子通。長刀無敵。惑于左遊仙。都陳故宮。僭位號。益州子陽。偏僵何益。祇速死耳。沈法興。吳興郡守。亦起為盜。才不及子通。遠甚。沈江先死。所自取也。張善安。年十七。掠淮南。猶伏威年。六入長白山。同年少。劇賊。後歸唐。以與公祐謀誅斯文。又悔不如伏威。餌雲母而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四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唐高祖武德二年。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狡。與竇建德善。後為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為騎將。見世充所為。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于建德。建德署為將軍。賜爵漢東公。

四年。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異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賈曹。湛及雅賢等。于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雒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此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于耕桑。不願復起兵。眾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

劉黑闥美
王世充
唐初竇建
德故其將
范願等謀
作亂劉雅
不從之
乃推劉黑
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六十四

三十九

黑闥等殺
建德告以
舉兵之意

王行敏死

義

徐圓朗執

盛彥師舉

兵反

李執壽破

高雅賢復

為黑闥所

破

薛萬均黑

均被虜逃

歸

李玄道死

義

李世勣敗

于黑闥

黑闥復

甚增建德

春武通陳

君宿程名

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眾得百人秋七月甲戌襲漳南縣拒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并置山東道行臺于洛州魏真定滄海置總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八月丁酉劉黑闥臨鄆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收其餘眾及器械實建德德信情出歸之眾至二千人為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執引兵會擊黑闥丁未劉黑闥臨歷亭執屯為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初雒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充韓陳杞伊魯陽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九月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執兵合又發邢洛相魏恒趙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于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眾少依堤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執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竄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臺城黑闥就擊之勢亦敗薛萬均為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執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庚寅劉黑闥臨瀛州殺刺史盧士觀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冬十一月壬寅劉黑闥臨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長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為諸君一醉酒酣謂使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神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刺膺而死上聞之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十二月乙卯劉黑闥臨冀州殺刺史魏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實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洛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率眾于城東南告天及祭嘗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滑州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牛嵐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謂利可汗遣使斥宋邪那帥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洛州刺史陳君賓承年今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己巳劉黑闥臨邢州趙州庚午臨魏州殺總管潘

振逃歸

黑闥設法
行政師建
德攻戰勇
決勇之

程名振歸
鼓以驚范
願

李善張君
十善張君
立

羅士信死
義

潘毛刺殺
高雅賢

秦王世民
為黑闥所
圍射遂殺
德救出之

道殺辛未臨羊州。

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洛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賈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翊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秦王世民軍至。獲嘉。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洛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之上。以逼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于城西。一里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于鼓城。壬子。戰于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其洛水人李玄感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環攻洛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擊破之。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廣趙四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洛州。劉黑闥攻洛州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于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鄭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挽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一。辛巳。秦王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子藝營于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申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于冀。貞。道瀋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而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一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輕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逐其步。兵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力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且早亡。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

史實實據
兵不進淮
陽王道玄
戰沒

廬江王瑑
棄城走黑
闥蓋覆故
地

齊王元吉
畏黑闥不

廩山東悉平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人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直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于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宜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子李密乎圓朗復以為然世徹至已有眾數萬人頓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馬使徇譙杞一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歸圓朗會上下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于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詔蔡陽會入雷趨濟陰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陳圓朗陳州拔之夏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乙卯遣淮安王神通襲徐圓朗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劉黑闥至定州故將曹洪董康買亡命在解處復聚兵應之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九月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藍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又十月乙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于山東壬子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第十善戰于鄆縣善護率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與黑闥于晏城破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于下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劉會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城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老夫今王輕脫安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鬪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八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必募效之以至于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洛州總管廬江王瑑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于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洛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寶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強不敢進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便宜從事乙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于魏州破之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四一

故廷
田留安破
黑闥

魏徵請大
子建威解
遣囚俘黑
闥眾賊來
降

諸葛德威
救黑闥軍
城降
斬黑闥十
餘人
野人所殺

之不下。引兵南援无城復還攻之。十二戊午劉黑闥陷恆州。殺刺史王公政。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康定二州。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卒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卧内。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賊。宜同心協力。必欲。秦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心。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籥。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之。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卒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未之信。今臣悉解其囚俘。慰諭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之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渡。主中。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遂大潰。棄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者纔十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騎數百亡去。

六年春正月乙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為官軍所迫。奔走不得息。至饒陽從者百餘人。饒威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迨至城旁。市中總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二月丙寅。除圓朗窮威與數騎棄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張溥曰。唐救王世充。殺賈德蕭銑。世譏其失刑。未幾果有劉黑闥之亂。黑闥與建德少相友善。後亡命為盜。更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乃歸建德。封漢東郡公。委以斥侯。每乘隙奮奇人。教中。出不意。兵多推克。軍中號神勇。凡人幼少結納。壯大同事。雖為盜亦各有類也。建德死。黑闥還匿漳南杜門不出。然古來跳躍百戰勁賊。假王未間。禍誠戶牖。即窮困無聊。雜於農夫傭保。此其人豈肯鉏菜老哉。唐祖用人非長。建德舊將散在民間。既不能殺之。又不能用之。彼無半城之寄。寸組之賞。足以係累其心。縱官吏不分捕。郡縣不呼討。亦有群為盜耳。漢定天下。功臣偏語沙中。子房即惧其反。群盜放蕩。不納繩墨。從出使者望道路。是激速亂也。劉雅爾守耕桑。眾兵殺之。黑闥方種蔬。見諸將來。即椎牛享士。襲破縣城。不數月間。遂復建德故地。善戰如李。世勳。羅世信等。

皆非其敵。李玄通不肯從賊。酒酣舞劍而死。史萬寶擁兵不進。坐喪淮陽。王道玄二臣。心逆殊。顧其勢則危急。秦王克平山東。黑闥尚能為禍。崔元遜諸葛德威。彼所署將。誘以飲食。始見執。窮寇再奮。中原幾震。糜虎豹者。無術。忽議。萬者受。也。韓信囊。淮水以破龍。且秦王壅。洛水以敗黑闥。用兵之神。殊世。已。轍。異哉。

太宗平內難

高祖欲立世民為太子。子由辭乃止。

太子令秦齊王叔與詔赦並行。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

王珪魏徵說太子擊劉黑闥

唐高祖武德五年。上之起兵。晉陽也。皆奉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游獵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官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奪人田宅。恣為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叔與詔赦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獨不奉祀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雒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雒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為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好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好訴於上。曰。為書生所教。非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歐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為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獻欬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無幾後。妾母子必不秦王所容。無子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

元吉欲刺世民建成止之

關朱煥橋公山等告太子舉兵事楊玄幹運及高祖使世民討之欲廢建成後魏妃嬪及封德彝言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

房玄齡引杜淹入天策府

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頰之兄子也

七年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舊州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宜州人山鳳舉亦詣官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墓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夏六月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復德彝為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舊州挺冲之子也初雒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秋七月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甯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上欲徙都以避突厥秦王世民諫止之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

長二百五十五

无吉誣告
張亮
成元吉世
民飲酒賦
之

高祖建世
民還建世
成元吉謀
止之

高祖將軍
世民陳叔
建諫乃止
元吉密請
殺秦王高
祖不應

房玄齡杜
如晦長孫
無忌勸秦
王誅建成
元吉
尉遲敬德
不受建成
元吉招

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饒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雒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温大雅鎮雒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雒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舉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雒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救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雒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雒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雒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官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折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願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人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請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

元吉譖敬德下獄世民因請得免元吉請出程知節段志玄不受元吉之誘建元吉如晦李靖李勣勳不肯與誅建元吉吉之謀世民重之無忌敬德等勸世民先事圖建元吉

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逆長者之春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達戶齊備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為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元吉怒連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卧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元吉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晷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饒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秦云暴卒王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今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晷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眾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據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寶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子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眾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

世民審美
建成元吉
淫亂後宮

世民射殺
建成敬德
射殺元吉

蕭瑀陳叔
達請秦
王以國務

世民吹上
乳號慟
殺建成五
子元吉五
子

敬德請赦
建成元吉
支黨

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已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遠君親魂歸地下實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勤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空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官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殺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絆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立聞建成死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臣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趨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本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掇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大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眾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

世民
主神
萬方

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煥江夏王承裕
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
右百餘人皆及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
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
皆自出詣高祖七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
國庶事無小大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尤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顯使
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
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
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張溥曰秦三世民之殺建成元吉儒者以為猶鄭伯之克段抑其事孰殊矣共叔段雖姜氏愛子鄭武公未嘗
許立也杜公即位段於情則君之寵弟於禮則國之人臣莊公以兄訓弟以君制臣納之以義寧敢作慝必養
成其惡而後殺之春秋所以惡其忍也唐之建成於取天下無尺寸功又驕不惜士人心不附立為太子高祖
之過也齊王元吉不惟無功且棄太原其罪當斬高祖姑息不誅成彼邪心復聽譖言欲搖秦王又猶瞽瞍二
子猶象欲為舜者其難哉象心欲殺舜其勢與力不能殺舜建成元吉勢力厚矣操秦王日急坐而待死即舜
當其時必不然周公誅管蔡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辟者法也其辭始以乃繼以致者不忍之至也周
公以王法誅管蔡非世闢者比三叔可死者死之可生者生之公在天下慈則家人然即使管叔不死彼亦
必不能殺成王建成元吉則殺秦王必矣建成殺秦王元吉必殺建成秦王殺建成元吉死者止建成元吉耳
建成元吉殺秦王豈特無建成元吉直無唐也建成元吉死高祖拱手無言讓位秦王設建成元吉殺秦王度
高祖亦不能問也秦王之失惟倉卒手刃夷戮諸子猶有遺讓若夫兄弟不容危在宗廟痛而一割直其所遭
之不羊豈與鄭伯處心精慮等哉魏徵王珪不能勸建成為泰伯而啟以立功固寵之謀管仲射鉤寺人斬祛
彼猶愧之尉遲敬德躍馬禁殿擐甲海池似以兵劫君然士死知己忠無二君未可非也高祖天下得之秦王

于志肅
穎達
諫太子

太子遺張師政紀于承基殺志肅不果
魏王秦上括地志
褚遂良諫月給論太子
魏徵諫令秦徙居武德殿
于用物無限太子令戶奴擊之

凶子害之變御護之秦王幾死何怪漢高殺韓信誅布越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六

太宗易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冬十月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

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于志肅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肅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十三年太子承乾頗以遊獵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肅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好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肅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肅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肅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肅寢處苦塊竟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勛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脩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輳門庭如市泰月給論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夏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

連良言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上令魏徵傳太子

太子與漢王元昌游戲
韋挺杜楚容為妻
結朝士
太子遣人詐為秦罪惡
帝殺稱心等

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况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既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甯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秋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遠生異議徵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啟窺竊之源也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歛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蠹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卧於地眾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傍面良久太子欲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子于志甯右庶子孔穎達殺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甯為詹事志甯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各之不果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為二隊太子與元昌天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稍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過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百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鬪豈不樂哉又曰我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攝人眾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文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

太子養純
千承基等
謀殺秦
侯君集勸
太子反
漢王元昌
勸太子反

李安儼趙
節杜荷勸
太子反

承基告太
子謀反救
長孫無忌
鞠之

賜元昌自
盡於家
臣皆伏誅

江夏王道
宗預料君
集為亂

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秦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秦罪惡。救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卧起。道士秦英。章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生死者數人。誦讓太子。甚至太子意。秦告之。怨愈甚。思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憚。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統于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婿。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教召。宜密為之備。太子大然之。厚賂侯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詞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能于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三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救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火室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統于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薛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啟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為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竊。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

李文本劉
洎亦勸之
長孫無忌
固請立
遂良請
置晉王
魏王泰以
言懼晉王
治上心始
悔
上獨留長
孫無忌房
玄齡李世
勳諸遂良
定立晉王
治

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耶。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怒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悞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曰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勳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眾皆譁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殺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醮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張溥曰。常山愍王承乾。與漢恭王泰。高宗治皆文德皇后所生。承乾八歲時敏惠著。聞太宗在亮陰。委決庶政。有大體。長而頑淫。非意所期也。晉通幼慧。後漸奢虐。隋勇好學。獨多內嬖。繼體之君。習非則易。習善則難。為之

父者師傳教諭甯不兢兢然適死於南風勇廢於獨孤適當人倫之變禍患萋菲不能自明承乾遭遇太宗而敗德日甚是誰咎哉孔穎達令孤德茶于志甯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備位宮臣每發規論太宗必厚賜金帛冀以感勵太子後又遣魏徵往傳寄託深重周昌相趙王波黯相淮南護愛子而格非心用意至矣承乾狂暴不聞悔過更忌魏王泰欲謀殺之侯君集素懷怏怏利國有譽勸其決反李安儼趙節杜度荷鏡血同盟攘臂呼亂唐開基日淺臨湖未幾又圖西宮父子兄弟甯堪再刃哉泰著書下士窺望儲副承乾既敗復脇晉王帝心不平幽之北苑太子之位天位也泰以有心而失治以無心而得始信才智不可過庸庸懦未始非福也紇干承基承乾所養刺客奔走效用同逆已久會治齊王祐反事懼誅告變身欲脫死忍許尊親罪當無赦反爵平棘縣公江充重賞戾園益悲漢武作思子之宮唐宗封不義之侯何相背也承乾廢後岑文本劉洎勸帝立泰長孫無忌獨請立治執持雖正後幾復唐室使泰得立其無武氏之禍乎然天欲亂唐則興武欲興武則立治太宗且不能違況無忌哉紇立而殷亡漢惠立而呂后亂此皆不可以後日之異變警當日之守經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七

宋 建安 袁 張 樞 編 論 輯 正

太宗平突厥

突厥急攻雁門樊子蓋虞世基請煬帝詔停遼東之役專師討之

李世民說雲定興多齋旗鼓為疑兵以退突厥煬帝求救於義成公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畧為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為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為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雁門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為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宜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徵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為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文侍郎蕭瑀以為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眾心皆安人自為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眾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眾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齋旗鼓為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畫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眾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十二年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眾不滿五千仁

主始畢乃
解圖
李淵擊突厥
厥屢捉
咄咄賊薛
舉謀入寇
唐高祖遣
宇文歆以
計止之

恭惠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恭帝義寧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眾寇晉陽唐公李淵舉兵劉文静說淵結突厥為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使康利逆馬千匹為互市劉文静使突厥請兵秋八月劉文静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至事並見高祖與唐唐高祖武德元年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為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啟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主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為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夏四月己卯武都宕渠五都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為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五月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璫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眾渡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向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勿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為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為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州聞始畢卒救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縛突厥乃遣夏六月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於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吊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吊處羅可汗賜帛三萬段秋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息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滅滅亦恐次及可汗

處羅聽眾
師都言使
咄必等入
寇
處羅卒義
成公主以
與射設醜
弱更立咄
必號頡利
可汗
劉世讓擒
倫特勒

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為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
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稽建德之師自滄口西入會於晉絳莫賀咄者處羅
之弟咄必也突厥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其群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
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
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十二月突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為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為燕州總管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威有憑陵中國之志妻
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啟民為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
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
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卻之
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雁門李大恩擊走之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
遣太常卿鄭元璠往諭以旤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璠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
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環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五月
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秋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
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眾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
逼月餘引去 九月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 高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為寇恆定幽易咸被其患
五年春三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璠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
上亦遣其使者特勒執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雁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眾攻之不克月餘乃
還 夏四月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為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監獨孤晟
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
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眾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
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遷擊破之 秋八月己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

封德彝
戰勝突厥
然後與和
鄭元璠說
頡利修和
親

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雁門己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德操超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顛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丙子突厥寇康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璠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璠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辯詰頡利頗慙元璠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璠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恆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公道宗為郡王道宗為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地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總管封榮國公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備突厥八月甲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己未突厥寇原州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九

高祖聽曹
般隨言殺
劉世讓

杜士遠殺
高滿政降
於突厥
齊靜請於
太原置屯
田以首餽
運

高祖徙都
避突厥建
成元吉裴
寂皆構成
之秦王世
民力諫請
討

月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弘農公劉世讓惡為己患遣其臣曹般隨來言
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沒其家 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軍還 初
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 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
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十人斬關竄遁虜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眾攻城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
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
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
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侯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
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為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為
朔州總管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齊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首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
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
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十二月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
出禦擊走之

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夏五月辛未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七月己巳
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卻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甯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揚師道趨大木根
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
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
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
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籬願假數年之期請
係頡利之頸使致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
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地非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
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

頡利突利
二可汗入
寇秦王以
計間之乃
請和

突利自託
於秦王

張瑾大敗

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絳州刺史劉大俱擊卻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
 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
 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龍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
 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輒出萬一失利悔何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
 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若以眾來我直以此百騎相
 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
 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
 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日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
 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擗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
 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吏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
 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庚寅岐
 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
 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吏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
 於突厥 九月癸卯突厥寇絳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
 擊突厥夏四月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
 華亭縣及彈箏岐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
 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
 意將征討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蘭譽與突厥戰於新城不
 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丁巳命秦王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
 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可汗
 頡利帥十餘萬眾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大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

溫彥博被執

歐陽脩謀襲可汗牙帳事泄被囚

太宗因執矢思力自詣渭水上責頡利懼而請和

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九月癸巳突厥之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簡慕擊破之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突厥寇蘭州冬十月戊寅突厥寇鄆州遣霍公柴紹救之十一月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癸丑南海公歐陽脩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擒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破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癸未突厥寇西會州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丙午突厥寇蘭州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癸亥詔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初嵇胡首長劉全成帥眾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於突厥為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己卯突厥進至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餘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因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荏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

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

上引諸衛
將卒習射
於顯德殿
庭

為疑既而虜自退其榮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
達官皆來謁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眾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再歸伏兵邀
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
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固當自退志意驕墜不復設備
然後養成後衅一舉可滅也欲將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
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之曰戎狄
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
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
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如上考

太宗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帥眾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恆安其眾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
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遣雁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
璋猶豫未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
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眾來降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 初
突厥性溫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
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
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
必令擊之則新興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
止 初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救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救勒相帥叛之附於頡利頡利政亂薛延陀
與回紇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事見唐平鐵勒頡利益哀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
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
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興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
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頡利怒提
突利突利
怨之表請
朝

劉曼等突
厥知可取
上表請兵

梁洛仁殺
師都以城
降

張公謹言
突厥六可
取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特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擿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氏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吉利發兵攻突利夏四月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與兵致討轉來救之而彼如魚游釜中何速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曼司馬劉蘭成圖之曼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曼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曼等據方朔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卧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退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方朔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文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為夏州 秋九月己未寇厥突邊朝臣皆請脩古長城發民乘堡郭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埽清沙漠安用勞民遠脩郭塞乎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其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脩婚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驅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四也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眾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瑾為副九月丙午突厥侯斤九人師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眾來降 冬十一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二

突利入朝

李靖襲破

定襄頡利

徙于於磧

口

康蘇密以

隋蕭后楊

政道東降

李靖李世

勳襲破頡

利殺義成

公主

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勳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安治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庚寅突厥都射設帥所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百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將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眾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來政道降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啟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疆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事何須問也李世勳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餘眾尚數萬遣執矢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為卑辭內寔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勳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齋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勳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眾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勳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眾降世勳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為右武侯大將軍庚午突厥思結侯斤帥眾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厥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啟民母弟蘇尼失為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來利之奔也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特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

任城王道
宗逼使蘇
尼失執顏
利張寶相
奪至其營
伴送京師
太宗數誦
利五罪

上不聽顏
師古李百
藥膏靜魏
徵等言獨
用温彦博
榮處突厥
降服於中
國

以突利為
順州都督

谷蘇尼失懼馳這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之地
遂空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籍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
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
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為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數
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皇妃主置酒凌
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
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
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
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後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
區分各有首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
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
都督竇靜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
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
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温彦博以為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
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捍蔽榮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
為盜寇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
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眾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
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落之間遂為氍毹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
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戴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
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處突厥降眾
東至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
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啟民挺身降隋立以為

順州都督府以統其眾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啟民挺身降隋立以為

上嘉阿史
那思摩忠
使統頡利
德衆

欲谷設來
降

頡利谷統
衆

阿史那社
爾來降留
之長安尚
南陽長公
主

大可汗奄有北荒爾文始畢反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啟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賓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武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秋八月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厥為唐所禮遂來降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其地置西伊州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志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瘠上見而憐之以朔州地多麋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為朔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冬十月癸未復以為右衛大將軍

七年冬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安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救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慙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眾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眾十餘萬自稱答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者報仇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舍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啞利失可汗立社爾之眾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眾來降救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

結社率誣
告突利謀
反上薄之
不進秩遂
謀作亂被
誅

上厚遇阿
史那忠

李世勣在
州并十六
年民為懷
服

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十三年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之弟可汗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進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殿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於嶺表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交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饑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為仄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可汗願萬世子孫恆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至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涕泣請入侍詔許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辰置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俟利交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

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右薛延陀侵逼請徙家屬入長城詔許之冬十月并

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

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城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薛延陀合兵二十萬擊突厥

俟利交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為犄角唐兵縱擊薛延陀追至漠北

十八年平鐵勒初上遣突厥俟利交北渡河有眾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交不能撫御眾不恆服十一月戊午悉棄俟利

交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皆以為陛下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

卷一百一十一

〇

俟利必入朝

車鼻請入朝竟不至遣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

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願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必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眾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眾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為眾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騎追之車鼻復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眾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夏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眾皆降秋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眾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為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張博曰冒頓強於秦末始畢大於隋季蓋中國戰爭則夷狄坐寬豪傑並攻則非族日長即素所服屬忽絕羈勒擅并兼指大於股操人輕重其勢然也始畢可汗吐谷若本成氏子乘大業之亂華人走依群胡奉役實建德薛舉劉武周張羅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為盜賊臣尊之唐高祖興晉陽亦屈節求助雖多請馬少請兵有王者權略然既資其力不能不為彼下雪恥除地義存隱忍啟民身鋤香草始畢使升御座父賤為奴子豪為

帝盛哀豈不以時哉。隋義成公主始妻啟民，繼妻始畢，三妻處羅處羅死，嫌子奧射設，隨弱更妻其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而始畢子什鉢苾，長別立為突利可汗。其時公主失行，不異千金，而突厥勢貳漸等，都藍哀亂所繇始也。關中屢驚，高祖欲徙都出避，秦王世民固諫，願假數年之期，生繫頡利，致於闕下。蓋彼所縱，橫出勝者，唯二可汗。抑知秦王得因其隙而用之者，亦以二可汗故也。隴阪陳師，突利託款，突厥感氣而來，無所加於唐。獨與秦王結兄弟耳。秦王既為天子，二可汗乘其新喪初立，直抵郊甸。天子輕騎詣渭水上，責彼負約懼而請和。又縱使歸，不伏兵掩擊。先耀以強，後服以仁。文王整旅，宣王飭車，德威備矣。頡利弱亂，突利先歸。李靖、蘇定方，風行草偃，不折弓矢。兩可汗俱為唐臣。頡利死，京師突利死，并州生長蠻夷，死葬中原。瀟東起冢，墓碑有文，魂魄有知。尚依唐室，此又空幕南幸，盧帳者所未有也。突厥降眾，宜縱還故土，毋留中國。帝違群議，獨用溫彥博策，分處河南。亡何結社，率果犯行營。方悔其失，始固謂王者大無外，而不知戎狄豺狼，終不可邇也。然幸發之者，蚤治之者，疾唐遂無晉代五胡之患，則魏徵等言，猶見施行，不與江統同棄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八
唐平鐵勒

唐太宗貞觀元年，初突厥既疆，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雲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與諸部為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率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莫賀可汗，居會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為也啞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率其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眾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

二年，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其推其後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閻道齊、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東至棘鞞，西

乙失鉢之孫夷男使附頡利後叛之

太宗冊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

拜真珠二子為小可汗以分其勢

上賜書諭突厥李思摩令帥所部建牙河北

真珠擊惠摩上遣張儉等討之

李世勣大破大度設

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雷諸部皆屬焉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遣其弟特勒入貢事見唐平突厥

十二年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犍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

其二子拔酌頡利必主南北部上以其強盛恐後難置秋八月癸亥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十三年秋七月詔李思摩為乙彌泥執侯利必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突厥

悍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寔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令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

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十五年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回紇靺鞨雷等合兵三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必可汗不能

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十一月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精兵及奚靺鞨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朔方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

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道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

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救思摩燒雜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頃者來云其馬蓄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己亥

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退再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

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眾自赤柯

房玄齡勸
與真珠和
親

契苾何力
不肯歸薛
延陀

上保何力
不叛

何力建絕
婚之策上
從之

灤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稍直前衝之。薛延陀眾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為。唐兵縱殺。斬首二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眾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纒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十六年秋九月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孰俟斤者。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冬十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強。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詰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廷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必契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我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群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資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新迎之禮。若救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為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

褚遂良諫
絕真珠婚
上不聽

上言群臣
知古不知
今

真珠思摩
數相攻

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與為婚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奔波須有酋長重書鼓毒立為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婚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群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群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等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強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強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兵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十萬併力攻之可立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婿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強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侯利苾可汗北度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剪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何恩深厚請為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十九年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支離使鞞鞞說真珠陷以厚利真珠懼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為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

真珠死後
約殺其妻
而自立

拔灼入寇
執矢思力
擊敗之

回紇攻殺
拔灼薛延
陀餘眾復
立咄支摩
為可汗

咄摩支南
奔世勸招
降之

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已先還所部拔灼追及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矢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殲北而還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十二月己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郎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寘鹽慶五州兵鎮靈州又令執矢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能進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矢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獲虜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走部內騷然矣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耽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夏六月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矢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數引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侯斤互相攻殺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眾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支摩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殞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勸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勸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李世勸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真達官帥眾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勸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勸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己巳上幸靈州江夏王道宗兵既度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眾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六十八

上作詩序
事勒石靈
州

詔以回紇
等部為府
部勒諸酋
長分置六
十八驛

吐迷度私
稱可汗
李素立撫
夷落以恩
信

烏紇夜殺
吐迷度元
禮臣誘斬
之

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涇陽回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
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
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賞拜官賜
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
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
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侯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
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孫孫常為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餘凶報千古
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冬十二月戊寅回紇侯利發吐迷度僕骨侯利發歌濫拔延多溫葛思結斤末拔野古侯
利發屈利失同羅侯利發時健吸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霄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
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詔以回紇部為瀚海府僕骨為金微府多溫葛為燕然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
思結為盧州府渾為皋蘭州斛薛為高關州奚結為雞鹿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州思結別部為蹄林州白
霄為賓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慶中及還上御天成
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
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為表疏上皆許之於
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夏四月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
蘭皋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杯餘悉
還之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為戎狄所掠令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
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費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二十二年秋八月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冬十月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燕
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
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

比粟毒犯
邊詔鄭仁
泰等討之

楊德裔勅
仁泰仁貴
等罪

何力斬亂
首二百餘
人九姓乃
定

回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為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高宗龍朔元年冬十月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眾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為副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審禮德威之子也

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眾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士虜相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為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止八百人軍還司

憲大夫楊德裔劾奏仁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眾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脇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為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總章二年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為安北都護府

張溥曰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其於突厥叛服不常夷男之時頡利政亂天子方圖頡利乃冊書拜夷男為可汗賜鼓纛將以樹敵突厥攜其支黨視漢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援國尤事逸功倍也阿史那思摩頡利族人忠誠獻順天子嘉其義立為可汗使還故疆興滅繼絕朝廷厚德風動蠻夷夷男不慕中國之仁驅擊思摩牙帳內徙此在與國為乘危天朝為負固問罪之

通鑑已下下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師其何能已王師數出天子厭兵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夷男國家之辱莫有大焉契苾何力夷人忠孝心如鐵石獨持議絕婚進榮見用公主不出夷男憤死二子爭殺諸部歸命片言樽俎遂平救勒厥功茂矣自古議狄夷者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則無策無策者何和親是也漢武帝通西域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昆莫死岑陔欲尚之公主慙恚不肯聽上書言狀報從其俗其後翁歸靡元貴摩等紛請無忌也蕭望之憤發大義請賜謝絕徵還少主邊境謐安累世積恥一朝而復至今榮之房玄齡褚遂良唐社稷臣昧於禮誼堅為夷男求婚降良人於穹廬于帝女以蒸報是徒循婁敬之陋說而不明望之之達識也太宗神武內斷詔夷男親迎中道停絕病死沙磧於是拔灼殺曳莽回紇殺拔灼吐摩支來歸京師十一姓趨款靈州帝坐勞之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作詩勒石告廟賜醮其所以功高百王威行窮海惟在善聽何力若群臣錄錄狃小信忘大經見猶房褚苟用其言必為世笑趙充國譏凡公卿班超惡文俗吏有以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九

唐平西突厥

隋煬帝大業元年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二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為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之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啞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婆實與處羅母向氏入朝遇達頭亂留長安

三年冬十月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燉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上使裴矩慰撫之四年春正月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啟民舉其部落百萬之眾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

裴矩請拜射匱為大可汗使討處羅

隋帝遣裴矩與向氏賧諭處羅入朝

分處羅之衆為三

處羅降唐

射匱卒統葉護立

汗耳群臣咸欲從啟民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為甚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廷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七年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為婚帝取桃竹白羽扇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賧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温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為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於會寧又使特勒大柰別將餘衆居於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賞賜甚厚唐高祖武德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二年秋七月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於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九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

高祖縱北突厥使者殺處羅

裴矩請許統葉護昏以威頡利

頡利阻統葉護婚

李大亮請

罷招慰

肆葉護擊

殺莫賀咄

諸部推為

大可汗

肆葉護滅

乙利陰欲

圖泥孰為

後必為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八年夏四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強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婚

二年冬十二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努失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厥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救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攷秦漢

近觀隋室外事狄戎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種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使伊吾之地率皆磧沙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收實利而施虛惠也上從之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眾所附莫賀咄可汗

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孰設所殺諸部兵推肆葉護為大可汗六年秋七月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很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者設卑達官與弩失

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為奚利必咄陸可汗八年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啞利失可汗

二部所攻
出奔康居
死國人立
泥孰為吐
陸可汗
吐陸死同
統設立

薄布建南
庭吐陸建
北庭

薄布入貢
立為可汗

吐陸擊殺
薄布
郭孝恪擊
敗吐陸拔
處月滅降
處密衆

九年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十二年 初西突厥唃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相左廂號五
吐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唃利失失眾心為其臣統吐
屯所襲唃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
敗唃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吐陸可汗乙毗吐陸既立與唃利失大戰殺傷甚眾因中分其
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吐陸以東屬唃利失

十三年西突厥唃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吐陸可汗通謀作亂唃利失窮蹙逃奔鐵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
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
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吐陸建庭於鐵昌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燭觸水
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侯君集之討高昌也西突厥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為高昌王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
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
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慰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
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
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吐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吐陸浸強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
乙毗吐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

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吐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眾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強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
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吐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
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將至過索山降處密之眾而歸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
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與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
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砂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七

太宗悔不聽褚遂良言立高昌子弟
咄咄殺泥執嘍部衆憤亂請廢之而立乙毗射匱咄咄
陸西奔吐火羅
乙毗射匱入貢

乙毗射匱迫逐咄咄阿史那賀魯帥衆內屬

咄咄說父賀魯擊破

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根本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甯不亦善乎上不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孰嘍輒奪取之乙毗咄咄陸怒斬泥孰嘍以徇衆皆憤怨泥孰嘍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咄陸所部屋利嘍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書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咄陸所留唐使者帥諸部擊乙毗咄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

爲聘禮

二十二年初西突厥乙毗咄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咄陸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爲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丘道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爲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冬閏十二月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泥鉢伏沙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咄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咄運乃說其父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嘍弩失畢五侯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咄運爲莫賀咄可汗焉書王

乙毗射隨併其眾

賀魯入寇詔梁建方等討之

高德逸生擒朱邪孤注

咄陸卒其子頡達度設與五弩失畢擊破賀魯

高宗遣元禮臣冊頡艾達度設為可汗賀魯拒之竟不冊拜而歸

蘇定方大敗西突厥王文度書其功收軍不許深入

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

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為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冬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撫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相結

三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宇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

四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閏四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六年夏五月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恩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西突厥頡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冬十一月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併餘眾寡弱不為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顯慶元年秋八月辛丑恩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冬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前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縣互山野不可勝計副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為此自今常結方陣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為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陣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今事必不然請因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恆篤城有群胡歸附文度曰此屬同我旋師還復為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六十七 十四

文度殺群胡取其財獨定方不受

薛仁貴請歸泥孰妻子泥孰喜願共擊賀魯

定方與蕭嗣業並勝追擒賀魯以阿史那彌射為與昔亡可汗步真為繼往絕可汗

二年春閏正月庚戌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厥突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眾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眾冬十二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為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稍外向自將騎兵陳兵北原沙鉢羅先攻步兵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眾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閩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眾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躡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眾至雙河與彌射真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啞運壻闕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於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寬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為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為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三年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冬十一月甲午獻於昭陵赦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賀魯死葬
頡利墓剛
興昔亡斬
頡苾達度
設

繼往絕說
蘇海政殺
興昔亡部
落離心繼
往絕尋卒

定方擒阿
悉吉
弓月疎勒
入朝

裴行儉請
遣使者送
泥垣師歸
國以便宜
取阿史那
王方翼大
破車薄咽
颯西突厥
遂平

四年春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葉護戰於雙河斬真珠葉護

龍朔二年冬十二月颯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救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

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齋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率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疎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眾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裔落皆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餘眾附於吐蕃

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副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之眾

四年冬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共攻疎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調露元年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泥師為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永淳元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三月以裴行儉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夏四月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兵救之破虜眾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麴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麴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等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則天皇垂拱元年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死十部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權興昔亡之子左豹鷁

通鑑卷之...

七

衛朔府中郎將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與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

二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石羅為右玉鈐衛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咄失畢部落

天授元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濠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眾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聖歷二年秋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久視元年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

長安三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眾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眾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四年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子也

中宗神龍二年閏正月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冬十二月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冠庭逃將安適安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鹿州都督懷德王

景龍二年冬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弩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楚納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廛城人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書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

權輿昔亡子元慶押五咄陸部
西繼往絕可汗
子斛瑟羅
押五咄失畢部落
斛瑟羅入朝
併其地
烏質勒
死其子娑葛
葛勒兵將
元振元振
不勒
與娑葛
相攻擊郭
元振奏追
入朝宿衛
經周以悌
計賂宗楚
客處處訥

請留不行
發兵擊
葛元振言
不可不從
婆葛遣兵
襲之擒忠
節殺馮嘉
賓呂守素

牛師獎戰
沒
楚客秦以
周以梯代
元振元振
上婆葛書
楚客將罪
之元振使
其子鴻開

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嚮道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馮凌所應者多兼四鎮兵弊疲勢未能為忠歸
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宜得復事唐也往來吐蕃
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婆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
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
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
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為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
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眾雖復可汗舊種眾心終不親附况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
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
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倭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疆寇為援虔瓘等恣為侵掠如獨行
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為患今北有婆葛急則與之併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
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
馮賓嘉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婆
葛婆葛遣使送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婆葛於是婆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
千騎出疎勒入寇元帥在疎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婆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
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高而殺之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婆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婆葛遂陷安西斷四鎮
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梯代郭元振統眾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
討婆葛婆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
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甯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婆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
召將罪之元振使莫子鴻開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梯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梯赦婆葛罪為
十四姓可汗

三年秋七月突騎施婆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睿宗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使

蘇祿鳩集
餘眾

以阿史那
懷道女為
交河公主
嫁蘇祿

突騎施突
厥使者爭
長命設東
西幕

玄宗開元二年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已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

帳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守忠默吸遣兵二萬擊守忠
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三年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吸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眾為
之酋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眾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
金方道經略大使

四年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

五年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眾浸強雖職貢不之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
祿兵擊之上不許秋七月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撥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
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六年夏五月辛亥以突騎施孝子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七年冬十月壬子册拜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十年冬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十四年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
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頊貞代為西安都護嬰

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八年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豫馬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
上突騎施曰今日之設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

秋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
二十六年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眾樂為用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
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
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强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

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强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

莫賀達子
蘇祿蘇祿
柳摩度立
骨噉攻之

阿史那斯
為莫賀達
子所殺

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子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噉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眾與
莫賀達子相攻莫賀達子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
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羅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
嶺分遣疎勒鎮守使夫蒙靈察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羅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
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陸 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
皆帥眾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内

二十八年春三月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斯為十姓
可汗從之夏四月辛未以斯妻李氏為交河公主 冬十一月突騎施兵賀達子聞阿史那斯為可汗怒曰首誅蘇
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斯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子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眾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
月乙卯莫賀達子降

天寶元年夏四月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斯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為莫賀達子所殺突騎施大蠱官都摩度來
降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
三載夏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察討突騎施莫賀達子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底斯骨咄祿毗伽六月甲辰冊
拜骨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

八載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為十姓可汗
十二載秋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宓施為突騎施可汗
張溥曰東突厥之有西突厥也繇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始也大邏便不容於攝圖西走達頭後被
虜國人立鞅素特勒子再傳而及達溥漫在隋時頗叛服分眾為三唐高祖武德初歸命長安處聽統葉護所請
縱使者殺之曲在唐矣統葉護為莫賀咄所殺國人請立泥孰泥孰不可迎立咄力卒殺莫賀咄忠臣奉君孝
子復仇兩者無愧咄力復欲圖泥孰不仁實甚既咄力奔而泥孰立向背在人惟義乃附即蠻夷猶然泥孰死
弟同娥設立統土屯構叛部眾復欲立谷設西突厥又分為二國勢益不支矣同娥設死怒失畢部落立其

通鑑卷之...

十一

子薄部居南庭與欲谷設北庭無相害也欲谷設復殺薄布強大驕倨諸部請廢之立莫賀咄子為乙毗射匱可汗阿史那史那賀魯起并其眾廬帳最盛事唐最反覆欲谷設子頡苾請共擊之蘇定方等銳師再出賀魯禽獻昭陵乃命彌射步真分主西突厥地亡何步真又說蘇海鎮殺彌射嗚呼我秋無親爭雄以力骨肉相攻彼所不忌然言其族類則皆父子兄弟也晉室板蕩禍生八玉梁祚衰絕兵極六門同室之鬪勝則不忍敗則同盡夷雖非種情勢未殊隋用染干以開雍虞閭唐用突利以制頡利亦突厥之近鑑也而犬羊愚悖不知覺悟是以夷狄攻夷狄夷狄之失計中國之上策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

太宗討龜茲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崙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太宗命阿史那社爾等討布失畢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聞頗能料敵今崑崙山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秋七月庚辰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冬十月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右衛軍將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眾五萬拒戰鋒及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眾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十二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眾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眾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

社爾擒布
大畢焉繼
顛
那利引西
突厥家襲
城郭孝恪
戰死善義
起等力擊
破之顛茲
人執以降

高宗復以
布失畢為
顛茲王遣
歸國
那利通布
失畢妻君
臣精阻高
宗囚之
羯獵顛北
命布失畢
病卒楊胃
論誅之
立素稽為
顛茲王

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通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顛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即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為王顛茲王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馱馱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顛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即將高宗永徽元年初阿史那社爾虜顛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為王唐兵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顛茲王遣歸國撫其眾

顯慶元年秋八月乙巳顛茲王布失畢入朝

三年初顛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即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顛茲東境泥師城顛茲大將羯獵顛發眾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畢拒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胃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胃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為顛茲都督府春正月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為顛茲王兼都督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顛茲以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張溥曰焉耆謀叛顛茲王布失畢遣兵佐之太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昂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昂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連師進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歸夷虜興上應天眾即小醜猶然哉郭孝恪楊程奇士少從李密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實建德功出諸臣右焉耆王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約為輔車不朝貢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絕水夜傳檄達曙譟而登鼓角轟哄執突騎支以來時天子坐堂上度功萬里料二十二日孝恪必破焉耆蓋彼威勇夙著入虎穴得虎子班超降鄯善耿秉擊車師斯人也既討顛茲破其國城自留守遣餘兵分道進長勝之餘謂可談笑制人乃那利收合散亡與城內胡結鼓噪轉襲孝恪闕死威行窮漠而命處一城蟻陳潰堤言之焉邑孝恪出營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出亡勢必為變願謹備之孝恪忽不問父子死敵凡人千勝不當一敗蝮蛇螫

手斷腕不及壯士當此難以救矣崔義超曹繼叔募兵再戰那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噬人屈則稽顙亦視所備者何如耳太宗受俘紫微殿待失畢布以不死大唐至仁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赦也縱之歸國任其蒸逆後復煩斧鉞龜茲方定一時通誅沒世有害即彼國君何利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一

太宗平高昌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趙伯雅遣使入貢

六年趙伯雅卒子文泰立

魏徵諫迎西域諸胡

太宗貞觀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高昌王趙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十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於大安宮

六年秋七月丙辰馬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馬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開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十三年高昌王趙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

上責勉文泰罪

秦赦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計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耶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鄰國為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為先導以擊高

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齋贈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上猶莫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

上使侯君
集薛萬均
等擊文泰

文泰聞唐
兵臨積口
憂懼病卒
子智盛立
君集不襲

魏徵諫以
高昌為州
縣

君集為有
司所勅下
獄岑文本
疏出之

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十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道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積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詔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十餘口。以中即將辛獠老為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救。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秋八月。癸酉。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為州。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橐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冬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於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自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羅網。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

上欲出高昌婦女與萬均對舞
徵諫止之
趙元楷以
觀君集馬
被勅

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眾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馳驅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張矣上乃釋之又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惟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謝絕纓之罪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艸頽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露其膿而觀之御史劾奏其譖左遷括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匹贈之

張溥曰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戍已校尉所治也其王麴伯雅隋時妻華容公主蓋宇文氏女也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既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宇文女賜氏李更封長樂公主中國保字出於誠心非若敕勒貌附賜以精刀寶鞭而已文泰不恭焉耆來訴帝往問狀猶不悛順驕倨自大意謂伏嵩之雉不畏鷹隼穴之鼠不畏貓追唐師臨磧口惶惶發病夜即持遠于真疎漢彼不觀天子之師烏知中國威武哉文泰疾死智盛當國孺子何知可服而舍侯君集伐不乘喪勝不黷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智盛謁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伏地聽命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其謠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智盛智湛為唐臣僕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至是而亡以小抗大甯有利焉太宗既平高昌改為州縣魏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突厥數入寇乃喟然悔也唐即富強但能絕麴氏之世不能獲高昌之用地實限之非人力所及使太宗明漢光武不置西域都護之意則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兵不血刃歸下獄更岑文本訟之乃出此與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二

太宗平吐谷渾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犇黨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使統餘眾

高祖與伏
充連和使
擊李軌

伏允信天
柱王謀數
紀邊

李靖請討
吐谷渾

侯君集李
靖乘勝請
討伏允

契必何力
解薛萬均
萬嶽之圍
何力擊破
伏允牙帳

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

太宗貞觀八年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為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婚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新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悔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必項之眾以擊之冬十月辛丑

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薛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十一月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已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海西道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甗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必契之眾擊吐谷渾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積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獯者段志玄軍還纜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眾為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斤候亦紀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斷

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必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如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契必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趨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積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伏允子斬天柱王請降伏允破殺子順立上命李大亮將兵援吐谷渾王諾曷鉢立以宗女妻諾曷鉢

萬伏允脫身走倂其妻子侯君集等進圍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大甯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侍子為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李靖破其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趙故呂烏甘豆可汗上慮順未能服其眾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三月丁酉吐谷渾王曷諾鉢遣使請頒歷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十三年冬十二月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為弘化公主妻之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兵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誅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犇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逆之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張溥曰慕容伏允夸呂少子也囊兒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隋末喪亂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唐高祖即位始與連和貞觀時復梗命負隅太宗詔使屢出終無悛心不得已而興師出討義兵有名非若拾遺無罪魏文成獻文窮武相加也李靖年老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耀威虜塞廉頗馬援勇猶不如侯君集等佐之轉戰無敵至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士縻兵馬秣雪既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亦已功高瀚海勢崇國靈矣伏允初拘天子行人統項驍眾意氣厲盛後決磧中從者僅百騎無聊自經死彼蓋有臣天柱王而為謀不忠有子順而二心不孝皆所以速亡也伏允向事唐惑天柱王乃抗衡順斬之以降於奉中國為正然父死謂何不可言也吐谷渾初起時兄弟悲思母子涕泣孝弟之風傳於竹帛其衰也鬼王訶背夸呂順背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止隴貽謀蕩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兵鄯州徐圖進退君集奮計二君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善斷兵貴神速塞外之威不同於河上之師久矣順既為可汗國人不附卒遇殺子諾曷鉢立尚唐弘化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席君買威信王討誅之

太宗論功
不私淮安
王神通服
諸將心

帝不私秦
府官人

帝不欲虛
有存恤之
名
帝不欲勞
百姓以養
宗族乃降
宗室郡王
皆為縣公
帝不用重
法以止盜
而海內升
平
帝不敢縱
欲

彼順禍猶伏允而跋扈逆其天柱豈國家長世之兆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三

貞觀君臣論治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九月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欲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紛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德建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朕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近出秦府齊宮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宜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初上皇欲強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室宗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臣數人不降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劫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弊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費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乎又漁獵其民比之禽

實執請討
不許
帝數訪魏
徵以得失

魏徵固執
點中男役
帝從之
點中男賜
徵金寶

張玄素言
政道擢為
侍御史

張蘊古上
大寶箴
大理丞

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於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即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通買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素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卿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金寶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知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誤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傍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弱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正其槽而酒其池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黼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詭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輔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受賄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僕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帝奏秦王
破陳樂

數貫執法
天下無冤

獄

封德彝不

舉賢帝詰

責之

杜淹奏今

御史檢諸

司文案封

德彝駁之

淹心服

長孫順德

受魏齊賜

絹以愧之

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

宿中書內

省以備顧

問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宣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忽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密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收摭疵類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閏三月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癩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夏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禮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誦小數接其臣下者嘗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六月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

帝不飲以
權歸待臣
帝論周秦
修短
始議封建

魏徵言上
下宜不存
形迹
徵願為良
臣不為忠
臣
帝見人奏
事必假辭
色

帝使俗風
朴茂
上令門下
取正中書
詔赦

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瑤謝不及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意秋九月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旨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止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可無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赦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願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

帝言賦史 著不異實 胡剖身藏 李乾祐諫 斬裴仁軌 擢為侍御 史張行成奏 帝言不當 異視山東 關中人 魏徵論人 主兼聽則 明偏聽則 帝言儲積 備凶 帝言天子 長皇天憚 臺臣 帝論為政 莫若至公 祖孝孫張 文收奏新 樂帝謂治 不以樂隆 替

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郁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二年春正月，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相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今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聞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始，如則善矣。」上謂房玄齡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頴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自制方圓，曲直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三 樂

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漢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德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昏淫之主亡國之音變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遠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賭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隋煬帝亦如是美舞而非舞

帝吞蝗

帝不月言

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博學。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若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於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幸卯。上入苑中。見蝗撮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宜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秋七月。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九月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帝不欲數
赦

帝縱白鶴
王珪論述
代重文輕
儒治化不
及漢世

溫彥博王
珪諫帝書
祖孝孫

帝命內外
舉縣令
帝命斬奴
告主反者

帝論求賢
為宰相之
職
房玄齡杜
如晦同心
徇國

帝論國史
當載直辭

豈足為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冬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實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三月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忠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稭額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監脩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甲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瞻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

帝言中書
門下當論
執詔教

孔穎達釋
論語之美

上命侯君
集推房玄
齡王珪官
致不平魏
徵諫止

張玄素
脩洛陽宮
帝厚賜之

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冬十二月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益眾。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攷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攷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攷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攷。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寔。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四年春二月甲寅。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為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薨。夏六月乙卯。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構。既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八曳一柱。以木為輪。則夏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氏。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秋七月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非仁厚之性。亦厲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術。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真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

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術。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真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

帝言隋文帝不明而喜樂因令百司執奏詔教

王珪善品藻

徵言民易化

戴胄諫脩洛陽宮

關由宰相審執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教百司自今詔教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冬十二月諸宰相待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鑿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顛項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澆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初年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脩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秋九月上脩仁壽宮更名曰九成宮又將脩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脩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上初令群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頻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急警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祚脩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徵賤拒之而不能卻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

實維情官
華靡上殿
之免其官

魏徵李百
藥顏師古
心上封建
議

上令死刑
五覆奏

帝諭執政
受諫
康國求內
附上遂不
受

上謂治國
如治病

帝論煬帝
君無道臣
不忠
群臣請封
禪魏徵獨
不可

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寮
官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勳
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冬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
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孰故也而有司湏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
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
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
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
奏而已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為之苟
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靡弊百姓今康國
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
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
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
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致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
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安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六年春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
禪亦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
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
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安未國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
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
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
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
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三月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

上欲厚長
樂公主資
送魏徵諫
止長孫后
厚賜之

帝言魏徵
娥媚

虞世南上
聖德論
温彦博魏
徵請上圖
治常如貞
觀初
帝諭小事
亦當執奏
上論為官
擇人不可
造次
上召見群

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不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令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七月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強盛以自滿也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亦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娥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事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温彦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之初則善矣上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上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等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等所親見也公等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等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攷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下惜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温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群臣相親如一體耳

臣辭色愈
溫
皇甫德參
直言上欲
罪之魏徵
諫止

徵論齊後
主劣於周
天元
上惡許人
細事

帝責大臣
輕魏王秦
魏徵正言
乃悅

權萬紀請
采宣饒二
州銀上黜
之還家
徵諫作飛
山宮

劉德威請
斷獄以律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三

三十一

八年冬十二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欲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曰。彼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誣謗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之。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昔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九年春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欲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十年秋八月丙子。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即以讒人罪之。冬十二月。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顛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等乎。

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敘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何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言。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昔者之忽。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乏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一賢才。卿並未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十一年春正月。上作飛山宮。庾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令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儆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二月上。至顯仁宮。官吏

斷獄以律

斷獄以律

斷獄以律

斷獄以律

斷獄以律

徵諫帝以
儲侍謹官
吏
上言隋煬
君臣結怨
於民

徵請帝取
鑿于隋

徵請禮信
君子帝手
詔褒美

帝令百官
各上封事

馬周疏請
立萬世之
基

以闕儲侍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謹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
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
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飯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三月庚子上宴洛陽西苑泛積翠池顧謂近
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少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
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
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
疾讓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
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謹罰
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攷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
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
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鑿於隋去奢從約親
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
能保其所易乎秋七月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
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能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
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
未免有敗况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
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
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
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自外眾材給
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八月甲子上謂侍臣
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二十三

三二

王唯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正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向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昧且不顯，後世猶急。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資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貽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冬十月，上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榮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惧之有。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新豕。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不許。

唐儉諱帝
勿逞雄心
於新豕
鄧世隆表
請集上文
章不許

十二年春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丙子，以

魏徵言字
成難于創

于志簡馬
周諫世封
刺史長孫
無忌等亦
不願之國
帝詔傳之

徵諫書經
用民力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謂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與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秋九月甲寅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用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詔宗室群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簡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蔚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屢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宜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憂虞如實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輿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夏五月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言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

徵請帝勿信小臣而疑大臣

褚遂良言君禮臣則臣盡力孫伏伽不隱往事

徵言帝不親覽表奏

帝言治天下不可變法度帝慕禹拜昌言

竇德素素房玄齡高士廉語帝怒讓之魏徵正言乃

解張行成請帝勿與臣下校功爭

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館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冬十一月戊辰以尚書左丞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群臣當機樞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任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

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右庶子張玄素少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

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仗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於

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親之宜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十五年秋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

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

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無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又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

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臣下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下校功爭

帝勿與臣下校功爭

能
褚遂良劉
泊知起居
注宜記人
君言動
微有疾帝
手詔問以
政事
帝言使兆
民富貴之
道

魏徵薨帝
歎亡一鏡
褚遂良言
忠臣愛國
必防其漸
遂良論皇
子不宜為
都督刺史
帝言政人
主之心者

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令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見聞，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凌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豈為一人何事過謝？冬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皆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在其中也矣。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董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坂，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歷南、孟、戎、廣州都督。仁、弘有才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群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當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不為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十七年春正月，鄭文貞公魏徵薨，上思悼之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二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年多幼稚，褚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

衆帝欲自觀國史朱子著諫不從

帝令史官直書六月四日事

帝辯折群臣劉洎書諫飛白答之

帝評論長孫無忌等

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丁未上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而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初上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寶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十八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臣下未敢對敷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謙言虛懷以改 秋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詞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

帝惡蕭瑀
發言反覆
詔數其罪
而貶之

遂良諫
玄齡

帝自言五
事勝古人

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二十年秋九月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交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大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群發臣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快快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導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脩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躡引殘魂於雀穀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脩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香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週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在於帷辰之所乖棟樑之體上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悔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冬十二月房玄齡嘗以微之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為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教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群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願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寔乎對曰陛下威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秋八月己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

通鑑已下天 卷二百三十三

三十一

段志冲請
致政太子
帝不諫之

帝作帝紀
十二篇賜
太子

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互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

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

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秋七月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

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坐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

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諱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張溥曰唐室三大禍一曰女寵一曰宦官一曰藩鎮女寵始於巢刺王妃終於張良娣宦官始於高力士終於韓全誨藩鎮始於李懷仙終於劉稹三者之禍酷矣又內主之於小人外迫之以盜賊而唐亡論者深嫉朱全

忠而思藩鎮則曰全忠才智非過於安史朱泚也其時藩鎮盡滅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盡亡天下無有制之者也設昭宗之世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全忠即欲為曹操司馬懿烏能動

哉然當日諸侯制全忠者李克用助全忠者韓建李茂貞唐不用其制者而用其助者速亂而已豈繫藩鎮之存亡乎且論唐大勢所難去者非藩鎮也安史之亂肅宗能先取范陽則傾城根本而可無藩鎮張忠志薛嵩

田承嗣李懷仙既降代宗能召之入朝不委以地則河北黨散而可無藩鎮元和之治諸鎮畏威宰相能善處置朱克融與王承元田弘正則魏博鎮冀盧龍皆安而可無藩鎮王庭湊等連叛穆宗能銳意征討如憲宗之

平淮蔡則河朔再靖而可無藩鎮藩鎮之禍皆天子致之未嘗有字不可拔之勢也藩鎮漸微大盜四起龐勛

之黨爲黃巢黃巢之黨爲全忠勛巢叛唐而誅之以其爲盜賊也全忠歸唐而用之則盜賊而又藩鎮也宰相誅宦官則召藩鎮崔胤是也宦官殺宰相亦召藩鎮韓全誨等是也究之宰相死宦官亦死天子亦死全忠遂攘神器而有之然則罪唐亡者獄將安歸乎肅宗以前國家之憂在女寵肅宗以後國家之憂在宦官嗣聖之女禍莫烈於武后而繼之者又有韋后韋后者武后之餘也天寶之女禍莫烈於楊貴妃而繼之者又有張良娣良娣者貴后之餘也武后虐而殺子韋后賤而弑君楊妃無其罪召亂反甚焉婦人之勢積久而潰也肅宗鑒於楊貴妃而不能遠張良娣鑒於高力士而不能去李輔國魚朝恩鑒於安祿山史思明而不能馭武夫悍卒雖中興之主實益亂之君也乾元而降宦官日盛再更三主則陳弘治立穆宗王守成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立宣宗王宗憲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甚而陳弘志弑憲宗劉克明等弑敬宗矣宦官弑君而不問立君而不疑天下之權舉聚於宦官天下之怨亦舉聚於宦官文宗懷報獻之悲宋申錫等抱陳竇之恥無如之何而有崔胤者出則又何進袁紹之不若矣夫婦人寵過則覆宗宦官勢極則滅種人君愛之適所以害之也然有小人憑焉則上自人主下至婦豎莫不交爲之用玄宗英主也李林甫用之終身不悞而幽陵叛興德宗猜主也盧杞用之死猶見思而梁州再竄許敬宗李義甫長高宗之惡則武后立崔湜鄭愔結韋武之歡則五王死天下莫智於小人莫愚於爲小人用之婦豎又莫愚於用小人之豎之人主太宗樂拜昌言慎終如始其君臣論議詳矣一傳而即亂治法易治人難也讀貞觀政要者能無望賢子孫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四

唐平遼東

唐高祖武德四年秋七月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子也
五年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七年春二月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厯遣使冊建武爲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夫餘璋爲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真平爲樂浪郡王
九年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上表謝罪

朱子嘗往
諭諸新羅
百濟高麗
皆謝罪
新羅王卒
國人立其
女善德
陳大德遊
歷高麗山
川
太宗以山
東彫瘵不
欲討高麗
泉蓋蘇文
殺其王武
立其弟子
藏為王自
為泉離友
裴思壯請
伐高麗
鄧素請增
懷遠鎮戍
兵上正言
謝之
長孫無忌
請隱忍蓋
蘇文
新羅請援
上命相里
玄奘齋鹽
玄奘齋鹽

太宗貞觀五年新羅王真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為王

十五年秋七月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始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來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冬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武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弒其王斷為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友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嘗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引者長呼則人皆奔避不避阡谷路絕行人國人甚苦之亳州刺史裴思壯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瘵吾未忍言用兵也十七年夏六月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鞅鞞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秋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命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奘齋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之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矣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奘平至壤莫離友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奘諭使勿攻新羅莫離友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友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奘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

勿攻新羅
蓋蘇文不
從上議討
之
褚遂良諫
發高麗李
世勣決策
請討
褚遂良諫
親伐高麗
不聽

遂良請却
蓋蘇文白
金
以高麗使
者屬大理
鄭元璠言
遼東不可
猝下

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遠我詔令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宴願
盼則四夷悉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
李世勣曰昔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鄰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
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如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
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
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
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
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匠閻立德
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
東以觀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為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
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瑤之子也九月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
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部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所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
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仇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冬十月甲寅車駕行幸雒陽十一月
壬申至雒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璠已致仕上以其常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
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雒陽至
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
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長安雒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
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胡兵趨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
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眾工造梯衝於安羅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
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宜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州問罪
遼碣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眾故不能成功今略
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日以大擊小二日以順討逆三日以治乘亂四日以逸敵勞五日以悅當怨何患不克布告元

卷之三十四

三

李光亮遣表請罷高麗之師

尉遲敬德諫親征遼東不從

元勿為疑懼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大半十二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光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雒陽以特進蕭瑀為雒陽宮留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雒陽心腹空虛恐有女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仇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雒陽惟噉肉飯雖春蔬亦不自進慎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趣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退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宏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驩兵於鴨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

岑文本薨

江夏王道
宗馬文舉
李世勣大
敗高麗

王克濟東
城

李思摩中
弩矢上親
為吮血

薛萬備單
騎救出契
二何力遂
破高麗

孫代音請
平遼克白
岩城

契必何力
不殺高突
勃

上遣還加
尸城人
上料糧陸
延壽必出
下徐

之軍中皆以為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子李世勣以為然果殺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勣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赴敵所向皆靡眾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又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義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執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必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陣槊中其腰尚輩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眾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憤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昭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帳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巖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契必何力瘡重上自為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言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仇遂捨之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劾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我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為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北部高麗將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

有蓋已... 卷一百一十四

三十一

延壽不從
對盧謀

李世勣長
孫無忌薛
仁貴皆提

延壽真
諸降

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鞞鞞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為沮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粟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等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老年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戎狄而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糧道糧食既盡未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兵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來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結陣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陳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縱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鞞鞞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強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脩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峽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扶鼓角偃旗幟登山北山上教諸軍聞鼓角齊出憤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着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眾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推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釋薩己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頰頰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鞞鞞三千三百人悉阮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他器械稱是為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今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

上欲先攻建安李世勳不從高延壽高惠真及群臣請直攻高麗長孫無忌又阻之遂攻安市久不克無功而還

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金張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謀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謀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屨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勳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安市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勳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勳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願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望旗沮潰國人胆破烏骨城耨陞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取安市破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犬聲謂李世勳曰圍城積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雞犬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謝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度遼乃耀兵於安尸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練百匹以厲事君命李世勳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七十四

上悔不能成功命以少牢祀魏 上喜得薛 仁貴

却高麗美 女

復伐高麗

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稍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溼多死者救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計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戰士上愍其父子夫婦分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號呼宛轉於地塵埃彌望 丙戌車駕至定州 壬辰車駕發定州 戊申車駕至并州

二十年春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忽忽吾不憶也 閏月庚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 夏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並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 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貢朝更議討之 丙戌車駕至京師 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李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等數城高

善德卒妹
真德立

充谷徐惠
諫征高麗

遠強偉於
劍南道伐
木造舟艦
以伐高麗
房玄齡疾
篤諫伐高
麗

麗多背城拒戰世勳擊破其軍焚其羅郭而還 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
達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八月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
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冬十二月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為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册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
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三月充
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
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
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上善其言 夏四月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
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 六月上以高麗困弊議
以明年發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預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
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 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
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越萊州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疾篤謂
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
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
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
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錄此哀鳴死
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
卯薨 八月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九月己丑新羅奏為百濟所攻破其十
三城 冬十二月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
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夏五月己巳上崩壬申遺詔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

太宗崩遺
詔罷遠之
役

真德卒詔
立其弟春
秋

高麗與百

濟蘇鞬侵
新羅遣程

名振蘇定
方擊之

方擊之

定方大破
百濟義慈
等僂降

高宗永徽二年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五年夏閏四月壬辰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
六年高麗與百濟蘇鞬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
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
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顯慶三年夏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
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巨方婁帥眾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四年冬十一月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温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五年春三月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
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齊進以伐百濟以春秋為嶠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眾與之合勢秋八月
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
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於北境定方進
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眾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據擁兵自王借使能卻唐兵我父子必
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
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冬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十二月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
力為涇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
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鏐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効

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鏐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
扶餘道行軍總管帥迴紇等諸部兵詣平壤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維揚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
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

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齊進以伐百濟以春秋為嶠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眾與之合勢秋八月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眾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據擁兵自王借使能卻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冬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十二月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涇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鏐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効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鏐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帥迴紇等諸部兵詣平壤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維揚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

百濟故將
福信迎立
故王子豐
國劉仁願
詔劉仁軌
救之請唐
歷朝諱而
行

后諫親征
高麗
契苾何力
大敗高麗

龐於泰與
子十二人
皆戰死
將士欲西
歸仁軌不
可乃大破
百濟拔真
岨城

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其餘眾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眾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眾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歷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頌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眾其勢益張仁軌眾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為泚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將大軍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秋七月甲戌蘇定方破高麗於泚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為樂浪郡王新羅王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眾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眾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二年春二月甲戌泚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於軍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二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秋七月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岨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救書以平壤軍同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纒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與高麗述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擒虜縱入新羅亦為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眾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峴城大山沙井等柵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七十四

百濟王豐
襲殺福信

道
等分詣十

孫仁師與
仁願仁軌

拔周留城
忠勝等降
百濟盡平

仁軌使黑
齒常之沙
吒相如攻
拔任存城

仁軌言軍
政之弊

殺獲甚衆分兵守之信福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傳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十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臨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三年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

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

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大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

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畧任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

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都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足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

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鄉者所

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據妻子與高麗詔留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畧

官長通道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師京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

所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麟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觀所存成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

仁軌請留
鎮海東

蓋蘇文死
其子男生
與男建男
產相攻請
殺于唐

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受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度海。官不紀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豈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是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唯聞枷所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為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為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已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已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為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度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不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留多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敕。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二年秋七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於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乾封元年夏五月。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右武衛將軍。使為鄉導。又以左金武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同討高麗。秋九月。龐同善大破

高麗兵泉男生帥眾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

李勣拔高麗新城薛仁貴拔南蘇木抵蒼巖三城

元萬頃以檄文被流郝處俊擊敗高麗兵

仁貴拔扶餘城四十餘城皆降賈言忠料高麗必平

言忠評論遼東諸將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

二年秋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生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抵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河南元萬頃為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生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林方食乾糲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總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于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維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麗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兵矣高麗連年飢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生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李勣等與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秋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它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

僧信誠通
款于勅擒
泉男建高
麗悉平

劍牟岑為
為安舜所
殺

李謹行妻
劉氏退高
麗

新羅王法
敏納高麗
叛泉據百
濟故地遣
仁軌謹行
討之乃謝
罪

平壤城下勅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勅降勅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勅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勅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角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冬十月李勅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於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於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於金光殿以高藏政非已出赦以為司晉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果言為司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李勅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勅為亞獻已巳謁太廟

二年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三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

守安東
咸亨元年夏四月高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二年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三年冬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於白山水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四年夏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鉢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難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

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

仁間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儀鳳元年春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津百濟戶口先徙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二年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為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在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邳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開耀元年冬十月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張溥曰唐太宗說高祖起兵太原立克長安降李密於黎陽停竇建德於河北禽王世充於東都芟劉武州於并州翦劉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薛仁果於涇水六年而定天下即位以後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史稱除亂比湯武用兵若黃帝於古未有也獨遼東一舉拔高麗十城斬首四萬不能成功心懷哀痛至馳驛祀魏徵柳城祭戰士幾於漢武之悔輪臺儒者責帝玩武困於小夷然貞觀十六年陳大德出使高麗歸言其國可取帝閔山東彫瘵未忍勞之十七年鄧素請增懷遠戍兵復不許反遣使冊高麗王藏為遼東郡王既新羅來言高麗百濟為難猶璽書往諭未即加兵帝亦可謂有容矣且泉蓋蘇文手弑其王建武而立藏亂賊首逆當移六師非若隨大業時高麗王之無罪也新羅入貢高麗與百濟謀絕其路啟釁自夷非若隨煬帝幸啟明帳中欲脅高麗入朝而伐之也李世勣拔蓋牟張亮拔卑沙帝拔遼東白巖高延壽高惠真率衆請降勝勢在唐非若隋宇文率等九軍大敗於薩水也然而無功同者一病於親征一病於專攻安市城而不直取平壤隋煬之伐高麗也庾質請留車駕祇命猛將勁卒倍道兼行尉遲敬德勸太宗亦然帝不能鑒也隋之銳師頓於遼東唐之銳師頓於安市集兵萬里致命一城中國雖善戰不如夷之善守也漢高祖創漢業而有白登之圍太宗創唐業而有遼東之挫得之四海失之一隅英雄同憤沒而不忘是以班師以來帝喜怒失恒敕勒請吏備禮告廟勒詩靈州姑發無聊以蓋前恥未幾復造大船謀征高麗遣詔乃罷斯誠痛

失足於末路。結長恨於身後矣。高宗繼之。乾封初。蓋蘇文死。三子相爭。李勣等遂平高麗。用兵之將非勇於昔日也。又臨之以庸主。大功忽立。賈言忠所云。前未有釁。今乘其亂也。嗚呼。伐匈奴者武帝。而受朝者元帝。伐高麗者太宗。而蕩平者高宗。夷狄廢興。彼各有時。豈盡歸中國兵力哉。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冬十一月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熿。蠶食宅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種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尉撫之。

十二年。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吐蕃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八月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闕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婚。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以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命侯君集等討吐蕃棄宗弄讚謝罪請婚

吐蕃相祿東贊妻段氏送文成公主于贊普

弄讚卒其孫立政事決於祿東
祿東贊遣兵擊吐谷

郭待封遠薛仁貴約大敗于論欽陵

吐蕃遣仲琮入貢

二十三年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附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於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高宗永徽元年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於決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疆大威服氏羌皆其謀也

顯慶三年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五年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

龍朔三年夏五月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

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騎棄兵走依涼州請徙

居內地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

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為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

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於吐蕃降璽書責讓之

麟德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辛亥以右衛大

將軍薛仁貴為邏婆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

渾還故地秋八月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

仁貴曰烏海險遠軍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

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斬獲甚眾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

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

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勅大司憲樂彥璋即

軍中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于多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欽陵

代之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閏九月甲寅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

命周王顯
相王輪討
吐蕃皆不
行
杜孝昇不
屈
劉審禮為
吐蕃所虜
李敬元還
走曠黑齒
常之擊破
虜邊跋地
設始邊去
論贊婆以
禍福遂數
年不犯邊
大學生魏
元忠言德
吐蕃之策

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於吐蕃。

上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脩鄰好。上不許。

儀鳳元年春閏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己卯。詔以吐蕃

犯塞。傳封中獄。乙酉。以維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

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秋八月己未。吐蕃寇疊州。

二年夏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

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眾拒守。詔以孝昇為游擊將軍。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三年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

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於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

間審戰禮沒。狼狽還走。頓於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

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眾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玄乃收餘眾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

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

嘉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

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尊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

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悉民。或欲

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

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是皆何益

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

常俗。政有理亂。兵無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

皆庸人。豈足當閭外之任。李左車陳陽。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

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讓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勲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曷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高宗欲乘
間圖霸
悉弄裴行
儉

調露元年春二月甲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贊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

崇之置海
成七十餘
所開屯田
五千餘頃
吐蕃據安
戎城遂強
威諸胡

永隆元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嶺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疎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冬十月丙午。文成公主薨於吐蕃。

卑師德擊
吐蕃八戰

開耀元年夏五月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永淳元年秋七月。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州。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禦之。冬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使卑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三年冬十一月。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命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

韋待價敗

蜀蘇謀內
附事洩被
擒

王孝傑知
吐蕃虛實

王孝傑
師德敗於
吐蕃

郭元振計
緩吐蕃

關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命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永昌元年夏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眾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竄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都護唐休璟收其餘眾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天授二年夏五月以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長壽元年春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夏五月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咎垂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

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救以孝傑為武衛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延載元年春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突厥可汗佉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天冊萬歲元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 萬歲通天元年正月甲寅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 春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

陸贊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秋九月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

欽陸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而四鎮十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井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人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

連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十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元振請歲發和親使以離間欽陵

器弩悉弄與論巖謀

誅欽陵兄弟欽陵自殺贊婆來降

唐休璟敗鞠莽布支

陳大慈破吐蕃

器弩悉弄卒于軍諸子爭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遂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切，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聖歷二年，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千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收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左武衛領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以贊婆為將，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鈴衛將軍、酒泉軍郡公。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使將其眾守洪源谷。

久視元年秋閏七月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庚戌，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長安二年秋九月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環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冬十月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踰贊為贊普。生七年矣。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熟入貢。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

命紀處納
送金城公
主適吐蕃

楊矩悔以
九曲之地
與吐蕃乃
自殺
王峻大敗
吐蕃

普

三年冬十一月乙丑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上命紀處納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亦辭丁丑彥昭命左驍衛大將楊軍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玄宗開元元年冬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二年夏五月己酉吐蕃相全達延遺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全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

陰懷叛計請寓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六月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秋八月乙亥吐蕃

將全達延乞力徐帥眾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於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以右

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與太僕少卿王峻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

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丙辰上下詔欲親征

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峻帥所部二十人與

訥會擊吐蕃全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

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千里虜軍塞其中間峻

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

戰死乙丑敕罷親征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

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鞏奉御養之宮中

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於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

自是連歲犯邊
四年春二月吐蕃圍松州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秋七月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五年秋七月壬寅隴右節度使郭大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六年冬十一月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今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五

四十一

七年夏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十年秋八月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於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
吐蕃矣嵩乃遣陳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人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
歲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請與
吐蕃和王
君莫獨主

用兵
君莫破悉
諾遷

吐蕃攻玉
門軍君莫
不敢出
賈師順固
守常樂縣

君莫為回
紇兵所殺
張守珪敗
虜復城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莫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
之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間其悔過求
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莫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莫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親何以
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莫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莫度其
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眾自積石軍西歸君莫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
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莫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
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莫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 秋九月丙子吐
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莫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俘
使歸涼州謂君莫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莫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
師順帥眾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
斂城中財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據開門收器械脩守備虜果復遣精
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
擊破之 王君莫帥精騎邀吐蕃使者於肅州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同紇司馬護輸伏兵突起殺君莫辛巳以左金
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莫
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莫判官牛僧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淮之從弟也僧客本鄆
舩小吏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莫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
故城板幹纒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眾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
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脩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

蕭嵩製忠
竟大破吐

杜賓客破
吐蕃

張守珪賈
師順擊破
吐蕃

信安王禕
攻拔吐蕃
石堡城

皇甫惟明
請遣使往
視公主與
吐蕃約和
從之贊普
上表款附

吐蕃使者
請公主求
毛詩春秋
禮記子林
烈議勿許
裴光庭等

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冬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今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十六年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眾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十七年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十八年夏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秋九月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遣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因茲困蔽陛下誠命一使往視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與兵寇掠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視公主甥不勝喜荷謹使復脩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於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蠻昧頑器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

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碑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

二十一年春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張溥曰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此吐蕃通中國之始也十二年吐蕃寇松州侯君集

擊敗之此吐蕃寇中國之始也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則中國與吐蕃婚矣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擊破吐

谷潭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之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敗績與論欽陵約和而還則吐蕃漸大與

中國抗矣三年吐蕃遣仲宗入貢儀鳳三年李敬玄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敗績永隆元年吐蕃寇河源黑齒常

之擊卻之永淳元年婁師德擊吐蕃於白水澗八戰八捷則吐蕃忽貢忽叛中國勞於用兵矣武后垂拱四年

詔發兵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永昌元年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繡州長壽元年敕王孝傑等擊吐蕃

復取龜茲于闐陳勒碎葉四鎮萬歲通天元年遣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秋吐蕃遣使請和親郭元振請許之

久視元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唐休璟破之長安二年吐蕃遣使求和冬吐蕃寇茂州陳大慈破之中宗

景龍元年吐蕃遣使入貢自此迄於睿宗中國累歲無吐蕃患矣玄宗開元二年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駿敗

之六年吐蕃請和十年張嵩擊破吐蕃十五年吐蕃寇甘州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秋吐蕃陷瓜州十七

年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十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十九年以詩書賜吐蕃二十五年吐蕃西擊勃律趙惠

琮矯詔令崔希逸擊破之二十八年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二十九年吐蕃四十萬人寇臧希液帥眾

五千擊破之冬吐蕃陷石堡城天寶六年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反譖貶王忠嗣七載哥舒翰築神威軍

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八載翰拔吐蕃石堡城大抵玄宗之世吐蕃每入輒創即為寇而希矣及肅宗即位

戎患寔昌代德繼緒大寇遂見遂至京輔惟毒天子出走強同回紇而罪深僕固大唐封疆感牙犁庭之盛淪

胥忽諸抑何前後勢異哉幽陵盜起乘輿播遷戎介西極密通王畿隴右諸鎮安史所不爭得規便而奄有猶

之秦亂而匈奴大隋亂而突厥雄時地然也然吐蕃本發羌支屬禿髮衰種俗事獯狁世隔華風弗夜氏驅野

馬刺犁牛跳躍西域即思通朝尚主一不得遂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上脅中朝太宗不即乘銳戡定反下降

公主生其侈心築城夸耀歲暇邊庭中宗時棄隸踏贊請婚又以金城公主妻之楊矩得厚賂請河西九曲為

公主湯沐虜近與唐接勢益張易入寇和親之失策也辱國喪地於吐蕃尤甚太宗寧能辭責哉

正徳三年五月

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六

建 安 袁 樞 機 仲 編 輯
太 倉 張 溥 天 如 論 正

突厥叛唐

唐高宗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遣三百帳於雲中城阿史德氏為之長至是部落漸眾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殷王遙領之

蕭嗣業等
討突厥先
捷後賊

調露元年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眾遂大亂為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滅死流桂州大智景嘉竟官突厥寇定州刺史霍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捕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教問之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七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虜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十一月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暉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
永隆元年春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孰匐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堦已周行儉遠命移就高岡諸將比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

裴行儉擒
奉職突厥
眾投泥孰
匐來降

阿史那伏
念復自立
與阿史德
溫傳連寇

曹懷舜等
敗於伏念

裴炎疾行
儉功奏斬
伏念
阿史那骨
篤祿阿史
德元珍等
入寇薛仁
貴擊破之

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秋七月

突厥餘眾圍雲州代州都督曹懷振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 裴行儉軍既還突

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癸巳以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

州都督李文暕為副將兵討之 三月曹懷舜與裨將曹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在

黑沙北左右纒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曹老弱於瓠盧泊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

乃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傳小戰各引去至橫水

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陣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

奪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

夏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 秋閏七月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

浸相猜貳伏念妻于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

伏念與曹懷舜等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孝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保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

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以自効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

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且眾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儉候騎告以煙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

執溫傳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于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傳詣軍

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 冬十月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斬阿史那

伏念阿史德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勳程

務挺所逼又回紇守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且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

稱疾不出

永高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

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

骨篤祿元
珍殺張行
師

骨篤祿等
殺李思儉
擒崔智辯

唐休璟請
勿廢豐州

黑齒常之
李多祚大
破突厥

饜寶璧輕
戰遂敗

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曹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弘道元年春二月唐干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乙亥復寇媯州三月唐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夏五月乙巳突厥

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遣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李襄

亂遣百姓於甯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冬十一月戊戌以右

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則天皇后光宅元年秋七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九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垂拱元年春二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衛中郎將高子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夏四月癸未突厥寇代州高子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為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二年秋九月突厥入寇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過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三年春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秋七月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左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追奔四十餘里突厥

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為鞞鞞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擷官屬請答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答官兵乎卒不問又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饜寶璧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

沒寶璧輕騎遁歸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躬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遂為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兵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十餘里掩擊且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篤祿曰不卒祿

永昌元年夏五月己巳以僧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秋九

命懷義
討突厥
骨篤祿卒
弟默啜自
立

默啜請降

田歸道言
閻知微不
宜擅與突
厥祀帶

姚璿楊再
思請依默
啜所求李
嵩言不可
不從
歸道言默

月壬子以僧懷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延載元年正月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甲戌默啜寇靈州 春二月庚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司馬帥契必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常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捷之昭德懼請罪

天册萬歲元年正月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册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秋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為所虜 突厥默啜請為太后子并為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為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册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連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蓋忠卒孫萬榮代領且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神功元年正月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羊醬梁米及黑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春三月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册默啜為可汗知微中道遇默啜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今方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吹其靴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且無厭為陳禍福阿波達干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繪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璿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璿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共盟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

吸必負約
知微以為
和親必可
保

默啜不欲
以女嫁武
延秀拘之
別所以知
南面可汗

裴懷古不

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
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比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
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
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
本安人之術比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
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戎四鎮東戍安
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
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
師之田宣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
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比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力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
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蟻
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
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則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
雖不行識者是之

聖歷元年夏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
楊齊莊攝司著卿齋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
女者由是忤旨出為合州刺史 秋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
用武氏兒邪比宣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閻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
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則以兵五十降之虜勢大
振進寇媯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
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盜非真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皂奪之三也繪帛比身踐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
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且監祭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受默吸官
逃歸

敬暉罷休
城民

高敏與妻
秦氏死義
唐般若降
虜株誅

仁傑請曲
赦河北諸
州

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瘁突騎謀聚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時諸州間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脩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舍收穫而事城郭乎采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吸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闞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吸寇飛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九月改突厥默吸為斬吸默吸使闞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踴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蹈歌獨無慙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戍辰默吸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敏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興之詣默吸默吸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敏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敏冬官尚書諡曰節敏頰之孫也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玄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癸未突厥默吸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敵逼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吸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其有輕中國之心冬十月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遺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賂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偽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於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誓笏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眾情恐懼怒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脩郵驛以濟旋師恐諸

族閻知微
并誅楊壽
莊

沙吒忠義
敗於默啜

盧備遠平
突厥策

將及使者要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閻知微使
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向其肉對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襄公段瓚志
立之子也先沒於突厥在趙州瓚遠楊齊壯與之俱逃齊壯畏怯不敢廢瓚先歸太后賞之齊壯尋至救河內王武
懿宗鞠之懿宗以為齊壯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謀既射之如蝟氣磔磔未死乃決其腹剖心投於地猶起超然
躍不止擢田歸道為夏官侍郎其見親委

二年臘月河南北置武團以備突厥 春二月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并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是歲突
厥默啜立其弟吐悉訶為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王兵二萬餘人其子訶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
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

人視元年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長安元年夏五月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哲為
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
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媯檀防禦仍與季昶相知以備
突厥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九月壬申突厥寇忻州

三年夏六月辛丑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冬十一月己丑突厥遣使謝許昏丙申宴
於宿羽臺太子預焉

四年突厥默啜既和親秋八月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中宗神龍元年夏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冬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沙靈 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十餘人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
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景龍元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為郤縠悅禮樂敦詩
書為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二十一

四

又鳴沙之役王將先逃直正邦憲賞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夏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投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天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雷威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十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弈使戍諾真水為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壘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且退恚之心也且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壘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睿宗景雲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於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間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幞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水部侍郎

玄宗先天元年春正月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開元元年秋八月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開元春二月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同俄單騎遁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閏月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於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夏四月丁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永清大駙馬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吐祿可汗突厥可

拔曳固斬 默啜首來 獻 顯持勒殺 默啜諸子 而此加立 蘇祿自立 毗伽患之 召噶欲谷 為謀主 王賧請徙 突厥降戶 於內地

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九月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 冬十月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 求昏上許以來 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虔瓘撫安之 十一月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 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

三年春正月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眾 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三月胡祿屋酋長文訶思等人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 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 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秋九月壬戌以涼州 救之五月壬辰救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秋九月壬戌以涼州 大總管薛訥為朔州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四年夏六月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 拔曳固逆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全奉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與偕詣闕懸其首 於廣街拔曳固同紇同羅雷僕固五部皆自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吐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及 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且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 以為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八月突厥默啜既死突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突厥 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噶欲谷以為謀主噶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 處河曲者聞毗伽可汗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賧上言此屬徒以且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甯必復叛去今置 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且逃者已多與虜聲聞往來通傳委曲乃是蓄養比屬 使為間諜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 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眾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 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說辭比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安帖皆欲自衛其功非能盡忠徇國 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艱時已嘗置於河曲皆獲安甯今何所疑比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察者頡 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此屬或畏且威或懷且惠或其親屬宣樂南來校之彼時固不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六

五

突厥擒張
知運郭知
運遠擊破
之
毗伽欲入
寇巢城立
寺觀瞰欲
谷曰不可
乃止

王賊誘殺
勺摩等諸
部大懼

張說撫安
拔契固同
羅

破拔悉密
及盧公利
等毗伽大
振蓋有數
吸之眾

倅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雷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跌跌思秦阿悉爛等果叛 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為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絳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眾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瞰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眾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八年夏六月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摩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摩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始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怙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利士見危致命比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是遂安 冬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必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瞰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能來俟其垂至徒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峻之約必喜而先至峻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峻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瞰欲谷曰此屬去家十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眾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瞰欲谷引兵還出亦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

裴光庭謀
徵突厥大
臣從封泰
山

毗伽為梅
錄吸所毒
子伊然立
尋卒弟登
利立

澄將兵邀擊之。噉欲谷謂其眾曰：吾乘勝而來，敬迷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噉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噉之眾。

九年春二月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實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繪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噉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死，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邊疆，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十二年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昏。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遠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夏四月，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職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冬十二月，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

十四年夏四月辛丑，於定恒莫易倉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十五年秋九月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吸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齎練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馬十九年春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吸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吸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

二十九年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

登利斬右
殺判闕特
勒殺之骨
吐葉護殺
毗伽子及
弟而自立

按悉密三
部拔悉密
吐葉護突
厥與眾共
立烏蘇

烏蘇敗於
王忠嗣遁
去

阿和思等
來降突厥
遂殺

拔悉密殺
烏蘇自立
屬

回紇懷仁
擊殺白眉

擊殺白眉

擊殺白眉

擊殺白眉

擊殺白眉

擊殺白眉

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且眾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吐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吐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秋八月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吐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或兵磧口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遣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以擊之取其右廂以歸辛亥突厥西葉護阿和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眾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 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厚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勅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吐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捷山舊統樂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春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曰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

張溥曰武后擊奚契丹則命武懿宗擊突厥則命僧懷義女主失政之太者也突厥自李思摩入朝車鼻可汗被擒以後諸部盡為內臣北邊無寇者三十餘年阿史德溫奉職二部忽背及時在高宗之季未幾咸伏其辜皆裴行儉力也高宗崩武后僭制骨篤祿等為寇僧懷義出討不見虜而還骨篤祿死弟默啜立入寇靈州復命懷義討之不果行嗚呼沙門而執司馬之柄淫人而張九伐之師史冊以來僅見而已骨篤祿反改曰不卒祿默啜反改曰斬啜太后怒其叛則更其號二虜固不懼也王莽篡漢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烏珠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不受拜而入犯塞武后使武延秀入突厥納

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不受拜而入犯塞武后使武延秀入突厥納

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不受拜而入犯塞武后使武延秀入突厥納

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不受拜而入犯塞武后使武延秀入突厥納

默啜女為妃默啜曰我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突厥世受李氏恩今將輔立之乃拘延秀遣書數朝廷五罪夫漢人臣於賊莽唐人臣於武氏天下習為故常不知其非也夷狄君長反能抗首不服一天加遺其禮失而求之野乎聞知微出使降虜唐般若翻城應敵是時邊城死義者自高叡外不多見也文持累載勉許彼昏猶高后刃冒頤之慢書苟幸無事誰敢言聖囑之橫行匈奴哉玄宗定難英武始奮張仁愿築三受降城郭虔瓘斬同俄特勒突厥漸衰默啜旋為拔曳固所殺獻首闕廷遂至國內分爭闕特勒殺默啜諸子梅錄啜弒毗伽可汗登利骨吐烏蘇白眉相次被誅而突厥并於回紇矣唐書載阿史那稱亂自泥孰嗣至白眉宗族迭攻令終者鮮較前得失易若思摩盡忠陪葬昭陵立碑化州也馮奉世立莎車之功蕭望之裁之郝靈全得突厥之首宋璟抑之二臣廣遠皆在英主好大之世豈可與匡衡石顯之阻甘陳同日道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七

唐平奚契丹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丙申契丹酋長摩會帥其部落來降四年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濟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靺鞨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濟萬均之兄也

薛萬濟遺
會沒折說
東北諸夷
內附

曲據塞哥
可度者皆
內附
李善孫
萬濟救趙
文翹舉兵
反遣曹仁
師等二十

二十二年夏四月己未契丹酋統主曲據帥眾內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為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冬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府以窟哥為都督又以具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酋統主為刺史以奚部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督又以具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酋統主為刺史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

高宗顯慶五年夏四月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陁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為冷岍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更以樞賓等為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東都則天皇后萬歲通天元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試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翹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翹剛復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

契丹以飛
素縲張元
遇麻仁節
復以計邀
敗燕匪石
宗懷昌等
軍
默殺唐蓋
忠萬榮妻
子
萬榮遣駱
務整何阿
小攻陷冀
州殺陸資
積
起狄仁傑
為魏州刺
史
軍書填委
元索剖析
如流
萬榮賊蘇
宏暉王孝
傑陸崖死

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女撫大使姚璩副之
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為前鋒略地所向皆旬
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於碓石谷唐
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雷給之日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
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餉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
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虜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先進
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縲玄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
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叙勲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
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士庶家奴驍勇者官償其值發以擊契丹又令山東
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
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比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
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定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且一契丹小孽假
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成示天下涼州都督許欽明之兄欽寂為龍山軍討擊副使與
契丹戰於崇州敗軍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且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
在朝夕公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突厥默啜請為太后子為國討契丹册授默啜左衛大將軍冬十月辛
卯契丹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眾軍勢復振遣別帥
駱務整何阿小為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為魏州
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
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碓石姚元崇部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神功元年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碓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
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
殆盡官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聞

萬榮大敗
其奴斬首
以降

懿宗秦族
河北百姓
王求禮杜
景儉秦原
之

李楷固駱
務整來降
狄仁傑奏
用之以擊
契丹餘黨

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 夏四月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 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六月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為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奪軍資器仗其眾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為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雷且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材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眾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袍使為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冤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間之凶懼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十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其餘眾及奚雷皆降於突厥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為反生剝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人殺人最多 秋七月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秦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誣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久視元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編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鶴入烏羣所向披靡黃虜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縋又有駱務整著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者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

李璣薛
訥於劉幽
求幽求薦
孫佺代之
孫佺不聽
烏可利言
敗於李大
駙
默啜殺孫
佺周以悌
李楷洛烏
可利脫歸
薛訥請擊
契丹姚崇
等諫不聽
杜賓客言
盛夏不宜
深入寇境
訥不從大
敗
訥歸罪於
崔宣道李
思敬等八
人制悉斬

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睿宗景雲元年冬十月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十二月壬辰奚嘗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玄宗先天元年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璣有隙璣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從訥為并州長史夏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駙戰於冷陁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

二萬騎八十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軍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自固大駙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勅來招慰

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駙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比殺之楷洛可利脫歸冬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開元二年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寄治於幽州東漁陽城或言棘鞞奚嘗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秋七月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

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戈甲齋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於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中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

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赦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四年秋八月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駙帥所部來降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酋長拜為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駙為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軍前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

八部酋長拜為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駙為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軍前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

之

李天活李

大補來降

默吸死拔

與固等內

附

宗慶禮閣

七田八十

餘所

以楊氏為

永樂公主

妻李天活

天活卒弟

姿固代立

可突干殺

姿固大醜

擄薛恭而

立鬱干

以慕容氏

為燕郡公

主妻鬱干

鬱干卒弟

吐干立

李吐干來

奔可突干

立邵固

父弟也。突厥默吸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

五年，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

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

安流，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冬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天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

為永樂公主，妻之。

六年夏五月，契丹王李天活卒，癸巳，以其弟姿固代之。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契丹王李姿固與公主入朝。

八年，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眾，心李姿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與兵擊姿固，姿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

澹遣安東都護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榆關，可突干立姿固從父弟鬱干為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

以鬱干為松漠都督，以李大醜之弟魚蘇為饒樂都督。十年夏閏五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己丑，以餘姚縣主女

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十二年，契丹王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十三年，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雷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

弟邵固為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衛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

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

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妻魯蘇。

十八年，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

而很專，且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已酉，可突干弑邵固，帥其國人并脅奚眾叛降突厥。奚王李魯

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許侃等，於關內河東河

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仲先副之。

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述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

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玘破之於捺祿山。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七十七

以陳氏妻
邵國章氏
妻魯蘇

張說科何
突干必叛
可突干殺
邵國命忠
王源等討
之

信安王禕
烏承玘大
破奚契丹
可突干遠
遁

郭英傑戰
死六千人
皆不降
王悔就李
過折斬契
丹王屈烈
及可突干
涅禮殺過
折唐以為
松漠都督

安祿山敗
于奚契丹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三月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玘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玘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其眾。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瑣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於都山敗死時節度使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擊奚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眾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眾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冬十二月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因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初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衆屈烈及可突干首於天津之南。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具臣涅禮所殺并其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眾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為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主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共擊破之。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退為虜所敗。

二十五年春二月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二十八年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天寶四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祿山誘阮
奚契丹數
千人
何思德戰
死

祿山大敗
歸罪于哥
解魚仙而
斬之史思
明逃入山
谷

李獻忠恐
為祿山所
害叛歸漠
北

五載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安國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為恭仁王

九載冬十月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良茗酒醉而阮之動數十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

十載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

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虜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

不如按甲息兵以待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致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為已得

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

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

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

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卿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郤之

十一載春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

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

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白誓後張暉請奏留不行暉不許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十三載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契丹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十四載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張洎曰契丹與奚皆東胡種也契丹之先為匈奴所破保險卑山魏青龍中逃潢水南蕃龍北至元魏自號曰

契丹其地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於突厥

以為俟斤奚則蹋頓之後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霄與突厥同俗

盛夏必徙保冷陁山山直媯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唐武德中契丹大酋孫教曹來朝而君長或小人

寇當太宗時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竝帥所部內屬賜姓李自此世為唐臣矣李盡忠者窟哥之孫孫萬榮

者教曹之孫忽殺趙文翹而反則武后之萬歲通天元年也武后自垂拱以來專任酷吏誅唐宗戚大臣郎將

莫必其命獨小醜角鬪策力不展何女主之威能行於告密鉤距不能行於蠻夷外方也契丹既反奚亦同叛

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后即欲不用兵不可得然王孝傑戰敗武攸宜徘徊漁陽賂務整騎至武懿宗退據相

州后將諸武固謂子弟勇智奔走禦侮足耀遠國乃上無實事燕然之功而下有高克清人之刺則中才之謂何也后惡二虜改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猶然婦人之忿大難之詛無當警伐即後日誅殞突厥默啜實助有勞豈大唐之聲靈哉玄宗開元時契丹可突干弒其主李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頌元帥帥十八總管討之定亂服貳誠稱義師惜浚不行稍稽天誅踰三年張守珪設計誘斬殲渠魁亂猶未靖安祿山敗北救而不誅委以范陽數侵掠市功久之奚契丹稍衰祿山遂反然則良若之酒非特東胡耽毒亦天子腐腸之藥也唐盛而亂以營州衰而亡以桂林易曰喪牛于易詩曰敬之敬之蓋可忽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上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初武衛左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立武門時大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羨坐謀籍沒其家上密問大史李瀉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王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偏贈屈突通等而武氏獲預焉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訐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

太宗以秘記授李君羨

李淳風請勿殺疑似

王后疾蕭淑妃有寵勸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

武昭儀殺女以誣王后

高宗武昭儀謀廢王后先以利舊長孫無忌

禁王后母柳氏不得入宮遠貶

柳氏高宗欲特置衣冠以寵武昭儀

釋瑗來濟諫止

王德儉說李義府請上廢王后

武昭儀許敬宗崔善才黃公瑜潘布腹心於武昭儀

儀之禍竟

不為禮武昭儀伺后所...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噉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比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敬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寵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勵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勅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賊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布告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勅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若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善才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比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

公瑜告之

左連

上欲廢后

穉遂良

穉來濟力

諫不聽

李勣將決

廢后

許敬宗宣

言穉遂良

立貶

詔立武氏

為后擬漢

王政君

武氏為請

意當環濟

王后蕭妃

慘死

武后數見

王蕭為崇

從居蓬萊

宮

李義府庸

舉正義枉

法出淳子

氏將納為

敢言韓瑗因問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與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臣言有益國損醜之義臣之分也昔吳王不聽子胥之言而虞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妣而興闡睢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自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儀今左右以聞庚午賊遂良為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散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舉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含墨之內恒自飭躬媼媼之間未嘗違目聖情賢忠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王李勣齋醮綬册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蕭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寢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曠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勅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立畜貓再又改王氏姓為婢氏蕭氏為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為崇被髮漉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高子氏美色繁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舉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實交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

疑奉義府
逼正義自
繼王義方
奏彈被貶
義方母勸
子盡忠
韓瑗為遂
良訟免

許敬宗李
義府譴舉
瑛濟遂良
謀不軌皆
遂良上表
自陳

褚遂良卒

義府以事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
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
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釐穀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縊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
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勳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
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韓瑗上書為褚遂良訟
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且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眈黎咸嗟
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恙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連已經寒暑違忤陛下且罰塞馬伏願細
鑿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
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諛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
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
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瑗八月丁卯瑗
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
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奉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
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旨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
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實屬陛下手抱臣頭臣與無忌區區處眾事咸無廢闕數
日之間內外竄謫力小任重動准行過蝶蟻餘齒乙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惡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甯中立不言武后亦不
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母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
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業朋黨事勅敬宗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
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比耶為小人所間小生疑

敬宗以韋
季方事誣
無忌謀反
乃遣取

敬宗又誣
奏無忌謀
逆錄遂良
與瑗扇成
于志實
附乃追削
除免
褚茂甫
冲被殺
敬宗誣殺
趙持為王

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未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禍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
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具兒與一女
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且智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且威若一日為發陛下遣誰當之今
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恐無忌知李方自刺害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
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與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
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
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
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
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
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
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
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
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
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
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實亦嘗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實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
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彦甫冲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
督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且從母為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嶺
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
乃代為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禦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薨枯骨仁也
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
之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加錄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

方冀收葬之

長孫鉉被

敬宗逼無

忌自縊詔

斬棄瓊

長孫氏柳

氏敗降者

十三人子

氏敗者九

人

廢漢主忠

王伏勝發

郭行真嚴

勝事上官

儀請廢武

后上命草

詔后遽目

訴上懇謝

后使敬宗

誣長儀伏

勝與忠謀

逆皆死劉

祥道鄭欽

泰等流賊

其眾

大權悉歸

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廬承慶更其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鞠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爽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爽於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生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潭州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莫敗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甫貶榮州刺史于氏敗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冬十月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誌議與王伏勝俱

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其眾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無拱而巳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其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

之撰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戒樂書凡十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太后惡之

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烟而已數日烟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

枯州刺史今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且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

大權悉歸

大權悉歸

中宮中外 謂之二聖 皇帝稱天 皇后稱 天后 上議使天 后攝政部 處後李義 炎諫止 元萬頃劉 禱之等為 北門學士 天宮幽死 周王顯妃 義陽宣城 二公主年 踰三十不 嫁太子宏 奏請出降 天后惡而 配之 天后貶祀 王上金 耶王素即 著中書論 張柬之潛 封以進后 誣貶之

請數忤旨。由此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於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慟。遂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以公主配。當上朔。衛權殺王遂古。己亥。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配之也。六月戊寅。立雅王賢為皇太子。天后惡。蘇州刺史王上金。有司布告。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澶州安置。儀鳳元年。耶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勅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親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鄆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親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請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宗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早申數百。頌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遂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八月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士民。承慶思讓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不得來見。丁未。遣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極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赦。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勳。勅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

后以明宗
太子賢

高宗崩中
系即位政
事決天

裴炎以中
宗書
貞語曰太
后遂與劉
禎之程務
挺張彥節
勒兵廢中

宗
與書密之

劉仁軌陳
呂后禍敗
事以申規
戒

邱神勳承
太后命殺
太子賢
馮元常以
直言出外

所已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威之孫
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鄉知別無勳賞不若奉慶慶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
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士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睿宗之長子
也故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
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
使秘書監武承嗣齎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唾於後
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固然靜而思
之是為龜鑑况公先朝舊德遇兩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上神勳詣巴州
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嘗風使殺之神勳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
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紫帳以視朝 三月上神勳至巴州幽故
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勳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勳為壽州刺史已亥追封賢為雍王神勳
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三門品下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
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
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高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
涉詭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為離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
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所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
不從已已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為睿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檢為太尉金城義康王
祖華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獲為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京師時諸武用事
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蓋產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王簿駱賓王詹事司
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枯查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黔令求仁正倫之姪也蓋產
尉魏思溫嘗為御史復被黜思溫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使其黨

通鑑已事本夫 卷二百七

七

武承嗣請
立武氏七
廟太后不
從

李敬業放
獄唐之奇

駱賓王杜
求仁魏思

温謀討武
后

太后見省
王權嘆其
才

武承嗣三
思勳

王元嘉魯
王靈寶裝

炎固爭太
后不悅

崔崇告火
謀反劉景

先胡元範
證且不反

皆下獄

魏思温說

李敬業直

李敬業直

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韋超詣仲璋告慶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
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忠臣
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擊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
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
奇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温為軍師賓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為臨
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皆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
踐元后於馨翟陷吾君於聚塵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
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
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眾云賢不死亡在比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
時貽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遵昭公貽行舉拒卻之詔以行舉為遊擊將軍以弟行實為楚州
刺史甲申以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寶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祿之韋
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
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賢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
崔崇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志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寨味道侍御史標陽魚
承暉鞠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避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讓證炎必反劉
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
願卿不知耳對曰右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其眾太后皆
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藥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書三品李景讓同鳳閣書平章事魏思温說李
敬業曰明公匡復為辭直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
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

從 指洛陽不

敬業因劉

延嗣李思

文于獄

君元貞不

屈死

后殺裴炎

其弟子伯

先年十七

請見言事

杖流漢州

劉仁軌表

報善嗣宗

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間公舉事自燕麥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於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劉暹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對曰臣為陛下畫計且安敢訴冤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伯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漢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丁酉追削李敬業相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遲以迷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粟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眾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躬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眾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且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在下阿

魏元忠請
先擊敬猷
孝逸從之
遂戰勝

成三朗死

魏元忠劉
和柔請孝
逸火攻敬
業大敗

裴紹業殺
程務挺突
厥擊飲相
慶

王方翼流
崖州死

武承嗣罷
僧懷義因
千金公主
以進命薛
紹季父事
之武承嗣
三惠執重

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強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殺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唐之奇給其眾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殺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十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擊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壽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且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直為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諧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三月辛酉武承嗣罷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懷義郭人本姓馮名小窳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命薛紹季父事之武承嗣極意歐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

僕之禮

馮夢龍

以法繩懷

義被敵幾

死

查宗國讓

政于太后

武承嗣諧

連孝孝逸

魚保家請

錫銅為醜

受密奏後

怨家投醜

告其為敬

實作兵器

遂伏誅

來俊臣萬

國俊共撰

羅織經

索元禮周

興等燒為

訊囚酷法

陳子昂疏

諫詔獄嚴

刑不聽

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匱，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暉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其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醜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其眾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刀，見庫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索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文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疑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擷，或使跪捧枷，累其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殺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察。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谷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雖賦

自注：一、五、八、三、一、六、二、三、一、

蘇良嗣命
左右批懷
義類

王求禮請
賜懷義
四方賀新

豐陽山俞
文俊言具
非慶流積

外殺之
劉禕之為
實大隱密

奏賜死
郭翰周思
鈞以稱款

禱之謝表
被貶
承嗣娶孝

速流儋州
卒

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巾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甯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當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入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愼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弄走兵交官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壹闕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夏四月以岑長倩為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為右相己卯韋思謙為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碎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人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聞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為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聞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踴出改新豐為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疠疢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庚午賜死於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閣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大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崇請為七室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

周際新立 武氏七室 減唐太廟 為五室賈 大隱奉獻 乃止 以備懷義 為明堂使 命周興致 郝象賢族 罪任玄頑 琴無反狀 免官 武承嗣鑿 白石為文 使唐同朱 獻之 剛東陽公 王封邑并 二子從巫 州 轉王元嘉 霍子元軌 曹王曹爽 趙王元貴 公讓江都 王緒號王 鳳東光公

易之義今周際別引浮議廣述豈聞貞宗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宗先廟室應如諸候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二月庚二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備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致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頑玄頑奏象賢無反狀玄頑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隱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聖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從巫州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丁巳郝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水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高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督曹牧又以先於記水得瑞石改記水為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曹王曹爽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嘉元子通州刺史黃公讓元軌子全州刺史江都王緒號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寶子范陽王諷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譏諺為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久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響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譏諺為皇帝重書與冲云朕遭幽繫諸王且各發兵救我冲又詐為皇帝重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其兵分告韓霍曹趙及貝州刺史紀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冲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辛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嘗言董玄寂為冲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七十八

七

融范陽王 諸環邪王 冲等皆有 王覆之志 冲起兵七 日而敗 自起兵應 冲亦敗乃 與妻少子 規及裴守 德皆自殺 趙瓊妻常 樂公主勸 諸捨生取 義 太后欲恣 誅韓魯諸 王蘇均訊 無明驗更 使周興等 按之故元 嘉靈變謀 常樂王迫 脅自投 狄仁傑奏 原越王負 黨與

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之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冲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軍素服出迎神勣揮刀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負間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趙崇裕為中軍大總管長儀為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甫為諸軍節度制冲屬籍更姓冠氏自間冲敗欲自鑠請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十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上以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脇莫有闕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自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趙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自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稱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冲皆集首東都閣下初范陽王諷遣使語貞及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瓊瓊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夫當為忠義死為徒死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均按其密狀均訊問皆無明驗或告均與韓魯通謀太后召均詰之均抗論不同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均於河西監軍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脇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趙使行刑仁傑密奏被旨誣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甯州甯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甫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閭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遵左遷復州刺史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責子責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

仁傑責張
光輔投掠
殺東莞公
融高子青
亦坐誅
殺薛顛緒
紹餓死
廢霍王元
軌江都王
緒及裴承
先
於明堂北
起天堂王
求禮上書
諫不報
太后服衣
冕擗大珪
行祭祀禮
陳子昂言
為政之要
殺汝南王
燒都陽公
譚善宗室
十二人

融倉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為反黨所引冬十月乙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
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顛顛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沖通謀顛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
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顛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
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郝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叔之孫也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太子宮從內外文武百官皆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園薄
之盛唐興以來未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
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栴檀
椀藉以為本下施鐵梁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饗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
天堂五級以助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禮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
堂茅茨不翦米棧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鸞入雲金龍隱霧音殿辛瓊臺竟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衣冕擗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
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光王次五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於
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
緩刑崇德息兵軍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且論其美凡三十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
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鄆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雋州煒憚之
子諲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鄭玄挺玄挺女為諲妻又與煒善諲諫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
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
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
之敗也弟敬直流縑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司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史所獲嗣業縊
死嗣明敬直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眾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
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直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
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克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敬直所引云與敬業通諱臨刑太后使

通鑑卷之百八十一

十一

殺鄧玄挺 紀王慎卒 東平王續 等相繼被 殺 張光輔與 徐敬自張 嗣明等同 誅 太后赦張 楚金郭正 一元萬頃 魏元忠 周興誅殺 魏玄同 玄同不肯 高密 殺崔春劉 易從 周興等誣 殺黑齒常 之 殺嗣鄭王 璆等六人 嗣王情 琦等六人 流嶺南 陳子昂諫 濫刑

通鑑紀事本末

鳳閣舍人王隱客騎馳傳聲救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赦已既宣赦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九月甲午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蒼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其眾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已未設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璆等六人庚申嗣勝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右衛曹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比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赦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人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疑是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且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為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春正月戊子武承嗣遣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甯為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書攸甯士護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掌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蓋為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嶺州籍沒其家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業後事遊擊將軍高元禮為僕

景方不
禮承嗣三
思為周興
等構流信
州
侯思止王
宏義皆以
告宏為侍
御史
法官魏為
深酷徐有
功景儉
獨存平恕
李日知尚
平恕不為
胡元禮所
屈
承嗣使周
興羅告上
金素節等
殺之
投南安王
賴等宗室
十二人
鞭殺太子
賢二子
千金董公

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曹員亦族滅推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子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朝敵大夫侍御史它曰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宏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衣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踐履瓜田之盡又遊趙貝見閻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赦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宏義即於柳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分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搨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刑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豈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魏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景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王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數日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頊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

通鑑已下

卷二百二十一

一

主以巧婚
得全改姓
武氏

傅遊藝請
改國號曰
周賜皇帝
姓武氏

遊藝與岑
長情張度
勛邱神勳
來子均並
賜姓武

時人謂遊
藝為四時
仕宦

宗秦名顯
弟楚登普
卿皆以顯
流敗投章
方質

揚球僧雲
言等九人
皆明爵縣
公
徐有功以
國爭李行
襄兄弟罪
免官從復

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追尊周文王曰
始祖文皇帝妣如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
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
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諡稱皇后立承武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攸甯為建昌王士彥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
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
校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為尚書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清右玉鈞衛大將軍張虔勳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勳侍御
史來子均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苦為內史遊藝暮月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攸改
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遂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無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
等六人為郡王 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賤遭化尉弟楚普卿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章方
質 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且撰疏僧雲言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
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道州刺史李行襲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
秋官侍郎周興泰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
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危尉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任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
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唐太
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光廟為宗尊廟乙酉日南
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
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
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官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
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者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
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均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正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
集使二千之日人表請封中獄已亥廢唐興南永康隆慶署官唯量直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勳以罪誅 納

史 魏為侍御
納武氏神
王子太廟
李嗣真言
酷吏縱橫
不聽
來子均誣
殺劉行感
兄弟
邱神勳伏
誅
來俊口通
史務滋自
殺
周興被告
沈嶺南為
仇家所殺
太后誅索
元禮以慰
人望
俊臣所殺
張彥勳
義寧光
順等皆賜
姓武比

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鞠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殺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鼎與丘神勳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與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成當為何法興曰此其易耳取大獲以成四周災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獲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獲與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十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十乘王武攸暨為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高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吳陵顯義陵為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命達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申殺王鈞衛大將軍張虔勳來俊臣鞠虔勳獄虔勳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宏嗣來俊臣鞠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偽立文案奏之且殺張虔勳亦然救旨皆依海內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傅遊藝登瀛臺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士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以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脇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先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比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枯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二

來俊臣殺 雲宏嗣 傅遊藝使 張嘉福使 王慶之等 立武承嗣 為太子太 長信格輔 元言不可 承嗣俊臣 誣且與歐 陽通等謀 反皆死 太后令李 昭遠杖殺 王慶之 昭德言承 嗣不可立 殺樂職思 李去聲 紀先知勅 沈全文詐 譌朝政太 后釋之 郭勳為魏 元宗實重

山金魚... 卷一百一十一

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

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免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

交績之曰趨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去太后笑曰但使卿

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

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甫陵承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

魏元忠病竊往問之因嘗且董喜曰大夫董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

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

本司農卿裴音禮前文昌左丞廬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殺一問即承反

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推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

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太后土遣

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候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

我薄命譬如蓬蘆足絳於鏡為所曳且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候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

德壽許之仁傑子先遠得書持之告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辨其中帶寢處其安

苟無事實豈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繼視之繼不敢視惟東顧

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繼奏之樂思臨男米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

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去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

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

之出表示之乃知且詐於是出比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

本嗣真於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

本嗣真於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

奉後臣羅 告任知古 狄仁傑 行本裴 禮盧敬 元忠昇 貞諫反 元忠辭氣 不屈侯思 止劉曳之 狄光遠得 父書訟免 樂恩賜男 訟後臣弄 法 太后出任 知古等七 族 後臣請誅 行本徐有 功駁之 霍獻奇力 請殺霍 宣禮太后 不聽 來俊臣誣 殺泉獻誠 徐堅請覆

為明主有更生之恩後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霍獻誠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殞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露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誠可常以綠帛裹且傷微露之於幘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難之道今者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救推按反者今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存聲赤族豈不痛哉比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實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明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卨為冬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比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亦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也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具鸞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祭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驪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運儀監丞善思名謹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罪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比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山構難不設鈞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憂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時向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賢遠慮之須毀去萋非之牙角慎姦險之鋒芒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

通鑑已下下 卷二百二十一

三

奉刑罰請
擇法官
昭德音承
嗣權太重

承嗣數昭
德太后不
聽

昭德斥白
石赤文之
妻

胡慶獻龜
腹丹漆書
昭德奏請
付法

嚴善慈按
告密引虛
伏罪者八
百五十餘
人為其黨

楊尚流驢
州專復古
用

朱敬則周
矩請殺刑
太后從之

團兒請刺
皇妃書德
妃皆死

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殺指膺鐵爪懸髮垂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綏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赦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為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諧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隨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乃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恒王成義為衡陽王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隆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背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自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二月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執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暴因

國况復欲
害皇嗣太
后殺之
害皇親妻
龐氏為奴
告密薛季
相誣奉宮
斬其子希
城訟免有
功力爭得
減死
裴匪躬犯
雲仙坐私
謁皇嗣腰
斬
安金藏剖
心明睿宗
不反
萬國復殺
流人三百
餘人劉光
業殺七百
人王德壽
殺五百人
太后稱原
流人
承嗣等上
尊號

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鞏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比自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豪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來俊臣誣又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眾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辟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瑋為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賤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救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畫日將行方乃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臆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殺都注又著石論數十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士黃貶昭德為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貞觀己酉下天 卷一百一十七

三三

賜高山人 韋什方姓 武氏 胡元禮杖 殺王若儀 邱惜疏攻 昭德達宏 敬奉鄧注 石論太后 惡昭德賊 之 周允元皇 甫入備奏 敗巨盧欽 望章巨源 杜景儉蘇 味遺陵元 方 周矩請按 懷義所度 僧老流遠 沈南珍得 幸太后懷 義心愜密 燒天堂延 及明堂 劉承慶請 報朝傳誦

用財如董王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

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願厭人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床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為坑深五尺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珍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愜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比晝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醮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醮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璩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醮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堂仍舊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古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教給使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庾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醮宴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詭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福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時則籍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仁降皇恩如其忤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當寬宥用使俗多頌恃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願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究肅清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解服眾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奸吏何者為美惡臣望

姚璘獻說
乃止
河內老尼
淫穢事敗
武什方自
殺死
劉承慶言
張昇違教
劉和幾奏
陳四事
知幾著恩
慎賦
太后使武
伎甯帥壯
士殿殺僧
慶義
天樞成
徐有功復
用
潘好禮著
論稱有功
賢於張釋
之

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便有善者，適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執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春二月，僧懷義共驕恣，太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士，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甫帥壯士殿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繫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威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下
武韋之禍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恩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恩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恩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七十七下

劉恩禮與
 葛連耀謀
 反吉項李
 俊臣上告
 命武懿宗
 推之族誅
 李元素等
 三十六家
 俊臣復羅
 告吉項瑣
 上變僅免
 俊臣黨人
 羅告禁甚
 謀反誅之
 其子劉順
 訟冤劉如
 瑋嘆泣達
 流
 張昌宗易
 之得幸太
 后
 勅李迥秀
 為氏私
 夫
 承嗣李喬
 知之李結
 玉并族誅
 之
 俊臣自言

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葛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衛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葛連耀有天命公必
 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劇兼天官侍郎事用恩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項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
 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恩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於是恩禮引鳳閣侍
 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謹及王劇兄涇州刺史勳
 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正月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
 宗寬恩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恩禮始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
 為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項瑣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瑣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
 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其子弘亮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割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瑋見之竊歎而泣俊
 臣奏如瑋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瀧州 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
 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為司衛少
 卿拜其母韋氏為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勅鳳閣侍郎李迥秀為韋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
 思懿宗宗楚容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撻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夏六月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
 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逆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
 大怒詆酷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勅以
 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
 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証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
 南北牙同反莫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
 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項執轡太后問以外事
 對曰外人惟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為成州司
 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究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
 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皮披腹出心騰躍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
 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

才比石勒 俊臣文備 諸武及太 唐公主發 俊臣罪王 及善言預 勸太后殺 昭德俊臣 同棄市 太后知天 下結俊臣 罪 侯敏妻董 氏勸敏達 俊臣得免 禍 姚元崇保 內外臣無 有反者 秋仁保勸 太后召還 廢陵王王 方慶至及 善周之 古項覽後 易之昌宗 武后立 廢陵王

告暴連羅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
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請開割耳房面訟寃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
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員達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
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
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復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權吉頊為右肅政中丞夏六
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武承
武三思並罷政事 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
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犯者不有寃
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
敢動強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與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
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尋時宰相皆順成其事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
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
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聖歷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秋仁傑每從容
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
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耐姑於廟者
也太後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廢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
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
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廢陵王孫萬榮圍幽州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
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
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廢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

吉璣復陳利害太后意定乃召廢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而死皇嗣請遜位於廢王薛納言太子不易醜虜不足平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

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瑒乃召問之瑒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己巳詔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九月甲子以夏書武攸甯同鳳閣鸞臺三品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赫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監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正月壬戌以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甲子置控鶴監承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張易之為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瑒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外郎半千皆為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起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瑒為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弟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峰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夏六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甯罷為外官尚書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四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為並受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於史館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心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八月以武三思為內史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立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鄉特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李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歧仕進又自揚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

三二四

項與武懿宗弟生貶

項言宗室外戚官使兩安

狄仁傑諫觀舞舍利

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費巨萬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求取則乃錄

王來相繼誅誅朝野慶奉若再觀陽和至如仁無元忠佳遭按鞠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道醜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羸之負冤得罪者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雷雨之旋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方便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歡更之幸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瑊貶安固尉太后以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瑊與武懿宗弟趙州之功於太后前瑊覺岸辭口懿宗短小偃偃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瑊在朕前猶卑我請武况異時詎可倚邪它日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欲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槓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槓槓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邪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別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太子其弟重茂為北海王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遠車駕觀舞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秘書監昌宗飲博嘲諷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益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絲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遠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明昌

章安石面折武三思張易之兄弟

蘇安恒請禪位東宮

重潤承奉郡王武挺基以議張易之兄弟被殺

安恒復請太后禪位太子相王

儀曰儀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醜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秦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冬十一月丁巳納言章巨源罷以文昌右丞章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願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寒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奉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陰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閒閒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來補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王塔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廟以見唐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威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

太平公主
請封昌宗
為王
魏靖請覆
按俊臣等
舊獄太后
命蘇頌雪
寃

諸張深怨
魏元忠告
其與高戩
謀挾太子
賂張說證
之宋璟張
廷珪劉知
幾者說以
大義乃得
正

蘇安恒上

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昇為司馬。然竟不行。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蓋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頌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其衆頌慶之曾孫也。

三年。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才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比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嶺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閭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証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曰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寃寃。不敢証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三十一

二二

疏救元忠
易之等欲
殺之賴朱
敬則恒序
範陸澤魏
知古保救
得免

王峻申理
元忠

崔貞慎等
八人儀元
忠於郊外
易之責其
與元忠謀
反馬懷素
據實奏聞
乃免

宋璟不禮
請張

唐肅用請
罷與秦宮

李嶠張廷

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怙怙皆以為陛下委信姦究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牌於私室而籍口於公朝畏廷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譏虐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敕元忠為高要尉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較為善所激顛沛無恨環歎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儀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鞠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日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誦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皆鑿布秦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敢不以實關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環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環曰才方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景謂環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環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環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條皆以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難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宜檢校慶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眾造

珪請罷作
大像

楊再恩請
媚取容

昌宗犯罪
再思其具
合神丹有
驗乃復官

唐休璟請
太子備昌
宗易之

太子備昌
宗易之

太子備昌
宗易之

太子備昌
宗易之

楊元嗣告
昌宗謀反
宋璟鞠實
奏收下獄

像鏡見有一十七萬餘緒若將散苑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口。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聖君享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恩為內史。再恩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恩曰。楊內史。面似蓮花。再恩曰。臣面似蓮花。再恩曰。臣面似蓮花。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恩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恩曰。乃蓮花似六郎耳。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鞠之。丙申。救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辛丑。司刑正賈敏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餉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恩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恩。再恩出。令言為長社令。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昌宗。守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章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相王府長史。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九月辛酉。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太后寢疾。居長生殿。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暉奉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中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後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勝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章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符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儀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張柬之與
暉桓彥範
袁恕已李
多祚楊元
忠生漢姚

以弘奉為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表間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環
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眾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環退右拾遺江都李邕遣曰向觀宋璟所奏志
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救環揚州推按又救環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又救環副李嶠
安撫隴蜀環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
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
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記則不當更與弘奉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
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况事已再發陛下
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獄處
閔三司考覈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
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
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環聲色通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教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
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環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環庭立而按之事未
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救赦之環歎曰不先擊小子腦則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臺環謝環拒不見左臺中丞
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海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
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嶠
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
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太后
疾其驕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
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當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
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引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
定謀初柬之與荊州長史關鄉楊元琰相代同之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

元之薛思
行王同敗
等斬易之
昌宗迎立
太子

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大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豈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暨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懼。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今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諱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杜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孫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東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袁恕已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東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與。謀拒

立后章氏
贈后父為
上洛王

彥範請誅
胡僧慧範
不聽

薛季昶劉
幽求請張
柬之桓彥
範救除
武三思不

而不與事當誅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
問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瀛以前故事復以
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
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楊再恕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遺上陽宮也太
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第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
事則天皇帝大乍此辭遠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
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舅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拾遺賈虛
已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嗚嗚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
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后生邵王
重潤長甯安樂二公主上之遺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
上每聞救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甯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
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
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宮
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皇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
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徵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
之上皆不聽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叟編蹠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
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如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
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
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疎策爵拜官有差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
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
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彥範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

不聽

上官婉兒

通三思遂

宋之等數

勳中宗謀

請武不聽

崔敏章

三思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

從上女安樂公主道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

恩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

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

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東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

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願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東之

等或撫牀驚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

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敏章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

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

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請於韋后瀆之死

重福之為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

定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圖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但開府儀同三司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

復舊資蔭惟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己丑

以袁恕己為中書令制景氏姦氏皆復舊姓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普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貴四月墨初

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

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

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

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

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乙亥以張東之為中書令戊寅追贈故

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以張東之等

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

為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

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適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與武三思之議以考功員外

郎中許敬暉等請

降諸武王

爵不許

敬暉等請

降諸武王

爵不許

敬暉等請

降諸武王

爵不許

敬暉等請

崔暉背暉
等反為三
思用

鄭潛請三
思去五王

宋瑛正色
拒三思

楊元琰請
去官為僧

則天崩

郎崔暉為耳目伺其動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暉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賊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其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暉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皇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奪暉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譙公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

其後中書舍人崔暉舉構次當請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感其忠書少監出構為相則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候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脫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將危此乃由來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懼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上官婕妤勸皇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為公以儆人心六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秋七月乙未以東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金俸冬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諸

宋之問之
遷靈武懷
冉祖雍附
三思告王
同被張仲
之祖延慶
周際等自
異謀皆殺
之
三思與章
后譚暉等
不已乃遣
賊
韋月將告
三思遂亂
般之
李承嘉附
三思欲尹
思貞
三思令鄭
情告賊眾
暉等

遂良韓瑗柳爽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家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植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為滑潞豫三州刺史。

二月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敗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

卿附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章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友。揚枝書。即季俊。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友及撫州司倉。再祖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承壽。春

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章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願言不已。紹之命

揭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三月庚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易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問之。遜。曇友。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武三思與章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玄暉為均州刺史。桓彥範

為亳州刺史。袁恕己為鄆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薛思行等。皆以為黨與。坐貶。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恚。命斬之。首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

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珣。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

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

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

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五月。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暉。臺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鄆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龍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

己。賈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任長。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三思令李承嘉安樂公主歸國
誣毀謀逆皆長流
崔暉說三思
周利用
枝桓
敬暉
安樂
納甘元東
為三思羽
翼
周利用再
祖雍李俊
及宋之繼
姚紹之為
三思耳目
安樂公主
為皇太
女
太子重俊
與多祚
李思冲李
承况獨孤
穆之沙叱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數其事承嘉言敬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諧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鞠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瀘州東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暉暉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權承嘉為紫衣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蜀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過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馬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捨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詹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承宗之選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貴官常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檢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穆之沙叱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關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莫上問宮闈令石城楊思勳在上側請擊之多祚皆羽

忠義殺三
思宗訓于
其第復索
上官婕妤
婕妤遠中
宗及劉景
仁等兵衛
楊思勳斬
野利利多
祚重阻遊
敗死
甯嘉勳哭
太子
鄭惟忠請
勿推饒寬
安樂公主
請以崇訓
墓為陵虛
祭殿之
席豫上書
請立太子
安樂公主
欲表為諫
官逃去
蘇均申理
太子黨
安樂公主
宗楚客使
冉祖雅証

林中郎將野利為前鋒總管思勳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况禱之忠義餘眾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極然後景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蝦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勳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矣請未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御史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反者眾矣上乃止以楊思勳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綬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婿不可為此上手救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綬又奏以為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奔為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府豫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其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立武明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胡聖皇后上並許之初右臺大夫蘇均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均密為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凌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為自文明以來國之祚盾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瘡海升之闕庭况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行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脇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忠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膚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七十八下

奏稱未太
 平公年與
 重慶通謀
 蕭至忠吳
 兢力諫
 元忠子升
 隨太子為
 亂兵所殺
 宗楚客紀
 處訪請殺
 元忠制不
 許
 宗楚客使
 姚耳為丹
 祖雍聚守
 一勅元忠
 遂赴死
 總傳可請
 慧範及
 蘇簡等
 實從一詔
 宦官
 聖賢志忠
 上卷章歌
 十二篇

共證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教聽解僕射以特選齊
 公致仕仍朝朔望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大府卿紀處訪
 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為侯君集社稷元
 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道愛薛萬徹薛王祐等為逆雖復整觀皆從國法元
 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德陛下仁恩
 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
 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於客制命已行
 豈容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
 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州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首在三
 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恩之
 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不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
 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夫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
 樂被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章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向其姦賊四十餘萬請
 宜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慧範放於家宦官左監明大將
 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實從一懼因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
 及御史大夫諛見訟者無髮必曲加承接

仁 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書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
 志忠奏首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皇破陣樂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
 則天皇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首蓋天意以
 順天皇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章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
 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則天時唐同奉獻洛水圖孔子曰
 具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權延禧為諫議大夫秋七月安樂長簡公主

安樂公主
作定其地

吳晉在象
營佛寺

武平一著
柳撰外成
安樂公主
更嫁武廷
秀

太平安樂
樹棠相毀

及皇后妹郗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晉妻氏女平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
 事請賜受祿雖屠沽職獲用錢三十萬則刑降墨殺除官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
 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給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
 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安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
 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表
 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青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
 中影中各為一色上好藝毬由是風俗相高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
 多營佛寺左營道京兆京晉石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運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
 食伏惟陛下有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饒完之流營後行坐或涉膏
 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
 之財奪人之家燮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兵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
 本本固則邦甯邦甯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刑則廢周已往皆暗亂
 漢魏以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縱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母實而莫
 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難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
 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
 皆不由兩省而投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
 所顧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正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上履
 制不許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廷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廷秀數得侍宴廷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
 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廷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威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階車庚辰赦天下以廷秀為
 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於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日此間內外親屬多不
 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譖毀之人陰為離間宜深加誨訓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

通鑑已事本末 卷二百九十八下

三十一

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其言。

中宗與韋

氏觀燈于

市里

郭慶言韋

后宗楚容

逆亂殺之

燕飲賊直

言宗楚容

殺之

馬泰客楊

均奉於草

后

韋后安樂

公主蓋載

中宗

楚各密與

韋溫安樂

公主謀害

殤帝去相

王在日用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當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等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發上言。韋后宗楚容將為逆。亂。韋后曰。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飲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驕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容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曉。上默然。宗楚容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容大呼稱快。上雖不窮。明意頗快。快不悅。由是皇后及其黨始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京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餒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未召諸宰相。禁中微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濯。衛尉卿韋瓚。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萬善。分領之。瓚。錡。萬善之族弟。播從子。高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誦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裴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即請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容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為太尉。雍王守禮為幽王。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義。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容。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遣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容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能洛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曉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鞬。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容善。

室臨臨
王隆基
基乃安太
平公王誨
崇鍾紹
京王崇奉
劉幽求麻
嗣宗昌福
順陳玄禮
李仙島謀
誅之
隆基不以
謀廢相王
紹宗欲悔
初謀其妻
許氏力勸
成之
福順斬韋
崇飛騎斬
韋后軍士
新安樂公
王武延秀
賀善夫
王言王言上
官昭容附
三思必滅
隆基斬昭
容於旗下

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王子衛尉卿薛崇暉苑
總監龔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暉前朝色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崇勳極掛萬騎欲
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殺萬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誅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殺李仙島亦預
其謀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
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庚子曠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解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
曰忘身殉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立
武門達夜萬福順李仙島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
直入羽林營斬韋崇勳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
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塔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
苑南門紹京師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立德門仙島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煙閣
前即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勦兵玄武門外三鼓間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
宿衛梓官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
之斬武延秀於蕭音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為左拾遺昱說昭容母
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媛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
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温王以
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
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拜素為韋后所親
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丑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啟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
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常開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温於東市之
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去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拜斬其弟魯卿相王奉少
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温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極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
公主死履温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斬之百姓怒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秘書監許王昱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斬其溫宗
楚客魯卿
趙履溫
韋巨源為
亂兵所殺
弟馬承客
楊均葉靜
能等尸韋
后於市在
日用書錄
捐書

劉幽求請
相王即位
太平公主
合少帝傳
位相王
宋王成器
辭太子位
劉幽求請
立隆基

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邑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
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莫馬泰客楊均葉靜能等
首尸韋后於市在日用將兵誅諸韋於社曲襁褓兒無免者諸杜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
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閣廐押左右廂萬騎薛崇暉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
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即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豫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
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謀王
重福賈實從一為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
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也陵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
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徽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徵元慶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
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
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言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汗王
邕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中書門下三品
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
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臣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卑即位以
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况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眾心不可違王
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
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
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
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
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首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
因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

姚元之宋
環集構請
廢封官
諸太子
重復曰節
之

斬於東都市初借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
流靜州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封官凡數千人贈蘇安
恒諫議大夫冬十月詔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
之故太子重俊與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
逃竄緜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諡
為節愍臣竊感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熱
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
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脇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
太子因於江充之譏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况重俊
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與
兵不為無罪陛下今省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但停多祚等贈
官而已十二月己酉葬孝和皇帝於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
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禱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張洎曰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勣甚之者李義府許敬忠高宗之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瑗來濟湯涇固
弟雖不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勣勣答以陛下家事母問外人帝念遂決百口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洎
諧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瑤及薛鏞於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宜務於是三子死東城
驛鏞死監國賊臣亂宮闈禍國本者必以家事為解內成人主之私外杜諫臣之口於唐尤信焉武后聖歷初
武承嗣三思求為太子狄仁傑力陳不可太后謝以家事卿勿與知仁傑云王者以四海為家何者非陛下家
事臣備位宰相豈得不知后感夢鸞鳴召還廬陵卒反周為唐大臣遇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豈可忽哉武后
淫佚好殺其行事間朝中材以上蘇良嗣杜僧懷義而不問漢文之責鄧通也請駱賓王檄文而歎其才高歎
之惜王偉也團兒譖害皇嗣王慶之請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族江充者不如其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璟不禮
諸張久任不衰則相楊愔者不如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昏庸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

益之以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也彼生長富貴中歷幽囚十四年聞卧薪飲血但視見天日縱情愆寔慈
隱約無怒武氏之心而慕武氏之樂志可見矣三思讐也委之以自五王親也刑若不及皆太宗黎高宗王后
屬三三大臣謂之佳兒佳婦嗚呼若中宗者夫夫婦婦祖宗豈忍見哉武后欲自縱願高宗頭暈死章后淫
不制遂毒中宗婦人始感其夫既則惡之又其則殺之盜憎主人婦怨無極下愚當此有死而已徐敬業與義
匡復不能鼓行洛陽回翔揚潤窮蹙敗死猶羣義不能殺王莽楊玄感不能殺隋煬蓋上有商辛而威惡未絕
下非武王而觀兵太早是以徒傷無益也臨淄乘眾怒斬罪人則真甲子之師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九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為
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馬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
主適薛氏至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
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當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為之懼也天后以
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耶或曰蕭氏為之姪孫國家舊姻乃
止

則天垂拱四年琅玕王冲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顓弟緒與駙馬都尉紹坐與琅玕王冲通謀顓緒皆伏誅紹
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攸暨時為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
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為類己寵愛特厚帝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
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
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章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帝
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言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

吐蕃請尚
太平公主
上拒之乃
嫁薛紹

太后殺武
攸暨妻使
妻太平公
主

太平親伺太子

璣元之請
容宗出宋
王及幽王
為刺史安
買太平公
主於東都
從之太平
怒讓太子
其第遊寢
環元之皆
恥

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擊其一言其餘為士驟應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徽簡自封王田園過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達至第第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願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閭閻者之之 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之已亥制戎論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規伺太子所為繼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峻遷章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選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為刺史罷政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尉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月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下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與太子處分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環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環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環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幽王亦廢刺史之命 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曩者自嗣及為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且軍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夏五月太子請讓位於成宋王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山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

罷章安石
等政事

蕭惠自
託於太平

太平故以
慧星極太
子奉宗即
其竟力阻
不得

王琚勸太
子奉太平
公主

獨勸成之身自督役。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章安石郭元振嘗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
為災府庫財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在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在御史大
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在丞丞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
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
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為之
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弟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希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
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每求至思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
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主之言遠策馬而去秋七月慧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

至於大角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慧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以前星皆有變自天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
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屋姁用事夫變屋姁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

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身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
臣以微功不次為副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遠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

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整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
制傳位於太子太子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

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有之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
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制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

於上皇睿皆決於皇帝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備書於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監
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

語琚曰韋庶人欲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
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

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

通鑑已事六十一卷三十一

劉幽求張
麟謀誅太
平事洩遂
流

崔湜諷周
利貞殺幽
求王賈留
之不遣

太子與實
懷貞岑義
蕭至忠崔

湜薛稷新
興王晉常
元楷李慈
李欽李猷

賈膺福唐
賈及僧慧
祝官人元
氏謀殺玄

宗王瑤崔
日用勳上
決計乃伏

飛鍊談嘲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義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遂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言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於封州張暉於峯州光賓於繡州初崔湜為襄州刺史竇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賈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賈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賈使遣幽求幽求謂賈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賈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賈因公獲罪無所恨竟追還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皎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亦剪於中真毒進於上晉德良之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瑤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究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忠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開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度化門台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獻於內省省以出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奏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詔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

陸象先不
從太平公
主

上皇詰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南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藉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俾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祈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懷珍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當立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眾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全帛有差庚辰山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張洎曰高宗三女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所生太平公主則武后出也蕭妃女幽掖庭年三十不嫁太子弘奏請出降后怒即日配當上邕衛太平下嫁薛紹則假萬年縣為婚館程車火燎道樾為枯陵辱他生寵貴己女婦人不仁陰性類然且后生四子弘薨合璧賢殺巴州既忍其子何愛於女太平寵愛特厚者以其類已也儀鳳中吐蕃請尚太平后不欲棄之遠夷度為女道士築宮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紫袍玉帶歌舞帝前戲言乞賜駙馬乃嫁紹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蓋武后愛主不異吕后之愛魯元而太平失行甚於平陽之適衛青人倫道盡后實倡之於太平何誅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主蒙愛倖不聞顯過張易之兄弟之誅頗與有力玄宗討韋后復預秘計遣子薛崇簡從事定振温王下御座奉睿宗即位國家征討廢立事非兒女子所知太平生長閨闈贊決大謀權略英武百過中宗非若長寧奢侈安樂妖姪徒恃傾朝之貴見榮妃主也為若策者一心相王永戴臨淄親兄之子為帝與兄之長自為帝蓋有二哉然勢極重者不反權太高者慮奢太上之妹天子之姑宰相出其門庭六軍繇其呼喚庸愚則喜其易制英明則畏其除

通鑑紀事本末

己積釁成逆勢所必至其控寵也。以才致死也。亦以才。婦人不可有才。尤不可使有功。太平其明微矣。武氏之亂。決於李義府許敬宗韋后武三思之亂。決於崔湜郝信。太平之亂。決於竇懷貞蕭至忠。非小人不附女子。非女子莫容小人。若懷義什方。穢濁宮禁。靜能慧範。參圖弑廢人。非衣冠害同亂賊。君子所謂非類。小人則以為其類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

李林甫專政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愈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瑛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洵尚成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慈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吳

為戶部侍郎。夷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臘。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臘侍郎。由是出。吳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史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鞠。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何黨。十一月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涪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任。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名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璵當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詭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之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聲色。凡為上所厚者。如則親結之。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上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瀘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于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刺史。楊洵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光駙馬薛鏞。潛謀篡。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瑤為庶人。流於瀘州。瑛瑤琚。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男家道。妃家薛氏。瑤男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欲勸上立壽王瑁。瑁上以忠王瑁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繼嗣未定。帝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瑁為太子。二十七年夏四月乙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秋九月戊午。

天寶元年。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序。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眾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益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未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白上云。挺之良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嘆叱以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為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秋七月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於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於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於為諫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客仙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羅以寶闕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垆為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時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因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

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更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鑄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紺吉網。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章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於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日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說。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章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動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於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於發其事。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於與御史中丞王鉞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鞠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賤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賤播州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夏四月。章堅等既賤。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雲。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于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令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秋七月。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堅訟冤。且引太子為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及別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為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瑊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瑊業之子。堅之甥也。瑊母亦令隨瑊之官。冬十一月。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為太子良姊。良姊之姊為左驍衛兵曹柳勳妻。勳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勳至京師。與著作

林甫陷社
有麟柳勳
王曾等殺
王仲賢
號王巨王

李邕吳豎
復杖死
林甫奏殺
皇弟惟明
李堅兄弟
李適之自
繼子雲杖
死王瑄自
縊房瑄

林甫使魏
林吉王忠
嗣撫兵奉
志王後哥
舒翰除其
冤乃死

楊慎於令
史敬忠折
覆林甫使
王錡告之
慎慎錄其
名俱賜死

郎王曾等為友。皆當時名士也。勳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鞠之。乃勳首謀也。溫令勳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勳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號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夷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表救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李堅兄弟等死。羅希夷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適鑄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服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夷已至。即自縊。希夷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夷叩頭祈生。希夷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雲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雲。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瑄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歿乃止。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言王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劬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救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於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於與王錡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錡狎。錡之入臺。頗因慎於推引。及錡遷中丞。慎於與語。猶名之。錡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於奪錡職田。錡母本賤。慎於嘗以語人。錡深銜之。慎於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識書。慎於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於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會慎於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於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於退朝。輒躑躅坐其中。旬日血止。慎於德之。慎於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於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柳氏樓下。妙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妙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於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錡。錡心喜。因侮慢慎於。慎於怒。林甫知錡與慎於有隙。密誘使圖之。錡乃遣人以飛語告慎於。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於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大府少卿張瑄慎於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於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辭。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如長

盧鉉虛刑
張演又神
張書以証
俱於

林甫屢起
大獄列置
推事院引
楊釗為後

趙奉璋告
林甫罪狀
未達而杖
死
吉溫去林
甫附楊釗
使到奏逐
蕭史宋潭

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璿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歛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溫曰。七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鞠慎矜以敬忠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閣中。詔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數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璿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統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救。神色不變。為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寬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闈。所言多聽。乃引以為後。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搆使之奏劾。付羅希夷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垧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十二月。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于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殺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偶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八載。夏四月。咸陽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潭坐贓巨萬。流潮陽。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史及潭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釗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王鉞與邢
李林甫
殺李林甫
國忠上命
實李國忠
力士擊斬
併殺王鉞
及其子準

裴見收葬
王鉞
陳希烈與
林甫為敵

楊國忠仇
林甫

林甫死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鉞弟戶部郎中鉞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得託以屯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話之私庭鉞又使長安尉賈李鄰收會繫獄繇殺之繇不敢言鉞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鉞使捕之鉞意得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賈李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李鄰等至門縡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闕突出鉞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縡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僂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縡闕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辨解上乃特命原鉞不問然意欲鉞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戊子殺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鉞賜自盡鉞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鉞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夏四月庚子以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初李林甫以國忠為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鉞俱為中丞鉞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刑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鉞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匡諫上乃命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一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

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謀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資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挾取含珠。號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詩。許國公。楊國忠。許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張溥曰。唐時賊臣。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稱首。三賊皆死牖下。許敬宗享年八十一。其所遭際。即元載。盧杞。弗若也。敬宗。義府。繇倡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致寵林甫。結元宗。亦繇附武惠妃。小人遇主。必窺掖庭之間。求衽席之助。微矣哉。唐書列傳云。源乾曜執政。素薄林甫。不與以郎官。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氏令薦林甫入相。會帝用韓休。武氏復語林甫代為休請。休既相。重德之。遂內外延譽。登相位。彼固長平。肅王曾孫。其進取率以武氏力。蓋高宗以來。滔滔小人。皆武黨也。女子之寵。終於蕙妃。小人之禍。極於林甫。非獨人事。若有天道焉。敬宗。應對帝。邱。辨濟滌。高宗美其多文。義府。獻承華箴。文致儻直。兩人即陰賊。猶以博文顯。林甫不學。發言鄙陋。甚於伏獵侍郎。兼張九齡。以文學進。守正持重。難予為繼。林甫以翮捷來之。拊背扼吭。何哉。漢武帝相公孫弘。石慶。不相汲黯。董仲舒。世謂英主用人。喜柔順。畏直方。崇長厚。忌有才。洵矣。然玄宗明識。遠不及漢武。林甫狡獪。又非弘慶比也。彼相於開元之二十四年。卒於天寶之十一年。十九年間。貴極人臣。寵溢天下。帝一意任之。謂年和歲豐。四境無事。君臣同德。可免後憂。及是時。窮聲色。恣遊娛。莫非林甫功也。胡亥欲圖極樂。始專趙高。元宗盡惑後宮。始專林甫。為林甫者。開元時。天子之愛在武惠妃。則附武氏。天寶時。天子之愛在楊貴妃。則附楊氏。彼日用天子之所愛。而天子果以為林甫愛我也。李林甫相而國家安。祿山相而邊境安。帝意自此忘老矣。且祿山之貴幸。林甫之大利也。胡人用。則文人疎。賊臣用。則大臣遠。祿山出入禁中。唐室之辱。林甫獨心喜之。竊謂祿山不奪我相。又可驅除他人。即久握兵。庸何傷。及范陽師起。天子流離。彼考終久矣。養一人之欲。而不慮其死。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即剖棺挾珠。焚膏揚灰。豈償厥辜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一

姦臣聚斂字文融 楊慎於 幸 堅

唐元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融啟之。元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

宇文融請檢括戶口

融奏置勸
農判官
皇甫愷言
融擾民被
貶

楊場言融
困弊百姓
遂出外

張說抑融
遂罷相

山鏡錄卷之三十一

四二

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誣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眾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愷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愷盈川尉州縣希旨務為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十一年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關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兼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場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出為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常平倉本錢

十四年中書令張說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達白多抑之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大夫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庚申罷說中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

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並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

上思楊崇
禮擇其子
慎矜慎名

韋堅擊
衆運船
名廣運

崔成甫唱
得實歌

王錡成貢
額外錢百
億萬

融疾之禱入朝融使御史李雷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雷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冬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怒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默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魏狀告融贓賄事又賅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嶺南道卒二十一年大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大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大府者莫能及將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鉤駁省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請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大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今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其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清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之於是韋堅王錡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庸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錡方翼之曾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二年春二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上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徧榜郡名各陳郡中珍寶於殿背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胯綠衫而揚之紅袖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感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白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哀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冬十月上以戶部郎中王錡為戶口色役使救賜百姓復除錡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部輕貨百姓所輸乃其於不復除舊制成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錡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成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錡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

通監記事本下 卷二百七

七二

以貴妃三姊為夫人

預經焉。上以鉞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鉞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鉞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摺蒲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鉞。鉞因奏充判官。楊釗入見楊氏之寵。

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夏六月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生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於王鉞繼導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盍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務藏充物。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鈔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張溥曰：其哉言利之難也。宇文融以括戶入相。配流道死。韋堅鑿廣運潭。封韋城縣男。殺於臨封。楊慎於楊卿之子。督責中納。兄弟並誅。王鉞大夫歲貢私帑。禍且赤族。當其誅求無名。獻媚天子。弘羊孔僅猶為計拙。一旦竄死狼籍。方恨搜括天地。智者不為。象齒焚身。懷璧有罪。以小況大。可不懼哉。融言利最先。其得罪獨輕。帝亦心念其才。然眾怒不可使也。堅以太子後宮之戚。外有幹名。上牙盤歌得寶。巧幸無二。李林甫比之。即林甫殺之。並寵生忌。其勢必然。慎於厭勝。禍及慎。餘慎名。王鐸與邢綽蓄兵。鉞家連坐。兄弟同利。未亦同害。彼宗族榮寵處。非其據。豈足福乎。融敗於信安王禕。鉞敗於陳希烈。堅。慎於則皆林甫所殺也。鉞歸慎於致貴。中道附林甫。作飛牒陷覆其家。後五年鉞亦族滅。慎於之獄。盧鉉妄殺張瑄。瑄見崇粹死。天道出反。如響。應聲。林甫日殺人。不聞逆凶。豈惡過其量。造物冥冥。亦無如何。哉。堅等縱橫言利。皆祖宇文公。私驕然海內。集怨林甫。因人之讐。去己之疾。陰賊鷲鷲。不遺餘力。鉞雖厚善。屢跡既露。即推而遠之。不一引手。小人但能擠人於死。不能脫人於難。善善殺者其才。止殺者非其心也。且諸臣聚斂。咸筦財利之權。競作威福。世即得指而斥之。其名穢。其害

烈一入其中。沒世不出。林甫家富敵國。凡朝廷興利蔽民之舉。悉唯喏順成。而獨不顯預其名利。則歸已。害則人任此諸臣。所以皆死於林甫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二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二載。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元宗令楊妃乞為女官與高宗令武氏長髮同

四載秋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祿卿。從兄鉅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劍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劍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劍本末。兼瓊引見劍。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郭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劍至。郭兼瓊親信大齋。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劍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劍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劍善擣糝引之。見上。得隨供春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楊劍與楊玄炎仲女通

章仇兼瓊欲附貴妃

鮮于仲通以劍薦遂厚遺之使獻春綵於京師諸楊譽兼瓊因引劍見上

帝怒妃妬

帝怒妃妬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鉅之弟。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勸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

擇送遠院 不使高力 士執復迎 歸院 以貴妃三 姊為夫人

五楊中流 國尤豪蕩

妃忤旨歸 弟剪髮以 獻上復使 高力士召

還 命姓恩教 為檢校進 食使

楊到更石 國忠

廣平公主 駙馬陳昌

喬為楊氏 奴所鞭

楊國忠領 王鉞所館

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魏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鉞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岐於制救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魏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號國尤為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污漫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王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衛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槌於前華僅以身免楊到以圖識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十一載京兆尹王鉞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鉞得罪救楊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夏五月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等使凡王鉞所館使務悉歸國忠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為人彊辯而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疑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持乎遂隱居嵩山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論賢不肖選者皆以資據關注官滯淹者為然稱之國忠

使務
張安未竭
國忠
鮮于仲通
為國忠刻
項
國忠秘於
說國夫人
楊體荒陋
達美珣考
置上等

國忠惡
李峴
國忠獻善
木隱水災

安祿山反
上欲親征
命太子監
國楊國忠
使韓說秦
三夫人說

凡所施置皆由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舉

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冬十月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說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郭幕道路為之

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

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今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祭

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遺其子

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即君所試不中程

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扶貴勢令

人慘嗟女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已之淹回珣之迅

疾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饋輻湊積練至二十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册命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

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禕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

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之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

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於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

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侯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

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說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但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夕矣相與聚

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

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追殺之併殺其子暄及韓國泰國夫人上命高力士盛

貴如於佛堂國忠妻韋柔與其子子晞及說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史之

張溥曰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母武惠妃頻產不育瑁生孟王養之邸中故封建獨晚其妃楊氏册於開元

貴妃銜土
請命乃止

五全卷之三 又二卷之二

四十四

二十三年之十二月。天寶四年八月。明皇納之宮中。天下亂不可支矣。李林甫國家之賊。相之十有九年。亂已
有餘。又益之以貴妃楊國忠。是速亂也。韓非有云。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明皇之相林甫。蠹
木隙牆也。更寵貴妃。任國忠。則疾風大雨也。國忠飲酒搗博。見擯宗黨。發憤從軍。張寬撻之。無行若此。豈有范
睢摺折。張儀掠奪之。恥哉。太真妃即貴寵。乃其從祖妹。實緣親密。驟進執政。戚非觀津。而賞愈成。陽殉之以國。
不亡何待。安祿山柳城賤胡。又敗北當死。帝違張九齡之言。免其刑誅。國法已謬。忽引入宮中。母事貴妃。彼昏
不知。何至此極。夫齊湛使士開握槊。中宗為三思點籌。此皆無道。愚主甘居下流。玄宗身定國難。治成太平。遽
病狂易。自亂帷牆。遽降戚施。為世俚笑。斯蓋天奪其魄。人爽其常。烏獸為羣。則夷虜入室。晚禍崇酷。事應固然。
國忠與林甫。祿山皆小人之雄。氣類相求。宜歡好無間。乃林甫既死。而誣之。祿山將叛。而激之。中以危法。幸其
傾敗。惟恐不及。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嫉妒其天性也。漁陽變至。帝下命親征。制太子監國。
國忠恐懼。令三夫人說貴妃銜土。涕泣其事。遂寢。既疑哥舒翰。趣之急戰。潼關失守。京師尚可無動。忽唱幸蜀。
狼狽出走。彼以為蜀固我家。天子即失長安。楊氏姊妹兄弟。猶歸故鄉耳。帝心亦幸有貴妃在流離一國。尚樂
可忘死。不意陳玄禮等之議。其後也。國忠避禍益急。趨死益蚤。其臣生刺雄狐。其君沒傷紫褥。此非大亂。孰為
大哀。嗚呼。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三上

建 安 素 樞 機 仲 編 輯
太 倉 張 溥 天 如 論 正

安史之亂

安祿山有罪張守珪執送京師上欲免其九張九齡因事不得

史突于興禿山同里

先後一日生

突于以計始其王執瑣高張守珪奏其功賜名思明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計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摩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順思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卒于者與祿山同里閉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軌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宰于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弈所得欲殺之宰于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諸牙帳宰于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餘人隨宰于入朝宰于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才下三百人隨宰于入朝宰于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宰于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

天寶元年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年營州蟲食田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

席建侯李
林甫裴寬
皆稱祿山

命楊鈺楊
錡貴妃三
姊與祿山
叙兄弟
祿山拜貴
妃為母
王忠嗣數
言祿山必
反李林甫
惡之
李林甫欲
杜邊帥入
相之路請
用胡人遂
成祿山之
亂
賜祿山爵

不忠願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使館從之

三載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四載秋九月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掠侵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冬十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

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訶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賤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

其大乃爾對曰更無他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坐東間設金雞障榻使坐其

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命楊鈺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生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

阿史那社爾契必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

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天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

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

之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

東平郡王
祿山至戲
水楊到兄
弟姊妹皆
往迎之
聽祿山鈔
錢五壚
為祿山起
第於親仁
坊

言溫附祿
山

祿山憚林
甫
嚴莊高尚
勸祿山作
亂
祿山養兒
落河八千
餘人

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良茗酒醉而阮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到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冬十月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帶器皿充仞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廩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簞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戒之曰。胡賊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上擊毬。遽為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作大襪。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安祿山未兼河東節度使。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鉞俱為大夫。鉞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甚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被。被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謂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與語。安大夫雖好檢校。輒反首據床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繼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蓄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

高尚以不
得志從祿
山

哥舒翰以
城東之宴
與祿山怨
愈深

祿山請降
阿不思部

落達檀天
下精兵

楊國忠言
祿山必反

不信
太子言祿

山必反不
聽

上欲相祿
山國忠諫

止
祿山求兼

領閑廩草
牧又求兼

總監

山金... 卷之二十一

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廷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雅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詞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蓄草根求活耶？」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機奏。莊治薄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關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改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益深。」

十二載夏五月。阿不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給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八月戊戌。賜翰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巨萬。由是益親幸。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命張垪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已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安祿山求兼領閑廩草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廩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摠監。士戍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充閑廩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十匹別飼之。二月己丑。安祿山奏

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苦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五百餘人。中即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版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賤之。長樂

禿山殺楊
光嗣

顏果卿表
屬謀謀起
兵討禿山

連連合誠
監軍於陝

兵而南禿山乘鉄與步騎精銳烟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梓聞范陽起兵遠近駭震河北皆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人咸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禿山先遣將軍何十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嗣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禿山反上猶以為惡禿山者詐為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積久萬人隨便團結以聚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太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塞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平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甲戌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嗣見禿山責光嗣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禿山養為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珪之子也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禿山輒賜果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清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果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兵討禿山果卿思魯之元孫也丙子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琦氏張介然為之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左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丁亥安禿山自靈昌渡河以經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臨靈昌郡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饒數日禿山至授兵乘城眾凶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禿山盡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了壯實倉廩禿山以其書生易之

祿山陷榮陽 祿山陷東 封常清屢 戰敗 祿山陷東 京連奚珣 降李愬 奚將清死 義 常清請高 仙芝引兵 先據潼關 吳王祇李 隨起兵拒 祿山賈賈 新張通悟 顏真卿斬 殺子光賈 戴穆甯斬 劉道玄李 陳祥嚴莊 宋族李吳 統王懷忠

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會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牒賊，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榮陽，太守崔無詵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榮陽，殺無詵。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字以拒賊。賊以鉄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於葵園，戰又敗。賊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愬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愬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愬潰去。愬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間廐，使人執愬，奕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罵賊黨曰：凡為人當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愬文水人。奕懷愬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封常清帥餘眾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奔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至潼關，脩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內凶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悟為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畧地。郡縣官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祇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祇，祿之弟也。郡縣之不服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贄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悟。李廷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上議親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賈妃請命。事見楊氏之寵。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愬盧奕將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宓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携道玄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宓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吳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營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眾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士皆粟馬。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

身置已下

四

嘗嗣賢報
馬其共舉
義
達令城語
仙芝常清
上遣其即
甲中新之

強起哥舒
翰討祿山
以疾辭不
許

郭子儀敗
高秀巖
果卿起兵
馮慶實深
崔安石程
萬德張通

幽皆預謀
果卿斬李
欽湊擒高
邈何千年

十年獻計
連張獻誠
河東十七
郡皆歸朝
天

趙郡文安五郡圍結兵萬人圍饒陽。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送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陳尸蓬蔭。仙芝還至廳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思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賊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賊，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眾。時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部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良丘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為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於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解弛無關志。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顏果卿將起兵，參軍馮慶實前具定今賈深黨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與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卿自平原遣遣果卿甥盧逖潛告果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果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資丙千，薄暮欽湊至。果卿使袁履謙馮慶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撤井陘之眾，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臺城。果卿使馮慶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果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膺，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一奇也。果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果卿又密使人入范陽，召賈循，知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

馬騰說賈
循以范陽
歸國循猶
珍事世循
祿山稱帝
被誅

高衡冠兵
討祿山叔

郭廷

郭廷

郭廷

郭廷

郭廷

郭廷

郭廷

郭廷

郭廷

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領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
將牛潤谷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
知范陽軍事史思明率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祿山欲自將
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
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眾數萬丙辰以隨為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濮陽客尚衡
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為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
湊首及何千年高遵於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泉明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
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纒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
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天竭壬戌城陷賊
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素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
數徵顏杲卿為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
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與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
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膠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並
表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高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
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饒陽太
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英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
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
舒翰擊卻之 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為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
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
常山圍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

衆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阻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北。道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歷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通兵馬使賈贛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城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誓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贛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於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廷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贛。得以其間入雍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贛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贛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絕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裏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闕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賜死。家屬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兵於代。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米訪使真卿以張滂為支使。先是清客李善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

翰誣叔安
思順元貞

李善獻計

真卿從之
遂克魏郡
車壯大振

等言朝廷
堅壁勿戰
賊必內潰

真卿軍權
稍移於質
蘭進明

張奉璋拒
却蔡希德
子儀光弼
大敗史思
明渾瑊射
殺李立節

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籍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等曰清河請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等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等救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效順奉眾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等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文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二萬餘人來逆戰二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眾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兵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教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文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李光弼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子也思明收餘眾奔趙郡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

通鑑卷之九十一

二十一

子儀新郭
獻球

潮以美責

子儀光弼
大敗思明
河北十餘
部皆歸順

王思禮說
哥舒翰殺
楊國忠不

通鑑綱目卷一百三十三

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球。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譽殺之。平盧遊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元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曹載齋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頤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為平盧兵馬使。南陽節度使魯曷立柵於滎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思探攻之。五月丁巳。見眾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垆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為太常卿。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領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曷國珍本牂牁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守之。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跌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於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詔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至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為尚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眾。未更行成。豈能敵我。薊北精銳之師。何足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審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名為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

哥舒翰郭
子儀李光
弼皆請固
守以解賊
國忠疑翰
進之使戰
遂大敗潼
關夫守

火拔歸仁
等劫翰降
賊祿山斬
之

潼關大軍雖盛而後樊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劔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
又募萬人屯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六月癸
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
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與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墜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
以阨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眾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
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
應固守以解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
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已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
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
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
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掩旗如欲遁者官軍懈
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
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亂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燭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
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
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罵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
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為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
餘眾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百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搗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善將
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眾叩頭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戰棄之
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縻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
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具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
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晁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召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
為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把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無效乃囚諸苑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三

國忠百唱
幸蜀之誼
上思信之

郭從謹言
久知今日
之禍亂

中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翔上各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同陞直備侍以備有急投之自是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懼流涕問以策畧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琬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魏王璿將赴鎮令本道設儲侍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白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歛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兵仗儼然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民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維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雜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已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上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

陳玄禮殺
東殺楊國
忠暗及韓
國秦國夫
人
韋考勅上
殺貴妃

薛景仙殺
裴柔等

父老遮道
留上不得
固留太子
建甯王倓
廣平王儼
與李輔國
勅收衆心

鬼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所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鞞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並殺其子戶部侍郎暉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為亂軍所搥臘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喧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頰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與尸至驛庭召玄禮等視之玄禮等乃免曹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晚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步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自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廷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士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寇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於衆衆以為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闈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墓墳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鞞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守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儼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倓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倓使皆太

建甯王俊
請太子叔
裴冕

太子斬薛
羽徐毅

陳希烈與
張均張增
等降賊

子之子也。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逼宿扶風郡士卒潛懷至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年衰蓋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猝送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編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甯王俊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敬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子兄弟皆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救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雙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平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毅亦走又斬之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太子至馬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得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士稍振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郡使穎王徽先行詣劍南書王瑄等分兵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瑤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瑤璉之弟也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禮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率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首將克扶風而守之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達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收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增皆降賊祿山以希烈均為相自

賊將吳西出

杜鴻漸魏

少遊崔漪

盛簡金李

涵謀迎太

子至靈武

房瑄來謁

見

手勉奏彈
管崇嗣

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并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屬猛獍遂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實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屢追迫之患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并陘留常山太守王甫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平死者七千餘人初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并陘即歛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并陘真卿始復慮處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全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藉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遂之鴻漸遲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滄使少遊居後尊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放禁中飲饌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垠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賞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留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將士皆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為社稷計賤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獻敬尊玄宗曰上皇天帝救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眾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克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北河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七

永王璘赴

肅宗召李

郭英又擒
斬高崇
崔光遠蘇
震神至靈
武

以秀實實
李嗣業說
梁宰殺兵

東平盧節度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勉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豐王琦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處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鄭景山為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統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統聞奏時琦璘皆不出閣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畧使為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畧使為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諸郡先是四方間譚闕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刺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鉄楮搗其體蓋流血滿街已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瑄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左相渙玄暉之孫也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肅宗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斬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至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同羅突厥逆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殿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賊遣兵寇扶風醇京仙擊却之安祿山遣其將高松以救書縉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西郭英又擒斬之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已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滑北招集吏民以震為中丞震環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為京兆尹侍御史呂誼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誣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綰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西安行軍司

王備欲降 賊諸將殺 宗仙運說 烏承恩移 鎮常山不 說 顏真卿大 頌詔書諸 道始知上 即任於靈 武 郭子儀等 兵至靈武 軍成始武

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教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宦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 今孤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馬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眾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榮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 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喪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還李大夫收軍還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眾心不逞身首異處太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動威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送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聚完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玘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陷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使並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 直卿頌下河北諸郡又遣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亦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子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即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悔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校交兵於光弼眾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服眾

張巡大破
李犀皇

安祿山投
捕樂工

雷海清死
義

長安民望
官軍至

梅景仙使
貢獻英靈

李泌請以
廢平王椒
為元帥

史思明再攻九門平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薊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靈陵襄邑夜去雅丘城

三十餘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扼襲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上皇喜曰吾兒應天

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令改制教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

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侯克復上京朕

不復預事已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紹維漢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薊城初上皇醮宴

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明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

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

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

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

犀象者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

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

承平不思後患矚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故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

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鑿與捕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樂梨園子弟往往感泣下賊皆露刃晚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

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當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並其私財盡掠

又命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蒐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

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

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決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赴之至是西門之外

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

路抵抗風道路無獲皆薛景仙之功也九月士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長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建

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送上自馬蒐北行兵眾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感過時未食

俛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

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

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

王倓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

邊令誠復
誅
韓現詳
不受
上海素重
任房瑄

瑄以戎務
委李揖劉
秩
張巡大破
令狐潮王
福德

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俾入則泌在府泌入俾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嬰虛刻上悉使送府必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俾與泌掌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侯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丙子至上順化章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彼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處為傳釁羣臣固請上不許置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章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與不為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波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於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

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閣陛下此救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慚不憚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為大不能安君親言未必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歎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冬十月上發順化祭未至彭原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饒居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瑄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侍郎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二軍使裨將楊希丈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甲申令狐潛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

房瑄以車
戰敗於陳
濤斜

張巡大破
今狐胡
薛應龍堅
為祿山所
殺

李泌陳滅
寇之策

正金... 卷之二十一

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房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
 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
 餘人存者數千人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
 之待瑄如初。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
 厚禮其使者而歸之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
 明逆擊擒之遂臨河間執李英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泚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
 時舉郡降又使其將惠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于寅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
 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清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
 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宋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
 並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
 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人待祿山思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
 乃興兵詣關塗炭生民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
 耳譬如驚鷲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誓不絕口
 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劣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
 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
 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萬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十一月令狐潮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
 守薛應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攻之晝夜死鬥十五
 日城陷執應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水上凍殺之。上問李泌令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
 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成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
 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驕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
 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并陘郭子儀自馮翔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

張巡許遠
大破楊朝
宗

祿山秋三
學女子慶
恩嚴注說
慶訓使字
猪兒殺之

李光弼
敬史思明
等

軍繁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陸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魏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臨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拒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敗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救以巡為河南節度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魏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以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安史之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三下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自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聞堅李猪兒被箠尤多左右人不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凡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受箠甯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賜已流出數斗遂死掘床下深數尺以穢裏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眾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珣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圍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思明以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脩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數十里賊垂至而脩城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三

十一

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
 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攻東則趨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
 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
 侮嘗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六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
 城輒陷賊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十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
 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搗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兵數千
 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謀之乘倅斬萬計會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
 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媯檀及同羅兵十三萬趣
 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甯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
 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
 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鬥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郭子儀以
 河東居兩晉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
 謀侯官軍至為內應二月戊子上至鳳翔郭子儀自雒交引兵自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夏等
 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
 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上
 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
 駕至逆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決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眾如前策並塞東北自為媯檀南取
 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
 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
 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
 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勞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
 賊無所歸根本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又軍東原

沈請取范陽上不從

李光弼大破茶希德

上皇遣使祭張九齡

張巡屢推尹子奇

安守忠子儀擊走

子儀使僕固懷恩擊

敗李歸仁

魯吳聖子兩陽拒賊衙要

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人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妣川王以牛廷珣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強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旻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軍王祚濟河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旻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尹子奇復引其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令諸軍捐軀報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推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軍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二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戰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推其鋒而賊攻圍不輟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以鉄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甚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元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瀋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西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駭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賊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山南東道節度使魯吳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升往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十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三

三二

許城以城隍
六城隍
許城以城隍
六城隍
許城以城隍
六城隍

巡令南冀
雲告急於
賀蘭進明
不應

士成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毒翼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其衝要而
夏得全。司空郭子儀詣關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
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備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
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
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于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獲之子奇乃收軍
退還。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
同。已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瑯邪殺賊二萬餘人。士子尹子奇
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
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
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門遂為賊所圍。張巡乃脩守具以拒之。賊為梯勢
如半虹。置精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鉄鈞。鈞之使
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鉄籠。乘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士卒盡燒死。賊又以鈞
車鉤城上。棚閣鈞之所及。莫不崩墜。巡以大木末置連鑊。鑊末置大鏢。搗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
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鑊。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礮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
夜潛以松脂乾蒿投於其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
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辨。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丁巳
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八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來訪等使代賀蘭進明。靈昌太守許叔
冀為賊所圍。致兵不至。拔眾奔彭城。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
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
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感。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
出城。賊眾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
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

程千里屢
敗賊反為

蔡希德所

擒

郭子儀勅

微回純兵

擊賊

僕固懷恩
請縛取安
守忠李歸
仁等故回
止之遂遁

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生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雖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緊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甯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為相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還選橋壞墜斬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與諸將善為守備甯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各省郭子儀以回純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純西域之眾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回純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才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執長刀排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推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擊之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仗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純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純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眾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追夜罵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三

一

做請葉護
免西京停
掠竟往東

關東獻俘
李勉請赦
其死

巡與南霽
雲雷萬春
等三十六
人皆死

息侯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象選為我患悔之何及戰尚
 神速何明旦也做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遞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
 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
 如約廣平王做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停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
 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陛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滄水之東百
 姓軍士胡虜見做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做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
 做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為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
 遣中使咬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寬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駁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
 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必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必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必曰理勢自
 然上曰為之奈何必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
 養之意則可笑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宏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赦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
 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咬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
 巡許達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
 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達殺其
 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不能戰巡西
 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達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
 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下能耳子奇以刀扶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為欲活之其徒
 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為後患乃並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
 揚揚如常生致許達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
 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咸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十四

閣邱曉不
救睢陽張
滿仗叔之

傲子儀克
陝城

安慶緒殺
哥舒翰程
十里等三
十餘人許
連死義

嚴莊來降
陳留人殺
尹子奇舉
郡降

陳希烈等
三百餘人
請罪
勳濟蘇源
明不受賊
官乃逐之

雲台烏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每戰將士或退或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選決之將士莫敢不選死戰士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其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並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已未廣平王傲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傍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傲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達死於偃師士成廣平王傲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傲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傍惶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填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為淮南節度使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提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瑛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邠郡改邠郡為安民府改元天成送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步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軍聲復振廣平王傲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傲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已已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汲

郡魏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采訪使。奉堂書記。濟祭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報。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月餘。廣平王。假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假請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疾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者。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奏聞。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有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假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鎰帥魯吳。來瑒。吳王。祇。李嗣業。李英。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威。遣回紇。緡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為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望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樓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看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鞭。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姓。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假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虜虜。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差。李愬。盧奕。顏杲卿。表履。謀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年。租庸三分。捐一近所。改郡縣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憐為元王。東陽王。健為涇王。僊為襄王。僊為杞王。德為召王。侶為興王。倫為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以為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強。

上皇居興慶宮

李瀚撰張巡傳上獻

耿仁智烏
承玘說史
思明來降

崔器呂誼
欲盡殺陷
賊官李現
力誅乃六
等定罪
新達奚珣
等十八人
賜陳希烈
等七人自
盡

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過惡揚錄瑕棄功臣竊痛之巡所以因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人乘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眾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甲子皇上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思思明之強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忘若歸款朝廷以自前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眾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分厚賜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並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嵩相恆州刺史開并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善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郭子儀遠東都經營河北崔器呂誼上言諸陷賊官皆國從偽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動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地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垙死上皇曰均垙事賊皆任

能元結來
降
王疎宇文
寔不降焉
慶緒所殺
張鎬言思
明許叔冀
必叛上回
中使稱其
忠慈乃釋

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要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均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增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教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坐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皇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謀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象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聯肺腑於承平之日毋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念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酷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詔訣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齎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耶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罪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赦盡停之乃命京地尹李峴安撫坊市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為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泰清拔之生擒以歸高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者甚眾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辛亥新主入太廟甲寅上享太廟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罷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五月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真卿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杲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裏以牛草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

李光弼密
全烏承恩
阿史那承
慶國史思
明事泄思
明叔承恩
父子而反

耿仁智死
義

回紇助討
慶緒

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並表履諫尸棺斂以歸某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聞其姑愁痺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表履諫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贖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表履諫妻疑履諫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泉卿無異乃始慚服六月戊午赦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已貶降者贖處分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之恩說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鈔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明疑未發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惟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使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鈔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鈔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玘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也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爾今猶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僮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明曰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臚流於地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秋七月丁亥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乙未郭子儀入朝八月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回紇遣其臣骨噶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安慶緒之初至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八十三

十七

李光弼請
運魏城魚
朝恩不從
子儀等九
節度之師
敗於思明

鄴也。雖枝葉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然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懷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李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眾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二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既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於滏陽，遙為慶緒聲援。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祁洛，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教以光遠領魏州刺史。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奎拒之。賊勢盛，處奎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奎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奎。處奎驍將眾所恃也。既死，眾無鬥志。光遠脫身，還走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二萬人。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動，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兵同入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菲元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司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壘三重，壘

思明叔慶
緒並其四
弟及高尚
孫孝哲崔
乾祐

漳水灌之城中升泉皆溢樞機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瘞及馬屎以食
馬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礮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
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而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
出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至江淮
西至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縱火焚之往復聚
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之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
士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騎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
弼王思禮許叔冀魯曷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曷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
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大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杖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
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奔散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
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更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步武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
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稱東京遠保蒲陝都虞侯張用濟曰蒲陝存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
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趨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
用濟役所部築南北兩城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
軍馬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
收羣士卒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
可復背史王子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來臣等皆
應迎謝慶緒曰任公薨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寤感不知所
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審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
疏言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欲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並封表還之慶
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環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自庭
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亦何足言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祀復生

通鑑紀事本末

七

魯更漸懼
飲藥死

朝恩慈子
儀譜上君
運京師
光弼治軍
麻整

田神功斬
南德信來
降
光弼移軍
河陽

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伎媚乎？即命左右牽出，並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傳、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畧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炅所部兵剽掠尤甚，閻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炅懼飲藥而死。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子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孤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遂東，憲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章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章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崕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章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鈇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騎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至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

光弼使白
孝德斬劉
龍仙

光弼以計
取思明良
馬千匹餘

光弼以計
使李日越
高庭暉俱
降

及日暮光弼秉炬前行部曲堅重賊引兵攝之不敵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饒支十日光弼接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辨庚寅思明入洛陽空城無所得畏光弼將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章涉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進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故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河南渚浴之循理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沉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丈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籠裏鉄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湏臾自焚盡又以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鉄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笑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日越去矣兵幾何曰十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嘗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已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

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飲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發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眾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蒯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眾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陣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臾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趨北城光弼遽帥眾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竄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庭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二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馳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馳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決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命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擊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鉄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礪子坂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歸仁與忠臣等戰於永甯莎柵之間屢破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兼太尉中書令餘如故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三月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

而朝恩請
上救先弼
等進取東
京先弼稱
猶未可不
從遂戰敗

築悅蔡文
景說史明
義執思明
繼張通儒
救朝清及
其老母辛
氏

朝義召祿
山舊將多
不至

今孤影來
降

首千五百餘級。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己卯史思明入東京。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史思明使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西淮。王同之將兵三千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元州。鄆薛鄆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充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救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奉稱賊鋒尚銳不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成實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渡河走保閻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史思明猜忌好殺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嘗從思明將兵頗諫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嘗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自此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自礪子嶺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甯以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莫懼不知所為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悅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思禍及己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己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曰思明聞有變踰垣至殿中自韜馬乘之悅使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日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日我朝來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一

二

先解使趣
徐州使神
功大破朝
義
回統登里
可汗為朝
義不誘因
舉國入寇
僕固懷恩
往見說以
恩信可汗
說請助國
討朝義

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之驛囚之無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
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事時周擊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李許常住止之報為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擊叔冀來
迎悅等勸朝義執擊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眾心不壹遂縊殺思明以亂其尸棄駝負歸洛陽朝義即位改元
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殺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並不附已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城中數月
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
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畧相屠戮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
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夏四月乙亥清密節度使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充
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
使將數千兵成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從之否圖史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
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復以李光弼
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南東西兩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六月
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月神策節度使衛伯玉
攻史朝義拔永甯破渑池福昌長水等縣 建丑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為奚所侵
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於城下又敗之 戊申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渡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 建卯月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
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能元皓田神功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
抱王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王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
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糧數千斤請屠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
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我倚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
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眾寡遂徑趣徐州使充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
使於回紇備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

薛崇厚子
李抱玉張
忠志降于
李靈京

張獻誠出
降

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救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
同統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上極有輕唐之心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統舉國十萬眾至吳京
師大駭上遣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
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
遭兵荒州縣蕭條難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畧邢洛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
從又請至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冬十
月以雅王造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瑀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
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統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
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逐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
懷恩與回統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又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澠池入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
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軍於同執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
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眾與戰若與回統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
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於橫水賊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統並南
山出柵東北表裏夾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魚朝恩
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
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一萬人
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仙等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統可汗營於河
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場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
節度使張獻誠開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統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
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統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
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靈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雖陽節度使田
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

通鑑已

卷一百一十一

二

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於陳鄭路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二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

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已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環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廷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田承嗣以城降
李懷仙降
并獻朝義首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出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朝義戰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耶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為胡吐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則左右級以下皆可以加封賞

王仲昇使
刑延恩
除劉展
恩請假
江准節
密救李
鄧景山
展

張傳曰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長相善並以驍勇聞後俱叛唐亂天下晚遭子禍慶緒朝義甘心弑逆於是祿山腸流牀上思明尸歸囊駝二賊少壯同事死禍不殊身為亂臣家有賊子可稱殷鑒祿山發段氏欲立慶思嚴注李豬兜乃助慶緒殺之思明亦感辛氏愛朝清駱悅蔡文景卒說朝義為亂周子俊營弓生擒縊于柳泉驛以彼天下之賊成不能割髮妾少子之愛謀成衽席劍及腹背屠戮慘決酷於市朝蓋是時賊勢強大駸駸天子矣驟而撲之兵力不給刃發其家剪滅始速且安史賤胡負國恩虐海內即使身就檻車頭懸闕下未足蔽罪莫若假手其子洞腹斷體宗族內夷然後王師繼之賊無遺種矣王莽僭位數殺子孫其太子臨通侍者原碧思事世遂謀弑莽覺而自殺朱温滅唐漁色不厭子友珪使馮廷諤弑之履闔繇來盜魁極四海之惡必罹親子之患蓋其人為五行所未有而罰亦天吏所不及也玄宗晚節昏回開門揖寇過非一端其臨事而惑者尤在輕戰速敗無故出奔肅宗繼統失策更多不先取范陽一也史思明既降假以威權許叔冀狡猾不徵入宿衛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之師三也三大失可以亡國倖而有功者亂賊運蓋諸將協心豪傑馳驅於下中主受成於上郭子儀李光弼實造唐室君何力焉若王承業聽張通幽之譖而喪顏杲卿賀蘭進明懼許叔冀之襲而喪張巡許遠遂使常山陷而長安不保睢陽破而江淮幾震縱賊之罪等子降賊惜不與達奚珣陳希列等同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四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不法展剛強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強不受命姓名應謠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強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暄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救李暄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投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王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

遂反潤
昇州

姜昌即宗
犀者隆賊
朝吳之李
垣亦延恩
鄧景山言

李肅用資
李垣棄城
非忠勇請
收餘兵拒
展
昭發兵拒
垣

田神功擊
敗劉展展
亡渡江

溫晁擊賊
張景超

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垣謀解垣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于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垣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垣反州縣莫知所從垣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懷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于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眾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畧淮西李垣關北固為兵場挿木以塞江口展軍于白沙設疑兵于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垣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垣軍聞之自潰垣奔宣城甲午展臨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臨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李垣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垣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垣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昊之棄城走李垣奔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于郁聖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璧為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晁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于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晁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救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救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于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畧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于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

賈隱林射
斬劉展劉
殷許嶧等
皆死
平盧軍雖
成功凡兩
大掠

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于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眾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暉于淮南暉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間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張洎曰肅宗立于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寧也即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于南兗王惟良亂于北庭康楚元張維瑾亂于襄州朱融亂于長塞劉展亂于江淮段子璋亂于梓州王元振亂于絳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滔執楊齊魯盧元裕平之惟良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元遂王政稱南楚霸王韋倫擒之維瑾殺史翽來瑱降之融奉嗣岐王珍為亂邢濟告而誅之子璋殺號王巨稱梁王崔光遠斬之元振殺李國貞郭子儀戮之皆亂起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逞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受剪掠江淮間始重困矣劉展李銑皆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時有謠言手執金刀起東方因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并奏除展言其姓名應謠識且與銑一體之人銑既誅展勢不兩下計必先發然展病倔強恐次受命乃以為三道節度使密救舊都統李岷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展心懷疑激而決反然展較銑貪暴罪少殊科徐為之地可不戰而服也以天子明威不能行于一臣顧喻之以官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敗速之反門詩惡讒人亂國春秋惡寺人漏師于多魚延恩均有焉天寶之季安祿山將反韋見素請除為平章事名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遣輔瑒琳往觀變瑒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事遂覆亡何而反然瑒琳以蔽祿山之惡成亂延恩又以發展之惡召亂中臣銜命緩急進退于國皆無益也展兵橫行李岷退走李藏用責其不忠不勇竭力柵拒後得田神功銳師戰勝展敗渡江斬于賈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城卻敵功惟藏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誣其謀反以兵襲殺之崔圖不問反為殺孫待封賞有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莫有甚于斯時者也且河東軍殺鄧景山而推辛雲京鎮西北庭行營兵殺荔非元禮而

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鎮之禍實始肅宗憂國者奈之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五

李輔國用事張后程元振附

張良娣巧慧得上意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請撤珠玉上從其言建寧王伾質上從諫如流良娣竊必從上欲立張良娣為后泌請經以侍上皇命

唐肅宗至德元載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寬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繼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肅宗即位于靈武遣使召李泌于潁陽謁見大喜時事皆咨之上欲以建寧王伾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平王俶俶聞而謝之史之亂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于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問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曰俶泣于廊下聲聞于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憂比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俶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星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伾謂泌曰先生舉伾于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俶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從不從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即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本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閱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曰俶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諧之于上曰俶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俶死于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為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俶平京師則還山去朕免于患俶曰先生去則庶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

必極言建甯之冤請慎將來

李揆賀立成王叔為太子

揆論皇后不宜加尊號

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必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耶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不聽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改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臣所不敢言者乃建甯耳上曰建甯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耶對曰若有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甯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于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究朕不欲聞之必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于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功之潛構流言故必言及之必復固請歸山上曰侯將發此議之冬十月李泌歸衡山

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三月戊寅立淑妃為皇后張后生興王侶纒數歲即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夏五月庚寅立成王叔為皇太子揆道元之元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于禁中干豫政事請托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之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

輔國執專 宦官稱爲 五郎李接 稱爲五父 李峴正直 請定法制 輔國忌之 押官爲劫 謝夷甫論 殺之其妻 訟免孫登 崔伯陽李 華權獻鞠 無冤毛若 虛希輔國 應歸罪夷 甫上貶流 伯陽等李 現言其無 罪亦貶而 若虛除御 史中丞 李輔國請 遷上皇于 西內上不 應乘上不 豫矯詔迎 上皇將將 射生五百

承旨常于銀臺門決天下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教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

三

承旨常于銀臺門決天下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教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 潛令于人間聽察 細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鞠 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教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接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 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于上前叩頭論制教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賞其正直輔國 所行事多所更變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夏四月壬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救處 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侯及六軍諸使諸司 等比來或因論競態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有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 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 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殿救監察御史孫登鞠之無寃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 鞠之與登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 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匿若虛于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 桂陽尉華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登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 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謂用法太寬對 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侶薨召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 以恭儉取容會侶薨 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至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 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反梨園子弟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 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 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 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 勲臣皆反仄不安臣曉喻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 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

騎劫遷之
上勞輔國
為安社稷

顏真卿請
開上皇起
居輔國表
殷蓬州長
史
派高力士
等出玉真
公主等上
皇遂不憚
成疾
上欲誅輔
國而不決
上感李唐
言因畏張
后不敢詣
西內
裴克不肯
以宰相與
輔國
輔國怨蕭
華請罷之

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
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救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
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
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
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刀下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
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廋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
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
上請罪上又迫于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
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
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于歸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
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
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敢決

二年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于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
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秋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
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橫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
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人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
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建子月戊戌冬至己亥上
朝上皇于西內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
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為禮
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己月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己卯遷坐于太極殿上以瘵疾發哀于內殿羣臣發哀于太極殿羣官務

通鑑卷之八十二

三

薦元載代
 相
 善官哀士
 皇者四百
 餘人
 張后晚與
 輔國降召
 太子謀誅
 之太子謝
 不敵乃以
 屬越王係
 程元振密
 告輔國反
 收捕越王
 等遂后別
 殿上驚而
 崩后與係
 個皆遇害
 高力士以
 勸上皇卒
 號輔國為
 尚父
 元載希輔
 國意臣請
 華峽州司
 馬
 程元振放
 歸猶私入
 長安京兆
 擒以開安

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癘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
 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放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有內射生使三原程元
 振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
 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
 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
 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于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
 謀密告輔國伏兵于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
 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于飛龍殿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恆
 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于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並左右數十人
 幽于後宮宦者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並係及充王儻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于九仙門與宰
 相相見敘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于兩儀殿宣遺詔己巳代宗即位 高力士遇赦還
 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
 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
 龍殿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咬庭瑤山人李唐等三十餘人皆流黔中 夏五
 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飛龍副使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于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
 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詣內
 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即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 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
 侍監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冬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
 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
 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

外戚切齒而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語見吐蕃人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程元

振既得罪歸三原開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張漣曰上皇崩於神龍殿善官勞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予為泣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遠矣肅宗不俟父命

即位靈武謀册后立太子不能一日待李泌固諫乃止終非帝本心也輔國窺帝所欲惟揣揣大位若以為上

皇在雖父子異宮人心未深相屬也上元之秋矯語迎上皇遊西內射生官遮道劫逐上皇驚燕墜馬入甘露

殿執高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為兵死鬼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豈必身執銳瞋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不正其

討春秋所以誅趙盾也輔國假六軍將士之威逼上皇如西內高力士厲聲叱之震懼失聲及素服謁上謝罪

反勞苦之稱仕稷功王真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盡賜屏竄謂上不與聞平弑其誰信之且輔國

閑殿小兒役於王鉷典未豆隨事疑疑不啖葷詭為浮屠行其人至微淺驟拔擢官僕射惟所欲為至求宰相

不敢辭私語譙事令裴冕謝之輔國怒華立罷度非平日與陰謀逆不恐怖忌諱若此隋煬帝能殺張衡肅宗不

許誅輔國煬帝勇肅宗弱也張后比輔國譖殺建寧王俊謀逐上皇罪當死然晚陳輔國召太子謀誅之謂通

遠聖皇罪大太子泣不應乃屬越王充王集甲士長生殿事雖不成其英武帝不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六

僕固懷恩之叛周留七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時徵兵回紇以討史

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願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其合謀襲

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使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其表其

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其子行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遠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

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賂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

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

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回紇遣請助討史朝義

中使賂奉仙與奉雲京比詣懷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六

恩謀反懷
恩請誅雲
京奉仙詔
兩解不問
懷恩怨憤
上書自訟
六罪

懷恩痛代
宗因循
上令裝道
慶諭懷恩
懷恩欲入
朝為范志
誠所阻

近刻身本末

三

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絲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因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
朝來責我及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遠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
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
絕域說論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
竭家資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正欲縱兵臣力為彌縫方得出塞
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羅同叛亂臣為先帝掃清
河曲一也臣勇玠為同羅所虜得聞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
與勇瑒不顧死亡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疆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論回紇使赴志難天下
既平遂之歸國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許哉臣受恩至重風夜思奉天願但以
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撓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羣臣
不忠正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情詞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
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
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譏之嫉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
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為馬僕不納愚想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
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遠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
上遣裝遵慶詣懷恩諭旨且祭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許免遵慶為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
將范忠誠以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為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
以為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
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勸王
退不能釋衆名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平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
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

願真卿李
抱真皆請
以郭子儀
代懷恩

以子儀鎮
撫河東將
士皆愧為
不義
懷恩固瑒
子負國提
刀逐之
張詔附懷
恩報舅渾
釋之懷恩
亦殺詔
張維嶽殺
并賂盧諶
遂竊誅瑒
之功子儀
後知諶詐
杖殺之
上不受誅
待懷恩厚
上以溫語

恩為憂各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恩父兄懷恩欺其眾云郭子儀已為魚朝
恩所殺眾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名而來耳上然之 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
河東都將李錫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錫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
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多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
必不為變戊午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
陽王 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
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王焦暉以鳴鉤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王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
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來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挫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
白王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
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
時朔方將渾瑊之守靈州懷恩撤至云全軍歸瑊瑊之曰不然此必眾潰也將拒之其甥張詔曰彼或翻然改圖以
眾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遠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詔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詔為間殺
釋之而收其軍使詔王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莪城而死都
盧侯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王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諶至汾
州維嶽賂諶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
又何賀焉命董懷恩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
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諶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夏六月僕
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眾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
其深衷本無他志若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
中書令大寶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
統吐蕃十萬眾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畧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
勇而少思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刀相向以此知

通鑑紀事本末

三

論懷恩詰 關而不從 子儀料懷 恩無能為 懷恩引回 訖吐蕃進 過奉天子 儀堅壁不 戰既出陣 虜驚遁 楊志烈委 柏文達攻 靈武始勝 後敗 子儀請吐 蕃防 懷恩誘回 純等入寇 自將朔方 兵繼之過 暴疾死於 鳴沙范志 誠代領其 衆 子儀請令 諸道節度 使扼衝要 李忠臣開 詔即日就

子儀請令 諸道節度 使扼衝要 李忠臣開 詔即日就

其無能為也事已子儀赴奉天 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鄜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 僕固懷恩前 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郭晞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訖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僕固懷恩與回訖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 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速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平未夜 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 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 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說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 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破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遠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 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回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 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涼州遂陷 承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 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僕固懷恩誘回訖吐蕃利我 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 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藍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秦 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與朔方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甯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 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特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迷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 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 將張勣代領其衆別將徐瑒王殺之范志誠又殺瑒王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 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 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到營城師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 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鏖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飲 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子台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

魚朝恩破
會百官
車駕幸奉
天劉給事
抗聲責之
遂廢
虜以大兩
不能進
周志光逐
虜反殺張
麟阮杜冤
家屬
回統吐蕃
合兵圍座
陽子儀現
知不睦挺
身往說回
統共擊吐
蕃竟與藥
葛羅定約
而還吐蕃
聞之夜遁
追擊破之

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孫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盤屋同華節度使
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唐成下刑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
令城中男子皆衣阜圍結為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擊甕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
以進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
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即昏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
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
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未穰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
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冤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統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居民而去丙寅回統吐蕃合兵
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統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
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統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統不信曰郭公固
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統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
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
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
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今公來回統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
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統大驚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弓注
手讓之曰汝回統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反臣
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
恩欺我言天可汗已娶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教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
為天所殺我曾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來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
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雞蓄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
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舍之

魚朝恩破會百官車駕幸奉天劉給事抗聲責之遂廢虜以大兩不能進周志光逐虜反殺張麟阮杜冤家屬回統吐蕃合兵圍座陽子儀現知不睦挺身往說回統共擊吐蕃竟與藥葛羅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追擊破之

壞恩將張
休藏等降

子儀招僕
固名臣等
皆降

稅百官俸
以給回紇
膏資

周智光殺
張志斌

子僕屢請
討智光而
不許

山金魚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一

三

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華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杯至，華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邪以二里師從軍，至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遣之，練三千匹，酋長分以賞。至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華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鄭慶使郭英人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人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盛，分為左右兩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勅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真以書諭党項，帥鄭庭和德等皆詣鳳翔降。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既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資緡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歷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蓋驕橫名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高山，遠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叱下斬之，鬻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眾。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徐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怒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扶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於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

姚懷李延俊斬智先

元載貨結董香先知上意
願錄以知元載子而流

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張洎曰：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嗚沙之死人，神痛疾然。觀見感中使怒，憤上書自陳六罪，何其甚也。鐵勒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從令公討賊，闔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社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宥也。辛雲京鎮撫河東，無秋毫之功，輕與乘絕，賂奉仙載寶而還，證成反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而為寇耳。同統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克項奴刺之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酌天，溼陽奉天，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身為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聞難而即行，為凡所難為，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光弼，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況懷恩乎。子瑒授首，帝不受質，懷恩有母，董至長安而禮之。史言帝過勞，臣厚矣。夫懷恩距躍朔方，敢於激發，非怨帝寡恩也。功罪不分，而中官貴人，齟齬其間，則鋌而走險耳。懷恩望帝，惟在因循，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雖諱懷恩，亦自護其短也。然僕固族死，蓋屋之屯，賂奉仙猶在兵間。詩云：護人罔極，有以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七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為戶部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香，使王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全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歷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比日諸司所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即官御史曰：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賈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門司戎云：「其無

元載請令百官奏事先白長官宰相願具卿力諫既峽州別駕

載結周賂皇蕭溫珠魚朝恩

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闕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達下情不上達蒙蔽嗚呼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具卿誹謗二月乙未貶陝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強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貨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憚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為僑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為上謀徙李抱玉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都號寶雞鄠藍屋隸抱玉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驕橫如故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悻悻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四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

徐浩厚賂 載遂為吏 却侍郎楊 維介直不 附遂國子 祭酒 賜朝恩黨 劉希遠死 上密戒載 載不悛 元載攻李 泌上屬泌 於親少遊 為江西判 官以避之 李少良以 登載陰事 漏言奉頌 而陸璣告 載會杖 死 制撰李極 筠發御史 大夫 楊筠發候 莫陳附得 官事徐浩

無度吏部侍郎楊綰與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皓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大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曰節度使遣大杖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劉希遠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遠死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必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

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東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屬少遊使善待之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繼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皓許邕皆元或王縉之黨浩妻弟侯莫陳德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怵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勅禮部侍郎萬年于劾等按之劾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劾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

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王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谷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為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襪鞞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梧州刺史載妻王氏忠

通鑑已書下下

卷二百八十二

薛能任濟
平即曹莊
上與吳法
珠元載
帝先杖殺
曹香賜載
自盡妻子
曹氏誅
王繡因疾
奏得殿括
升刺史
上欲誅載
當楊炎等
以吳法誅
始載官
發光我祖
父墓
去英備奴
死其弟英
璘作亂孫
道平擊擒
之

崔希逸與
吐蕃邊將
之力徐盟

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夏四月癸未。賊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賊。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五月庚午。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斫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張洎曰。元載既得志。縱俊。上嘗因獨見深戒之。警然不悅。客賦都盧。尋種。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後竟賜死。妻子誅滅。李輔國妻載宗女也。載初附輔國。既盜斬國輔首。臂於其第中。載亦與謀。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如。載結其黨。周皓。皇甫溫。始縊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贖貨。以功名終。亦唐強力相也。載既與誅兩國賊。取諸君側。為天下除大害。疑與禁密。貴人落落難近。顧揣探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中人。董秀力豈帝性寬。慮豺虎不慮蜂蠆。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即為之使深宮。萬幾其几。閨肘腋間。日夜相賞。無厭也。既不峻法制。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勝道哉。代宗既寤。先杖殺秀。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資秀。淫汰驕溢。已十餘年。載孽孽聚斂。從卓英倩等為徑實。一日縛致萬年。縣鍾乳等物。籍入公府。無論身求。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愚矣。然載貪人法。不應族。即戮妻。孥。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竟毀夷不貸也。是刑也。宜施之安史。而蓋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之黨。為之豈其然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八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關。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使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

各去守備
後因孫論
求功請掩
擊詔希逸
襲之吐蕃
遂絕朝貢

肅吳擊破

吐蕃

章仇兼瓊

與翟都局

董承晏謀

殺安戎城

中吐蕃使

許遠守其

城

皇甫惟明
破吐蕃

吐蕃每歲

獲積石軍

麥哥舒翰

擊殺其衆

後不敢復

來

王忠嗣諫

攻石堡城

董延非自

請往取不

蕃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西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昊為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大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吐蕃請和秋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城泉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節度使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關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蒲婆嶺下運資糧以備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眾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枯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節度使蕭昊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驍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公主薨吐蕃事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眾入寇至安仁軍運崖牽騎將城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冬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

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誦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搭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為之副倨慢不為用翰過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反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

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

克皮罪歸
忠嗣李林
甫遂使魏
林誣苦忠
嗣不執微
入鞠問

通鑑紀事本末

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青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歸者恐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款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嘗累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渠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時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搥如雨仙芝以即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刀將令之日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安夷水藤橋一斫斷矣安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備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嘗怒先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仙芝以計取阿弩趙城遠慮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以歸夫蒙靈台怒罵仙芝遠奉後番哥舒翰築應龍城吐蕃不敢近翰今高秀巖張守珣克期後石堡城唐士卒死數萬果如忠副言王難得破吐蕃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不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樁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珣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調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闕西游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羅去吐蕃來降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羅為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至德元載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乾元元年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教上言吐蕃克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方等使於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糧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社矣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克項氏羌二十餘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

安祿山反
西北數十
州皆淪沒
吐蕃入寇
禮部侍郎
儀今王延
昌入奏請
益於及選
不召見工
遂有草率
高輝降於
吐蕃為其
柳專吐蕃
入長安降
遂於其將
立承宏為
帝後吐蕃
遁輝為李
日越所誅
王獻忠骨
豐王琪等
西迎吐蕃
子儀主選
行在靈王
賜元

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發西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窟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遂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渡澆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曾豐王琪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還社稷無主今公身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琪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琪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輝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永宏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與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生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並發武關防兵數日關北出益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侯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文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來與留軍七營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投約東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廊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永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盡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眾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澆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日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廣遠退去高輝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為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已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

子儀開府
久聞江若
變即奉三
十騎行等
復長安上
微諸行在
不應

子儀令長
孫全緒破
吐蕃中卿
大兵至吐
蕃還道

馬路自河
西入赴難
破吐蕃於
鳳翔
顏真卿請
上先謁陵
廟後還宮

吐蕃陷松
維保等萬
道不能救

汝州刺史周治光為華州刺史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

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陸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唐

罷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

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虜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廬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

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

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欲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

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附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

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

請闔門自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獲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

直開城拒守吐蕃圍之敕鎮西節度使馬璘開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關至鳳翔值吐蕃圍城

璘即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停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懸門以

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

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

諸軍迎於滻水東次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使置使總禁兵權寵

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

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人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辛巳子

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

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已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

眾拔當狗城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庚午嚴武拔吐蕃監

川城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通奉天京師戒嚴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回紇吐蕃數十餘萬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八

嚴武破吐蕃 白孝德破吐蕃 嚴武拔吐蕃數城 路嗣恭破吐蕃 馬瑋破吐蕃 白元光破吐蕃 李晟以兵千人釋吐蕃靈州之圍 議使馬瑋鎮靈州衆不肯從王甫之謀作

眾俱入寇事見後國懷恩之叛 劍南節度使嚴武以將軍崔旰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獲地數百里

大歷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 九月吐蕃眾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

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

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眾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眾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瑋擊破之 九月

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 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眾

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

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

師解嚴 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瑋以四鎮兵屯邠靈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

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瑋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

資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瑋為涇原節度使以邠靈慶三州隸朔

方瑋先往城涇州以都虞侯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教還徙四鎮歷汴虢鳳翔

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眾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

有告之者秀實陽合掌濕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

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兇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放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

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於涇

陽發西川破吐蕃萬餘眾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

兵馬使漢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送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五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五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亂吐秀實
斬其八人
遂徙

史抗溫儒
推不入渾
城命為虜
所敗馬驍
又敗於鹽
倉改秀實
發兵東原
虜却走

子儀再任
城連破其
虜
李國臣起
兵秦虜虜
送不犯敵
郊畿
元戰請城
原川為田
神功所阻

六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於吐蕃。秋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於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眾吐蕃眾十萬寇涇郿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與申戰於宜祿瑊登黃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焉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又敗璘為虜所隔連暮未遠涇原兵馬使焦令謨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謨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耶今謀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於東原且收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卻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涇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持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軍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赦數千人虜遂過去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石山川形勝是時吐蕃數為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成推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水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張溥曰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悻悻功石堡城王忠嗣諫之強爭之疾至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誦之於今然哥舒翰立功青海高山之發奇策入阿怒越城小勃律王逃於石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

唐即小挫傷。凡將士所斬逐虜無不得志。肅代之際吐蕃則破州陷城無數。直度使橋車駕出走。彼虜強弱何常之有。中國威則轉走而北。中國衰則伺隙蹈瑕聚眾而稀突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孫全緒給以令公大軍至。擊鼓摩于卷眾全遁。僕固入寇。再逼涇陽。郭子儀結盟回紇。令與貳即夜引去。虜實中怯無能為也。令代宗當時母聽程元振言。輕出苑門。京師必完。語云：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京師天子之家。急委而去之。宗廟社稷子孫王侯士庶。其誰歸乎。賴令公卻敵乘輿。反正未幾。聞寇魚朝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抗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靈乾賂。亦何以異。自古宦官在內。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之。無非挾天子以自全。而閹君不悟也。曰：左右愛我。其不欲以我身膏冠也。嗚呼！此國家所以亂亡接踵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九

兩稅之弊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病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貨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唐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口。議定賦役。事見五臣聚散。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分年租調之違負。及遁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皆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曰。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代宗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復窺其多少。校其贏縮。始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蟻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

唐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元載重徵江淮租調

楊炎請財賦皆歸左藏上從之

上從李泌言以元友真為河南江淮南句勸兩稅錢

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教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料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後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軍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此既平自懼違法不敢言請遣使以詔宜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患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連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勸兩稅錢常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教有宣索仍教諸道勿令宰相知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享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貞元八年

三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詔免稅外輸賦

張滂請稅

茶歲收錢

四十萬緡

陸贄奏均

節財賦凡

六條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意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遠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括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大厯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腐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亟急竭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因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用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昏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厯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唯布麻縑纈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縑纈布帛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

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入為出不恤所無築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為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條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能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濟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言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練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夫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壯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張溥曰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畝者易覈兩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毋得調斂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既定均田賦稅法民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衛官有定員貢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

黎氏家業。及玄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慎矜、宇文融、王鉞等。爭以聚斂結主。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即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治鸞官勳爵。色告身。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厯以來。地頭青苗諸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於是有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燬亡。則科征繁而名目眾。於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為逼。費州縣。志增逃羨於炎。則姑安焉。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厯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為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為賦已重。尋以軍興。人加征二百。數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為算。納稅配綾絹。計錢為估。絹一匹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為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利徵。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初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人。而廩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厯之數。復倍兩稅之病。不病於更法。而病於加斂。既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於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與。而後度其數。賦於人也。隨田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為額也。額數具於黃籍。總於戶部。期限責於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絹。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忘小人。用之。交駭物聽。戶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虛草。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

素物宜推
驗上又不
許
上雖知延
齡難事而
善其奸詐
毀人
厚臣中惟
張秀李充
李銘延
齡之安
聲極疎延
齡奸詐
上為厚待
延齡

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美餘以為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
直用充別財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
行賞罰今羣情眾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
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
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在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
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美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教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
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
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無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莫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
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銘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
一月士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
譖服謔為盡節總典藉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邠也跡其毒蠱曰
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敢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
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會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美餘愚弄朝
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屢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
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
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二月申書侍郎同
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曰短贄
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議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
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
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李銘黨於贄會早延齡奏言贄等失勢
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人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

趙懷翰情
林廷齡

延齡鑽取
費充湯銘

陽城帥王
仲舒歸登
熊執易崔

郭等論延
齡奸偽贊
等無罪張
萬福賀朝
廷有直臣

中外賀延
齡死而上
悼惜

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贊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湯為汀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禮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赦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今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編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秋九月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張溥曰。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裴延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誅毀人。冀親厚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帝摘發耳目。中朝士過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啟飛白。惟帝以為厚。一延齡愈於百金吾也。然左藏正物移置別庫。詭號羨餘。由奏見物。謂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咸陽何所得。陳澤數百頃。同州一谷。又安有八十尺木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鉞韋堅。陽慎矜之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領度支。有勞能。帝遣中使。繼於忠州。時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死。延齡。山安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臨下。幸矣。帝過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所似。德宗陰猜於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為諫官。飲酒不言。一日。聞天子任裴延齡。遂陸贄。李充張湯。李銘。即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萬福編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恍惚何異。漢成帝時。朱雲上殿。請劍誅張禹。哉。趙懷翰所引也。李繁。泌子也。反耽耽為延齡用。懷生愧友。繁死。愧父為小人者。亦繁有徒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一

吐蕃叛盟

吐蕃俘
五百人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於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龍衣而遣之

吐蕃得歸
誦聖德贊

普即遣使
入貢

揚天正載
書之體

吐蕃請改
教書上從

之

盧杞使李
揆使入吐
蕃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與吐蕃盟揚言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還其相論欽明恩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於吐蕃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載書稱貢獻及賜金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為境邀漢衡更請之冬十二月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教書境上皆如其請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鄯所俘掠兵民八百人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冬十月戊辰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於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鑑與吐蕃尚結贊盟於清水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夏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已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

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諸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達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於武川亭五月吐蕃既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具言

李法論安西北庭之地不可與吐蕃

齊映泣止帝再出幸

王必用李晟言敗走尚結贊

杜彥光拓植乾暉皆棄城遁

張或鄭雲連背李晟附張延賞德宗忌李晟功名上命韓泯

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貞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吐蕃遊騎及好時九月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孰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女弗能當也不若俟全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為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使野詩良輔與王似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於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於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奔鄜州吐蕃入據之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眾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婿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樞過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遠嘗為晟行軍司馬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恙遣子弟詣長安請前髮為僧上慰諭不許卒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泯素與晟善上命泯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泯等引延賞詣成第謝結為

劉元佐解
晟與延賞
之憾

馬燧欲與
吐蕃和
李晟請
韓滉請
乃止會
韓滉與
延賞反
謀復請
和

崔濟責
尚結贊
請和乃
議潭為
水會盟
使

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混玄佐之第。亦如之。混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貽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濟充入吐蕃使。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錡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推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疆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鄆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眾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頗熱。俱入朝。論之。會混薨。燧延賞皆豐成。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遠代之。上曰。當令延賞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侯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眾乏馬。多徒行者。崔濟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宋。此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投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濟至長安。辛未。以濟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戎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已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初。韓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八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一

延賞羅嚴
兵柄武臣
皆解體

晟諸備吐
蕃延賞復
阻之尚結
贊果結盟
渾瑊逃北
賴賂元光
兵救免

柳渾科吐
蕃背盟

上欲出遊
吐蕃大臣
諫止

三才集事卷之二十一

三才

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佐玄佐亦贊成之況薨玄佐奏言吐蕃方殫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
佐卧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
體不肯為用故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
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
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瑊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
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朝廷為大戎所悔耳上始命賂元光屯潘原韓遊瓌也洛口以為
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
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仗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
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
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窺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
軍悉為所掠去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之伏
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夫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
千餘人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賂元光發伏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胎瑊入元
光營追騎顧見卻軍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
息兵社稷之福焉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瑊言上變色曰柳渾
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逸其表
以示渾瑊且謂渾瑊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
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於西上遣中使王子恆齎詔遣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
瑊留屯奉天丙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善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
姪弁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盧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
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宦官俱又珍渾瑊將馬寶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鄆州上聞尚結贊之言
由是惡馬燧 六月丙戌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

李公請保
全李晟馬
燧

必進不減
卒不趨良
糧食足象
來曉府兵
亦成之策

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
 懼燧病不視事。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
 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王寅、李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
 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
 惋而反，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歲燧當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
 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
 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折，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燧皆泣謝。時關
 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
 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
 然將奈何？」泌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
 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
 發左藏惡簿，悉為緩纜，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
 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
 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
 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關，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
 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
 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賞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
 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
 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候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
 泌意欲結回紇，大會雲南，與其圖吐蕃。今吐蕃所備多如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
 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秋八月，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
 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卻其人。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數十里。」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七十一

吐蕃大掠
沂陽吳山
華亭
臣清源蘇
太平縣
吐蕃

章臯攻下
城柵盡復
舊州之地

章臯
舊州

吐蕃大掠沂陽吳山華亭老弱者

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沂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矜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解鄉國眾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眾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實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糧米路絕每收獲必陳兵以捍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潭城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眾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廊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秋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卻之吐蕃轉掠廊坊而去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邊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章臯遣黎州刺史章晉等與東邊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眾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邊章臯命章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舊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迎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章臯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邊兩林驃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於舊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舊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秋八月章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九年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廊坊二月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

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請從者既足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苗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以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請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首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嘆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眾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連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眾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譽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火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選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于廩賜之饒逆月三倍之益大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亦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夾於軍情亦聽命於事宜亦聽命於虜馳突迅如風馳駟書

通鑑記事本末

四二

楊朝嚴止
用邵寧兵
而方渠合
道木波皆
城

乞在贊年
子足之煎
立

馬定德來
奔

上開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勇最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據獲則張百而為千將帥既平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還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空則家自力農與夫俟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去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懲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咸懷疆場寧謐兵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臯遣大將董勳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眾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夏六月韋臯奏破吐蕃於義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邵

寧節度使楊朝嚴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羈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王

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眾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

虜謂吾眾亦不減七萬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城旁草盡不能

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求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

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嚴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

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督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 夏四月庚申楊朝嚴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

數日而去朝嚴遂城馬嶺而還關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六月韋臯奏雋州刺

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眾五萬分擊南

詔及雋州異牟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 吐蕃數為韋臯所敗是歲其羈首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

徐舍人
附延嘉歸

韋軍兵
論卷九

李維靖
節度使之
權為官官

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耀之子

也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

代居祿位與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願宗族大無由自振耳今聽汝歸遂繼之上遣使救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

勢紆北邊患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州及樓維老翁城 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 韋

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

月臯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都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州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

至出千人挑戰虜恐眾遠之伏發虜眾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乙亥臯遣使獻論

莽熱上救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頽入貢 六月壬辰遣右龍

武大將軍薛仁使於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涇原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于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

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冬十二月唐成置行原州于臨涇以鎮將郝玘為刺史

四年 初平涼之盟劉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 泌子隨之詣闕 泌上表乞

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和親隨又五上表請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

五月命判官徐復使吐蕃 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

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

使與節度使倚角相應也今則解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遽與俱進則云甲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四二

吐蕃厚賂
王位始成
烏蘭橋

足之煎卒
可殺可立

吐蕃懼史
奉詔野詩
烏蘭橋

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閉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

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節度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阻而止

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財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位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酉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甲午鹽州奏吐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脩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秋八月

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冬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眾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

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

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百五十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

大驚潰去奉敬奮擊之破之殺賊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於邊吐蕃懼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三月吐蕃寇鹽州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癸未涇州奏吐蕃

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

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鄜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

為弟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

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既洎郴州司戶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眾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

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耶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耶洎

洎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洎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

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

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悉性謀請
降李德裕
奏其狀牛
僧儒力阻
執而歸之
吐蕃盡誅
于境上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納羅來求盟唐成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納羅盟於城西遣劉元鼎與納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壬午吐蕃寇鹽州八月劉元鼎還
大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城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其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搗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章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始川上平涼坂蕙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李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管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執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樓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宣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表關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竊思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送體備三木與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志行殘忍用固搆難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首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

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當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張溥曰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死於唐高宗永徽元年嫡子早死其孫立為贊普凡二十八年至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於軍子棄隸贊立生七歲至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龍臘贊死子孛悉龍臘贊立至德宗即位時乞立贊為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足之煎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復少恩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鄯廓間夜聞鼙鼓聲武宗會昌二年死無子以妃緜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為贊普始三歲妃其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尚婢婢相攻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譎即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號帥剽陵中土其衰也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辦易服猶病未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時吐蕃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政盡出於欽陵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尚結贊等為之戎方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強弱不視其君反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解琬泣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濟掠監馬背惠食言其效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賞而遣李晟平涼之會渾瑊幾不免自古懷諫之主未有不愚者也韋臯招諭雲南吐蕃執哀李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內屬其功略等牛僧孺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達人之忠款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論贊無人兵馬微弱僧孺收面護天子盛陳氣勢恫喝必從懷盧杞之不忠託苜吳之小信春秋惡佞人其是謂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二上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藩鎮連兵

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太小有倫若網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子澤履康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舍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使之擁旌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按乎由是為下者常盼盼焉伺其上苟得聞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聞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西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字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實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於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二上

王武俊說 李實臣降 擢先鋒兵 馬使 僕國懷恩 恐賊平龍 裴奉留 嵩田承嗣 李懷仙李 寶臣分帥 河北 梁崇義 來瑒死 李昭薛南 陽而自立 田承嗣選 牙兵萬人 自衛 李懷玉逐 希逸自立 賜名正己 朱希彩與 朱此過共 殺李懷仙 目稱留後

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 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節度使統恒趙亦深定 易五州賜姓李名實臣初實臣裨將王武俊說實臣來降及復為節度使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 名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田承嗣留守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亦懷仙亦請降事 見史 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具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 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龍哀 故奏留嵩等及李實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若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

生從來瑒鎮襄陽果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眾心瑒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瑒死 戍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克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瑒死引兵還冀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克奔房州 崇義自鄧州引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久之不決眾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崇義尋 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

諸州以幽冀為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 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 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懷玉得眾心希逸忌之亦因事解 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 鄭王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實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魏節度使 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置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

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巨鎮廢而已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 成德節度使李實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鎮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

李懷瑗殺朱希彩朱此權知留後八年死子平此歸讓位於其叔父考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且求為相

幽州留後 冬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悻悻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眾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

此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此遂權知留後遣使

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此為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勗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考夜奉父喪逃

歸鄉里壬午制以嵩知留後 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此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

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

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

盧龍節度使朱此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為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秋七

月朱此入朝九月庚子至京師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嵩帥其眾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考轉洛州上

表請入朝許之 乙巳朱此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

州刺史薛堅為洛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

遣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攻衛州 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

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勢面請承嗣為帥 丙

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 三月乙巳薛嵩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

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球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

臣寶臣謝教教不從封杖授承嗣使捷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

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賧承嗣為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

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即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百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

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功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

通鑑已事本末 卷之三十三

承嗣將裴志清降寶臣

承嗣請歸朝

李寶臣李承昭擒盧子期送京師斬之

河南諸將大破田悅寶臣為中使馬承清所誣寶臣武俊說釋承嗣以為己資

寶臣為承嗣所逼逐圖朱滔

承嗣請入朝詔赦其

上金魚三...

二

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 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忠孝本奚也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 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於棗強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追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渡河屯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子弟庭珩守之寶臣不能克 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於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布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慮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清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清詣寶臣擲出道中寶臣慚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識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容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分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象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候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夜定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忬守留府寶知有備不敢進承嗣亦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先以瀛州降 十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

罪 田承王卒 李靈曜 孟鑿北結 承嗣 劉昌說承 僧惠順 乃請討靈 曜 李忠臣馬 潘欲歸馬 燧固執不 可軍士復 振 李靈曜 敗 李忠臣馬 燧李重情 大敗田悅 靈曜夜遁 汴州平 燧護功於 忠臣

一切不問 夏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侯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鑿北結田承嗣為援癸巳以為永平
 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
 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 李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内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
 諸鎮八月甲申詔准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
 正己皆遣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
 召問討昌為之泣陳順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全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
 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全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於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榮澤淮
 西軍士潰去者十五六鄆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
 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士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漢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
 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
 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乙巳營
 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情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
 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情本美
 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智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
 功宋州刺史李僧會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
 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 田承嗣
 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冬
 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不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
 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
 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為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峻所在

李勉械送 李靈曜至 京師斬之

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魏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義據襄鄆均房復郢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

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嘗為之

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國中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姓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中

以悅為魏博留後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媚節度副使張惠先

惠先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先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侯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眾所服

希烈因眾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高等殺惠先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

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 成

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

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六月庚戌以朱泚為鳳翔尹 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為淮靈

德宗建中元年 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

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矣乃建炎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

錢穀皆歸全部倉部罷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

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

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

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任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

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金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阻己徵秀實為司農卿丁未卯益節度使李懷光

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為別駕 上以楊炎之言託以奏

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玉居

前督作朱泚崔玄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扉十餘年矣始居邠州

涇州將士
不欲遷
秦州刺史
朱泚

上用楊炎
言貶劉晏

于希烈殺
張惠先父
于逐忠臣
王以為節
度使

會臣請復
姓張許
田承嗣死
使悅悅知
東事諸子
佐之

命未此子
懷先討劉
文喜

上不赦文
喜劉海濱

殺之歸朝

原州亦不

果城

桑道茂請

築奉天城

楊度使度

準誣劉晏

殺之

李寶臣死

惟岳聽明

震王宅奴

言自為留

後

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徒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殺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孟帥
 即誅温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王將何罪而為殺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
 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發矣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
 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
 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微發餽運內
 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窮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濱入奏
 海濱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
 文喜必息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濱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
 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賞賜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庚
 寅海濱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
 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日自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
 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秋七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
 史劉晏與朱泚書求救辭多怨望又奏石補州兵欲拒朝命矣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緝殺之己丑乃下詔
 賜死天下冤之八月丁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為四鎮北庭
 行營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為留後謨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間弱諸將之難制
 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年同日死者寶臣否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
 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
 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知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
 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宅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為寶臣妻令惟
 岳繼襲上不許遣結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後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為留後將佐共
 奏求旌節上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朝

田悅為惟
岳請鑿
不許

悅謀拒命
田廷玠正
言不從竟
以憂卒

邵真勸李
惟岳討李
正己為畢
華所阻

谷從政勸
惟岳入朝
不從遂飲
藥死

李正己等
聞劉晏死
反謀益決

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龍衣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備至是悅屢為惟岳請繼襲
 上欲革前美不許或諫曰惟兵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旌號以聚其
 眾耳涕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為亂亦命與不命等耳
 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廷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生
 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恒郭共為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
 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叛官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
 公受公厚恩大夫哀經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師且請討之曰如此則朝廷嘉大夫之
 忠則旌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
 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武俊
 等皆敬憚之為實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宅奴等計議多欲舍帛悅將
 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謀命
 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
 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讐言者庸可數乎又相與幽州有
 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將滔與吾擊析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
 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
 無所措賴先相公安兵不動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况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
 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
 且令攝事也命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也吾亦知爾素
 疏忌我願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臣者惟岳之庶
 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為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使復姓張遂任淄青惟岳遣王宅詣從正
 家察其言居從正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
 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訖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

王已累表請晏罷楊炎遣使密諭上疏疏矣推盧杞梁崇義以上殺來項懼不肯入朝

田悅與正已惟兵連兵拒命刑曹俊請置兵噀口悅不用其策

命李希烈討梁崇義楊炎諫不聽

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為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士領汴宋滑毫陳頴泗七州丙子分宋毫魏別為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為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已等楊求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罷譏斥朝廷安懼遠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矣矣丙午更宋宋軍名曰宣武梁崇義雖與李正已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閹宦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吾歲久覺積何可往也准孟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無脩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為之杖背遠流之使全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為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殺賊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完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蘭果為鄧州刺史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已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刑磁二州及臨淮縣悅欲阻山為境曰刑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刑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繼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刑州刺史李其臨洛將張任堅壁拒守貝州刺史刑曹俊田承嗣舊將也勇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嵩而疏之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討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倖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噀口以過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已共毀之悅不用其策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蘭果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於已進李希烈晉南平郡王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言諫曰希烈為重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于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至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已遣兵扼徐州

張萬福
江進奉
船

馬燧李抱
真李廣
破田悅斬
楊朝光
張伍固守
臨洛

李正已死
子納擅領
軍務出兵
助悅

李希烈斬
梁崇義
張孝忠從
梁雄言歸

上金... 卷之三十一

甬橋渴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渴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以為漢州刺史萬福馳至渴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元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劉東畿五縣隸焉 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 辛巳以邠靈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伍固守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任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說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憚謂畏之不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盡閉軍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柎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柎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大將軍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鄭葵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將兵會之 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發兵攻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疏口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其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堅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希烈死傳首京師 詔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於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察維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進軍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待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將程華詣滔遺錢事參軍董植奉表詣關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與涉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復震

承遣藏叔 雅厚結周 曹等陸圖 希烈 白李庚說 李洵舉州 歸國有從 之遣崔程 諸關乞領 徐海沂三 州觀察使 程先白張 鑑杞怒不 從其請 劉洽曲環 李登唐朝 臣大破淄 青魏博兵 於徐州 馬賊大破 田悅與李

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持承為河中尹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置之館迫脇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蘭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春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復心藏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曹等與之陰圖希烈 冬十月徐州刺史李清正已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李庚說洵舉州歸國有從之遣攝官崔程奏表請關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况海沂二州合皆為納有洵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承自外來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鑑鑑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已不從其請戊申加洵御史大夫充招諭使 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還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先是李納以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洵遣牙官溫人王智與詣關告急智與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為之法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而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嗾之曰乙子能破賊乎朝臣破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奮怒爭奪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卻歎方馬軍使陽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軍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方謂宣武人曰乙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已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加馬燧魏博招討使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將任屢虛詐降既而復叛 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元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上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之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

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破之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候諸軍舉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舉渡焚百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潘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步為戰場繕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氣哀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見河東軍捷還鬪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潘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東世受恩何忍聞之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故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贖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刑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為河陽軍所逼再還濮州徵收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愿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女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楊父名於後世也蓋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將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名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說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友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惟大夫求旌節耳非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為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必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據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扈友斬

邵真說惟岳入朝孟祐密告田悅悅怒使扈友往讓惟岳畢華助之遂殺真

符令奇死義

張孝忠軍 義豐以待 惟岳焮滅 康日知以 趙州歸國 惟岳益疑 王武俊 衛常靈說 岳併鄭沔 畢華王宅 奴等皆殺 楊政議降 朱滔王武 俊皆朝 廷遣王滔 許士則說 以三鎮 兵許諾

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而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為左
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
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張孝忠引兵西北軍於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將甚
多未易可輕迫之則併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
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唐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疑益王武俊武俊其懼或謂惟
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合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
誰為大夫卻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靈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淮南節
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王武俊既出恒州謂衛常靈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
尚書常寧曰夫大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
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尙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要籍
謝傳至趙州城下武俊引導同謀取惟岳還密告王士真閏月中辰武俊常靈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與士真
還襲惟岳啓城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
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說畢華王宅奴等皆殺之武俊以為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
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正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
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
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滔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
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
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曰悅聞之
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感故王大夫因
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
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王則燕趙為之次矣若魏存則

劉平諫滔
救田悅不
聽

張孝忠不
從滔謀
李克讓納
來降上聽
中使宋鳳
朝言因秀
郭等謀中
納逆歸郭
州復與田
悅等

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而亦賂滔
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郁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邕與許士則俱詣趙州說王武俊
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寔嘗略同誰不為大夫憤邑
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邕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為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
首諸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邕等致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
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
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叛官房說以其
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感不可舍上乃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
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洵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洵境無所得李納之初反
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其嚴都唐侯李吉其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遠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許召
棟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
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上遣
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侯武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
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刺裝共赴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
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撓冀焉
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
制滔士戍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援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
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救田悅
以諫書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大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
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怱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遺後悔滔雖不用其
言亦責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察羅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

酒後田悅
士卒喧噪
不從秦雄
宗項強止
之酒引軍
還深州斬
唱首二百
縣人復舉
兵而南

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李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
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
滔乃使劉悍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礮兵獨居疆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
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譴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譯後堂避匿秦雄與
兵馬使宗項等矯請士卒曰汝輩勿聽司徒傳令眾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者今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
司徒以幽州少紗線繡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線繡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康日
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所射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
非自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譴恃乖失軍禮眾聞言不知所為乃曰刺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資物遂
入刺使院變刺殺之又呼曰雖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也
休息數日相與歸正耳秦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領諸將訪察唱率為亂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處股栗乃
復舉兵而南秦皇敗前卻進取寧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五萬千取元氏東趨寧晉武俊之始誅李惟
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恒冀國諫副使會武俊與朱滔
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
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歸存李實臣
幕府以直道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故得超遷是
將殺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由悅恃援兵將至遣康慨將萬餘人出城而至
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李都實陳京建議以
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共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十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
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臨死者長
安驚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做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
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前以千萬計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
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洛州刺史兼魏博詔討使副李抱真為

卷之三十三 唐紀六十三 德宗皇帝 三十三

澤潞節度使馬燧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鉅鉅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陳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荊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能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請立卿為刺史兼充招詔之副李晟軍先趨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盧龍節度使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遠言於朱此奏貶莫州參軍雲遠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為掌書記雲遠深構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此曰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此書請殺二人者此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

馬燧奏滔
燧書上驛
召此留之
長安

盧杞忌張
繼出之風
翔

李懷光不
聽燧言大
敗於滔

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警中遺朱此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訖不之知上譚召北於鳳翔至以納書并使者示之此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洛園腴田錦繡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大尉中書令并如故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此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任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親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鑑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鑑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茂實以鑑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遠參謀田景仙乘滔來降 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 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懼呼動地滔管轄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感軍容迎之滔以為懷光已遠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變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之於恆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潰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感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籍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壘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車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

治許越請
武俊恨滔

李于于鄭
與武俊悅
納俱稱王

希烈與滔
納等交通
滔武俊勸
希烈稱帝

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為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熊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進或僕陽南華以拒劉洽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相節度使加朔方節度使使李懷光同平章事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趣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合言為節度使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合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同平章事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恆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于于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實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真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上書曰朕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徒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寧為內史監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蔡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滔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果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迎給於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願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臨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疏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盧杞謀陷
真卿使金
府希烈李
勉希烈不
及

真卿守義
不屈希烈
欲遣還李
元平阻之

哥舒約擊
破潼關
又擒周晃

周曾王加
姚瞻奉清

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往應募執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亦於內縛
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百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為
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四至彭澤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
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今亦奉宣聖澤
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
以為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
君命也將馬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夫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信刺以家
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惶驚拔刀擬之為將刺唱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
希烈遠以身蔽之塵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漸而起以密起白希
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死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
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
有所歸希烈名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大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
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宅
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大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大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
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四使不敢復言希
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有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
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外寧涇原奉天好時行
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計之耀行至郊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
使其將封有勝據鄆州南路遂絕貢賦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二月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
河為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舉敗李希烈將韓霖霖於黃梅斬之辛卯
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晨聲言西取戰州引舟師浙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將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
里皋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皋遂推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錫為江

謀殺李希烈
事世被殺
清奔劉洽

李晟軍敗
退保易州

武俊以宋
端傳言信
滔益深

李抱真使
賈林說我
俊歸又陰
相約結

州刺史 淮寧都虞侯周曾鎮過兵馬使王玠押牙姚瞻章清密輸款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人攻哥舒曜王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襄列奉顏真卿為節度使使玠瞻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驍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玠瞻及其黨甲牛詔贈曾等官始章清與曾等約事世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結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不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于西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符箴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書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投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皋為之副將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卻之 五月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克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青苑累月不下滔以為武南書馬實意為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遠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大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遠大王二兄處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實實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定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待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具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芥就使捷與誰守之而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庚戌初稅州架除陌錢

卷之三十三

十

趙晉差行
稅關禁陰
陌錢途

濛費請園
邦本上不
能用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軍平宣武淮南浙江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
 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給三人之給故將士
 利之各出軍饒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常賦不能供叛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
 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又執筆揮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
 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
 為率取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
 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
 為其將康叔夜所殺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高興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間以得失兩時河用兵久不
 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
 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換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說寇之弊亦有不敢
 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遭誣誤內蓄危疑倉黃失圖勢不得
 止況其餘眾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 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
 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自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神速不尚巧運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
 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蓋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則持則悖王畿者四
 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治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
 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
 西邊有兵諸虜備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志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
 入為寇故失皇帝草與為備避之東遊是皆失之重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汗渭為
 戎於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收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
 軍之兵繼出關外僅有賊臣唱寇結虜覩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過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代
 叛之初議者多易其軍食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憂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
 禍結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乘始圖往歲為天下所患咸為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

魏壽劉德 信唐漢臣 襲許州上 忽遣中使 迫還為李 克成所邀 大敗

往歲謂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未始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實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戢往歲之所信者全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鑑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己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閩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疆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遇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何復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於滄潤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奉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二將趨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整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蕭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募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涇水詔京兆尹王翊攝帥惟糲食粟餒眾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環甲張旗鼓譟還趨京城令言更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言令言抱馬竄突入亂兵呼曰諸軍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滅族之計乎軍中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還命賜帛人云眾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賊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貨賈矣不稅汝閒架陌錢矣上遣曹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軍士射令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又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

募發兵無一人禦賊上乃出奔

姜公甫請釋朱泚從行不聽

原休勸泚僭逆上自咸陽幸奉天賴渾瑊至衆心稍安張光胤將鎮彭偃敬紅皆為此用張廷芝段誠諫殺戴

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見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擊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寶文場霍仙舟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誦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唐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為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快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者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乞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籟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胡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僮頓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舍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強謹讓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聞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舍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勝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聞朝廷輒入官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道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事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此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事驚奔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詞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城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休又為此說文武之誘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胤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將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胤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紅乃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此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蕭蘭清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叛度支李忠臣為皇城使百司

敗秀實與 劉禮岐靈 明禮岐靈 岳謀誅此 盧杞力保 朱忠貞 姜公甫請 召援兵入 盧杞曰志 貞請擇大 臣宣慰朱 沈吳叔請 行逐殺

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城為京畿涓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為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
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此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遣數十騎
召之李實開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善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
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此喜曰段公來吾輩濟矣廷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者聞天下今涇軍以搗賜
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搗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
歸官闕此莫大之功也此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已皆為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
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此迎乘輿之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此
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此忠貞奉天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
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羣臣勸此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
不深若此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此
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諭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全吾將軍吳澈獨請行上悅澈退而
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慄慄耳遂奉詔詣此
此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於客省尋殺之澈湊之兄也此遣涇原兵馬使韓曼將銳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
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請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許為姚令言符令曼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為令言印未
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莫善走者追之曼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曼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此殺之
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曼兵至此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
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是日此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侯笏前唾此哭
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此此舉手扞之鏡中其額測血灑地此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
猝愕不知所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此此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此黨曰我不從汝反何不殺
我汝爭前殺之此一手承血一手止其眾曰義士也勿殺秀實等死此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縵服而逃後
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此攻奉天復謀殺此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在角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節度
使同平章事張鑑性懦緩好脩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仰大駕具服用貨財款於行五後營將李楚琳為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李楚琳作
亂殺鍾鑑

上欲幸鳳
翔蕭復阻
之不從聞
變乃止

朱泚稱帝

滿何清姚
况發中兵
器械助奉
天

盧杞與王
嗣昭相
害

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此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鑑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鑑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鑑馳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竄出抗為備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鑿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濟映齊抗皆請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府殿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此以姚合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將鎮為吏部尚書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弟滔為皇太子姚合言源休共掌朝政凡此之謀盡遷降軍於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此誅窮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將鎮為門下侍郎李季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國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此誅窮宗室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系為此誤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況請行在為賊所逼以官況絕倉稱病潛竄得免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雒陽李希烈陷襄城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旌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姚合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况知涇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方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况為行軍司馬 上幸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請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珣謀陷之珣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夜久之不至有顧望意金果此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胡公盤屋府康其詐為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請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縱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指自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於雒陽得書西向奔路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勸李懷光帥眾赴長安馬燧李元春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 朱泚自將過奉天軍勢甚盛以姚合言為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

城渾釋遊
環血戰拒
泚

抱負遺賢
林說武俊
取泚

忠為同華節州節度使拓東土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回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武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疆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令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城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使虞侯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賊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起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賊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刀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濼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難哉陛下有股肱之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臣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愆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者詳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自上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或憂必有變故旋屬遼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為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亦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復遣曹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王戌悅送武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呂希信戰死
高重捷戰死

此將李自月戰死其母為之

韋皋誅蘇王牛雲光合將士討李希林

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禮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連千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此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取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得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朱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此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篡國篡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莫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夫大夫雄勇善兵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覆滔既亡則此之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合諸道輻湊攻此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讓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袍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其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此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此眾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 朱此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卻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信戰死乙丑此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此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身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此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葬之李日月此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此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美怒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此賊敗黨族皆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已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初朱此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管田叛官韋皋鎮隴右留後及邠通驛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皋至伏兵執之以應此事世帥其眾奔此至沂陽遇此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皋中丞玉說雲光曰韋皋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狐狍耳雲光從之皋從城上問雲光曰卿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卿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皋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眾乃可入雲光以皋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皋宴王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皋為節度使此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皋鳳翔節度使

杜布全戰 死顏時常 春李建徽 全兵入援 關播運城 請自乾陵 北過營據 要地虛杞 不可乃自 漢谷進為 賊寇擊而 軍但資 李農軍結 張孝忠乃 西歸 崔縱勸李 懷先入援 尚可孤討 希烈賊此 將仇敬 駱元光擊 却此兵賊 不能東出

舉斬之 靈武留後杜布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
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運城曰漢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
與城中倚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援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城曰自此
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晷其驚多矣全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布全等來所擊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此可
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布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布全等自漢谷進丙子布全等軍至漢谷果
為賊所邀乘高以弩石擊之死傷甚眾城中出兵應援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此閱其輜重於城下
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此攻城益急穿斬環之此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
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農疾愈聞上幸奉天帥眾將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農為
援不欲戢行數阻止之農乃紹其子憑使聖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農西歸遣大將
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農俱農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農神策行營節度使 王武俊馬寔攻趙
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搗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使
步出城覘賊其人懸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旬賊
之休息夜繼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蹈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
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先令入援懷
先從之縱悉斂軍資餉糧先俱來懷先書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
崔縱先輩貨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眾利之西屯蒲城有眾五萬齊運憚之孫也李農行且收兵亦自蒲
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農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日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孤討
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於七盤敗此將仇敬逐取藍田可孤字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
先其先安息人駱奉仙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眾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走還長安元先逐軍華州行
在望之據其城將眾以絕東道元引關下兵籠望之走還長安元先逐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此數遣兵
攻元先元先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先為鎮國軍節度使元先乃將兵三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
軍司馬王權及其子董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游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

洪恩攻奉天
天運城等
苦戰城既
陷賴李懷
光至敗洪
兵於醴泉
圍始解

賈應林言
上性忍可
憂

淫原卒謀
殺此不果
李懷光欲

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此。此恐民間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此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兇草。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係。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此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此推雲梯。上施淫醜。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輶。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壘。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歛歎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天以膏油灌。呼震地。瑊與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入夜。此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詔。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詔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詔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瑊詔得聞。踰壘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詔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此兵於醴泉。此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不守城矣。此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待御史方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此既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此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重。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違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此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此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營士人補之。此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此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淫原卒。騎官不為用。但守其所掠資財。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此。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疏。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

面素誅虛
杞越費曰
志貞杞懼
請上詔乘
勝取長安
不得見天
子

陳少遊奪
包估錢帛
兵卒

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乘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
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
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
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
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
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
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脩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
繕館第數十脩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
三千曜武於京口以應之鹽鐵使包估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估不
可少遊欲殺之估懼匿妻子於棗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估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估纔與數十人俱
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皋數遣使問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
自宣饒荆襄趣武關皋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晷日致亂由上下
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
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
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
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鄰國之志不達於朝
廷朝廷之誠不并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
其間聚怨竄驚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
有不從遠爾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疏奏自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
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故仲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
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乘矣而反謂之奉者上下交故也君在
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

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慣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恆大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誣故睿誠不布於羣下。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踟躕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踰。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疑。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定。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如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惟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定。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

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驕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快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聞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驕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快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於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已然。又曰昔趙武納納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察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於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願采納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書暴揚盧杞等罪惡眾論譴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惠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宦官程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乙丑以翰林學士詞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如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未過各稱王如故。過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過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過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過度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過乃許之。過復遣其內使舍人

許士則說
倪勿助湯
王武俊復
道田秀陳
策悅意遂
決

李勉奔齊
州秦烈臨
大梁李澄
降高麗死
韓請上痛
引道以感
人心
履臣請加
與號勳奏
不可

李瑄見倪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其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此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况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迎迎則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完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舍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雒與泚連衡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溼新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庚午希烈臨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說結李紘於鄴州以給事中孔曹又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諫之識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

下罪已詔
四方人心
大悅

武俊說納
見赦令皆
去王號上
奏罪惟
希烈稱帝

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上言以為勸人以言所感也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壘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
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憂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
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藩鎮連兵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
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
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
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居藉馬遠近駭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
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王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蕪暴令峻於誅求疲吐空於
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至亂階變興都邑萬品
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
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
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
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
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
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閭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
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來泚更國
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疆剛富遂謀稱帝遣人問
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
黨鄭貴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綬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

張建封新
希烈將楊
峰

希烈東畏
曹王皋西
畏李兼不
敢復窺江
淮

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璿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齎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信。自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蕪口。遇少誠入寇。曹王皋遣蕪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成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信乃得前後信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具厚餼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待。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待撤屋財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郢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悅見郢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向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晝夜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師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楊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帳。齎器血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兵。分置吏守平恩。永濟。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固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上於行宮廡下。貶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夫人。誘姦聚惡。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報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務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

復高斥盧
祀上以其
輕君

上出復宣

慰江淮劉

從一每奏

留之上遂

疑復贊為

辨解

李澄請降

希烈畏王

柘曜奪手

遂解圍陵

圖

李晟斬劉

德信并將

其軍

其軍

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昨昨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復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茅楮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未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寬。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寬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知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辛卯。以王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李納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戊戌。加劉洽汴滑宋毫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真言也。李希烈將兵五萬圍靈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靈陵。澄至石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靈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柘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柘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靈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既自奉天改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潤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眾。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亞。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眾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

懷光器與
朱泚通謀
晟請移軍
東渭橋上
履奏不下
遣使詣懷
光營慰
督運奉依
晟請從之

韓復請移
李建徽揚
惠元軍就
晟不從後

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履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窮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而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尉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言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王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謠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獲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凡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威彊懷光大自誇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二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富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不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以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

果為懷光
所併建徽
走免惠元
被殺

張名派屢
書懷光反
被殺

石演芬死
義

上將幸梁
州嚴震遣
張用誠迎

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殺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誘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
不兩全疆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魁首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
隱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
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
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訛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
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
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
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
趙光鈺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
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盛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
尉增實食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
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凡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
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或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
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
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湖人懷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
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璿璿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爾我死甘心
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
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饜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平等還言懷
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終節度使上猶以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
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藍屋以來迎衛用誠
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惡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正符召用誠還府
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勳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

衛用誠誦
與懷光通
謀馬勳奏
取實符執
殺之

薛建瑛陳
罷懷光兵
權之策

懷光道
昇雲約道
奚小俊燒
乾陵昇雲
告潭城上
遂幸梁
州劉迺
喬林奉
從賊泚

孟保惠靜
壽孫福達
不肯舉車
駕

以數百騎迎之勳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勳多然橐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勳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
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勳後所傷勳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
其喉曰出聲則死勳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勳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去之與張用誠同反於
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眾皆驚服勳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勳裏
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惠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
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
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
靈武有靈景瑒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餽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眾及地授之尊
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
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况諸道
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為
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遠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瑊嚴城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
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
家泚召之不起使將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
臊污漫賢者乎獻赦而返迺聞上幸山南博瞻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藍屋稱老疾
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
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藍屋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
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眾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之剽掠
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路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
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
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未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最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
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

田緒殺悅
并其將許
士則登齊
劉忠信處
等與朱滔
連和曾穆
盧南

懷光決反
諸軍不從
李景勳其
殺此歸朝
許之後復

光慚而末忍擊之晨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莫大焉乃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府擇四十餘人假
官以督胃北諸縣鴛鴦不司日皆充養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因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
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嗜博至魏州對其眾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
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
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既而悅歸歸宿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
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善判官許士則都虞侯蔣濟議事府署深遠外不知
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砍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眾曰劉忠信與扈善
謀反昨夜刺殺僕射眾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辯眾分裂殺之扈善來及戰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
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
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四百殺扈善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
府後數日眾乃知緒殺其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
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
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軍王林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淄州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
軍侯臧諸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請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
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式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
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疆其亡可政立而待也况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
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
以俟命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奉天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
橋三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彊問計於
看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頭首懇
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闕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今日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
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眾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

通鑑卷之百九十二

十一

張昕作亂
韓遊瓌結
高固等殺
之

裴向說趙
貴先來降

贊論獻瓜
果者不當
酬以官

蘇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
 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人脅遷之韓遊瓌說昕
 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臨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
 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南高固曰所以來去則邠城空
 矣乃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
 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
 殺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
 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與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監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
 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懼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
 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
 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難天無道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於李晟將士在道散亡
 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
 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刺史李紆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
 全向導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帥獵圍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覲為渭北行軍司
 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庚寅車駕至城固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
 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
 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苑
 普施於輿阜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
 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置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
 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
 者唯繫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
 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鈔鋒排思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

上欲西幸
成都嚴震
言不可成
表亦同乃
止

贊請撫存
李德琳

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亡軀命而獲官此以匪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教勸又不重虛名而臨德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贊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直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贊數直諫上意虛耗雖貶官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親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為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權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卒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用矣止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辦初奉天圍既解李德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德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德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南至漢中欲以潭城代德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為德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慈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畧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略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棧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曾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憂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遠挾宿疵則是政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令將吏宜得盡無疵瑕人皆有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潛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舉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王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聽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使張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唐子詔數李懷光罪惡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大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夏四月壬寅以朔方兵馬使韓遊瓌為朔方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監景璿為李懷光弟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軍幕為懷先治第李如運討誅之

李晟忠不家

曹子連大破韓文等

渾瑊遂引兵屯奉天

馮何清拒此為田希

鑿所殺

賈林說武後乘貞觀末下與昭

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被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與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投春衣感受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使晟單糧夜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逢漢衝勸吐蕃出兵助之高結贊曰郿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城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鏡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鎧以其眾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朱泚就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鑿密與此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此此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情頗似現今已於一所安且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孟據宮闈有旨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破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破時億兆之姦欺復志彌精夫道彌遠項藉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竊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晉疑之與掛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備備情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教御物物亦不疑情思附而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讎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取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昭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法百端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若勤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計馴致離叛橫成禍矣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况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旬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空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祚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得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自魏末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

義合兵破
滿

王武俊以
身死滿死

贊言吐蕃
兵去可賀

贊論將帥
宜假以使
宜待以殊
賞

氣未泚不日晨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戌武俊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高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言武俊叔國家禍難天子播遷特武俊哭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赫蒙閣諭得棄逆從順免殞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問胡虜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滿所持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邊臨視武俊決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緡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緡混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 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鑿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眾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鼠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其賊鼠諸軍當議規畫今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遂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威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有掣肘之虞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渴聽回紇
連于楊布
蔡雄言出
戰為抱真
武俊所敗
飛歸幽州

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從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皆暑困備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于見滔達于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于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陣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縱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道去委棄所掠資貨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慚又恐范陽留守劉坪因敗圖已怙恣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列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羅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使賜名曰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距不能攻取日華出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為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

成自苑北
攻賊遂戰
勝

辰率李演
王似史萬
頃等乘勝
破賊此令
言出走遂
收復京城

張光晟來
降

新此黨李
希倩敬紅
彭偃等
田希鑿拒
此淫卒殺
今言降

臣諸將問兵所從人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也若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此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此曉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欲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夜間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獲駱元光敗此眾於濠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似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鷹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等萬頃等請擊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擊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潰先是此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欵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遣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今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官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沐頡韓遊瓌亦克咸陽取賊三千餘眾聞此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計請二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新此黨李希倩敬紅敬紅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六月癸卯李晟遣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陵園鍾鐸不格廟祀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在渭橋榮感守歲久之乃退宿佐皆貨曰榮感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勳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九十二下

庭梁齊韓
文等斬此
宋降上使
渾瑊訪求
奉天所失
裏頭內人
贊言不可
乃止晟斬
降賊崔宣
等表守節
劉通等
斬李忠臣
上欲乘迎
駕形勢遣
人代李楚
琳贊言不
可
尹元貞矯
制招諭懷
光晟請理
具罪斬喬
琳蔡鎮張
光晟等
光鄧勸懷
光歸歛
車駕至長
安
李伯善生
擒劉戒虛

曰非所及也朱泚將毒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鑿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靈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射泚墜炕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贊上奏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附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藜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沆等已酉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鑿為涇原節度使詔改涇州為興元府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頰各遷官有差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令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贊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行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鄧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寅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救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頰以其眾扈從李晟略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質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撫慰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錡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

安州遂降
孔巢父不
善宣慰為
眾所殺懷
光復拒守

李泌言懷
光不足憂

希烈殺真
卿

晟請斬楚
琳

馬燧遣人
說下要廷
珍明朝駁
鄭抗

燧表讓晉
慈隲於康
日知

晟斬王斌
等

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譟喧宣認未
畢眾殺巢父及中使咬守恩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
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
未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夜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
稱精銳如達奚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
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
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亂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已為帳下所梟使
諸將無以藉手也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
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
救耶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
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
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略元光討李懷光軍於同知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於長
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
牙將毛朝敬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
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隲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隲節度使上
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救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喜而
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六將軍丙午加渾瑊朔方行
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鑑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癸未
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
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賜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李
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於沙苑

通鑑已事下 卷一百二十一

111

嚴詣涇原
亂首石奇
三千餘人
併殺自希
鑿及其子
粵
李澄焚希
烈貞節書
衆歸國
劉洽等敗
霍崇暉希
烈奔歸蔡
州
洽言李勉
之力上命
復相位
上疑澁澁
必上章力
保其無定
請諭韓某

上自... 二二二

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閩喜萬泉虞鄉永樂荷氏。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鑿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鑿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鑿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即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遣鳳翔希鑿不復疑晟置宴希鑿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鑿尚在座晟顧之曰田即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鑿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等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警衆歸國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侯劉昌與龐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惟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後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竇鼎薛珪為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澁聞鑿與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澁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澁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澁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澁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澁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且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澁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惑併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澁定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雖知卿與澁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德以負陛下顧澁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

歸製其感
悅其米陳
少遊亦負
二十萬斛

上復以公
直能為左
原于
陳少遊懸
死王詔欲
自為留後
浼道使黃
之乃止

上欲復用
盧杞廢論
劉從一不
肯謀袁高
陳京趙滿
爭力爭李
勉李必助
之乃止杞

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眾之惑而諭韓使之歸魏令是成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耶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詔章令韓舉謀告歸魏而魏緝衣論以卿父比有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遠致之舉至潤州魏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石留五日即還朝舉別其母啼聲聞於外魏怒召出獲之自送至江上首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歸見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必曰韓魏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詔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啟臣節舉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舉代陳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避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贈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魏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必曰浼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唐辰加浼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浼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思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頌真卿司徒諡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詔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親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其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願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

克死澧州

以嘉誠公

主妻田緒

呂鳴岳通

欵於燧為

懷光屠殺

朱滔病死

劉惔知軍

事

嚴言救懷

光有五不

可請獨往

討焉燧奏

同從之

夫望何壬戌以祀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祀竟卒於澧州高怒已之孫也三月李希烈陷鄧州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李懷光都虞侯呂鳴岳通欵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鄴鄴抗言逆順無所慚隱懷光因之鄴豈之姪孫也馬燧軍於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夏四月丁丑以曹王皋為荆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整園宮城懷光請將相繼來降詔以燧城為招撫使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其翼晏遽引兵去懷光知眾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惔知軍事時連年旱蝗度支皆糧價昂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勿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隲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行賞今府庫方虛實不滿望是愈敷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橐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收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定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壬子以劉惔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離堡守將尉珪以七百餘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略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

懷光編注

唯與父俱死

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

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遷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環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瑊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瑊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瑊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瑊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瑊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瑊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郵李鄴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上使問陸贄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迫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又曰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教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

通鑑紀事本末

五

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華而易解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計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能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乎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最珍寶眾庶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思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夫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遇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與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略元光殺徐庭光
徐庭光
略元光殺徐庭光
徐庭光
略元光殺徐庭光
徐庭光

樊澤擊擒
杜文朝
陳仙奇毒
殺希烈舉
聚來降
必論復府
兵

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先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眾來降甲申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具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遂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虜已復如故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明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如賞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

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沒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違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德田園恐累族宗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志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彘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河中平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夏六月以陝隴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袁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判賴陛下聖明寤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致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相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為朕不足與言故也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禮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嘗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處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婦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則難往復卿解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心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令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其心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

劉玄佐母
戒子以死
報國

五年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
除左衛率領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皋薨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

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 夏六月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二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舉之以為副大使 夏四月庚午緒暴

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襄推季安為留後

十七年夏六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張洎曰藩鎮之禍始於肅代李懷王玄志之子而立侯希逸肅宗不能討反順而命之軍士廢立未有已也代宗之世諸鎮抗令其最反覆不臣者莫若田承嗣朝奉恩賜暮尋干戈天子賞罰不能自繇唯視其喜怒苟幸旦夕慈母護驕子非獨養且倒授以柄德宗憤王之不綱奮發一怒先試於劉文喜效亦小見然劉晏無罪而死王武俊朱滔有平李惟岳功處置失宜生其怨望使叛臣舉兵有名而連衡策進建中禍亂於是始烈矣嗚呼田悅與李正己李惟岳拒命其重在外王武俊既以及惟岳其重在內重在外者貴離戎執重在內者貴服人心德宗知皆不克也梁崇義反則遣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俱稱王則奉李希烈希烈初平崇義即驕倨自帝天子四顧莫可為使不得已而徵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時所汲汲者惟在討希烈不意又有姚令言出其間也援兵五千嗷呼京闕志在求食盜懷亂心以靜鎮之勢可無走而禁旅分散至尊出奔令言非賊而成賊長安有主而無主變起無名難生倉卒朱泚不從車駕資以南面李懷光解圍奉天激而反戈蓋長於養姦而短於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未雨是以前卻未平後覺復作此備方殷彼慮已失奉天梁州之間奔走不暇安望益字哉李抱真善結武俊而朱滔走李晟銳復長安而朱泚誅懷光縊死功繇馬燧希烈飲毒謀出窘急四賊敗亡皆社稷之靈人臣之力德宗何能焉顏真卿死忠而不憐盧杞保賊而不怒大抵德宗生平其所深惡者止直言強諫而大奸巨盜皆非其讐此所謂性平亂者亂亦隨之大學言平天下先正好惡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三

任文用事

王叔文言太子不宜言外事太子受幸之

叔文之黨

命幸執誼

諸廷張正

一王仲舒

劉伯弼

德宗悲太子有疾

宦官欲圖別立衛次

公鄭綱等

正言乃定

迂也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初翰林侍詔王任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書。俱出入東宮。候侍太子。任杭州人也。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常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任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高、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陸準、程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迹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溫、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溫滑之子時為左拾遺，景儉、瑤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弼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遂晏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弼適之子也。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顰眼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任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任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

王叔文王
任李忠言
牛昭容相
依結

王任尤闊
元納暗
叔文欲傳
國賦結內
外以杜祐
易制用判
度支

武元衡以
不附叔文
而左遷
實羣劾禹
錫責叔文
其黨欲逐
之章執誼
不可而止

牛昭容弄
忌廣陵王
浮賴細網
定太子位

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相與唱和 壬戌以殿中丞王任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任寢陋吳語上所執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意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任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任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任任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承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個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任者至宿其坊中餽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任尤闊其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大婦寢其上 三月辛未以王任為翰林學士 戊子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祐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韋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遠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章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瀆英睿惡之細不復請書帛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癸巳立瀆為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執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慙報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節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羣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

賈耽鄭均 瑜歸臥叔 文執誼等 益無忌 叔文畏太 子儀表 杜黃裳勸 婿韋執誼 請太子監 國 太子書陸 質言乞事 叔文奪宦 官兵權 俱文珍等 則去王叔 文翰林之 職 叔文惡羊 士諤直言 欲殺之執 誼不可遂 有隙 叔文欲斬 劉闢執誼 不可闢逃 歸 執誼間與 叔文異同

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渙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且何為預它事質惶懼而出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則其所為益疑懼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人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甯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二川謂叔文曰大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諾怒不之信遂成仇怨癸丑韋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箴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隨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奉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主人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尤庭之曾孫也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

以自解 章卓上表 請斥逐王 叔文等裝 均嚴繼 奏亦同其 黨官懼 官官怒叔 文等奪其 兵柄密令 諸將勿以 兵屬范希 朝 王任請起 復叔文不 報遂託風 疾歸 俱文珍等 請上令太 子監國 賜王叔文 死

柳宗元以 劉禹錫母

二五

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王叔文既有母喪章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懼自叔文歸第王任失據日詣宦官及杜祐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任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已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任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任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晔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郡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章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摯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輒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已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晔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昇為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 十年二月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

老穉以柳
易播

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且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張溥曰新唐書言王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裏金餉李忠言俱文珍等大言無忌從者竊耳語母死已莫留此何為其辭過甚通鑑削而不錄蓋從實也王伾以書侍太子闢允達陋楚語無大志叔文班班能言錄奕暮進即見敬直易與爾二人素微賤所司不過伎藝卜祝之間驟見幸太子太子即大位病居深宮帷幄中惟李忠言牛昭容左右侍夫新天子方立即疾病不聽政大臣趨朝中外侍衛候音聲望顏色在朝之事宮禁不知宮禁之言在朝不聞當其時何者為貴惟出入通言語者能禍福輕重人爾伾素入宮無間叔文附之託於昭容內豎顧天下事惟二三人出入之腐木為柱卑人為柱負乘致寇其勢固然然二人即貴幸未敢輒自相數月間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稅政一朝反之彼亦銳然任詡詡為伊周管葛復出也夫小人易得者勢難居者名任文素無行能握權柄八司馬文章名人願為死友復為善政鼓舞中外迹其意非徒席勢位將以名招天下為不拔也天實惡之欲其速殞上皇禪位相繼餓死宜哉章臯遠在成都騰表宮闕請誅任文裴均嚴綬繼之舉朝倚以為援然藩鎮逐大臣之漸已兆於此讀史者懷隱憂焉俱文珍等疾叔文力削翰林職名王伾請起復叔文三上不報託風疾輿歸彼所恃者與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疾困明過德宗遠甚李忠言新用事勢不敵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任使舊人彼根柢淺又以貪人敗類易云力小任重未有甚此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四

憲宗平蜀 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昏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推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

韋臯上結
主恩下結
士心

卷一百九十四

三十一

畢不使幕僚選朝蜀人西舉像以為土神
 哀滋以畏劉闢
 韋冉請誅闢
 林蘊力諫闢舉兵闢
 砥刃劫之不動熱為唐昌尉
 杜黃裳請專委高崇文討蜀
 置監軍李吉甫亦請上討蜀
 宿將開用崇文皆大驚
 黃裳請以法度裁制藩鎮
 嚴備拔副州
 崇文克梓州斬李康

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未。以袁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十二月。巴西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士子以丹為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憲宗元和元年春正月。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蒲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贛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安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其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與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略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與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道去。崇文入屯梓州。關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眾萬餘人於綿州石磧谷。秋七月。癸丑。高崇文

身再請與 崇文梓州 高靈萬八 戰先提 阿跌光顯 斷關糧道 崇文入成 都秋毫不 犯軍府事 一遵章奉 崔從諫 崇文薦書 鼻參佐房 式等 崇文不肯 獻關二美 妾以媚天 子 上以平蜀 之功歸黃 裳 軍府兵成 梓州謀作 亂柳晟慰 安之

破劉闢之眾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九月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 嚴秦敗劉闢之眾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顯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忽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 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塔蘇疆士卒降者萬計崇文 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靈萬等追之及於 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 不犯糧道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行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章南康故事從容指搗一境 皆平初章奉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容之曾 孫也章奉參佐房式章乾度獨孤密符載郝士美改文昌等素服麻履銜上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 贖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式瑄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 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遠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 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雍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雍 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 未至京師皆除有守官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午以符作監柳晟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戊梓州軍士怨怒督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 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為功 耶眾皆拜謝請詣戊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張溥曰王叔文用事時章奉遣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欲斬之闢跳身歸蜀時皆謂叔文恢妄 謬喜怒不順及鼻薨闢即自為留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殺闢也闢起家縣進士宏詞科佐軍府累遷御 史中丞度支副使為國表臣與武夫異顧驚蹇弄兵造大樓祈五福係首入典安門始歸罪五院子弟斬城西 南獨柳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破吐蕃三萬寇於寧州杜黃裳稱其勇略帝專委以討蜀時宿將重臣爭 自奮聞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則大驚猶漢王即軍中拜韓信大將也銳師一出闢生擒羊灌田盧文若沈 江中不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義倍闢材能智力又十過之世且謂章書生不及介冑士且崇守長短豈待

通鑑卷之...

劉氏族誅崇文配食始見哉杜黃裳贊策征蜀請專任崇文勿置監軍又指授方略帝以平蜀功歸之當去章
舉治蜀二十一年歿而祠象獨闕於知人過任闕復以侈橫務蓋藏盧僊據官渡之歲久高遜留幕府不令
還朝卒使闕階為厲素戒有云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垣韋臯賢者一念自私以闕蹉跎定秦之議子孫幾不免
可不戒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五

憲宗平吳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開慶宮苑使李齊
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李齊運受
李錡賂薦
用之

崔善貞言

錡不法事

德宗怒械

送錡生瘞

之

錡失利權

而得節旄

杜兼言錡

反

上以武元

衡言決機

錡

錡令親兵

殺王澹趙

錡

十七年六月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
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
聞其將至先鑿坑於道旁之亥善貞至并鎖械內坑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
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美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宅宇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悅與蕃落李約等皆去之約
勉之子也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
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
錡且反必奏疾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
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教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
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奇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
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臘冬臘錡嚴兵坐帳中澹與教使人謁有軍
士數百謀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嚮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嚮食之注刃於教使之頭詬詈將殺之錡
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
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

賴防斬子
深平
趙惟忠

張子良子
奉仙因少
御與義行

立謀討錡
李鈞斬李
錡執掠疆
養子自

上不受子
吳之質
蔣文錡錡

大功以上
親及其不
弟不當誅

盧坦論錡
祖考家廟
不當毀
裴均李絳
請以錡資
財賜浙西
民

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且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鐸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馬兵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均引挽疆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裏之以幕絕於城下械送京師挽疆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文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其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均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張溥曰孟獻子言有聚斂之臣若有盜臣若李錡者兼之矣錡宗室子以貢獻醜遺致寵史臣曰德宗好貨劍南江西有日進月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物力太屈錡尤暴橫聚挽疆蕃落謀自全布衣崔善貞訟其不法天子不問反械送錡生瘞坎中自是錡日耽耽無君矣自古言利之臣外貌不可測大抵其天資必陰賊刻深錡厚賂李齊運結主恩即選腹心為五州鎮將日夜謀變彼言利者何知義下賊百姓上逆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五

天子苟使於身則逞一決爾然李深入常州顏防斬之趙惟忠連營湖州辛祕募鄉閭子弟即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錡兵馬使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向如縛犬豕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以自肥且謂富敵公室出家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絕城下何哉浙西地非反側四鄰效順不為逆使錡獨藉貨財啗人大軍一至渙然中離紂衣寶玉以焚榮夷公好利而亡其所少者豈財哉迹其所為雖有國必亡況為人臣行背逆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六

魏博歸朝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諶女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珩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與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為風痺炙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與兵討之季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羸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禍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憂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齧粉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丘養威嚴救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救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受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詔曰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勳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記無

田興諫田
季安欲殺
之湯病免
元氏以夫
風疾別遷
之而立其
子
李絳料田
懷諫必有
內亂不煩
用兵

田興因泉
心殺將士
則等遷懷
諫

絳論魏博
不必遣中
使宣慰

絳請先除
與節度使
以示不次

恩命至魏
州士卒鼓
舞
絳請於內
庫錢百五
十萬緡賜
魏博軍士

田興慶禮
裴度凡事
請命朝廷
李師道說
韓弘伐田

成功為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救命驅之，而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發感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臣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眾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令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救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聖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南應過岐，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靈，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官以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節，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證為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空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游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

興弘不從

賜田興名
田宏正令
子弟仕朝
廷

李長榮
上詔令軍
士自擇節
度使來節
皓不敷受
盧從史即
據其位

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於京師。辛巳。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張溥曰。唐書田弘正父子。王承元史。孝章同傳。所以表忠義為藩臣。式承元孝章不登中壽。世皆惜之。弘正父子不得其死。予尤痛焉。弘正父廷玠承嗣承昆弟也。承嗣盜磁相。廷玠抗節不汙。田悅從恒鄆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死。弘正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虐亂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為母所立。決正家臣。弘正晨入府。將士環拜。請為留後。弘正驚不應。與定期約。守朝廷法令。乃許。當時人心擾擾。不屬孩童。其敢於奮決。推所尊愛者。亦以朝命未至。政繇婦人。一國三公。惟取是從。爾李絳料懷諫乳臭。諸將必不服從。起而代者。必歸命天子。及魏博監軍奏狀。請即降白麻。除弘正節度使。制命一至。魏人鼓舞。夫以弘正忠誠。即微中使。先至。裴度宣慰。自稟命無貳。然失之須臾。士心懈矣。大厯貞元以來。方岳連衡。以逆節為守常。以恭順為反古。上之求下。急於上之求下也。李絳處置得宜。成德充鄆使者。皆歎僭疆何益。後日崔俊恆魏兵二千。不給弘正。遂使忠臣喪元。孝子刺心。河朔永不可復。廟算一言。繫藩鎮得失。固若此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七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眾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眾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王士則恩
王承宗授
自立歸京
師

裴垣李絳
論承宗未
即奉詔

李拭請毒
吐突承瑊
討承宗上

斤為好臣
不可用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圍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

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

代領軍務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夏四月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垣曰李

納跋為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

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間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

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今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矣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

吐突承瑊欲希上意奪裴垣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瑊親進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瑊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

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瑊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承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雜其勢并使承宗

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吊祭

使自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若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知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

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詔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閣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皆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

白居易論
可使任事
不可制諸
將都統李
元素等又
極言之上
不得已僅
削其四道
兵馬使改
處置為宜
慙

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
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合為一心蓋各
為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及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勝道
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際之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
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准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
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
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
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破懼累喪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
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服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唐成以
承宗為成德軍節度恆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
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與陰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
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
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垵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季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季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
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
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
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為戒苟求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
家之利也且垵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
人欲傷武及垵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
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
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
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瓘為都統也臣恐
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

絳極言官之言

田季安欲出兵阻伐

趙之師譚忠知其謀說季安擒師陰遣趙

人書得其堂陽

忠激劉濟討承宗

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瑋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瑋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循下之情而自隨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瑋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孟質右補闕獨狐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瑋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緣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諶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跼躄為廉良佛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瑋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田季安聞吐突將兵承瑋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弱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書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考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膏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侯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齊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

承璫屢敗
鄭定遊戰
死

居易論
飛河北兵
有善

盧從史與
承宗通裝
均結其將
王翌元烏
重眉奉
密詔承璫
討禽之

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
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中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路人以燕賣恩於趙
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賊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
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誅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
恆州北道招討會於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
閉里門三夜平如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璫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
敗左神策大將軍鄭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
用兵今既出師承璫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不進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
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
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望所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有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
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資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
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財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
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
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
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疫疠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
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軍人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
鶻吐蕃細作皆有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
多少宜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
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
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留粟之價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詎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
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珣引與語為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珣令翊元還

承璫奏以重胤即為昭義留後絳言不可請移他鎮乃授河陽

李絳請開

納直言不罪居易

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均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且為亂今聞其與承璫對營視承璫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難行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璫感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璫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詠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璫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諱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丁亥范布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眾於木刀溝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璫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恆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洛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鼎為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今幸而得之承璫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璫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之末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璫一牒代之竊思河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璫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僕劉濟茂昭李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璫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服則眾怨益甚若為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故啟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與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抗拒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曰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迹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為主帥移之屯鎮乃懼眾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戊戌盧從史驩州司馬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命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願須令出院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

承宗乞白
斬李師道
等獲為請
上許之

裴均李絳
段平仲呂
元膺論承
璿宜誅

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沈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秋七月。己亥。吐璿突承自行營還。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均曰。承璿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璿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璿。也。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璿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均。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為兵部尚書。十二月。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璿專橫。語極懇切。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也。日盡言。比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以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本無。及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屠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諸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璿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璿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上聞之。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史捕得晏。鞠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平淮西。乙丑。以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隸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上雖

六鎮討承
宗歷二年
無功
李道言亦
言宜先取
淮西
罷河北兵
柏香請奉
裝度書說
服承宗

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宏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
至貝州丙午宏正軍于貝州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十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
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宏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
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宏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強斬首千餘級癸未削削王崇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
武橫海魏博詔義六道進討章實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以討魏及齊而蔡燕
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功之速成故也上不聽二月己卯昭義節度使都
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辛酉魏博奏敗成德成兵拔其固城己丑又奏
拔其鷓城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夏閏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己丑義武節
度使渾錫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錫城之子也秋七月田宏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諸軍

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都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大破承宗之眾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
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栢鄉冬十一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義武節度使渾錫與王承
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人入錫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
戰錫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錫收散卒奔還定州丙午詔以恒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錫
及家人衣至於保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過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錫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都士美敗於栢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戊辰賜程執恭名權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
東光斷白橋路程不能禦以眾歸滄州五月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
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強引兵出境繞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
五萬緡李道言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
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裝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香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
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

王承元欲
重節天子

承元奏朝
命移鎮義
成諸將固
留承元不
從斬李
等行

王承元欲重節天子

三

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己。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若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併以承元表聞。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

西。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贛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張溥曰。憲宗初即位。劉闢楊惠琳李錡抗命。咸討誅之。國威振矣。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擅立。帝遣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帝。制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踰年。戰不利。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議其罪。十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年。承宗納質。請更復獻二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服則討之。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於強藩。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師道。或誅或執。不遁天戮。承宗拒王師。獨保無恙。恩寵幸終。何哉。盧從史之有昭義也。攘之於來希皓。又陽順而陰叛。承璀奉詔密禽。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己逐侯希逸。而有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擢也。再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立帝遣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帝。制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踰年。戰不利。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議其罪。十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年。承宗納質。請更復獻二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服則討之。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於強藩。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師道。或誅或執。不遁天戮。承宗拒王師。獨保無恙。恩寵幸終。何哉。盧從史之有昭義也。攘之於來希皓。又陽順而陰叛。承璀奉詔密禽。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己逐侯希逸。而有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擢也。再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世方滅。猶網漏吞舟。兵王武俊契丹部種。魏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

吳少誠為
李希烈報
仇殺陳仙
奇而自為
留後

鄭常楊與
謀逆吳少
誠事曹長
殺

其怨心遂同田悅未為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興元之際涇原兵變帝走秦天朱泚亂於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等亂於外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為唐擊賊卒使鸞與反正王室奠清其功當出李晟李抱真下乎帝寵武俊極裸忠官身死贈諡禮比渾瑊子士真息兵善守歲貢中朝恭於燕魏其奉國之勞結下之恩深矣鎮州世繼習以為常憲宗忽怒承宗臨之以兵是即元戎大帥建鼓親行尚慮惠譽未分堅銳難下奈何以斧鉞重任寄之刑餘闕冗之臣哉承宗喪北帝詔罷兵復以盜殺元衡更議征討雪宰相之恥其名正揚鐘鼓之靈其師壯悲為盜者李師道非承宗也方討之而旋恕之亦云有辭矣承宗之初自立也叔父士則恐禍及宗來歸京師其既死也弟承元繼之恭請朝命移鎮義成王氏世有順臣而承宗乃恣睢負固此一人者猶何心哉上負國家內背宗黨適不為元濟師道者亦天厚之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八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七月己酉以度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邊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驃謂之驃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縷數月詔發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兵騎四千自郟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救陝統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必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眾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入其眾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間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于郟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

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叟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叟伯元大將朱旻曹濟壽長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九十八

少誠擅開刀溝及汝
盧奉正詰
之乃罷役

少誠圍許
州上官說
欲棄城走

劉昌喬請
堅守徐擊
遂敗少誠
而城全

昌喬計斬
安國寧
韓弘斬使
出兵而少

誠失勢
于頓等獲
破少誠

韓全義討
少誠

全義軍命
宦官其軍
屢敗

全義討
夏侯仲宣
等
全義退保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即中盧奉往詰之少誠曰開此
水大利于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丙申陳許
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穎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
所虜丙午以說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喬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
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吳少誠晝夜急攻昌喬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
是全昌喬克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卻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
少誠劉昌喬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練伏兵要巷見持練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
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
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
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說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諸軍討吳少
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于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
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恒翼為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實又
場愛厚之存于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
全義素無勇畧專以巧佞貨賂接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
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成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澗南廣利
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棄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即池人也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于五樓諸軍
復大敗全義夜遁退保澗水城縣 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澗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
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澗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
權文變河中將鄧相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自陳州刺史劉昌喬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喬不

權文變河中將鄧相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自陳州刺史劉昌喬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喬不

權文變河中將鄧相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自陳州刺史劉昌喬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喬不

權文變河中將鄧相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自陳州刺史劉昌喬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喬不

權文變河中將鄧相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自陳州刺史劉昌喬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喬不

權文變河中將鄧相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自陳州刺史劉昌喬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喬不

陳州劉昌
喬不納而
以牛酒犒
其師

少誠請昭
洗詔即赦
之

文場掩全
義敗跡德
宗反稱其
功

鮮于熊兒
師之吳少
陽

少陽死子
元濟自領
軍務

烏重胤徙
理汝州

吳元濟殺
蘇兆囚候
惟清楊元
清請討之

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喬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冬
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間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
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
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受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竊以耽言于上曰賊意蓋亦望
思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于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
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詣遣司馬崔放入對故
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二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
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
為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
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
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定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
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
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九月庚
辰以汝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今狐通為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為山東南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
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因為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且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

柳公綽自請討元濟

將士感服

每戰皆捷

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州將帥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汚射朔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婿也元濟以為謀主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党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救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公綽殺馬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縱兵侵掠及于東畿己亥詔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石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和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蔡

祭園人

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佚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蹶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自良馬可惜公綽曰良材性駕何足惜也竟殺之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于臨穎

李師道欲殺蔡某盜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于南潁吳元濟遣使求救于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日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元濟之援也師道數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劫發辛亥募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一十萬餘緡匹穀二萬餘斛于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

西火可取

還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執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容兵待之既

裴度言淮

蠅愈請斷

請募工人

代諸道軍

攻河陰轉

運院

李師道欲

殺蔡某盜

西火可取

蠅愈請斷

請募工人

代諸道軍

攻河陰轉

運院

李師道欲

殺蔡某盜

西火可取

蠅愈請斷

請募工人

代諸道軍

攻河陰轉

運院

李師道欲

殺蔡某盜

西火可取

蠅愈請斷

李光顏大
敗淮西軍

李師道遣
盜判殺武
元衡傷裴
度

度請許寧
相私第見
客

嚴綬經年
無功韓宏
倚賊自重

薄使之入若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于戰鬥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志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不窮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于時曲淮西兵屢屢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陣出入數回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寧止之光顏舉刃以去于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誣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敗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脫帽厚得不死僕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于金吾及府縣曰母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死匿者舉族誅之于是京中大索公卿家有復壁重檢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眾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韜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遂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于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于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武元衡者乃知李師道事見憲宗詳濬書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于時曲初上以嚴綬在河東

李光顏返
宏美妓

盜焚獻陵
吳武陵書
論元濟勿
反

高霞寓大
敗于鉅城
上獨用度
言不能兵
高霞寓奉
避皆賤連

上自卷之二

四一

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計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接聲援用八州之眾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于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接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金玉珠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響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慙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涕泣座者皆泣即于席上厚以贈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待日月死無貳也 冬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鄆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隨節節度使朝議以唐興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于小澗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盜西兵士申韓弘請命眾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于固始戍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吳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于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戍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鉞山已卯唐鄆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于朗山斬首十餘級焚二柵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于陸雲柵斬首三千餘級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柵斬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于鉅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鄂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于是璣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霞寓為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傳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申光蔡唐隨鄆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之眾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九月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陸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眾拔六柵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河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唐實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

袁滋以卑

事元濟被

貶

李愬亦就

以不肅

李愬教子

士良而用

之

士良擒陳

光洽

置行縣以

處歸戶

吳秀琳降

愬用其將

李憲

以無功必罰。幸邠李文通奏敗淮西兵于固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滋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節度使，愬聽之兄也。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澗，輸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遊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間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鄆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侯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光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秦克恭、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于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米麥菹魚鱸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棄。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並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眾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遣婦女于唐州，八據其城，于是唐鄆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于道，隨其所便而置之，間有父母者給粟布遺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眾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為城，于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于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已。

貞元十二年春正月甲申

董昌齡 楊氏訓子 守義昌齡 遂與鄧懷 金謀以圖 城降李光 顏

趙厚待降 卒以知賊 中虛實 吳秀琳奉 李祐于趙 趙令史用 誠禽之厚 禮為六院 兵馬使

趙教其夫 將謀殺蔡

趙李趙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峭岬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圍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子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圍城歸路圍城守將鄧懷金謀于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于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火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圍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汜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趙山河十將趙雅田智榮下台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趙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趙遣柳子野李忠義龔朗山擒其將深布果丁丑李趙遣方城鎮逼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趙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趙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畧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于張柴村趙召相虞侯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復彼林中又使搖幟于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祐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曠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趙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趙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冗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趙趙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謀稱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趙恐訪先達于上巳不即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吾何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因謂眾曰諸軍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于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趙趙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今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听于帳外者但聞柘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趙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舊軍舍舍賊謀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趙趙益知賊中虛實乙酉趙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眾皆悵恨趙獨歎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體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說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

張茂和不肯為胡神牙度請斬之乃還賊而以高承嗣代合松楚罷使監軍諸將戰始有功

朕行子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甚感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欲從之度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胆畧自街于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送賊辛酉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李光顏為重脣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上曹華知而為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圍城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度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高臺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上可擊也遂往克其城外斬首千餘級餘眾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猷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布力戰猷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書記鄭解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于沈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擬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塵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隋州刺史史旻等留鎮之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梁橋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笑曰果落李祐奸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

通鑑已

四十一

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士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寐笑曰俘因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于廷聞愬軍號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撫慰得甲庫取其器械資西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為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于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殿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已卯淮南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于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外門李已度建彰義軍節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且囊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其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盡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自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洞于奉已而豐于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反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間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遇于途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吳少誠之威慮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于悖逆不

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來以法制聽各以便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雖全義之敗于泚水也于其帳中得朝書所與問訊書少誠東而示眾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眾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猶疾過于夷狄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為山南為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還官有差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馬總為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討吳元濟舊將度至鄆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詣旨仍上言疏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普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為淮西節度使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張溥曰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吳少誠憲宗時有吳元濟希烈反于建中之三年死于興元之二年少誠反于貞元之十二年放于貞元之十六年元濟反于元和之十年誅于元和之十二年三賊陸梁無過四三年即靖然已重為天下困矣希烈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泚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眾怨逐之代宗詔希烈留後德宗立更被寵遇既平梁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李納朱滔田悅等叛奉命討方與連和遂致奉天之變王室幾搖後兵勢敗威陳仙奇因其疾毒殺之與眾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者幽州潞人希烈所寵任也為之報讐復殺仙奇而為留後專據數年忽叛寇壽唐嚴南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赦之德宗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攝軍州詔妻蛇順之既死子元濟遂反兩世跋扈義南再赦朝臣請殺德之討專事淮西裴度請詣行營李愬奇兵克襲元濟立擒韓愈碑云不赦不疑諒天子明凡此祭功惟斷乃成然哉唐末藩鎮有人接踵為逆者無若淮西斷以王法希烈一動而亂天下賊之首也少誠党希烈殺仙奇而復反同以為賊者也少誠與少陽友善養以為弟少誠死而背之猶少誠之殺仙奇而無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猶少誠之甘逆節而不悛也德宗前不能遏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不能雪仙奇之冤養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怙于搏門軍號驕子兵習星丈目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禱前樊罪人斯得亦可謂克蓋先人而倡大之也德宗信實之場而用韓全義則兵敗而不知憲宗信裴度而用李愬則師行而即服蓋任宦官者亂任宰相者治也然成德之師幾覆于吐突承璀則淮西神武憲

宗亦有監而能改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九

憲宗討瀛青李師道

李師古言
師道不堪
為帥

高沐李公
度奉師道
為帥度副
使杜黃裳
請乘未定
而分其地

師道潛內
兵於留後
院謀於宮
闕為呂元
膺逐走

僧圓淨友
警嘉珍門
察與師道
定謀劫東
都城元膺
執誅之并
得其殺武
元衡狀

元衡狀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于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策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逆師道於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已以師一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十年 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壽春欲為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院運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西 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眾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統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殺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警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奪鎗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便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為之耳目元膺鞠警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

李元委之
智與師破
師道誅諸
師道誅諸
輸款

劉晏平言
元濟必敗
師道惡而
杖殺之

李文會林
英素構師
道殺高沐
囚郭昉

李公度李
英曼因師
道懼說其
納質獻地

既聽妻魏
氏魏袁蒲
言復悔之

遂囚公度
殺英曼李
遂勸上討

實直言數
危諫師道
乃被囚

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
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
丁酉武備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眾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
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眾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棚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 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
大嘉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貼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
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
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為尚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
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人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
囚郭昉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
曼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

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
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
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
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曼

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感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
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鄉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
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
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觀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繫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五月丙申以忠
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會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九

裴度請令
田宏正自
楊劉度河
直指鄆州
上赦夏侯
澄等四十
七人而賊
降相繼
李元規斥
其弟文會
驟貴而受
禍
李愬十一
戰皆捷
師道至死
不知金鄉
之失

縣為平盧兵所陷。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甯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甯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於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渡河而不進，不若養成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眾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盛，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存為司空，忠謀李文會姦佞，殺沐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武甯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沐陽令梁洞以縣降於楚州刺史李聽。壬辰，武甯節度使李愬拔魚臺。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二月，李聽襲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承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整修守備。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守眾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

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進，令斬悟首獻之。勒進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進，進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為備，不可。恩進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進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屬色謂之曰：吾與公等不願死亡，以抗官軍，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郭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如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眾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眾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命士卒曰：入郭，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營，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刀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喧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人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方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欵欵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殺還兵趨郭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稽視土地，遠通計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郭曹濮為

宏正入鄆
除苛禁

吏卒受賂
賂容奸

烏重胤請
令刺史領
事以收藩
鎮權

誅殺武相
賊王士元
等十六人

一道淄青濟登萊為一道充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眾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美孫夫復何愛上欲移悟宅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擗脅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昫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昫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此還悟及昫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運為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冥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其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彘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使淄青濟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充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彘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內京兆府御史臺編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畧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

役卒王弁
與其徒四
人謀亂殺
王遂而自
立朝廷陽
除弁開州
刺史遣中
使誘弁入
關斬之

異同元畧問其故對曰恆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己功遂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

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充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嘗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士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

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威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棗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充密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眾亦稍逃散遂加以柵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

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能未除命曹華引棗州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眾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師得人戮之易於犬豚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賄賂如寇仇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張溥曰劉昫云或問李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何哉答曰納與師古自運奸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為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憲宗當朝裴度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

貞益已

外任諸奴內聽羣婢軍民携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可謂明於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於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之合兵一亂於李希烈之自稱元帥一亂於姚令言之奉朱泚據長安一亂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帝而反其禍皆賊祀成之即赤族無以謝罪裴度在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未聞有謀史亦歸功焉者以其主廟堂之議也且淮西蕩平淄青胆落田弘正度河鄆州大震惟縶絲度豈虛美哉兩河自安史以後迄于貞元父子擅襲六十餘年號為反側之俗至師道謀殺宰相焚宮闕惡過父兄不容天宥吳元濟既斬懼獻三州可緩旦夕死復惑蒲大姊袁七娘言抗命求鬪不亡何待李錡之叛也遣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襲宣州三人知其必敗與裴行立同謀討之械送京師師道喪亡亦然劉悟為師古信愛妻以從媚後事師道見疑勒兵入城斬其父子後夫有凶禍生親近左右之芒刃密於朝廷之蕭斧亂賊又安可為也憲宗任杜黃裳則平劉闢任武元衡則平李錡任裴度則平吳元濟李師道用賢而效成功赫如然師道初襲節度黃裳欲乘其未定以計分削帝不能用卒煩甲兵元濟死帝心從縱蕩于神仙貨利皇甫鎛程异與度雜相錙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銳於劉闢衰於師道未耄而倦勤即處勝甯足恃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論 正 輯
明 太 張 溥 論 正 輯

河朔再判

劉總弑父
濟尼總自
領軍務

譚忠說總
歸

總數見父
兄為

總之棄官
為僧

總以印節
授張玘而
適子於定
州之境
總泰分所
屬為三道
送伉健宿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使。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遛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舉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晨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總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沮兵馮險。自以為根深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締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湏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嘗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二月己卯。奏乞棄官為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乙卯。以推知京兆尹盧士攻為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度使張玘。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於亥卒於定州之境。初。劉總泰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子鮪。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諱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推知京兆尹盧士攻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無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

將於京師以誦後志崔植杜元穎不知大體

張弘靖賈革雍軍

經薄遂散

士卒作亂

推朱洞子

克融為帥

劉浩畏克

融不敢受

盧龍之命

崔俊不肯

給田弘正

魏兵王度

奏遂結牙

兵殺弘正

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義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器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賓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審密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婚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婚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列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卒吏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慣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噪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前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墳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洞奉以為留後洞克融之父也時以秋分臥家自辭老疾請使克融為之眾從之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已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晤為盧龍節度使晤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晤為昭義節度使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十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俊注剛編無來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俊沔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幽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輩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婚賜成德軍度支韋雍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種也性果悍陰殺潛謀作亂每挾其細故以激怒之向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謀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二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遣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俊與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

李愬以寶劍玉帶遺牛元翼令前庭湊

宦官盧杜叔良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
元植與魏弘簡深結沮棄度軍事度極陳其五狀

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茂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備於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棄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聖室月奉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贖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元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己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涑水定城蒲城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州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者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朱克融遣兵寇蔚州戊寅王庭湊遣兵寇真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辛己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翰林學士元植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植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

馬廷瑩作
亂時平討
誅之

杜叔良屢
敗上令李
尤顏代將

賊偽遣人
為中使陷
弓高
白居易上
疏不省

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正以目前請乘傳詣關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濟延。隨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埋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至未以弘簡為弓高。使使為工部侍郎。植雖解翰林恩。遇如故。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驛西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瑩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棗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精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瑩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十餘人。遷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十人。逆戰大破之。斬廷瑩其黨死者數十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直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墨營喪其旌節。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尤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遽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尤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進。開弓高糧路。令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賊。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尤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

史憲誠鼓
扇布軍潰
歸魏州諸
將復迫布
行河朔舊
狀畧守義
不屈遂自
殺衆擁憲
誠為留後

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舉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其肯為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則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謬。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兵所掠。時諸軍饋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剖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胥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眾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懼。塞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畧。曰。臣觀眾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眾。遵河北舊事。眾悅。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旌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乃成德牙將也。士子賤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採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斗。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伏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少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

元植怨裴
度勸上雷
王庭湊而
罷兵

韓愈正詰
庭湊使解
深州之圍

庭湊入深
州猶殺賊
平等百八
十餘人

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攻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邊使李寰為沂州刺史良弼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眾不從各以其眾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畧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畧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植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雷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眾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君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皆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繫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庭乃以為賊子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庭子孫在掖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庭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子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度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魚功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度乞歸許州許之壬子以

李實告于方為元稹制度其事無驗
積度並罷以諫官言乃削積長春宮使
張又新等附李逢吉
謗度庭湊屠元翼家
韋處厚李程晉勳上用度

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寰帥其眾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

餘人庭湊兵乃還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上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

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

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實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

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皋等鞠之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

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

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

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積長春宮使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使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

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四年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三月甲子盡殺之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

牛元翼家數軍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

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

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

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

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

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

事敬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

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

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

幽州軍殺
朱克融及
其子延齡
李載義載
甯殺朱延
嗣屠其家

李同捷以
略止河北
諸鎮兵
韋處厚正
言而憲誠
不敢與同
捷通
庭湊助同
捷為亂
史唐注詳
其父并請

留教使。又奉當道令。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教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教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甯。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奏同捷復歸滄州。冬十月。已亥。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文宗太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捷。俱入見。請遵朝旨。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充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秋七月。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瑤。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寧。為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元志紹。將兵二

討同捷
殷備請合
容庭湊專
討同捷

河南北諸
軍討同捷
久未成功

史唐勸父
入朝

李祐受同
捷降遺萬
洪守滄柏
者盡殺之
以為已功
祐疾薨文
宗賜者死

萬五千趨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吹助同捷居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反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備獨以為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已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戰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為夏綏節度使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冬十月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傅良弼至陝西費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元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辛巳史憲誠奏元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元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甲辰昭義奏元志紹餘眾萬餘人詣本道降實之沼州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襲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已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戶李祐尋薨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為達表章餘皆勿受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備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

館陶將士
殺史憲誠
何進滔知
留後
進滔敗李
聽兵朝廷
反以為節
度

楊志誠廷
奏官徐迪
辭氣甚慢

癸酉賜者自盡。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元志紹自縊。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於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二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暨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悻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輔弱。撫服而徵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三月。楊志誠怒不得

杜牧作罪
言上策自
治中策取
魏下策浪
戰
作原十六
衛言復文
皇之制

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頴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文頴不受而去夏六月己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秦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我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募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犇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遠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概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憤悻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昵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佞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

作守論言
戒大磨貞
元守邦之
術

注孫子言
縉紳不當
恥言兵

是四支財法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矣。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縉溢矣。子孫官矣，馬背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惶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磨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磨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閭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虜，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瀆軒輿，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欲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戰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磨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以為益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磨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仲路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立功議於朝廷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幽州軍逐
楊志誠李
懷侁
李載義殺
志誠妻子
志誠發載
義母墓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李懷侁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
毆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材載義
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宛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十二月
月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張溥曰唐之藩鎮天雄軍有州七貝博魏相衛磁洺也成德軍有州六恒定易趙深冀也盧龍軍有州九幽薊
營平涿莫檀媯瀛也平盧軍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橫海軍有州四滄景德棣也彰義軍
有州三中光蔡也昭義軍有州五鄆邢路洛磁也宣武軍有州四汴宋毫穎也憲宗元和十二年吳元濟誅而
彰義安十三年程權朝而橫海安十四年李師道誅而平盧安田弘正朝而魏博安十五年王承元徙鎮而成
德安穆宗長慶元年劉總棄官而盧龍安藩鎮之亂息矣未幾而盧龍亂則囚張弘靖立朱克蠅成德亂則王
庭湊殺田弘正魏博亂則史憲誠殺田布其後憲誠被殺而何進滔立再更五姓至羅紹威而魏博滅克融被
殺而李載義立再更六姓至劉仁恭而盧龍滅獨庭湊保倖終一姓相傳凡五世至鎔而成德滅終唐之世三
鎮非國家有也夫劉總之始以盧龍歸朝也分所屬為三道送宿將於京師誠謂雄鎮瓜剖勢無兼彊銳士入
衛人消異萌亂且止而崔植杜元穎坐無遠略不加省憂遂令朱克融歸本軍張弘靖驕貴啟禍宰相失
人亂卒思關朝廷之禍罪不獨在下也田承嗣累世負逆天下苦兵至弘正始送懷諫於京師身自入朝變魏
人之彘形釋中朝之肝食藩方慕義未有及焉殺於庭湊起布討之憲誠鼓眾潰叛布不忍背國抽刀自刺死
父子忠孝感動神人是時集天下之兵專誅二賊度其倔強豈過淮西哉元稹忌裴度勸穆宗雪庭湊而罷兵義
士解體亂賊橫興又誰咎乎且魏博據土五十餘年將士習安不知有唐弘正請使奉貢非眾所欲令當其入
朝請留時予以他官置帥魏博可矣既遣還鎮又徙成德成德世據未易代魏眾怨弘正未易使是驅之死地
也弘正死復令子布統魏兵諸將益偃蹇逼以河朔舊事布遂自殺廟堂置處失宜而田氏父子俱死魏博與
成德俱失悲哉庭湊憲誠既亂則天子不得不赦克融既赦克融則將并赦庭湊憲誠於是有賊不討喪地不
問而河北坐亡杜牧云元和中募天下兵誅蔡誅齊頰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頰之三年

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長如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地，形然也。夫魏之繫唐若此，而唐之失魏若彼，石晉燕雲之恨，南宋中原之痛，皆猶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一

皮邏閣路
王昱求合
六詔為一
奏請葬之
賜名歸義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泐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張虔陀私
南詔妻子
又多徵求
遂激閣羅
鳳反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怒，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鮮于仲通
討南詔大
敗于瀘南
楊國忠掩
其狀反叙
功
閣羅鳳北
臣吐蕃刻
碑國門明
已不得已

十載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嵩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為鍾，吐蕃命閣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間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而然唐

李富被問
運風所禽
全軍皆沒
國忠復隱
其敗以投
開

吐蕃南詔
入寇上趣
崔實歸鎮
楊炎止之
乃留實

李晟殺蜀
大捷吐蕃
悔怒異牟
尋徙居

鄭回說異
牟尋歸唐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達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從思之

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嶲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四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受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

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首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患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

貞元三年 卷二十一

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棄好暴亂。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閏五月。己未。韋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訶伺導達雲南。六月。韋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韋臯累招雲南王復以計使與吐蕃猜阻堅其歸唐之志

韋臯累書招諭雲南王苴那時書通吐蕃早遣蘇茂執斬之而雲南路始通異牟尋請棄吐蕃歸唐

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食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遣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年春二月。丁亥。韋臯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雲南雖或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韋臯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韋臯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臯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閩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臯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冬十二月。吐蕃知韋臯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紹之曰。唐使本蠻也。臯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臯遣三部落總管蘇茂將兵至琵琶川。八年春二月。壬寅。執苴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韋臯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並遣臯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

崔佐時大
宣詔書異
年身恐懼
受詔遂斬
吐蕃使者
而歸唐

遣袁滋冊
異年尋為
南詔王

吐蕃擊南
詔無功

王嵯巖弒
勸龍晟立
勸利
豐祐始慕
中國不與
父連名
杜元穎滅

弟日東王臯遺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年尋詔書令臯遣使慰撫之 冬十月甲子臯遣其印度巡官
崔佐時齋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年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
衣絳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年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年尋恐懼顧
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歔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年尋悉斬吐蕃使者去
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年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年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
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眾徵兵萬人於雲南異年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
五千乃許之異年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
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 夏六月雲南王異年尋遣其弟湊羅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
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年尋北面跪受
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准二人
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年尋拜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 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年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眾五萬分擊南
詔及嶺州異年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年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巖弒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巖賜姓蒙氏謂之
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眾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文宗太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
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

謝士卒未
糧蜀兵陰
與蠻合而
嗟巔入寇

嗟巔與郭
劉修好而
退仍大掠
蜀人

嗟巔請誅
元穎朝廷
再貶以謝
之

李德裕作
籌邊樓

德裕言清
漢關不可
塞鎮兵不
可多

德裕奏乞
鄭滑陳許
兵鎮蜀

詔自嗟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嗟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雋戎二州甲辰

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詔發東川與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

鄧陳許等兵繼之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嗟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

陷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

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嗟巔

嗟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劉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

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嗟巔自為軍殿及大度水嗟巔謂蜀人曰

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眾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嗟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

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

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

嗟巔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

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

夷無所問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

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

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又張朮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

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凶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

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

自增兵羈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

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當關之說以為清溪一夫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

德裕請於大度水北築一城防守

皇甫錡程
并以進羨
餘得相裴
度崔羣極
陳其不可
上不聽

度慎憲宗
墮壞升平
之業

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奉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十人而還。

張溥曰。南詔疆大。緜皮邏閣。史云。天后時。蒙舍邏威炎入朝。妻方娠。生威邏皮。喜曰。我又有子。死唐地足矣。暨長子炎閣立而死。威邏皮繼之。生皮邏閣。遂併五詔。賜名歸義。為唐藩臣。與吐蕃抗衡。可謂非天哉。天寶九載。閣避鳳。攻陷雲南。覺始張度陀。朝廷不懲其忿。輕發大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鮮于仲通敗於瀘南。李泌生被禽。楊國忠皆隨其敗。更以捷聞。嗚呼。靈夷荒鄙之人。何知禮義。苟懷之以恩。猶可柔也。安有天子守臣利其財求私其妻子。而猶望其稱臣効順。永無二心者。予觀閣羅鳳北臣吐蕃。刻碑國門。明非本心。及孫異牟尋立。鄭回說之歸唐。遺韋臯帛書。痛言四忍。四難。忍蓋信淫昏。恒擾迫而始鋌。曲在此不在彼也。杜元穎治蜀。不恤軍士。驅與蠻合。嗟。巔入冠。成都。不守。郭釗勉與立約。攻掠相定。李德裕練葦積儲。蜀人乃安然。桂林北禍。雲南之患。究與唐終始矣。夫南詔一叛。李晟擊之。韋臯招之。蘇崑出師。崔佐時宣詔。歷數年乃服。而杜元穎政一不修。亂即起。蓋起視點蒼山。載書無有也。蠻性荒忽。易動而難靖。其俗固然。若天子守邊之臣。惡貪人尤惡庸人。此其鑑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監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甲辰。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鏞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將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鏞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氣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鏞。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二

鑄奏減內
外官俸助
國用產植
極論之乃
止
李道古因
鑄薦柳必
煉藥上以
必為台州
刺史
必采藥無
效逃竄被
獲鑄道古
護之上復
使待詔翰
林服其藥
甚濤極諫
貶江陵令
郭劉勳太
子但盡孝
謹
陳宏志絃
憲宗其黨
諱之但云
梁守謙等
共立太子

臣如烈火燒心。眾鑄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境。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為眾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救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鑄薦。山人柳必云。能合長生藥。冬十月甲戌。詔必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柳必言於上曰。天台山神僊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必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使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必至台州。驅吏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鑄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濤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濤江陵令。

十五年。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瓘。謀立澧王暉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自危。正月。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於太極殿東序。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鑄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壬子。杖殺柳必。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舉盛陳倡優雜戲於殿內。而觀之。丁亥。上御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

取皇甫鈞
而市井皆

賀

杖殺柳泌

僧大通

楊慶卿請

周明群臣

趙知微疏

護遊岐

李鈺諫重

陽大宴

鄭章崔圓

等五人閣

中論事上

尉勞之

下公著請

禁止宴樂

上幸華清

宮宰相等

切諫不聽

裴度成疏

請立太子

李逢吉請

立景王為

太子

牙將薦鄭

汪於李想

注倭用事

反譖殺牙

訴冤如此而不致於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改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秋八月上甫過公除。即事遊改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所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畏。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過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謀。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又十月。壬午。羣臣入閣。諫議大夫鄭元。崔圓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遊改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昵。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得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曹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下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已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附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尾從。脯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得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為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諂傾詔。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薦於即度。使李想。想解其藥。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眾情白。想請去之。想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尚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想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想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不得為己者。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趙德胤。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將李愬撰注

於王守澄

守澄乃厲

之於上

處士張阜

諫上餌金

石之藥

郭太后拒

臨朝稱制

之請

李渤白宰

相請早朝

劉樛楚叩

堆直諫

擢樛楚起

居舍人不

拜

蘇玄明張

韶作亂馬

存亮令康

藝全尚國

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闕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

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阜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

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

人尚爾况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

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萊慶應與遊無所邀求但相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庚午上疾

復作士申大漸命太子監國臣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

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

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劉闢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鐘

於吾兄是夕上崩於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於太極東序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

錦綵金銀甚眾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宦官樂人不可悉

紀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上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

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樛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

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宴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

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樛楚休頭俟進止

樛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樛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樛楚乃出

待罪金吾伏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樛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樛楚辭疾不拜

歸東都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與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蹂躪

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

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

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仗藝上嘗佑右軍至是

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

忠擊殺之

監門宦者

三十五人

法當死而

皆不問

韋處厚諫

上宴遊

李德裕獻

丹宸六歲

張權輿諫

李驥山

索左藏金

銀貯內藏

僧道出入

宮禁

館周息元

於禁中

蘇佐明等

弒敬宗

劉克明等

弟泣自負上入軍中

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

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詔升

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耶詔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

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連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

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惶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

人法當死已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敬宗寶曆元年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江觀察使李德裕丹宸大歲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訥諷以諷侮棄謙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酒舉白浮鍾魏馭侈汰陵霄作宮中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瑣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休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捨遣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真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上游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

延旨立時
王悟王守
澄楊承和
魏從簡梁
守謙斬之
迎立江王
涵而絳王
遇害
章處厚處
置叶宜
文宗勵精
求治

劉蒼極言
宦官之禍

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
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章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
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
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然不暇
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斐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
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詣術士及敬宗時倭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
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
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
別置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
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
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
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塞
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襄近五六人總
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費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咸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即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
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姦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
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
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
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
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其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究日強黎元可
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

馮宿等不
敢取劉贊
李郁
請回已所
授以旌賞
直
文宗謀除
宦官以宋
申錫為相
宦官王璠
泄之鄭注
與王守澄
為備令且
盧著証告
申錫謀立
漳王
守澄即欲
遣騎屠申
錫家馬存

矣又曰法宜盡一官直正名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責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臨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羈縻藩臣干陵軍輔隨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即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卻李甘杜牧馬植崔嶼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贊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驚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卻曰劉贊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上疏以為贊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首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紀綱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贊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賞直不報贊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植勳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四年上患宦官強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相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証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其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廷英以笏叩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官市品官曷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胡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証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讓將係裴休韋温等復請對於廷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

亮固爭而止
崔瑄王正
雅請出內
獄付外庭
晏敬則等
証服崔玄
亮等請以
獄付外覆
按

玄亮力言
宰相不可
輕殺牛僧
孺言申錫
無反謀

鄭注勸守
澄止行賤
黜而申錫
竟卒賤所
上深惡鄭
注

李欵奏彈
注
李宏楚說
韋元素擒
殺注注至
元素反李
欵曲宏楚
情卒

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賤黜癸卯賤漳王湊為巢縣
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馬存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又之子元稹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
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賤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煥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欵問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
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書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
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驚不除使成羽翼
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
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姦而獲罪乎元素
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欵曲諦聽忘倦弘楚詢伺往復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
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不必免他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
畏王守澄遂寢李欵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冬十二月庚子上始
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
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
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為四門助教事見明秋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冬十月庚寅以李
仲言為翰林學士侍講十一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
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許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告身賜之不受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
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
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
辜在欵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
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真宦官不之疑遂密

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待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秋七月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遂寢。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九月癸亥。封杖殺之。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東。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興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興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丞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王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李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任而疾。訓注之陰殺。於是元和之逆。實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斐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

注與訓謀
合內侍送

王守澄
蓋欲之訓

背約欲借
觀甘露

兵而韓約
實出為九

士良與公
士等所覺

反上告
訓注王涯

王璠郭行
餘羅立言

賈諷舒元
與李孝本

俱斬獨
却去安奉

歐郭訓

皆引居崇祿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如將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待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自持曰格懷其谷以為親兵是月壬辰王守澄葬於滄水注奏請入護喪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盡集滄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其有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官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興謀之它人皆其知之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奉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賦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較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於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教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教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其眾又問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闕不得上士良等拜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疾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輿與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梁患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迺還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奮拳歐其背僵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諷舒元與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忿憤出不遜語上怒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闕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曰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奔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

令我楚鄭
置不承上
意反證王
涯手書其
真

訓為宋楚
所擒

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惟幕器血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與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証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耶璠俯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皋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餽入其家執其子殿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鐵翰林學士黎植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鐵城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并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覃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餽反事洋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餽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餽也為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奔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剗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奔鳳翔為蓋屋鎮過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請送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自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餽舒元與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摧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餽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羅覆族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馬用彼相涯餽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餽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

荀容曰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罰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沐以求
薄尉而斬
舒守謙以
歸江南而
免

顧師豈為
詔書賜六
道而賜死
商山

仇士良令
張仲清取
注仲清從
李叔和策
遂滅注家

李石却兩
道衣糧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問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與有族子守謙慮而敏元與愛之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與亦不留守謙非數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因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兵訓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豈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豈為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遠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韓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遣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徵之子簡能論之子傑俊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邾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臬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媿隊者官爵賜資各有差右神策軍護韓約於崇義坊已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官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固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豈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度支奏籍鄭注家貨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阜曰罪人周親

李石陳君
賞賜類說
言

薛元賞杖
殺柳策軍
將而仇士
良無可如
何
馮定言神
策仗不可
以衛殿門
劉從諫請
王涯等罪
名

前已昏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襲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
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忽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於未全操等乘驛疾驅
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擾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輓而來馬者鄭豐
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豐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且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
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豐然之石坐視又案沛然自若敢
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
宜示弱至曉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
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
吏雖為所脅從涉於誑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忘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
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為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問石方
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
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跣之矣其黨訴
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
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
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
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
宿之弟也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成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
等實欲計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他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
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迭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屍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恟疑臣欲身詣闕庭面
陳臧不惡并陷琴瑟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復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
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為收殮以順陽

令狐楚請收王涯等士良兼其骨於渭水諫暴揚士良等罪惡

天子倚從諫以自強

李石鄭覃李固言并言宋申錫冤乃復官爵

李石請賞劉宏之諱季稜以勸內臣為善

士良遺盜殺李石不果上乃以石充荆南節度使

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丁未皇城留守郭敬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伸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悉橫朝臣曰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懼之由是鄭覃李石相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兼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凶凶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為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為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悅首久之既而流涕泣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况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曷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為成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巷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遘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冬十一月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數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官官悉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聞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即中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為宜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火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善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陶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必陽院如京使王火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太子永

上感陽太子殺劉廷材張十等

上自恨受制於家奴

仇士良魚

宏志矯詔

立穎王遂賜楊賢妃及安王陳王死

裴夷直論

大行喪服

大遠文宗

近臣宜恕

李中敏判

士良不宜

上聽士良

諸殺宏逸

猶不悛庚子暴亂諡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浴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椽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乙亥上疾必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書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穎王漣為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公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漸節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其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漣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穎王至火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漣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浴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浴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復上言期曰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死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為情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赦武宗即位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陰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陰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焉

武宗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已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請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火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球崔鄴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丙申德裕與崔球崔鄴陳夷行三上奏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之更加重貶必不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復李珣李德裕泣涕極言乃得釋

士良惡德裕欲假赦書激軍士

誼諱賴上宣諭而止

士良致仕黨固權寵之術

削士良官爵籍其家資

山金魚...

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使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數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李棲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音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歸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遣二使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珣為昭州刺史裴夷直為驪州司戶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眾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諱德裕聞之乙酉乙閑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開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官宦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資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來治恭憲宗之意誅竄甚眾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疎遠者一切不問十一月上以甘露變惟李訓鄭注當死其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死

張溥曰又宗謀誅宦官不得意勿勿不樂歎息涕泣自恨受制家奴不如周叔漢獻後世編悲其志要當日事非難也帝以宋申錫沈厚忠謹故權為相密圖誅內申錫滿言鄭注王守澄令巨盧著誣以謀立漳王是時若天子權斷在心親坐殿庭石告者鞠之不第申錫無枉諸奸人指授者可廉其狀鋤而去也國家之法謀逆者與誣人逆者同罪申錫謀逆罪當死今申錫無逆謀巨盧之誣誰為主者不勞聲色罪人立得矣聚公卿議之惟命向於城社惟命守澄雖傾危其計適以自覆敗也告密方至大臣遽請帝何無聰明大度哉李訓鄭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

孫守澄進身即弒守澄此亦以夷治夷顧人主用之何如耳文宗則非其人也訓善注之成不與甲於送喪而託觀甘露借以驅除異種與異者不戰於千里之外而角觸穴中不亦危乎韓約變色士良告變令帝能泣獄馬李訓弄兵飲魚我首可同日死也倉卒潰決倒授縛柄士良等顯知上與大臣有謀也縛王涯賈餗等盡斬之懸首興安門外豈獨快其私忿直感天子姑待以不死且陳弘志弒憲宗穆敬不敢問王守澄誅劉克明等立文宗有大功執而殺之不過一尺詔書屬於士良諸中人紛紛甲兵何為也令狐楚鄭元不能紓君之憂出涯等於死而唯唯證成彼哉士良之徒矣迨武宗立李德裕相士良遂歸私第賢爵並絕欲清君側者其人固不易哉

朋黨之禍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議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輩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闕即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植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命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並立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樛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李逢吉為相內結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

李德裕恨李宗閔對策議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輩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闕即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植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命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並立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不納韓以
相李逢吉
患李紳與
韓愈不協
出為觀察
使既紳命
叙事上瘠
而紳留為
戶部侍
紳族子虞
怨紳請已
遂與逢吉
合逢吉使
處借張又
新李仲言
等伺紳
逢吉構王
守澄李續
之言紳謀
不利於上
敗為端州
司馬復帥
百官賀吳
思不賀而
出為吐蕃
告哀使
于教迎逢
吉憲封還
敕書言貶
願嚴將防

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四年。初穆宗既留李紳逢吉愈怠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為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眾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楊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文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曰。于給事為龐將直。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說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潛神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夏四月乙未。以衣布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洵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闕十六子。敬宗寶曆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屢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

太經 上許教紳 韋處厚極 諫既得紳 等請立太 子疏乃焚 讀書 李逢吉八 關十六子 僧孺不敢 諫上但求 出外 韋處厚請 改故文而 紳得量移 李仲言流 象州 上察張權 與等誣誘 待長度之 厚 李宗閔以 宦官之助 得相 度薦德裕 為相宗閔 而出之 宗閔僧孺 排德裕之 黨 宗閔怨度

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冬十月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十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剛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誘待度尤厚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東道節度使

文宗太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已故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李宗閔引見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

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蕃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青望如此吾曹豈能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尤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

薦德裕出之於外
王踐言言
僧孺歸吐
悔非策上
悔而疏之

僧孺自朝
小原

上惡楊虞
卿等朋黨

上自宣除
鄭覃宗閔
愀然

李逢吉使
李仲言賂
王守澄守
澄仲言薦

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閭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膏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儒僧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怒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棕曰靖安相公令棕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幹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丁己以蕭幹為鄭州刺史夏六月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侗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侗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侗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個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欲以仲言為諫官

上款為奇
德裕極言
仲言不可
用
王涯背德
裕反助仲
言給鄭肅
韓伏不封
還教書
王守澄李
仲言鄭注
惡德裕而
引宗閔
德裕出外
仲言內用
高銖等爭
之不能得
上已留德
裕於京師
復以宗閔
言而止

實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曷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真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收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情激既而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伏封還教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伏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問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敕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冬十月庚寅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克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伏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肺之孫璩德輿之子也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部尚書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譖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醜酸而螞集故朝廷有朋黨則入主皆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耘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九年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生宗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

宋若憲以宗閔事賜死

賜承和元素踐言死

注訓借二李党名逐朝士

李固言引楊嗣復李珣以排鄭章陳夷行德裕論致理在辨黨臣邪正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為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

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授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歸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織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宣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非是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夏五月乙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罷為太常卿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曰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玩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居民故李德裕

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實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九月李德裕怒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

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

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路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

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

書言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

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相盜用程糧錢彊取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賊罪當死相武陵

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相盜程糧錢有實

顏悅本衛州人常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

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相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弟也李德裕

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

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

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

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眾怨愈甚

六年春二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

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浙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

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益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

也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宗閔

僧孺宗
連貶
李紳按吳
相罪以武
陵故送處
死
柳仲郢與
僧孺善德
裕仍用之
德裕貶李
宏質而眾
怨

白敏中員
德裕反使
李咸訟其
罪
吳汝納訟
湘兇德裕
貶潮州

未離封州而卒。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

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秋九月乙酉，前承旨尉吳汝納訟其相罪不至死，李

紳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

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相兇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

三年冬閏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張溥曰：李逢吉、李宗閏、牛僧孺皆與李德裕不善。人咸直德裕，曲逢吉。宗閏獨於僧孺多原之，曰：其人廉謹，非

齟齬人者，抑其居朝廷，碌碌無短長，司馬光責之諒矣。漢之党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讎，成於太學諸生相讐，其

終也以節義。唐之朋黨始於對策，成於貢舉，所爭惟勢與利而已。勢盡則離，財盡則散。劉峻所為廣絕交也。卒

禍移國家，燎原不止，嗚呼！凡人失意相怨，望得志相應，援羣居無聊，放廢議論，或過而忽之，及登嚴廊，升鼎軸

睚眦發心，雖君父急難不能易也。繇彼所見者小，所持者深，君子奮於激昂，小人積於陰賊，維蜂與蠆，實有其

毒，非有天下者，其誰受之？是故人臣有朋黨，非社稷之福也。僧孺不納韓弘錢千萬，穆宗閱視財簿，拔而相之，

其致主近正，上所以不次擢者，異於羣臣，顧不念國家日夜拊心，惟以沮害德裕為功名。維州之議，縛送悉怛

謀於吐蕃，文宗始聽而旋悔之。僧孺亦繇是疎罷，猶沾沾欺人主，謂天下小康，誠哉竊位偷名，無所逃罪。德裕

相武宗，會昌致治，威惠夷夏，宣宗惡之，淪身瘴海，可為歎息。夫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曾史躋

跖，闕然人主之前，善任如漢高，聽言如唐宗，智常不察，顧用其人而治，與用其人而亂，可以成效論也。僧孺歷

相三主，一無表見，德裕綬三鎮制蠻夷，六年之間，政若沛風，兩人功罪懸絕，不待智者賢否以辨。烏可以愛憎

持兩端也？然德裕功高望重，吳相冤死，崖州之貶，咎若自取。夫盧杞日夜殺人，人主不疑，名之曰忠。德裕在位

一夫失所，則身殉之賢者當人國，平心善物，尤貴兢兢哉。至朋黨議起，危亂循環，白馬驛之禍，凡播紳不與梁

者，柳璨皆誣以朋黨，貶死數百人，優游六合，皆梁賊也。反指唐臣為黨，其時所謂邪正，又何如哉！天祐毒痛，實

基長慶，歐陽流涕而著論，有以矣。

劉承偕與張文謀緝劉悟悟調軍士作亂汶死欲併

殺承偕與直言責之乃免

裴度請下詔令悟誅承偕上不聽乃奏流之

劉悟堯子從諫欲匿裴求留後直言切責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轍節度使劉悟數眾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三月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况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未知之况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人自隨為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堯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為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慄不能對乃發喪冬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党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代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眾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覲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眾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繪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

李絳請別
除昭義節
度使敬宗
不聽竟與
從諫

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為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給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為昭義留後。劉悟煩計。從諫濟以寬厚。眾頗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文宗太和六年冬十二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乞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語見宦

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官職逆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劉從諫復

武宗會昌三年。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定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

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者益。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

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

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植為牙內都知兵馬

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

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植秘不發喪。王協為植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

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教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峯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

以醫往問疾。植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植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

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植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

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植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

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

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

慮。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

劉從諫薨其弟子棟听王協謀欲自為留後宰相多議許之李德裕欲請討

詔鎮魏同討澤潞幽州專禦回

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鎮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鎮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以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鎮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鎮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之變遽走出稹贈贖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侯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眾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究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峯梁叔文辛巳始為從諫報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見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茂元極懼之子宰智與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軍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而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餒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眾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實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即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繫樞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累

德裕請詔
諸軍取州
無取縣

李彥佐退
留德裕請
今石雄為
副即代之

李回宣慰
河北三鎮
皆奉詔

黃王元遠
以激厲諸
道

何弘敬持
兩端不進
德裕請令
王宰趣磁

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夏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植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曰。出師屯趙州。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料斗店。劉植遣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植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彛曰。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植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囊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植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

州宏敬懼
而出師既
秦拔肥鄉
平恩遂加
官以釋疑

王茂元有
疾德裕請
令軍拔河
陽既而即
以宰兼行
善攻討使
茂元善德
裕又言宰
不可兼河
陽於是敬
新節度宰
專并敵
茂元欲棄
城孟章諫
止

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闡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趨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改它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閔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捍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眾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遽馬諫曰。賊眾自有前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眾。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它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者甚眾。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

劉沔與張仲武有隙乃徒義成

薛茂卿召罕攻潞州罕不至劉積知謀遂族茂卿

積遣將詣李石求降德裕言不可受僅賜請受上貶之

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使。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杆蔽昕供饋餉而已。庚午。以石雄代李彦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今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願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碧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積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連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閻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積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彤黃嶺。郭儵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儵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秦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積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積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鄆城令。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緣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未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眾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眾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弁據軍府。縛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

牛石召橫 水成卒赴 王達楊弁 作亂馬元 實又言弁 不可討德 誓誓之志 實各軍往 攻而河東 成兵自奮 壬辛言橫 降可許德 裕言不可 齊魯論石 確立功

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
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稹
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
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
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
可紀。確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求哀
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
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閒。
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實稿
不足。況千五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勣所逐。逃奔漢州。遂入成
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達
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步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進軍。忻州
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
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達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
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
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寶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疆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
申。元寶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寶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寶曰。自牙門至柳子列
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遠
致如此之衆乎。元寶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者有貨財。李相止以火軍士。絹一匹。無
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寶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
如國力不及。宜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各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
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

德裕請以
高道二策
以爲文籍
策分給主
宰王逢何
宰教

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六軍而
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晝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晝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宰之願望不
敢進。或為此也。上言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晝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
懷。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己未。石雄拔良
馬等三寨一堡。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
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徒劉沔鎮河陽。仍令
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
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夏四
月。王宰進攻澤州。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
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
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
侍李泌取桐葉。搗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
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閏月。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
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壘。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
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
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
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
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將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
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嘗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
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
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
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

卷之三十四

三

襄陽王
王劉高元
武安王等
俱降
元達殺降
將姚元談
等
德裕請以
盧宏正為
三州留後
郭相王協
謀殺後自
贖

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請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劉將萬兵戍沁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議兄弟三人劉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劉不肯入士卒皆譁謀劉必不為稹用但劉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劉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度幾肯從德泰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劉為沁州都知兵馬使劉得眾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具有貳心稹召之劉辭以到沁州未立少功實所無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資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糶糧輸之不能充皆怙凶不安軍將劉漢充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漢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漢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漢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漢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漢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假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達時高元武在黨山間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沁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沁州王劉因人不妥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劉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達元達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舉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為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來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令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

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積曰。誼安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積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積乃素服出門。以母命告誼。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積已出見。諸將積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積曰。請議公事。積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積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積曰。如所言。積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積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善厚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溥賈岸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涯璠之子。岸鍊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責稹以求責。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棕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執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園。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不多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為監使。悉選

盧鈞入潞州昭義遂安

王元逵等奉命歸鎮詔鈞安撫

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患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救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嘗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之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委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犀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眾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官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眾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稹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救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張溥曰劉稹以從諫從子校馬抗命李德裕破羣論請用兵時昭義最富強難戰勝科斗寨之役賊勢橫奔大

將損辱。眾議鼎沸。天子雖伸武始亦懷疑。兩端然觀德裕次第指授賊不足平也。澤潞謀叛所恃惟河朔三鎮。今詔王元逵何弘敬討。張仲武繫曲鵠不推去其輔車。且使鎮魏為朝廷用。是一舉而河朔奔走於闕下也。元逵秦提則稱其功。以激厲諸道。弘敬不出師。則詔王宰竟趨磁州。李彥佐觀望不進。則令石雄代晉絳。王茂元有疾。則令宰兼河陽。宰不可專任。則又資以敬。既制以劉沔。激以石雄。使之不得不盡其力。楊弁作亂。則決令客軍討之。而河東戍兵自取太原。李石王宰上稜降表。則責令舉族面縛。而密詔諸帥分行高文端之策。凡所謀畫。決機廟堂之上。轉移俄頃之間。中使不得闕說。武夫願為盡死。即杜黃裳裴度不及也。至崔問崔叔請降於元逵。王釗請降於弘敬。郭誼內發。武宗亦料其計必出此矣。誼斬劉稹。日望旌節。德裕建議。令石雄入潞州擒歸斬於京師。溫公謂殺降非信。抑不然。稹一騷孺子。誼與王協導之為亂。又殺以求賞。無夏侯澄紙目之悲。而效子密囊頭之惡。且夷戮宗族。誅及襁褓。怨毒甚矣。不陳朝市。何以訓天下乎。稹與郭誼定約。入告其母裴氏。母曰。歸朝佳事。但恨已晚。郭郭李新聲。張谷侍人也。當從諫覲。覲時。勸谷脫族西去。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昭義將士竟無一知。義識發如兩婦人者。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

表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表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盡閉。進逼剡縣。有眾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表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表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伏設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旺。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震中原。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

盧運求屬於表甫麾下

夏侯攸荐

王式代祗

德

式言兵多

賊速破則

首肯

樓曹方景

深將兵拒

險賊不得

入

表甫長式

不能決劉

駐王輅二

策

珠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攸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將皆以為然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者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自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表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郢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殪醢况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溝斷橋為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表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駐歎曰有如此之眾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聞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晔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略在賊中賊客之略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表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眾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於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蘭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

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之。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其式既犒飲。又調其父母妻子。皆泣拜。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營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詢賊遠近。象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小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將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州寨。申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五月。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甯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鏡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甯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鏡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表甫曰。曩從吾謀入越州。甯有此困耶。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晔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蠱也。高羅鏡克甯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鏡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益。折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循海。旆思益等。遇賊將劉從簡於甯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表甫既失甯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畷村。賊將王臯懼。請降。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表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金帛。盈路以緩追者。跌跌。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至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任。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為

軍導從之。苗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趨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表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遠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餓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八月。表甫至京師。斬於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海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表甫為事。軍須浩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大功。

張溥曰：宣宗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目著之。汲汲乎有盜賊之憂。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表甫唱亂。自是龐勳芝巢接踵紛起。遂以亡唐。然則懿宗初立。桐柏控師。非小變也。鄭德以子顥尚主。固求散地。顥求作相。貽書切戒之。迹其生平。類有讓者。顧應變制敵。非其所長。國家用爽其分。坐喪范居植等數將。賊勢滋大。抑曲逆所以譏尾生孝己也。王式受命討賊。置酒餞客。意其閑暇。軍令方舉。十九戰俱捷。賊跳入剡。合圍擒之。易於捷指。或謂甫酒人。無能賊中多智。無若劉晔。令晔計行。襲越州。守西陵。掠維揚。取福建。王中丞雖智勇。未能猝下也。然表甫略非孫權。其策士戰卒。不及江東。遠甚。驟聞式至。徒驚震駭。欲大兵橫馳。斷截江海。即鳥飛獸逸。勢有不能。劉晔躑躅唐與。斬王輅。以自解。亦謬援天亡。蓋非己罪爾。王式破賊指略。絕人慮表。其所得成功。在多兵不惜費。然非夏侯孜悉力於內。樂羊中山。手足見制矣。孜為相。無他功。能獨專任。王式蕩平浙東。於晉公淮西之事。可稱庶幾。新唐書於其本傳。略而不書。予竊惑焉。彼執政在內。不念國難。而娼嫉疆臣。多方阻之。倖其一敗者。亦孜所深笑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

龐勛之亂

徐州銀刀
等軍逐温
璋
王式殺邵
澤等數十
人

徐州銀刀
等軍逐温
璋
王式殺邵
澤等數十
人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刀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賞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年竟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領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裴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洎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充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三千守徐州餘皆分隸究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疆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九月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計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遇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東南道節度使崔鉉嚴

等作亂推
龐勳為王

徐卒過道

南李相說

今孤絢以

奇兵擒之

不聽

趙武等十

二人不肯

從亂為勳

所誅

諸將與溫

庭皓勳僅

彥曾先擊

徐卒乃命

元密等討

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道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相言於絢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潘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絢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勳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已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愔宗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勳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勳與許佶等乃言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大夫與其自投羅網，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况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勳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具為申狀，稱勳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勳復於濠中申狀，稱將士自負辜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眾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怙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比以銀刀怙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鈞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侯元密

城入據之
囚彥曾叔
尹戡杜璋
徐行儉

張敬思受
賊贈錄

溫庭皓守
義周助亂

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眾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臯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北數里頓兵不進其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新以訶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問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緘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涇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濉水踰山趨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噪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劉而挫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學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

杜陷嚴守
泗州李圓
攻之不克

辛謹願與
杜陷同死

勳望節鉞
不得益遲
亂

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勳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十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聞溢郭郭旬日米斗直錢二百，勳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所請傳佈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愔聞勳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兩下，賊死者數百。乃歛兵屯城西，勳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勳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勳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振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初辛雲京之孫謙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勳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謙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謙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謙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謙棹小舟得入，愔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愔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還屯徐城。眾心稍安，勳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勳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于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勳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勳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戰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勳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勳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眾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勳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

康承訓奏
乞沙陀等
兵將自隨

辛謙說郭
厚木救州
泗袁公弁
阻之謙惡
叱乃出兵
帥之抵淮
北賊始散
走

戴可師入
都梁城恃
勝不設備

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
渾達契必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
不息。時救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謙請往求救。杜陷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
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謙請復往求救。怡曰。前往徒
還。今往何益。謙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怡與之泣別。謙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
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謙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
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
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謙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
謙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謙逐之。攬得其
鬚。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予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謙曰。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謙素
多力。眾不能奪。謙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怡於
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
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已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
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絢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
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
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
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
。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
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
亥。辛謙言於杜怡。請出求救於淮。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砍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
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謙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絢。甲辰。至潤
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謙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十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蓋五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六

三五

為賊兵宏
立敗死

周重諫勳
駱者

謙以浙西
軍至楚州
監軍畏不
敢進謙帥
眾死戰乃
入城

朱邪赤心
數戰賊并
敗蓋宏立

百斤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辰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日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勳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絢畏其侵軼遣使詣勳說論許奏請旌節勳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勳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况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勳乃使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勳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勳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逞衄朝廷命秦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勳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勳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勳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三二十人勳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勳自為符讖勳聞之會魏博攻豐勳遣心腹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既沒勳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勳伏兵擒之辛酉殺之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謙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不敢進謙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謙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益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着舟板如急雨及鎖謙率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喧呼動地杜悛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望上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悛令謙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謙揚言

賊將姚周
等為沙陀
所敗周重
反勸勸殺
彥曾等以
絕人望

浩等推勸
為王勳辭
王爵
謙迎糧於
揚潤遇賊
力戰乃出
勳父舉直
拜子於庭

馬舉解泗
州之圍王
宏立死

賊不多甚易與耳帥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卻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過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勳許之已亥弘立引兵渡淮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分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淮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勳詳告以弘立驕情至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勳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勳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勳益其兵而遣之三月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勳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勳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勳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路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相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勳乃集眾揚言曰勳死望國恩度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勳與諸軍真反者也當埽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壯丁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勳為天加將軍大會明王勳辭王爵先是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之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刀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龐勳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勳據案而受

勛攻柳子承訓預為備大敗之

鄭鑑來降

舉焚劉行及寨

時魏博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軍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眾。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而目皆生瘡。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眾。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道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鑑聚眾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眾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壅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渡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率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眾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黨益離。斷縣土豪李衣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舉將朱致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攻汾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信各將數千人攻陳

承訓招陳
全路而賊
黨益離
李真朱玟
皆降

張玄檢與
承訓約殺
賊出降復
進出趨符
離徐州之
計路審中
開門應之
玄檢斬舉
直信徐州
遂平

全格未攻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弟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勳憂適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初龐勳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檢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刈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勳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臺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將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勳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信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辨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檢嘗戍邊有功雖嘗從於賊心嘗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眾乃道心腹張舉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圭有旌為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檢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勳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檢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檢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赦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檢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檢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檢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檢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雖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守城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信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自北門出玄檢遣兵追之斬舉直許信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勳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勳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渡淮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勳引兵循濉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斬將濟水李表發擒勳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勳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散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檢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為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

助為沙陀
所逼同賊
溺死

既殺俱降
獨吳迴堅
守不下馬
舉攻克之

謙又讓功
於怡

李膠等陳
處置徐州
之宜

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為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讓為亳州刺史讓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頽山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鼎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張溥曰龐勛因徐州戍卒剽掠稱亂此與秦時驪山徒縱行豐西澤中漁陽適戍至大澤鄉謀舉眾稱公子者何異然許估輩故羣盜勛一小吏為所挾持徐兵久戍桂州六年不代怨望思歸激而一決無論沛公大度非彼所期即攘攘求鬪率眾擅歸圖見妻子亦何嘗有陳勝吳廣之志哉今狐綯以宰相出鎮淮南當勛等東下時令聽李湘言職之高郵亂可立止迺縱之度淮陷宿州破彭城囚崔彥曾要天子節鉞禍始烈矣綯所見不出境內亂兵紛馳幸無擾城郭即可謝天子告無罪抑思大臣慮四方數千里外有赴愬患難叩關不辜者號令鈇鉞得專制之賊至境不能討反逸之使禍鄰國此去身為盜者幾何也辛謙擊劍尚俠年五十罷居揚州未嘗有茅土之責一將之任聞泗城危迫身貫賊柵趨見杜愔願與同死犯圍請揀迎糧濟師凡往來者十二泗州得全當龐勛據徐州分兵四出所急爭者唯泗蓋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安慶緒之亂尹子奇專攻睢陽張巡許遠以死守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身雖死而賊亦困杜愔以孤城捍勛助之精銳悉集於泗辛謙奮身出入泗完而賊旋受誅雖時望故有不幸謙能得之於郭厚本張存誠南霽雲不能得之於賀蘭進明要彼忠烈蓋齎致矣康承訓奉命討賊奏乞朱邪赤心自隨戰勝之本自得入始銀刀雖橫豈能敵沙陀哉王弘立殺戴可師於淮口氣矜之隆遇赤心騎兵三萬人俱糜碎張玄稔初脅從勛繼謀歸國青旌一立徐州遂平承訓善將又能用盜龐勛父子亦何能為彼唯狎慕藩鎮謂節度可以攘臂得也朝廷怒不肯赦橫屍

路隅猶恨死晚。天子貴威，斷戒姑息。懿宗行之，尚克有濟。君子益傷德宗矣。崔彥曾不善撫循，怨怒召亂。徐卒至符離，諸將請發兵先擊元密，陷死。荷涓世尤其失策，然賊執已成，即不擊聽其至徐州，內城必潰。將帥必辱，彼亂積成，通三年之秋，適當彥曾而發，斯亦足戒。役非其民，使非其時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進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刺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九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祿所殺，骨咄祿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祿，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於可汗，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米於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特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

毗伽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健山，舊統樂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覲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

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二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勞。賜資。惟其所欲。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停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

叔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二事詳見安史之亂冬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曷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耶。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噶特勒

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立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噶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噶特勒等辭還行營。夏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為之勢面而哭。秋八

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實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為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詳見安史之亂冬十月。以雍王迺為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迺至陝西。回紇可汗屯於河北。迺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迺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

師。公主歸京

汗 寧國公主 妻回紇可

汗 寧國公主 妻回紇可

汗 寧國公主 妻回紇可

汗 寧國公主 妻回紇可

汗 寧國公主 妻回紇可

車鼻鞭藥
子昂等親
瑤韋少華
逐死

回紇所過
抄掠焉燧
以計約束

講所正言
回紇負約

代宗慕僕
固懷恩女
冊崇徽公
主嫁回紇
可汗

回紇責唐
市馬賄不
足董晉止
言乃環拜

回紇使者
犯金光朱
雀門奪長
安令馬

有中國諸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瑤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
迺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瑤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
掠詳見安
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退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
從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路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
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者
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七月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
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承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僕固
懷恩之叛

大曆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
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久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
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禮而歸之
四年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宮女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
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伺部郎中虞鄉董晉為判官 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
曰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
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
校焉爾之父子率而畜焉番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歐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
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丑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遂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
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
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代宗盡市
回紇馬以
悅其意

回紇寇夏
州梁崇宗
破之

郭子儀請
全軍城鎮
撥武軍回
紇始去

唐俗因唐
而懷
登里欲寇
唐頓莫質
諫不聽即
擊殺登里
而自立

張光晟盡
殺羣胡德
宗殿之以
悅回紇

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將梁崇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

上邊人恐懼請遣朔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

者又倍之縣官日給糶餼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初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

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

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質遠

干登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

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質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並九姓胡二千人自立

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垂髮不翦以待冊命夏六月乙卯命京兆少尹

臨濠源休冊頓莫質為武義成功可汗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突董等九百餘人突董者武

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突董盡

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

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眾疆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天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

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實應元年德宗為元神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

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疆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質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

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眾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衛盜糧者

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突董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並羣胡盡殺之

上遣源休
送突董等
表還回紇
不得見可
汗而還

朱滔娶回
紇女回紇
許與同寇
河南

李泌請北
和回紇南
通雲南西
結大食天
竺以困吐
蕃

聚為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表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干伽斯等迎之頡干伽斯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以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已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即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川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事見藩鎮連兵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致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

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必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歸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皇子吐蕃辛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切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娑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兇，及臣凡必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必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若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

回紇絕吐
善仍請改
回鶻

頡干迦斯
喪北庭為
吐蕃所敗
反殺楊襲
古

奉誠卒而
無子國人
立其相

知其可招也。九月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匹。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皆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並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

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奉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眾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伽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伽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噶為可汗。年十五。回鶻頡干伽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蓋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伽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

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頡干伽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伽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眾數百。將還西州。頡干伽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

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壘而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素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錠冊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氏。遣使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

庭。五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錄毗伽懷信可汗。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整合俱錄毗伽可汗。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酒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於回鶻。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鵞鵝泉邊軍戒嚴。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

李絳請許回鶻昏狀宗不聽

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僕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穆宗以太和公主嫁回鶻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千來求昏。元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遣合達千歸國。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沒密施合胡錄毗伽崇德可汗。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益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卻之不從。詔發緡帛七萬匹以賜之。三月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敬宗寶曆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照禮為下
所殺胡特
勒立
彰信殺安
允合柴勒
掘羅勿借
沙陀兵攻
殺國之人
立盧駁特
勒

句錄莫質
引點莫斯
兵攻殺盧
駁及掘羅
勿

噶沒斯等
求內附朝
議欲討之
李德裕言
不可乃詔
田牟韋仲
平母生事

文宗太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草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囉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
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盧駁特勒為可汗會歲役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
隔閼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
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嘗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

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帳居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立盧駁回鶻別將句錄莫質引點莫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
之殺盧駁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駁職特勒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
安西可汗兄弟噶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
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互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招振武軍節度
使劉沔屯雲伽關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
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噶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上

命朝臣議之議者皆為以噶沒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
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隣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無犯塞奈何乘其因而擊之宜
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

吐谷渾等各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繞千餘若戰
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

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噶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
保况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噶沒斯等帥眾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
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况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七

德裕請以糧賑回鶻

德裕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薛曼斯得太和公主遣送歸唐為烏介所邀

以劉沔代符澈 嗚沒斯誘殺赤心僕固那頤收眾東走

德裕薦石雄為天德都副使

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母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德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侯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敢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谷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鎮齋。詔詣嗚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嗚沒斯順逆之情。從之。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振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救書。諭以宜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鄜之子也。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杞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鎮。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鎮竟不行。回鶻盟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並僕固殺之。那頤收赤心之眾。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為那頤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推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

張賈道安
撫盟沒斯
等

那頡嘜為
張付至敗
走烏介獲
殺之

盟沒斯入
朝

盟沒斯與
其弟等姓
名

盟沒斯與
其弟等姓
名

之。壬午李德裕奏田年殊不知兵戎狄長於楚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不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羗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之絕人心易動宜詔田年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盟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今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年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盟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道安撫盟沒斯等以盟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嘜帥其眾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越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眾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庭雜虜國家未嘗料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難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溫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盟沒斯所部歸義軍以盟沒斯為金吾大將軍充軍使。秋七月盟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羗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嘜使得北還及那頡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矣又不去。八月可汗帥眾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克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噉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

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兵追回鶻命德裕為書賜太和公主

尚此近塞未議還葢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擬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于伽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今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徑驚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未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統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茂棄仁義違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屢情終為浮詞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忠忠為河西黨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雁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詞唐事張仲武遣邪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吸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矣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止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李忠忠請與奚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忠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奸人所隔今出兵未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從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韃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旨義盡家國請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

石雄擊破
烏介迎太
和公主歸

武宗欲令

趙希烈夏
斯末西安
北庭德裕
言非乃計

止

點夏斯末
冊命德裕
卷宜與結

命德裕草
賜點夏斯
書

點夏斯遣
人入貢

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
必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失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眾寬見旣重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使謀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謀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待從相保駐車勿
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
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復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
奏至李忠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並弟忠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烏介可汗走保黑
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二月辛未點夏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

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點夏斯末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
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
止點夏斯末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即討黑車子。上怒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
踵回鶻故事末歲遣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點夏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
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點夏斯末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
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
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臯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
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點夏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點夏
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點夏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於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
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雠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
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
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點夏斯入貢
每有詔勅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
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

皆散隸諸道。六月，黠夏斯可汗遣將軍温件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諭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夏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濬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詢吐蕃守兵衆，

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秋，黠夏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濬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濬晏之孫也。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詞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忠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黠夏斯可汗使。五月，冊黠夏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捺為可汗。冊黠夏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遣，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黠夏斯英武誠明可汗使。二年，回鶻遏捺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貢，止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捺等，遏捺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衆為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夏斯遣其相阿播帥諸兵，號七萬，來取回鶻。

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窟山谷，鈔盜諸胡，其別部尅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磧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履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

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盟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

張仲武使
室韋取回
龍遏捺西
酒室韋分
回鶻衆為
七姓夏斯
遣阿播擊
破之

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盟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

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盟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

御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册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遂卒外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斡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奏馬請歷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枝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册立使及請交年曆日

僖宗乾符元年初回鶻屢求册命詔遣册立使郝宗若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嗚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若以玉册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張溥曰回紇故元魏時高車部也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蓋既處羅可汗攻脇鐵勒坑其渠家數百回紇遁居娑陵遂默啜破敗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古匈奴地夷狄廢興彼此以時強力惡可久恃哉安史寇亂兩都陷沒肅宗即位靈武獨倚朔方軍孤危不保懷仁遣其太子棄護助國討逆香積列陳鐵騎奏功新店疾戰黃埃矢發西京東京以次蕩定迹其功賞勞被社稷未可與始畢助高祖同日論也然大掠三日從欲無厭黷而不止國何以堪代宗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負盟約史朝義僕固懷恩屢相誑誘舉衆入寇雖劉清潭揚廣平之威郭子儀著大人之信虜心內動反為我用而鞭撻使臣殘毀州境罪已過浮彼犬羊之性見利則颺急難不肯盡死安樂難與同功中國無援迫而與親即獲數勝不免後憂小逆犯朱雀門大逆犯長安其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里欲乘喪進兵頓莫賀力諫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為逆在唐室為忠天子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誠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釁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討吐蕃復雠之義秦遠之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嗚沒斯以逼烏介册命黠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是蓋不窮人於險則荒秋感慕使彼自為鬪則中原不勞善用夷狄遠昭聖武即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

吐蕃衰亂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衰亂贊普早弟達磨立義秦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

國人不附 達磨狂蓄 盛衰 達磨早位 相立其妃 繼氏兄高 延力子乞 離胡名贊 普結都那 不服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八

四

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劉沔奏移

軍雲州。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緜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纔

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琳

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

有死而已。拔刀劈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

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緜氏。專害忠良。以脅眾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

誅緜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

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

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

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

眾。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姦秦贊普彊起之。使鎮鄯

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熱其後欲先滅之。六月大舉兵

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

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

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根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

承命。何必遠辱士眾。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為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

賜以骸骨。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

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大虜乎。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龐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

萬於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

論恐熱說 三部起兵 擊殺尚思 羅發併其 眾 論恐熱謀 篡國舉兵 擊尚婢婢 婢婢致書 陽服遂引 歸 恐熱大敗 于龐結心 莽羅薛呂

炭藏書積
降于婢婢

婢婢傳檄
河湟數恐

熱罪

蘇難急藏
降于拓拔
懷光

康季榮朱
叔明張君
結李武取
河湟諸州

詔募百姓
聖關三州
七關土田
以克復河
湟請加順

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劉濬為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訶吐蕃眾寡以聞吐蕃論恐熱之將炭藏書積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為木柵圍之恐熱突圍走保海寒山餘眾皆降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龐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臯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相引去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芬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尚婢婢軍於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因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眾焚橋歸鄯州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鄯州振武皆出兵應接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節

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靈州以應接河西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關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聖關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卑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地鹽利可贖邊陲委度支制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

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冬閏十二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諡以昭功烈等郡皆及於吐蕃代宗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唐德元復陷河蘭岷廓德宗貞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龍右州縣盡矣

張義潮
論恐熱入
朝不得志
而速復謀
叛

張義潮來
降

義潮遣兄
義澤奉十
一州圖籍
入見河湟
地盡入于
唐

尚廷心以
河湟來降
欲入見天
子請盡帥
部眾分徙
內地李承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
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相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羅子燭盧畢力將兵據龍牛峽以禦之畢力請
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羅子不從畢力曰吾孟為不用之
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
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西河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剽其羸老
及婦人以藥膏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
唐一旦帥眾被甲諫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吐蕃
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眾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眾曰吾今入朝
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
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
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眾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眾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於廓州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
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湟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十一月置歸義軍
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酷二百
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丁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勳為涇原節度使承勳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廷心以河渭二州
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勳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勳與諸將謀執廷心誣云謀叛盡掠其
財徙其眾於荒遠廷心知之因承勳軍宴坐中謂承勳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
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廷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眾分徙內地為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
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勳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廷心復曰廷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
勳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勳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

勳德諸將
言恐于已
不便秦留
之

拓跋懷光
生擒論恐
熱斬之傳
首

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

懿宗咸通三年嗚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宴實為天雄觀察使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閏三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卻之冬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則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張溥曰唐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於積石西置究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積粟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祿山作亂乾元以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淪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趨利扼險屯田畜力為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封經略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唐師一出不刃而復

河隴高年十餘人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猗歟盛哉恥雪累朝地橫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者易為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麗曾言忠自遠東使遠帝問克乎對曰必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

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很災荒荐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乎夫吐蕃達磨當國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之狼狐入城蚋穴於門也論恐熱與高婢婢攻戰不休猶泉男

生與男建男產之互相猜貳也數盡則國多憂內攜則衆不附趨而事大必以中國為淵藪是以康季榮等無爭國之勞張義潮尚延心建忠順之效天安坐而有之不能卻也然唐室外患惟吐蕃回鶻強且久晚節二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一

四

姓滅亡。為國大慶。而唐祚亦衰。豈手亦背疽。禍有淺深。不在遠而在近。與呼韓積賴。不補漢亂。啟民上壽無救。隋亡。聖人先內治。尤兢兢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初安南都護李湊為政貪暴。蠻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湊。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眾。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

李湊罷戍兵。由獨臣於南詔。安南始有蠻患。

十三年。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虜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僂人浸多。杜棕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質冬使者。留表付雋州而還。又索習子弟。移牒不遵。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鄴與監軍再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鄴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鄴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疆域。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鄴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唐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

李蒙罷三道戍卒。道成卒盡。

人乘虛入
南詔復萬
州攻印岐
關
蔡襲其勢
威引去
蔡京忌襲
立功請罷
戍兵襲作
十必死狀
中書不
省
京為軍士
所逐救賜
自盡
南詔陷交
趾蔡襲方
戰死元
惟德等至
城東水際
遂向城殺
蠻二千餘
人
揚恩子
出救被殺

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遠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管經略使至鎮城
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
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册命庶全大
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雋州攻邛崃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
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威蠻遂引去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奪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嶺南舊
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西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
割桂管饜象二州容管藤嚴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
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
驗故得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
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

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閩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奔滕州詐為勅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
邕州眾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勅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勅賜
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冬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勅發京南湖
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
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救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救山南東道發弩手
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暮僚樊綽攜其印
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盧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
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一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連夜蠻將
楊思緒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緒據交趾城谿洞夷獠
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

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

通鑑已下下 卷二百五

四

鄭忠自言
儒臣無將
略請任武
臣

陳儲石請
造大舟自
福建運米
泛海至廣
州

康承訓兵
敗賴天水
小校夜燒
營營州
圍解承訓
乃盡據其
功勝奏告
捷
夏侯牧薦
高駘討南
招

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從之。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沂湘江入潯。渠灘水。勞費艱難。諸軍之食。潤州人陳確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網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雋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向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犀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眾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問。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秋七月。四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眾。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眾詣黎州降。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牧薦驍衛將軍高駘代之。乃以駘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駘崇文之孫也。六年。夏四月。揚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二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雋州刺史喻士珍貪。掠兩林蠻。以易

俞士珍會
檢降賊
監軍李維
周崇高駢
不發兵應
援駢獨大
破葉衆

駢屢破南
詔維周反
奏其玩軍
不進
上以維周
奏用王晏
權代駢會
會衆告捷
詔駢復鎮
安南
置靜海軍
于安南蠻
馬始平

金南詔復寇萬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孫也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獲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獲以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萬州東蠻浪稽部竭方助之遂屠其城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戎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驍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梓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夏六月南詔首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首遷守交趾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救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感其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會衆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懷勳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首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泳侵擾羣蠻為安南患始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為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西川近邊六姓蠻羣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德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冬十二月加鎮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李師望
問朝廷請
定定邊軍

成卒怨怒
師望欲生
食之朝廷

遣曹滂往
代食幾无
甚

滂兵大敗
頭慶師為
營所殺

工金糸三二八二一

四三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言：「虜寇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雋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置蜀州、雅州、嘉州、黎州、觀音、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專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政定此策。其實距成都約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初，南詔遣使者楊首慶來，請釋重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首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人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成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曹滂代之。滂貪殘，人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嘉海，破之。十一月，蠻寇寇嘉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青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卷至休源川。滂遣充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衾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眾乃覺之，遂隔捷為緘，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恣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眾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嘗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械爭度，恣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軍騎宵遁。三將謀曰：『今眾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營，蠻驚亂，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窟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儲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塚，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兩則戴箕，盜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澆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檣，造器備軍警，選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廩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營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

元

元

元

元

實勝利于
西川陷沒
軍雖說止援
李自奉陰
與蠻通謀
之

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樞懷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副使譚奉祀致書於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遠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以耽付之恭亦為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相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傑往見之杜元忠授樂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驛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驛信祭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詢援兵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蠻勝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實勝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緣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擊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雜重香濕而屈之以為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斲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飲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議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鄰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臬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督臬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督皆精利又東蠻首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臬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實勝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行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楮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

通鑑已下末

卷三十一

宋威破蠻功多頗慶復疾之奪其軍勒歸漢州蠻遂過斷橋而去

春匡謀棄城奔荆南初斬之路嚴委政事於邊威郭壽黃景復大敗蠻兵以援紀而潰

二金魚三二八二二七

四二

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遠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懼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門城穿壘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三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為西川節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棕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救斬匡謀籍沒其家資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安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威郭壽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渡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永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年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警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壘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緯遣節度使牛勣書云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護人離間冤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辜嘗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素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猝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尚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瘴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來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南詔驛信 使其坦結 遺牛畜書 借蜀王驥 業欲許之 楊慶復言 不可 駢修築城 樹垂不復 入寇 南詔督與 盧揚請詔 數其罪令 高駢早謹 錄詔與之 何龍年于 瀆立 南詔和從 早謹請許

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郎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遂初止河東兵而已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岷州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謹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驥妻李瑤瑶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遮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自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渡覆敗之狀折辱之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疎惡以覺覺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為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驛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實不行蠻中惶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驛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驛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子諡曰景莊皇帝于瀆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法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謹奏南詔遣使西段瑳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謹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與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五月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瑳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謹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

崔諫等言南詔不可許和駢上表與爭

平諫為以資遣徐雲度入南詔承使命而遂

以陳敬瑄代崔安潛安南軍亂曾表言安南不可南詔不可和盧瑑豆盧瑑豆言乃止之

於南詔。冬十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六年春正月賈弘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平諫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度執其手曰諫已

秦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諫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度

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諫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度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

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己已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度曰貴府牒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

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度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

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况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

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

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度甚厚雲度留善闡十七日而遂以木夾二投雲度其一上中書門下其

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諸

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

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為怯復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瑑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

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

茲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

由徐雲度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

冬期且至僮蠻寇侵軼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

乃作詔賜陳敬瑄詩其和親不稱臣今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適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

徐雲度為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適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

以宗女妻
南詔

從直前至成都。冬十月，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張洎曰：史實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閻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冤之，言最溥痛。卒亡唐者，桂林戍卒也。南詔之覺，始於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於杜元穎，終劇於李承。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用是長矣。蔡京忠蔡襲請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駘，擁卒不發，喻士珍貪穢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秦匡謀棄城路，嚴怠政罪皆無赦。且師望既罷，代以賈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於西川陷沒，援軍北至，輒說止無前，是不惟歸而與尸，且身為戎首也。李維周既不援駘，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貶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羣蠻解圍，盡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於賊，不念同仇，及疾來，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志，是皆緣寇以為利，取人國而微倖也。夫天子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假以鐵鉞，政絲間帥，勝則社稷之靈，敗則捍圍之僂，今相率為欺，觀望齟齬，武夫媚功，中人筦利，貨賂行於兜鍪，妻非生於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聞，是非倒持，宰相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高駘善戰，曾袞多智，提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蠻氛方熾，我師未老，賈耽楊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免與黃景復同陸跌矣。若夫首龍老死，子灑代立，朱繒少年，孟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可以崔澹安潛守經之論，議高駘辛謙為劉敬也。

山金魚言三ノヲ
オニマフ

四ノ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論 輯 正

李克用歸唐

李盡忠康君立說李克用除賊又楚而代

李克用令軍士馬食文楚等五人表求殺命朝廷不許會李國昌奏聖乃諭除官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毀大同制書與克用合兵備遮虜軍命曹翔代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竄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成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君立與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往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眾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鬪雞臺下克用令軍士馬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李國昌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奇嵐軍虜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滌發民斬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疑隊不發求賞時府庫空竭滌遣馬步都虞候鄧度往慰諭之土團聞度林昇其尸入府滌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眾乃定押牙田公鐸給亂軍錢帛眾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滌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滌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沙陀焚唐林岢縣入忻州境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澤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隆萬酋長未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

審察 詔李鈞等討國昌父 子 兩鎮兵敗 李鈞戰死 赫連鐸道 人說高文 集歸國文 集執傳文 連與李友 金米海萬 史敬存皆 降于李球 李可舉錄 玄紹李球 赫連鐸戰 勝李蓋忠 程懷信營 死國昌父 子北入連 韋 連韋師 心服克用 懼植李友 金說陳景 思召李克 用討黃巢 克用陷忻

一月甲子奇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使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眾自鷓鴣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雁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部防禦兵救河東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十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眾拒可舉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傳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十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眾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連韋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為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連韋本縣錫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連韋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蹏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碛耶連韋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懼植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事見前李克用據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謹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謹犒勞給其資糧景思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謹相見從謹登城謝之五月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謹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謹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謹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謹不解

鞞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鞞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謹與相知應接。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標頗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大同共討之。行營都監楊復元。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謹。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謹。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趨河中。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黃巢。餘事並見。

張溥曰。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以國昌為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遼。中和元年春。救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趨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為雁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洋徐充之軍於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兗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秋七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宗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建遁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續州司戶。乾寧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關。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用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克用還晉陽。嗚呼。綱目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之亡。黃巢始之。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交亂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即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走天子。然觀黃巢糜爛之時。鴟兒軍至。反亂為治。功奏第一。雖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圖之。是全忠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濬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為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自

見攻擊人臣當此而不忍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弼也。至三鎮犯關殺宰相克用奮義進討。韓建呼城行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為左右所扼止。其入朝表謝引師去。進不為王濬之爭功。退不如李懷光之忿叛。克用此時。直純臣兵。嗚呼。射獵連韜之日。克用沙陀之武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功也。其為武夫也。有大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為元功也。有難居之名。而定心則順。天下方定。而准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千載。晉王有同恨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一

黃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火。自疏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鎧蓬實為。菑菑葉為。或更衰贏。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產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並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敢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王仙芝聚眾起于長垣。傳宗以政事委田令孜。

黃巢聚眾應仙芝。

二年。初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藉兩市商旅實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臨濮州。曹州眾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覓向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

宋威擊破
仙芝奏其
已死仙芝
攻別如故
詔復發兵
人益

郭以請以
崔安潛李
球代宋威
張自勉代
曾元裕

裴渥王鐸
為仙芝奏
官王鐸固
請許之黃
巢以官不
及已怒道
山芝遂不

至數萬。群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
承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中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
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屠盜。三月。以左
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之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
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臨
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
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三千守汝鄆要路。仙芝進逼
汝州。詔鄆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九月丙子。王仙芝臨汝州。執
刺史王鐸。鐸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孥家逃出城。乙酉。敕救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臨陽
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劉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鄆。十一月。王仙芝攻郟復二州。臨

之。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盧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救威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
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
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斬黃巢。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
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璩。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璩為
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香山。官軍退保鄆州。

王仙芝攻新州。新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推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做兵不戰。
為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賫賄以贈之。表陳其狀。
請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其寇。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新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幾。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
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敗仙芝傷首。其眾譁噪不已。仙芝畏眾
怒。遂不受命。大掠新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郟州。敕使持襄州鐸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

之。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盧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救威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
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
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斬黃巢。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
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璩。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璩為
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香山。官軍退保鄆州。

王仙芝攻新州。新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推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做兵不戰。
為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賫賄以贈之。表陳其狀。
請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其寇。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新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幾。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
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敗仙芝傷首。其眾譁噪不已。仙芝畏眾
怒。遂不受命。大掠新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郟州。敕使持襄州鐸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

王仙芝攻新州。新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推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做兵不戰。
為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賫賄以贈之。表陳其狀。
請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其寇。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新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幾。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
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敗仙芝傷首。其眾譁噪不已。仙芝畏眾
怒。遂不受命。大掠新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郟州。敕使持襄州鐸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

王仙芝攻新州。新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推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做兵不戰。
為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賫賄以贈之。表陳其狀。
請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其寇。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新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幾。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
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敗仙芝傷首。其眾譁噪不已。仙芝畏眾
怒。遂不受命。大掠新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郟州。敕使持襄州鐸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

王仙芝攻新州。新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推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做兵不戰。
為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賫賄以贈之。表陳其狀。
請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其寇。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新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幾。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
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敗仙芝傷首。其眾譁噪不已。仙芝畏眾
怒。遂不受命。大掠新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郟州。敕使持襄州鐸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

王仙芝攻新州。新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推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做兵不戰。
為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賫賄以贈之。表陳其狀。
請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其寇。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新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幾。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
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敗仙芝傷首。其眾譁噪不已。仙芝畏眾
怒。遂不受命。大掠新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郟州。敕使持襄州鐸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

王仙芝攻新州。新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推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做兵不戰。
為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賫賄以贈之。表陳其狀。
請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其寇。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新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幾。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
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敗仙芝傷首。其眾譁噪不已。仙芝畏眾
怒。遂不受命。大掠新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郟州。敕使持襄州鐸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

王仙芝攻新州。新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推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做兵不戰。
為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賫賄以贈之。表陳其狀。
請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其寇。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
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新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幾。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
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敗仙芝傷首。其眾譁噪不已。仙芝畏眾
怒。遂不受命。大掠新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郟州。敕使持襄州鐸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

卷三十一

受命

王鐸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受命

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黃巢陷鄂州。殺節度使薛崇。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黃巢與尚讓合軍保查

牙山。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

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

有疑怨。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携折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澶州養疾。上皆不許。王仙芝

陷安州。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徽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

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實等由千人與官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

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冬十月。鄭畋盧携與王鐸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

勝。退復上奏。以為自王仙芝傲擾。崔安潛首請會共討之。繼發士卒。齎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

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疏通。不輸賊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實將之。隸宋威

自勉獨歸許州。咸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旦彊兵盡付它人。良將空還。若勅

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耻

時。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朝野切齒。以

為宜正軍法。逆狀如此。不應服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黃巢寇掠蕪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

千餘級。巢遁去。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

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

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王仙芝寇荆

南。節度使楊知溫知之。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賊至。賈贖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而知溫猶不出。將佐請

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早表而行。將佐請知溫環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暮僚。遣使告急於山

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眾。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

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之四。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東所

於仙芝李

福自將救

之

曾元裕大

破仙之教
代宋威為
招討使
元裕奏斬
仙芝傳首
尚讓帥徐
寶歸

鄭敬處携
皆罷

宋威卒

高麟請張
璠破集降
其將秦彦
畢師鐸李
罕之許勳
等
王鐸請自
皆將討賊

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我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二月。月貶楊如温為彬州司馬。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黨請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臨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揚書奏請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合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三月。羣盜臨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荆襄。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程詔發河南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征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轅轅伊闕河陰武午。王仙芝餘黨王重隱臨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柵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會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黃巢引兵渡江。攻臨慶吉饒信等州。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資商旅富人錢穀。供以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使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自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年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仗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六月。王仙芝餘黨劉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太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九月。平盧軍奉節度使宋威薨。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璠梁繼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勳等數十人。巢遂出廣南。度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秦彥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奉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秦嶺北之要路拒巢。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瑛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秋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詔執政急攻廣州。即日臨之。執節度使李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一十一

崔暹李超 為巢秦家 節度使宰 相靖隆年 府率巢秦 攻臨廣州 李超死義 王鐸即眾 趙襄陽劉 漢宏大掠 江陵歸為 羣盜 劉巨谷大 破黃巢意 國家負人 遂留巢不 戰 皆金晷渡 江追賊會 段彥模往 代乃止 侯昌業直 諫助死 張璠屢破 黃巢軍 張璠屢擊 巢巢提請 降高駘為

追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追草表述其所懷。迨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誠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械數千乘，募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卒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趨襄陽。云欲會劉巨谷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率州人也。帥其眾北歸為羣盜。十一月，黃巢北趨襄陽。劉巨谷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在荆門以拒之。賊至巨谷，伏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北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或勸巨谷窮追賊，可盡也。巨谷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虛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以秦益都將段彥模代為招討使。全晟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駘可為都統。至是，駘將張璠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携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嘗賜無度。由是政事權無上。天文變異，杜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猶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駭放。上笑而已。度丈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教借其半，益鐵轉運使高駘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駘奏改楊子院為發運使。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駘遣其將張璠等數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駘為都道行營兵馬都統。駘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士各五萬。成望天振朝廷遂深倚之。夏四月，張璠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眾數萬降璠。攻饒州克之。巢走。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璠急擊之。巢以金陽璠，且致書請降於高駘。求駘保奏。駘欲誘致之。許為之末節。賊時將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駘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還歸。朝廷許之。賊訶知諸道兵已北度。

保奏請遣
歸諸道兵
葉忠告絕
辨遂戰死
賊眾復振
畢師鏖請
駢擊賊勿
使渡進不
從

賊不放全
盡

周茂遂殺
薛詵自稱
留後

淮北告急
損稱存不
出

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葉復振六月黃巢別將臨陸州婺州庚戌黃巢攻宣州臨

之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

眾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為中原之害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

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宣城五十里亮

是盧携謂駢有文武長才若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

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

濟辦但恐賊逆遷過淮宜急勅東道將士善為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澠水秦海節度使

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九月黃巢眾號十五萬曹

全晟以其眾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寡不敵眾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

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澠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悍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球場及暮

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疏闊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茂遂詣澠水行未遠聞之

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將襄陽亂兵追殺之及其家茂自稱留後

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茂所襲引兵還家州於是諸道兵屯澠水者皆散黃巢遂悉眾度淮所過不虜掠惟

取丁壯以益兵冬十月以諸葛敏為夏竦節度使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克之境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

鄭從讓以本道兵授諸葛及代州刺史宋攻使南討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初黃巢將渡

淮且慮璘請以天平節鉞授葉侯其到鎮討之盧携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

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璘稱存不出京師大

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河中都虞候王重榮權知留後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

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上召宰相議之

豆盧瑑從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各使田令孜奏請遊左

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

至宗幸蜀以避亂從沆曰保山眾纒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守潼關今黃巢

甲令致將
張承乾王
師會曠野
禦賊

齊軍
潰走入關

承乾奏請
變與毋動
徵兵救關
關上兵潰
師會自殺
承乾脫走

山金錄卷之六十一

眾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致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致心腹。比於玄宗則有備兵。上不憚。請令致曰。柳且為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致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乾。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乾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令致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守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久之資儲。州縣殘破。人烟殆絕。東西南北。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器械利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乙早遣資糧及援兵。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乾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閻里言。巢先章迺之曹孫也。由令致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西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致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潁州。以神策軍羅元果為河陽節度使。乙亥。張承乾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女富家子。賂宦官。置名軍籍。厚得軍賜。但華衣怒馬。馮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乾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等之至矣。丁丑。承乾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從宣歙觀察使軍中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廩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唐辰朔。承乾等至潼關。搜著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其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賊賊小却。俄而巢至。環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誅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徵稅。謂之禁院。賊至。倉卒官軍忘守之。貴兵自谷而入。谷中灌不壽藤老密如織。夕踐為坦塗。承乾盡散其緇糞。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穴十萬眾。外軍飢殍。踴開禁院。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類何窮。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變與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卒已賊急攻潼關。承乾悉力拒之。自寅至申。關上兵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渡。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乾分兵八百人使王

傅野鳳翔
軍為賊鄉
導以趨長
安
王重榮降
賊
令改歸罪
於携携飲
樂元
令改奉帝
出奔
張直方敗
文武迎巢
巢入長安
館于令改
第
賊請書為
鳳翔留不
從
巢殺唐宗
室在長安
君無道
巢即帝位
改日休降
巢
巢賊約諸
道討賊

師會守禁坑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攻夾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義變服帥餘眾脫走至野狐泉過奉天
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傅野鳳翔軍遠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返凍餒
遂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趨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瑄為東道轉運糧料使瑄稱疾請休官貶賀州
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為鈴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
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
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携而貶之為澈澈為相是夕携斃樂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
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拜
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重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捕時黃巢前鋒將紫存入長安金吾大將
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縵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
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失道聚觀尚讓懸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於
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
皆殺之 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軍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過巨寇且幸與元微兵以圖收
復卿東捍賊鋒西撫諸藩糾合隣道勦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溢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塔水詔牛
勳楊師立陳敬宣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與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唐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
遺類幸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於含元殿畫堂繪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
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
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瑛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益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
軍事費傳古為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瑛弟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爽
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錫山朱温屯東渭橋巢使温誘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
羅元果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果逃奔行在鄭畋還鳳翔召將佐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谷以俟兵
集乃可圖收復畋曰諸君請收賊乎因問絕仆地誓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
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笑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

通鑑紀事本末

集復豆盧 梁復沉子 琮劉都裴 譚趙漢李 薄李湯 齊德公主 死 鄭修義死 張濟說李 張賊穆穆 認諸行在 拜官 王處存不 侯詔命舉 兵入殺王 重集復 使者大破 朱溫黃都 與王處存 結盟 鄭畋田宏 天程宗楚 討巢 上趣駢討 巢終不出 兵 陳景思帥 沙陀諸部

公憐風，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故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投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懸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賊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分財以結其心。軍數大振。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珣沉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鄩太子少師裴諡、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博、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區區。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恭、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濟，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濟避亂商山。上幸元興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驛負糧，根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濟員外教臣。上召濟詣行在，拜兵部郎中。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詔興元衛軍駕，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華都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備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齋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追及上於漢州。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其高駢立功，詔高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自監察至常侍，聽以遷殺。除訖奏聞。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魯宴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翟勠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以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至雁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以攻取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

入援京師 翟慎勳還 代北 陳以瑛奏 遣王延舉 巢 唐江天破 尚讓殺龍 詩識字者 三千餘人 李友金說 王微不從 從巢 諸葛吏自 拓跋思恭 會李孝昌 討賊 天下播鎮 陸兵應改 朱政起兵 誅巢將王 攻 程宗楚屠 弘夫王處 存賊賊入 長安巢師

戎因成鄧州以扼荆襄壬子以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 辛酉以鄭畋為 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 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 多張旗幟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懸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執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 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翟慎勳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西廣悍勇橫植與友金不能 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眾數萬尚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文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騎 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 以五百騎齎詔詣韃靼迎之李克用帥韃靼諸部萬人赴之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 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 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微逼以言微陽誓不從月 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微為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高 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 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 畋徵軍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黃巢 以其將王政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致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 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陘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子黃巢率眾東 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率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爭躍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前 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鄭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帶為號坊市 少年或攜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霜上詢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請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 夫死軍士負重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 成川謂之沔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嚴聞巢棄長安皆帥 眾奔鄧州朱溫斬溥謙嚴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

取東走通 官軍不整 賊引兵還 襲宗楚引 夫賊元巢 復入長安 唐從愈燬 未溫投王 薄喬譙 賊引上巢 尊號 高駘出屯 東唐軍不 討巢 周岩楊復 光謀討巢 秦宗權遣 王淑擊鄧 州溫留不 進復光斬 之併其軍 望成與巢 戰屢敗

節度使 賊眾上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時有雙雄集廣陵府舍 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 空之兆 高駘惡之 乃移檄四方 云將入討黃巢 悉發內兵八萬 舟二千艘 旌旗甲兵甚盛 五月己未 出屯東塘 諸 將數請行期 駘託風濤為阻 或云時日不利 竟不發 黃巢之克長安也 忠武節度使周岩降之 岩嘗夜宴 急召監 軍楊復光左右曰 周公臣賊 將不利於內 待不可往 復光曰 事已至此 義不圖全 即詣之 酒酣發言 及本朝 復光泣 下良久曰 丈夫所感者 恩義耳 公自匹夫為公侯 奈何捨十八葉天子 而臣賊乎 復光亦流涕曰 吾不能獨拒賊 故貌 奉而心圖之 今日召公正為此耳 因漉酒為盟 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 殺賊使者於驛 時秦宗權據蔡州 不從 復 命 復光將忠武兵三千 詣蔡州 說宗權同舉兵 討巢 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 從復光 擊鄧州 溫留不進 復光斬 之 併其軍 分忠武八千人 為八都 遣牙將唐宴弘 晉暉 王建 韓建 張造 李師 秦廣 侯等 八人將之 王建 武陽人 韓建 長社人 宴弘 陳造 師秦 階州人也 復光帥八都 與朱溫戰 敗之 遂克鄧州 遂北至孟橋 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潯 會王重榮攻華州 克之 六月戊戌 以鄭畋為司空 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都統如故 節度使副使朱玫 屯興 平 黃巢將王播 圍興平 攻退屯奉天 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鋌 將萬人 至成將五千人 屯興平 為二寨 與黃 巢戰 屢捷 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 將兵二千人 益之 初 車駕至成都 蜀軍賞錢令三緡 由汝為行 在都指揮 處置使 每四方貢金帛 輒頒賜 從駕諸軍 無虛月 不復及蜀軍 蜀軍頗有怨言 秋七月 丙寅 令汝宴土客都頭 以金 杯行酒 因賜之 諸都頭皆拜受 而西川黃頭軍使郭琪 獨不受 起言曰 諸將月受俸料 豈得有餘 嘗思難殺 豈敢無 厭 願蜀軍與諸軍同宿衛 而賞者懸殊 頗有缺望 恐萬一致變 願軍各減諸將之賜 以均蜀軍 使士客如一 則上下 幸甚 令汝然 然有間曰 汝豈有何功 對曰 琪生長山東 征戍邊鄙 嘗與克項十七戰 契丹十餘戰 金創滿身 又嘗征 吐谷渾 傷脇 腸腸出 線縫復戰 今汝乃自酌酒於別樽 以賜琪 琪知其毒 不得已再拜飲之 歸殺一婢 吮其血 以解毒 吐黑汁數升 遂帥所部 作亂 丁卯 焚掠坊市 令汝奉天子保東城 閉門登樓 命諸將擊之 琪引兵還營 陳敬瑄命都 押牙將金山將兵攻之 琪夜突圍 出奔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 議天下事 待外臣殊疏薄 庚子 左拾遺孟昭 圖上疏 以為治安之代 遐邇猶應同心 多難之時 中外尤當一體 去冬車駕西幸 不告南司 遂使宰相僕射以下 悉 為賊所屠 獨北司平善 況今朝臣至者 皆冒死騎驅 遠奉君親 所宜自茲 同休戚等 伏見前之黃頭軍 作亂 陛下獨 與敬瑄 令汝及諸內臣 閉城登樓 並不召王鐸 以下 及收朝臣入城 翌日 又不對宰相 亦不宣慰朝臣 臣備位諫官

高深敗于李洋

駢深仇周寶

李昌言作亂

曹全政與賊戰死

王鐸發憤請討賊

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况疎兒乎。倘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遠。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收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幕。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廊廷節度使李季昌權復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鄆海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秋八月。高深與黃巢將李詳戰於石橋。深敗。詳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九月。李季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於東渭橋。不利。引去。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視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徵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小州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諾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耶。自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獲雉集之異耳。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眾。又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兵。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天平節度使曹全政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寶為留後。十一月。孟楷朱溫襲鄭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歸本道。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使。使行營招討使。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賜夏州號定難軍。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益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勗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崔道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

王重榮擊
敗朱溫

歸趙觸雲
草表言辭
不遜上命
鄭畋詔切
責之

胡真謝暉
勸溫歸國
遂殺慶實

五十五卷之三十一

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畋為判官直弘文館王搏為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贇為掌書記昌圖從諫之從祖兄弟畋畋之弟搏瓊之曾孫贇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黃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事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致為河南都統三月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賜鄜坊軍號保大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值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執山柵之民繫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臣固非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林之開毀又曰王鐸僭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有刳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軼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議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林開毀龜玉毀積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况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達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八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

降于重榮
詳欲歸溫
巢殺之

張潘以義
責王敬武
出兵討巢

楊復光請
以朝旨諭
鄭從讓召
李克用

克用殺南
山寺僧哭
李克讓而
進
李存真大
敗黃揆屯
困進屯沙
苑
田令孜罷
王鐸兵柄
以悅楊復
光

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盛，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朧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腫奉表詣行在。腫，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賊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忠鄴為華州刺史。以朱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潘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潘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潘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各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願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潘而西。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從讓十一月。克用將沙院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李詳舊將共逐黃恩，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當賊。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於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懼，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鴛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黑衣，故謂之鴛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於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真敗黃揆於沙苑。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克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院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相庸兼催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擣軍為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陀，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萬眾屯於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

通鑑卷之六十一

令致以建
議幸蜀為
己功今宰
相潘鎮請
加賞
克用僭新
賊數萬
克用每夜
令薛志勤
康君立潛
入長安燔
積聚斬虜
克用等一
日三捷遂
入康師東
遁去
巢多遺珍
寶以食官
軍乃得脫
詔斬崔瑛
秦宗權降
巢
趙燾生擒
孟楷斬之
固守陳州

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搃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將兵逆戰於雲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遠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眾。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高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遠。同平章事。并陝州為節度使。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瑛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二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秦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使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子楚林分將之。孟楷既下秦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之。殺犖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激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碎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鄆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存饑。公私窮竭。內則騎軍難制。外則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眾心危懼。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省東北面都招討使。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謹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雁門省其父。司徒門中侍郎。同平章事。鄭畋罷為太子太保。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激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克用解陳州之圍

克用與田

從其大破

巢高讓帥

衆降

時溥李諱

霍存數萬

從周張歸

霸歸厚帥

衆降巢

克用大捷

巢奔兗州

林言斬巢

沙沱博野

軍并斬言

以獻時溥

關東藩鎮

表請車駕

還京師

秦宗權陳

彥恭曹泰

詰孫儒張

詰孫儒張

詰孫儒張

十二月趙犖遣人求救於鄴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三月朱全忠擊黃

巢九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宥楚仁王虔裕降於全忠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犖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

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

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

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臺宣武將

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

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諱曲周霍存甄城葛從

周冤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丙午夜復大雨賊驚

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

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裏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庚辰時

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

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

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

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

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

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

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號張旺陷汝鄭盧塘攻汴宋所至屠剪焚蕩殆

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膏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

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光啟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已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悽然不樂。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張溥曰。宋祁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王仙芝起長垣。最強暴。裴渥許為秦官。即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耽耽。惟節度使度彼大。欲無踰龐勛。志望不得。長驅入關。五轆蒙塵。遂職寶命。連威奔虎狼谷。計無所之。始語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誤矣。生無項羽。獨霸之略。死為曹操。欺人之語。往蒲賤人。寧足圖大。究令四海分崩。天祿永絕。其誰之過。賊田令孜。以果食游戲。厚結僖宗。專政放恣。濁亂天下。當時南衙北司。互為唇齒。九流三事。不別貴賤。耆老侮於朝堂。盜賊競於草莽。巢等馳檄中原。章奏論列。咸得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處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盧攜始任宋威。繼任高駢。其策俱失。及駢受巢餌。張璠戰死。益無闔心。逍遙河上。初止畏寇。而後漸不臣。忿生於怯。叛成於慙。不能讎賊。而反讎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俘斬賊眾。將盡。欲留為富貴。資竟不窮。追曹全。最渡江。逐北。詔段彥謨代之。乃止。賊勢復振。惟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滔滔六合。無一舉義。如顏果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關既破。車駕出走。世咸咎帝不鑒覆轍。輕棄宗廟。然時非天寶。主異玄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安祿山。時窮地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得為楊國忠之揭首馬。崑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也。長安民苦巢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乘銳破賊。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陀入討。亂且禁絲。亦曷定乎。鄭畋以忠唱四方。李克用以勇靖京邑。遂使亡者復存。死者復生。而令孜在側。顛隕又見。一小人為禍。英雄不能為力。甲兵不能為強。惜哉。義師大舉。不先誅令孜。而後討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二

藩鎮之亂

唐僖宗光啟元年。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十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

田令孜自
兼兩池權
監鐵使

田匡祐勸
田令孜圖

重榮

王重榮數

田令孜十

罪令孜結

朱玫李昌

符以抗之

克用與重

榮表請誅

令孜反政

昌符

亂兵焚掠

京師

令孜劫上

幸寶雞

幸寶雞

能瞻嘗登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河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收其利以贖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與重榮不睦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奉寧節度使以奉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擢不肯之克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肉而還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見諸鎮相攻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政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明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論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政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郎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政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政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政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猶自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來之獨追及上於寶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緝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緝效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艱過盜皆失之朝士追

朱致李昌符恥為令

用重榮合

蕭道裴激以令放在上側不肯

政攻散關不克與嗣襄王盟俱

重榮致昌符表請誅令殺

蕭道裴狀誅令殺及重昭度

乘輿者。至蓋屋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致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疆。更與之合。蕭道因鄭宣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召朱致。亟迎車駕。癸巳。致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道裴激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舊。猶當赴之。豈有大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解。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宣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軍守石鼻。為後拒。置感化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纒入散關。朱致已圍寶雞。石鼻軍潰。致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煚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蓬塗驛。為致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朱致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朱致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谷崎嶇。亦單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毒鎖逃歸。朱致癸未。鳳翔百官蕭道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章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激結宦官。得為相。激師知玄鄙激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激。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慶都將李鈇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朱致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道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九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勸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墜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致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代孫尚多相公益改圖。以利社稷。子。違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

攻奉襄王
燭權監軍
國事蕭選
不肯為冊
文

李昌符怒
朱政專權

更通表與
元

杜讓能請
論王重榮
討朱政

蓋寓說克
用討朱政
與襄王燭

楊守亮與
重榮克用
共討朱政

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初無行意令攷陳兵帳前迫脇以行不容俟且罪皆在令攷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邁不敢聞命攷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攷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燭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攷使蕭選為冊文遣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為之乙卯燭受冊攷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燭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為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奉斥令攷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晉暉為集州刺史張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五月朱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選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政同謀立襄王既而政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真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政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卻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之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於河中齎詔於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政以自贖戊戌襄王燭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政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攷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鑿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攷黜李燭無以自滿洗克用從之燭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攷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政守亮本姓嘗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卓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政合人情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

自益，八百八十六，卷三十三

十一

裴瑒等勸
溫即帝位

王行瑜謀
斬朱玫王

殷盈孫謀
殺之

殷盈孫謀
溫誅不當

流令孜子
瑞州竟不

新蕭道邨
昌圖裴澈

李昌符與
楊守立相

歐直攻大
安門杜讓

能韋昭度
諭軍士力

戰皆勝
李茂貞奉

族誅李昌
符

保鑾都將李鋌、扈蹕都格、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九月，朱玫將張在實攻大唐峰，李鋌等擊卻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郿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瑒等勸進於襄王煚。冬十月，煚即皇帝位，改元建真，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十一月，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禦使。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郿寧節鉞乎？」眾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森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煚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王重榮函襄王煚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煚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煚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隋之孫也。三年春正月，以郿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中為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二月戊子，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三月癸未，詔偽宰相蕭道邨、昌圖、裴澈於所在集眾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煚官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驛府舍從之。夏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上，章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秋八月，壬寅朔，李茂貞為隴州刺史。薛知壽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保，是日下詔立保為皇太弟，監

侍守大漸
君臣屬望
吉王保楊
復恭請立
壽王傑
官官始服
劍佩侍祠
孔緯張濬
勸上抑官
者權
緝正青楊
復恭

縉不許李
順節班見
百僚

楊復恭惡
王瓌令楊
守亮溺之
于江
李順節告
復恭陰事
復恭致仕
怨望遠張

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發外。上崩於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於靖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袷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欄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己酉。祀圓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大極殿。它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瞿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瓌怒。詔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己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心腹張縮刺殺之。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縮帥家眾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

縮殺上使 考 李順節李 守節討復 恭不克賴 劉崇望立 論禁軍復 恭守信法 走權安進 斬張館 復恭與楊 守亮守忠 同舉兵拒 朝廷 劉景宣西 門君遂似 尤和親李 順節 馮行實大 破楊守亮 李茂貞王 行瑜羅建 王行約李 茂莊請許 守亮復恭 茂貞道杜 讓能西門 君遂書後 茂朝廷

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立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進之擒張館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隰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嘗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自上恐其作亂。戍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伏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安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茂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君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秋七月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忠滿存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遣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戰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疆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威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緇。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來臣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自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勿眩厥疾。弗朕不能甘心為虜。情之主。惜惜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

所殺麾下
舍茂貞
茂貞收拔
興元楊復
恭守亮守
信守貞守
忠滿存奔
閬州
上怒茂貞
不避決計
討之杜讓
能泣諫不
從
崔昭緯陰
結郾岐為
之耳目
茂貞遣通
京師崔昭
緯心書讓
能遺書奏
誅之上為
殺西門君
遂李周潼
段詡賊讓
能
崔昭與昭
緯深相結
賜杜讓能
宏舉自盡
南北司依

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青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願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堯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郾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此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西京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於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於藍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士于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滑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賊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職。謀構藩垣之深。譽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於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於崖州。段詡於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李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緇郎者。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黨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郾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鋌王超者。為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鋌超。二八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為御史大夫。郾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

附二鎮崔
 銜王起專
 權
 王行瑜求
 尚書令韋
 昭度密奏
 不可
 上相李路
 崔昭緯使
 劉崇魯
 麻憫哭給
 上表醜詆
 詔停崇魯
 兄任
 韋建復
 恭獻閣下
 斬之
 行瑜茂貞
 表罷李路
 韋昭度
 李克用表
 請賜王珂
 節鉞王珙
 厚結王行
 瑜李茂貞
 韓建上表
 爭之
 行瑜茂貞
 運將兵入
 朝殺韋昭

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路同平章事方
 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路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
 相業恐危社稷路竟罷為太子少傅路廊之孫也上師路為文崔昭緯恐路為相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路十表自
 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與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
 臣何異抱賊唱賊且故事絕巾終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為國不祥無人臣禮
 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路猶上表不已乞行誅寬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
 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
 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
 荆榛中立壽王纒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鋌昭緯之族也李路再
 入相昭緯使鋌告行瑜曰昂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路為同列相與榮惑聖聽恐復有杜
 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路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
 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路復罷為太子少師王重榮少子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
 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月上諭以先已允
 克用表奏不許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邠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
 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
 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
 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
 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
 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相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隨奉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
 李路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路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

度李給康
尚綱等謀
廢立閻李
克用起兵
乃還鎮

克用討行
瑜茂貞建

車駕不肯
幸鳳翔李
繼鵬駱全
瑾等剽之
出走

克用攻華
州建登
城求免

珂王珙嫡庶之分。請除王珙河中。從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閻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三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門。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都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為太子賓客。士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為兵部尚書。諸道相屬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相攻。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遺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帥眾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瑾。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俱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瑾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閻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者於樓榭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啟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渴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頭使。士成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從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官禁內。宦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瓊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郝廷昱齋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鐸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郝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盤屋。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同平章

元福等
罕之擊走
鳳翔兵

克用遣李
繁吉密請
來勝討茂
貞詔不可
乃止

蓋遇請克
用從詔不
入朝乃引
兵東歸

誅崔昭緯
克用既去
茂貞建復
驕便

茂貞近逼
京師延王
戒丕請上
幸太原就
克用為輔
建所邀乃
駐華州

茂貞入長
安

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於雲陽。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李克用遣掌書記李龜吉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通關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曷者王行瑜輩縱兵任性。致鑿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快。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章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已。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寬。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貞引兵逼京畿。單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貞近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自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練。屬十三年矣。西拒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邳。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為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肆燒燬。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賞也。故出之。丙午。以翰林學士承

克用料韓建無用

朱朴無他長驟為宰相

韓建出府

鎮河南府

密求朱全

忠上表建

懼復暴召

為相

崔廣誣貶

陸辰

建惡諸王

典兵使張

行思等告

變勳歸十

六宅

建請罷殿

後四軍

建誣殺李

筠

建請召還

四方諸王

旨尚書左丞陸辰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辰陝人也。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廢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隣道發兵入援。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九月，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嶼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辰為峽州刺史。崔胤恨辰代己，誣辰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以委之。以孫誼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靖難節度使，兼副都統。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使，仍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名，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非無偏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通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啟中朱致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仍改名裕。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二月乙亥，門

建殺馬道 嚴許巖士 罷陳休朱 朴 茂貞奉 上欲親討 茂貞宰相 切諫乃止 建與劉季 述璠制發 兵殺十一 王 張道古疏 言五危二 亂被貶

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僦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秘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僦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秋七月，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延王戒丕還自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變與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此？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殿，詔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賊禮部尚書孫僦為南州司馬，秘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九月，以彭義節度使張璠為鳳翔西

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十二月，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

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思敬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秋八月，庚戌，改華州為興德府。己未，車駕發華州，士戍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張溥曰：田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王重榮也。自謂內挾天子，外援強藩，河中雖有功，可以力屈，不意李克用助之也。晉陽師出，令孜勢危，不意玫昌符復背之，而與兩鎮合也。玫昌符交關中人，後為亂賊，仁義節制，彼則何知，特以令孜窮光，天下憤疾，恥為之用，合而聲討，乃信君側奸回，非獨英雄痛心，乎號必誅，即亂臣飛揚，蓋

與同列也。僖宗當黃巢入寇，為令孜所劫。倉皇失國，賴克用戡難，反旆長安。今克用等罪狀令孜，志清宮禁，實有心。心執罪人，歸之宗，不驚。鯁鮑克殄四海，望治此其一時。乃來與見，魯遽幸寶雞。僖宗一身，終令孜而再遷京師。無主，朱玫懷貳，竟奉襄王煚以拒朝廷。棄共主於草莽，號支子為新君。昌符內構，讓能進策。克用移檄，湔洗重榮，討賊自贖。二叛立翦，車駕復還。然使僖宗不奔，四鎮效順，誅止一豎，天下已安。何至朱玫萌推戴之私，襄王徼非望之福，同枝血刃。三輔流離，是以興元之難論者，罪不首攻而首令孜也。昭宗嗣立，權歸楊復恭。縱恣放肆，多樹養子，謀作不軌。闕下橫兵，儼為戎首。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上表請討，稱名最正。孰知豺狼成性，無異復恭。憤形書表，變起都亭。杜讓能之貶死，冤於晁錯。李谿、韋昭度等之賊殺，酷於武元衡。廢立將成，神器不保。克用更奮義師，行瑜投首，乘勢疾舉。鳳翔可平，忽詔息兵。茂貞、建又驕，不可馴。嗚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德宗，則逆而叛上。李克用定三鎮之亂，不得見昭宗，則順而歸國。二臣均功高，行事何不侔也。然懷光犯闕，身禍旋殞。克用東歸，國難未已。宋儒又恨其徒執硜硜小信，不蕩清岐華。入輔朝政，要當諸鎮無君之日。晉陽獨恪恭奉命，彼所持未始非純臣之義。惜昭宗自為者愚也。令孜專橫，昭宗為壽王時，受其鞭挞，及即位，反曲赦之。王建先誅，以聞表，謂當路斬蛇，事非利己。將相在閫外，有不得已而專之。若此者，亦權而合經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三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都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繼陳琪、馮綽、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縉兵，族琪家。綽、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糜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搗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

呂用之惑
高駢以計
去梁繼陳
琪馮綽董
瑾俞公楚
姚歸禮
用之引張
守一諸葛
殷共惑駢

用之薦蕭
勝為監談
監

用之說駢
置察于百
人

駢以守一
用之為莫
邪軍使

楊行慈殺
都將即幼
復不能制

來道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政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將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宅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虎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實有蕭勝者，賂用之。求監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嘗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萬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塔也。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誦限亦滿，必得陪帷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祀，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當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悟。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嗚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隘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慈為廬州刺史。行慈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即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慈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慈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

薦於駢以
自代

用之以計
使行懲殺
公楚歸禮

高渡疏用
之罪狀後
出知舒州
用駢以兵
就殺之

朱致奉襄
王煊監國
以用之為
嶺南東道
節度使
鄭杞董瑾
淮密策於
用之
駢命行懲
更名行密

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懲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面數其罪。嘗欲手刃之。於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焚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軍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獲幾駢死。二將將驍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懲。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懲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懲。

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渡。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盡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渡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渡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怒。遂禁渡出入。後月餘。以渡知舒州事。羣賊陳儒攻舒州。渡求救於廬州楊行懲。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洺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渡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懲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懲遣其將合肥田顯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士子朱致奉襄王煊。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為。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為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翔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懲遣其將田顯。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於褚城。滁州刺史許勅襲舒州。刺史陶雅。壽州高駢命行懲更名行密。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怒。出其妾。由是

師鐸與神
漢章張神
劍誅誅用
之

師鐸之兵
秦考

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在高郵鎮過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藉藉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幼齒於用之間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以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善遽命取酒割臂血漉酒共飲之乙已眾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劍為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于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廣成調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噪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眾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妾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據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眾心離散用之憂寤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奸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贊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之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於寢室

師鐸之兵 秦考

卷之三十三

一

駢收師鐸 母妻子置 使院 秦彥遣秦 稠助師鐸 高傑出兵 助師鐸用 之乃北走 申及說駢 取師鐸不 聽 駢牒請解 任以師鐸 兼判府事 或說師鐸 上秦彥勿 過江

師鐸遂駢 於東第

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于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宰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鐸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遂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士成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內其眾用之帥其眾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師鐸乘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縉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撤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千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十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順眾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己巳師鐸於府聽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為鹽鐵使積年不貢奉

杖殺諸葛

高霸殺鄭

杞

師鐸迎駢

入道院幽

其弟子甥

用之詐為

駢牒召行

宏入援袁

襲勸行密

赴之

用之引兵

歸行密

張行密以

衆歸行密

題暉邀擊

之

秦彥遣師

鐸秦桐擊

行密相敗

死

彥聽王奉

仙言盡殺

駢

駢

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橋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鳳
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於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以瓦
石投之須臾成家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
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列日截舌然後斬之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
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
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卿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
橫高令公坐自墜誓不能區理故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
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十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眾攻之旬日不克漢
章引兵救之用之間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眾
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過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曹令威悉以其眾屬馬行密眾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
以給之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
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錕為宣歙觀察使成成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
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桐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
中之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秋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
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留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
肯復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十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
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眾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大軍
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粳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
於其旁自將十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粳米伏兵四起廣陵眾亂行
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澗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九月高駢在道院秦
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言木像者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
為所矣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

齊遺漢章 擊張神劍 高霸寨 張審威啟 關納行密 彦師鐸出 奔 秦宗權遣 其弟宗衡 及孫儒等 與行密事 揚州彦師 鐸引兵與 之合 孫儒殺宗 衡傳首於 全忠遂分 兵掠隣州 安仁義降 於行密 孫儒屠高 郵行密殺 張神劍 行密與高 霸高暉約 為兄 袁襲勳行 密殺高霸

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編素向城大哭三日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舉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絡草根木實皆盡以葦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頻感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已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眾守者皆不鬪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縉不盡節於高氏為秦舉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肇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秦彥舉帥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頭之上儒分兵掠鄰州未幾眾至數萬以城下之食與彥師鐸襲高郵辛巳高郵鎮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為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士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氏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暉部將余統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暉約為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勳曰霸高氏舊將營後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已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統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雲寺死者數十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暉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存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鎰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廟用之曰僕射計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頌鞠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高駢至其第建黃錄齊乘其入靜編殺之聲言上升因令其那都

及下從實
余統山并
高雖
行密所用
之

孫儒克楊
州行密出
走袁襲勤
歸廬州再
圖進取
襲說行密
擊趙鏗取
宣州

趙鏗為周
進思所逐
田頌追擒
之城執
進思以降
行密
葉請斬鏗
首以遺朱
全忠
行密哭襲

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剝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胃，枯槁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眾二十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十人，輜重數千兩，歸於廬州。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為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十人送之。

又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舉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眾猶二十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將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

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鏗新得宣州，估亂殘暴，眾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鏗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柰潭。孫端張雄為趙鏗所敗，鏗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弔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弔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急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鏗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於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淮為池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鏗，鏗將將廣陵田頌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困為粥，以食餓者。溫胸山人也。鏗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鏗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成從鏗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鏗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之，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孺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榮為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頌等攻常州。十一月，田頌攻

宣州

宣州

田頌虜杜陵攻常州為孫儒所逐

錢鏐使沈祭宮杜儒休

李神福擊破孫儒軍

行密為儒所圍李簡救出鏐以兵食助以密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三

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頌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眾號十萬度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頌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顧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三月賜宣歙軍號

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為仇敵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蘇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錢鏐使沈祭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祭葬孫儒九月楊

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冬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祭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眾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頌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眾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濠將五百人屯溪西濠使士卒傳呼往返數

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率精兵襲之俘斬千人夏四月楊行密遣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於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

孫儒軍於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晔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州康晔降安景思走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檄藩鎮

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侯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十數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

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八月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

旗輜重二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禱也戴

劉友規
陳取孫儒
之策

安仁義破
孫儒於
儒斬之

行密選勇
健五十人
為黑雲都
行密欲以
茶鹽易民
布帛高品
止之

行密新傳
不發其父
母塚
陶雅寬厚
得氏

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志眾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應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頔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密帥眾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頔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頔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為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十人，厚其廩賜，以早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勛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頔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米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傳發揚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傳。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頔自宣州引兵會之。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傳。左右請發傳父母冢，行密曰：傳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頔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冬十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計舉州降楊行密。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

洪再周說
降費公錄
馮敬章

今忠大舉
擊行密

行密未瑛
朱瑄未瑛
師未瑛
從周全忠
奔達

延壽等救之。冬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於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充鄆河東兵討之。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台濛盛飾供

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卧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志本濛甚慙行密攻濛州拔之執刺史

張璠。丁亥行密圍壽州。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

從勛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

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眾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為之請

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眾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曹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

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

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

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為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都押牙公鐸為右監

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為江南都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夏四月杜洪為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

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

擁眾南保武昌寨。五月辛巳朱友恭為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

以充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

張訓自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為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汴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眾輕敵居常乘暮

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眾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璠將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

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倉黃拒戰淮水大至汴州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

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眾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

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淝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過後都指揮使牛存節乘馬步

李承嗣史
保為行密
盡力

詔行密討
全忠

馮宏鐸先
擊田頌而
敗

宏鐸將人
海行密邀
留之

行密軍事
李儼

關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汗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再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為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嘗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於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持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頌欲圖之。募弘鐸工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頌曰：『第為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頌。弘鐸從之。帥眾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頌帥舟師逆擊於葛山。大破之。馮弘鐸收餘眾沿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搗軍。且說之曰：『公徒眾猶盛。胡為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眾。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願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運糧不繼引還。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李神福以
計使杜洪
焚殺

成汭不聽
李璵言為
神福所敗
赴水死

田頌族康
儒與安仁
義舉兵

徐溫擊破
仁義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成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糗謂監車尹建峰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峰未之信時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乘輕舟至瀉口舉火炬于樹杪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夏四月杜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瀉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眾掌書記李璵誅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仇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若不遣驍騎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璵怪之五世孫也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于荆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午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成將眾數十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聞之亦引兵去初寧國節度使田頌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歛為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頌頌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反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頌兵彊財富好攻取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頌不從反解釋錢鏐頌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頌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頌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頌有良將曰康儒與頌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權儒為廬州刺史頌以為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頌遂與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頌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頌己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陰與田頌通謀頌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

行密詐為
日疾召朱
延壽殺之

延壽妻王
氏死不受
辱

神福以美
責顯

神福大敗
王壇汪建
獲徐館

顯自將水
軍逆戰神
福請發步
兵斷其歸
路行密使
臺濠慮之

臺濠破顯
郭行悖等
皆降
臺濠斬顯
行密厚待

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九月，朱延壽謀顯池。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付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燄，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眾，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田頌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顯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顯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眾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眾。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館。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涓。顯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連水制置使臺濠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濠擊顯。田頌聞臺濠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悖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濠營寨編小，纜容二十人，顯易之，不召外兵。濠入顯境，番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濠曰：「顯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顯遇於廣德。濠先以楊行密書，賜顯將，皆下馬拜受。濠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顯兵遂敗。又戰於黃池，兵交濠偽走，顯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濠引兵圍之，顯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悖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眾降。行密以臺濠已破，田頌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十一月乙亥，田頌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濠陽退以示弱，顯兵踰濠而鬪，濠急擊之，顯不勝，還走。城橋陷，馬墜斬之。其眾猶戰，以顯首示之，乃潰。濠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顯同閭里，少相善，約為兄弟。及顯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顯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文昌為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顯每戰不勝，嘗欲殺錢傳

卷一百一十一
二

顯母 行密用駱 知祥沈文 昌 全忠請修 舊好行密 不許

王茂章克 潤州安仁 義被殺 劉存政拔 郭岳殺杜 洪曹廷作

璠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顯之婦弟也顯敗傳璠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脩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脩好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政為招討使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濠卒楊行密以其子渥為宣州觀察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眾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政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為鄂岳觀察使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張溥曰神仙之不可信也秦漢之雄主惑之猶有失况高駢乎駢家世禁衛名起洛陽討兗項定南詔鑿數有功獨縱黃巢北渡反上書詬朝廷請車駕幸江淮及聞賊平鬱鬱無聊乃篤志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逆節之臣病必狂易失心竊冥求福其猶狐祥叢祠之見哉用之鄙陽亡命役鬼賣藥諸葛殷張守一又以長年方進即彼所稱智不出爐鼎技不外薰濯而妄議府政總置官屬愚且詩抑何甚也畢師鐸憤用之侵陵連鄭漢章張神劍起兵不因眾怒一鼓入城猶乞師秦彥受制他人誠出下策卒之高氏坎瘞秦畢同凶但見其害孰見其利楊行密少為羣盜後據廬州師鐸之亂用之偽為駢驛召援袁襲勸其乘時速赴兵次天長用之神劍成來歸命多助之順始事以觀師鐸殺駢適資以名編素舉哀其師壯直秦畢出奔行密安坐廣陵淮南四境皆為楊氏掌中雖孫儒勁賊襲破揚州奔竄瀕危濟江再舉幾失而終得者孫安仁義田頤力戰之功亦足明彼寬仁得士足有一方不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縱業入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盡駢害民罪當死畢師鐸秦彥擅殺主將罪當死然駢不死於國法而死於秦畢用之守一不死于秦畢而死于行密畢師鐸秦彥不

死于行密而死于孫儒殺之不必其罪刑之不必其讐要之凶德參會理無不亡藉勢驅除眾往則克語云盜亦有道信哉田頤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兵積戰功最高江淮兩寇獨三人猛悍難制行密皆伺其讐剪

鋤之楚滅而韓彭誅蜀亡而鍾鄧死上方行景風之賞下已懷雲夢之懼功成以後禍每不免抑人心之悲望難齊得國者以忍止亂大為漢祖小為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王建據蜀

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崔安潛不許敬瑄以擊

楊復光卒八都將散去田令孜誘王建韓建為假子楊復恭出王建為利州刺史周庠說王建逐楊茂實取閬州張虔裕說建奉表天子使我行師願房朗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勛羅元果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

善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造皆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再行在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山川及峽內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蕃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畧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卒有衆八十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幾不濟矣部將慕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饋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冬閏十一月陳敬瑄急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已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為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令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

以單食饋
史敬瑄謀
於令收遣
書召建是
與諸子引
兵俱西幸
又說敬瑄
止之建破
關而進
顧秀明發
兵助建攻
成都
建大掠西
川

建未討敬
瑄
昭宗從信
宗幸蜀時
令收散秩
王使前

建遣王宗
瑤說降何
義陽魯思
怒等
王建大破
山行章

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住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鑑。假子宗瑤。宗弼。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綠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葭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夏五月。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強。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基母諫以為不可。庠曰。邛州城壘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之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礮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蕃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思。勳等。所在擁兵自保。眾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率眾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冬十月。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割攻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軍諸營都指揮使。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濠陽。與建相持。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遂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

楊儒降建

建事昭度
甚謹
任從海故
降建敬瑄
殺之

昭度討敬

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相守之。相出戰屢敗。楊儒在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眾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傑。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幸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遠執刺史員虔，高降於建。建以有遠知州事。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鉢代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寶舉州降於建。丙子，雙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於建。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遍以桎梏桂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咸不聊生。九月，邛州刺史毛相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殺兵不至。壬戌，相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及可知斬相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俗，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鉢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章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眾歸鎮。夏四月，成都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章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飢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目耳既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德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遠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心腹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

建三年不
克朝談息
兵
周岸勳建
請章公道
朝獨取成
都
建令唐友
通等擒貼
保昭度大
權東運
王鶴獻詐
降八城之
計
敬瑄開城
迎建
建表敬瑄
子陶為推
州刺史使
隨陶之官
頗亦明亮
其弟彥暉
知留後
楊守厚攻
梓州建遣
將往救敬
乘彥暉執
師執之王
宗弼以謀
皆彥暉乃

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史駱保於行府門齋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遠稱疾以印節授建謀建知
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
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壘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鷄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
鷄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幣茶於市陰為吏民構建英武軍勢強盛由是敬瑄等懈於
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
實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秋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
攻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羸於
公甚厚何見因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僕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
自攜西川印節請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為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
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
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已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為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
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吏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
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冬十月癸未以永
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
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十二月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
使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
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搗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若守厚走歸蘇州彥
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歲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
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辛丑王建遣族子壽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
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
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

不出
楊晟與楊
守亮等約
攻建
楊子實子
遂子到降
實行首與
守厚為內
應事泄被
斬守厚逃
去建建吉
謀襲破之

王先成條
列招安七
事說王宗
侃奉建悉
行之

道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部指揮使楊子實子遠子到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士平帥其眾二萬降於王建。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實行實成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劍閣。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未。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十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鈔。斬獲三十餘人。降萬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偽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氏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遂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蕩蕩而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破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新土填壕為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糧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寄歸者。重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使掠前

建寧華洪
擊破楊守

建寧陳敦
瑄田令改

王茂權斬
楊晟
安師建不
肯從王是
乃被殺
楊守厚死
常再榮降
建

日為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滬
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滬麻當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勝帖至威
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統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當之民見村落無抄
暴之患稍稍解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
守忠滿存奔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不延陵鄭頊使於朱全
忠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已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
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

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斬
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閩外先機恐失於穀中涓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於女牆丙子西
川兵登城楊晟猶帥眾力戰乃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為將帥建泣謝曰師建誓與
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

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秋七月蘇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軍於蘇州 冬十一月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

拔利州執刺史李繼勳斬之 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遂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
建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與兵討之戊子華洪大

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為子戊戌通
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二十降於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 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於王建 夏五月丙戌上遣中
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沂江路地盡取濱江州縣

王建摩與許存皆降王建建忘存欲殺之高燭諫止

王宗阮斬馬敬儒峽路始通

周德權王建道人論降彦暉勢益孤侯紹王仁威李繼溥皆降建顧彦暉與其飯子瑤皆自殺建入梓州王宗濬請分送合瀘渝昌五州

武泰節度使王建摩棄黔中收餘眾保豐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內以其將趙武為黔州留後存為萬州刺史趙武數攻豐都王建摩不能守與存皆降於王建建忘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宗本茂貞之假子也 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於西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

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顏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濬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賊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宣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於張杞若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千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

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唱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壬子知

遂州侯紹帥眾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眾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 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於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濬為東川留後 十二月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濬為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濬為留後 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濬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又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送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鎮建表言之 冬十月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濬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濬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寅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十四 二十八

別為一鎮
王宗侃等
討平杜從
法

建使唐道
殺王宗
濬

建道業壯
隋好子
忠

建道王宗
祐會鳳翔
兵逆車駕
遇汴兵不
得進而還

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濬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閏六月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
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秋八月
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

寨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兵眾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備死於此
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鏃不出王建自執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屯馬盤寨

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濬帥眾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濬入
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

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濬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濬有勇畧得眾心王建忌之建作府
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為宗濬姓名應之王宗信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濬至成都詰責之宗

濬曰三蜀畧平大王聽護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溢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
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九月戊申武定節度

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冬十月王建拔攻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攻秦隴來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脩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

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
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數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

間遂及茲數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時朱全忠劫建以邛州刺史王宗佑為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
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王建賦歛重人莫敢言

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歛稍損
昭宣帝天祐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表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使武

馮涓獻頌
諫賦欲精
稿

建誠稱帝
馮涓不從

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守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
罹朱全忠。截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勤。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
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忘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
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夾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
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信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
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
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
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為逆王。

張溥曰。王建一屠販劇賊。隸楊復光為都頭。復光死。田令孜誘養之。僖宗走興元時。建仗長劍負王璽從行。嘗
塗驛棧道。焚斷。控馬冒煙焰中出。過宿坂下。天子枕其膝而寢。其流離奉君。義於楚涓人之背靈王也。今牧蜀
人陳氏子。錄小馬坊使。進中尉。佞濁亂天下。劫主再遷。神人怨毒。既流儋州。猶依兄陳敬瑄。不肯行。昭宗新立。
亦不聞明詔其罪。僭示四方。國命幾搖。戎首通死。匹夫有憤。義不共存。建固田氏養子。未必憂社稷之辱。明討
賊之義。獨其決機擇利。亦知倚天子為勢重。誅亂臣為有名。破關進兵。拜表鞠旅。彼偏霸一方者。每以桓文自
處。智勇亦類近之。盜賊屠僧。烏能識其意哉。韋昭度受命出討。三年無功。建來罷兵制書。脅而去之。駱保朝系
印節夕授。遂專制圖蜀。全有其地。蓋事未成。則借名於朝廷。將成則擅功為己有。國之大臣。不執兵柄。蜀之版
圖。不登天府。先有所藉。後無所分。然後名實並收。世真能較也。令夜窟穴西川。惟恃敬瑄。拒命來奔。即盜其軍
政。竊國之智。施之竊兄。適行其孰及成都危急。登城請命。猶望以十軍阿父之恩。寬其辜戮。建陽許諾。竟取而
代。遷於雅州。二賊並誅。有韓建擒楊復恭之功。無郗政殺杜讓能之罪。是可謂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彥暉
雄視梓州。楊晟楊守厚。跳梁彭縣。李繼密橫據漢中。其抗衡不下者。皆蜀之梗。建既誅令。敬瑄次第畢克。蓋
罪人斯得。則國靈斯依。大勢在我。則羣方來屬。亦事之必然也。

諸鎮相攻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月以忠武大將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遂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宗權為蔡州刺史先是秋九月周岌逐節度使薛能中和元年秋九月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人入關討黃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璠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忠武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度使高潯引兵還潯潯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井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修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九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温為同華節度使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眾嬰城固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以朱温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事魏曆克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勛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餘眾歸諸葛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涉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潭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已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以王鎔為成德留後三月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九月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鄰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

薛能牙將 秦宗權逐 蔡州刺史 據其城 支詳遣時 溥陳璠討 黃巢溥自 知留後謀 殺支詳 楊復光奏 以秦宗權 防禦使成 麟殺高潯 據潞州孟 方立殺之 朱温來降 王景崇薨 軍中立其 子鎔 韓簡為部 下所殺行 達為魏博 留後

李克用每歲出兵爭
李克用未
救未全忠
館上原驛
全忠與楊
度洪夜發
兵攻之賴
薛志勤郭
景銖等救
免史敬思
運戰死陳
漢恩等皆
為汴人所
殺
全忠謀射
死度洪
克用欲攻
全忠妻劉
氏請斬之
朝廷
全忠為宗
權所攻求
救于朱瑄
瑄使瑄救
之全忠與
瑄約為兄
弟
克用八表

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又遣李克修擊之。克修克用弟也。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
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周及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強。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
夏五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上源驛。全忠城館於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曲禮貌甚恭。克
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憲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
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思敬等十餘人格關。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
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人。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雷。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
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雷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思敬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絕城得出。監軍陳景
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
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
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之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
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
知。朝廷自遣使將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
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邀信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為養子。名曰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
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
陽。夏六月。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眾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
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秋七月。朱
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於潞水。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雁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
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勝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
兵潰。今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讐。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
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
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妒功嫉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

請討全忠

樂從劉程

王鐸朝廷

不能詰

秦宗權稱

帝詔時溥

討之

李育舉主

結約攻王

處存克用

救之合戰

大勝可舉

自焚死

常潘請振

典刑以威

四方乃賜

死

趙孽德未

全忠之援

與之結昏

朱瑾逐齊

克讓自稱

留後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十五

三十一

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論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克修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植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彥植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毫朱全忠敗之於焦夷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靈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悉李克用之疆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急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眾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秦宗權陷東都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乙巳石補闕常潘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潘萬州司戶尋賜死秦宗權攻麟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其弱刺史趙孽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孽為蔡州節度使孽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九月李克脩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冬十月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十二月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留後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宗權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為秦靈節度使

秦宗權患
方攻全忠

全忠大破
秦賢

全忠求救
於朱瑄朱
瑄四鎮兵
大破宗權

全忠欲兼

兗鄆免
恩攻殺瑄
瑄僅以身
免

全忠擒斬
朱瑄弟罕
朱瑄以計
破梁軍

敬翔助全
忠所不及

全忠與時
薄構怨

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全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夏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晁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眾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蔡將盧瑋屯於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晁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晁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弟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自是稍衰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攻之無名乃誣宣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請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九月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橋斬之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為刺史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所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將玄暉召珍以唐賓代總其眾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已咨之己亥秦宗權陷鄭州朝廷以淮南久亂閏十一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官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

自宣武... 卷之三十一

三五

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

南東道留後趙德諱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毫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蔡亥以全忠為蔡州四面

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二月魏博節度使樂彥榘驕奉不法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

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藉藉不安從訓

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榘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鏑於路牙兵益疑彥榘懼請避位居龍

興寺為僧眾推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珩不出戰眾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

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眾保內黃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都銀萬兩請羅

於魏牙兵既逐彥榘殺都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為盟相

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查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罕之屢求殺

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

李太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嗚人為糧至是悉其眾

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

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三月朱全忠裹糧於

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

分兵救樂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護其將周儒等十人李克用以其

將康君立為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全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

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為質夏四月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

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

還全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全

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使無乏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順事克用身遺澤州專以冠鈔

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

魏人逐樂彥榘殺趙文珩推羅宏信知留後樂從訓求救於全忠

李罕之徵求無厭張全義攻之敗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克用遣將助罕之攻河陽全義求救於朱全忠

河東軍敗全義盡心附之全忠

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使無乏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順事克用身遺澤州專以冠鈔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

羅宏信擊斬從訓虜
斬請修好於全忠
趙德諱來
全忠既得
破宗權
朱珍大破
時溥
申叢執宗
權降于全
忠
郭璠殺申
叢送宗權
于全忠
秦宗權伏
誅
克用遣將
欺孟方立
擒馮溉袁
奉勅方立
斬死眾奉
孟遷為留
後求援於
全忠
朱珍殺李
唐賓

民保聚其上冠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積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脩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加李克用兼侍中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趙德諱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士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諱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以德諱為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朱全忠既得雒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孟方立遣其將美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李克脩邀擊擒之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溫復取許州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於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於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述之族孫也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諱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彥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治所夏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洛二州方立遣大將馮溉袁奉勅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弟攝洛州刺史遷素得將士心眾奉之為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朱全忠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卒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連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撫慰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

孟遷降李
克用

赫連鐸李
匡威朱全

忠請討李
不可楊復

恭力爭獨
張濬孔緯
欲用兵上
不得已從
之

牛徽料討
克用必敗
以疾辭官

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杖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罷師
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度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洛團練使二月

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洛團練

使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

五百騎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答之克脩漸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

決勝軍使克恭為昭義留後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於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

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

全忠上亦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

議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攷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

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

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

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此臣所日夜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上於

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

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院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

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日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

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

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

間未至饋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他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

屬籍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侯兼供軍糧料使以未

全忠為南面招討使王鎔為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

國家以表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強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李克恭驕

李存孝擒
孫揆解
範獻克用
揆不屈死
李存孝擒
鄧季筠大
破汴兵李
重為
萬從周朱
崇節皆通
去

恣不曉軍事。入李崇節李克脩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判孟氏。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侯。羣盜皆附。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於沁水。眾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為霸所傷。歸於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眾推居受為留後。附於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為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惟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靈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上曰。侯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於長樂坊。復恭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耶。濬曰。侯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之。癸丑。刑律李守之官。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萬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謙。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守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丁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裹衣大蓋。擁眾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眾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紆以素練。拘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為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萬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紆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以板夾。汝豈知耶。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萬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耶。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謙。李重胤收眾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平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萬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責

存孝不得
鎮昭義始
有叛志李
匡威赫連
鐸來攻李
嗣源大破
之獲其子
婿

存孝大破
韓建張濬

存孝退軍
濬建遁去
克用遣韓
歸朝歸朝
訟克

朱全忠及
河朔三鎮
皆不出兵
故濬軍大
敗

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讓李重膺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點夏斯原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婿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說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眾慚而止冬十月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於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於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於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渡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眾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舍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克用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勳剪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計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沾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耶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關頓首丹陛許姦回於陛下之原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械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亦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十二月辛丑汴將丁會萬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靡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於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水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

楊復恭使人劫孔緯

詔貶孔緯張濬復克用官爵

孔緯未敢於全忠全忠為生未

訟克用大敗赫連

劉知俊降全忠時薄軍不振

朱瑾為下會張歸霸

所敗克用遣李嗣勳擊破王鎔

李匡威兵朱瑄大破全忠李瑤

等皆死趙德諱克子匡疑代

立

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章事。孔緯為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張濬為鄆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紹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若若為戶部侍郎同平

章事。紹緯慎由從子。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旛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

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宋溫深仇。私相連結。臣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

陛下。濬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

歸晉陽。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歸州刺史。三月。張濬至益州。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

緯密求救於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歸至商州。而還亦當居華州。夏四月。李克用

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

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邢名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

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於丁會。李克用攻王鎔。大破

鎮兵於龍尾岡。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於邢州。十一月。曹州

都將郭錫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秦靈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眾二千降於

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

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二月。戊

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於斗門。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

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

通鑑已下

三

李克用王
處存為王
鎔所破
克用太破
李匡威等

李存孝與
李存信猜
忌遂潛結
王鎔朱全
忠歸朝請
討克用

克用大破
王鎔
時溥求救
於朱瑾

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樂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夏四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
秋八月李克用北巡至天靈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
兵於神堆擒吐谷軍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
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 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為侍中感化節度
使朱全忠奏請追尊新命詔諭之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
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虎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
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迢迢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
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
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
州刺史張瑛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於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
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二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
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鎔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餘眾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
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適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
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
但遺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倘實屯軍鄴下願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
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搗匡威於藁城擊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
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侯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
揮使龐師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
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捧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
兵東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為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為子張

劉仁恭奔河東克用厚待之李匡壽攻王鎔以報兄恥王鎔請助克用攻邢州袁奉勳以計築城塹壘存孝遂窮

夫人楊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為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李匡威之救王鎔也特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壽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三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壽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眾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聞匡威來坊市人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匪山谷王鎔德其以已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為築第家事之夏四月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焚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延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為節度使李匡威在鎮州為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土風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師還為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哀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垣躍出奉獻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為君和所挾頸頭痛偏者累日李匡壽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壽立成卒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六月李匡壽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疆以報殺匡威之恥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樂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克用屯琉璃陂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突出兵擊壘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勳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壘安能沮尚書之鋒銳耶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躬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十二月汴將葛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壽為盧龍節度使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於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十五

三五

不瑄未理 不救全忠 兵 存孝謝罪 克用欲釋 之請將無 言者乃死 薛阿檀自 殺 克用遣安 福順等救 瑄瑾 克用殺赫 連錚擒白 義成 克用悲思 李存孝怒 所康君立 致死 李匡籌數 侵河東之 境克用擊 走之為盧 彥威所殺 克用信仁 恭言殺高 繼恩兄弟

敗死者萬餘人。二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於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帶劍，獨舞鐵槌，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陣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讎。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為邢洛節度使，夏五月，小瑄未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渡河應之。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錚，擒白義誠。秋八月，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新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眾。存審本姓符，范丘人，克用養以為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歡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二月，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媯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三月，加王

王處存薨
軍中立其
子鶴

朱瑾偽降

全忠伏重
懷進擒殺
朱瑾

克用遣史
儼承嗣

救瑄瑾

羅弘信襲
破李存信

軍遂與河
東絕

全忠曲事

弘信遂得

專意東方

全忠薦張

濬為相克

用表請擊

之

克用于落

落為全忠

宏信所殺

鈴兼侍中。夏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為太子賓客。壬辰。以濬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以張濬為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九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冬十月。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郛為留後。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瑄舉妙降於朱全忠。瑄瑾之從父兄也。朱瑄遣其將賀正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州之圍。環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環。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瑄瑾等徇於兗州城下。謂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朱瑾偽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瑄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瑄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瑄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瑄弟玘為齊州防禦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環名。釋而用之。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朱瑄朱瑾屢為朱全忠所攻。民夫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救之。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於魏。以救兗。鄆軍於辛卯。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眾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洛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器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面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三月。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夏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編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擊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於楊劉。復擊鄆及兗。鄆河東之兵。

自益，一書，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戰於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為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空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冬十月。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會龐師古攻鄆州。

四年春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濠。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為浮梁。辛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眾趨汴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渡淮。奔揚州。行密遂於高郵。表瑾留武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如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妣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棟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於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秋九月。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瞑目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大半。會大風。雨雪雷。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冬十月。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於木瓜澗。請自為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遣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

朱瑄被執 全忠入鄆 州 康懷貞以 兗州降葛 從周朱瑾 奔揚州密 全忠納瑾 妻以張夫 人言出為 尼 全忠殺朱 瑄 劉仁恭負 恩克用討 之 河東兵敗 于楊師侃 仁恭奏加 全忠同平 章事

仁恭逐盧
彥威取滄
州
彥威三州
兵勢益盛

上詔克用
全忠和辭
全忠不從

羅弘信死
子紹威知
留後

李嗣源嗣
昭擊遼高
從周

薛志勤表
李罕之擅
據潞州請
降全忠克
用討之

劉仁恭攻
羅紹威全
忠遣其將
思安等逆
戰大破仁

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乙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月，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丁未，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五月，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韜自剄。全忠以從周為昭義留後，守邢洛磁三州而還。

秋八月，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冬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三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為公後。嗣源乃解鞍屬蹶，臨高布陣。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穎，請降於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為昭義節度使。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遣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

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遣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

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遣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

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遣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

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遣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

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遣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

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遣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

恭其勢益

周德威主
輸使章
大破氏叔
宗從周引
還

李罕之死

全忠擊仁
恭克周殺
之
恭從周大
破仁恭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關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鄧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為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絕嗣昭引還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為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於洞汴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東逐之德威奮鐵錘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夏五月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丁丑李罕之薨於懷州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為澤州刺史賀德倫守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葛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其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三年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仁恭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洛以救之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將精兵逆戰於老鴉堤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洛以救仁恭敗汴兵於內丘王鎰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於沙門河攻洛州乙丑

李嗣昭擒
朱紹宗從
周擊破之

周武為王
銘說全忠
連和

張澤請銘
與全忠合
擊仁恭

王郜敗奔
晉陽王處
直為留後
與全忠和
張存敬復
襲破劉守
光河北諸
鎮皆服于
全忠

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洛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九月，葛從周自鄆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數擊大破之。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漳河，攻鎮州南門。艾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因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況王氏東旋五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授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繪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冀州。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隘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於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於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眾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棄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於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也。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繪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濠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驚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

全忠擊王
珂珂求救
於李克用
李茂貞

王珂降于
全忠乃被
殺

氏叔宗圖
晉陽李嗣

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唐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綱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拒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遺克用書曰：「兒旦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眾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即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反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數百人，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士戍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即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敬歡，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褻傲，決欲攻之。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宿州刺史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章請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洛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滿御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

源李嗣昭
李存進敗
之全忠召
兵還

汴軍圍晉
陽克用議
走保雲州
李嗣昭率
嗣源周德
威力半不
可李存信
請入北虜
對夫人正
言乃止
李克用復
還晉陽眾
心乃安

獲李存進賊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眾。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瘡痍。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其眾。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擊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六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環降之。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朱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於蒲南。叔琮夜帥眾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怵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驚潰。擒克用于廷鸞。兵仗輜重。棄殆盡。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進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餘眾依西山。得遠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裹衣博帶。以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處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于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且王昔居達鵝。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途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眾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於興平。武功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崗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貲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郭。何以捍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善惡。聚斂。盜有盜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嬰嬰入質。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盜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其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治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罰有律。誅罰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索閣。閻定。開架。增麴。藥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給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二。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視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樂而罷。

張溥曰。朱溫天下之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為賊。棄而歸唐。非心忠順。特劫於謝瞳從橫之論。擇利而往爾。巢趣汴州。溫乞師於晉。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雒陽。擊巢敗之。拔溫虎口。恩施誠厚。願以酒醉。慢言。夜攻上源驛。德始而怨終。非獨負晉於國。益有利焉。巢黨秦宗權陷陝。諸州稱帝矣。將兵擊溫。環汴為柵三十六。溫不敵也。懼而請救於克。克遣朱瑄。聚四鎮之力。始得邊孝村一捷。宗權宵遁。賊勢遂衰。其於溫可謂死而生之也。蔡人方去。即圖併吞。反戈相向。襲曹濮。攻兗鄆。其名何居。迨朱瑄被執。瑾奔淮南。溫納其妻。張夫人逆於封丘。持之而泣。朱溫負德不仁。即若妻亦心弗善也。王珂者。王重榮之兄子。溫自同州降唐時。依重榮以居。母王氏事重榮為舅父。家世恩舊。其何可忘。一旦呼張存敬侯。言取大繩縛珂。珂舉族出迎。溫握手好語。稱為郎君。竟殺之。華州傅舍溫。自有汴梁以來。破時溥。誅宗權。逐王郛。敗劉仁恭。攻城略地。咸以諸勝。其最得志者。莫大於兼兗鄆。克河中。而負德獨甚。所以論者惡溫。謂其賊倍曹操也。李克用功造唐室。張濬孔緯反。與兵討之。莽草未誅。而郭季嬰。謀國不忠。罪無所逭。然六師樓伐。猶以天子為名。不敢怨也。朱溫國賊。首背晉恩。李罕之。劉仁恭等紛紛效之。朝為兄弟。夕為仇讎。所遭何多不幸乎。溫善負人。克用為人所負。負人者得天下。負於人者幾不能保一國。豈三代以下。戰勝攻取。仁義之術。竟無所施哉。溫妻張氏。賢明精悍。兵間外事。咸藉咨決。克用

全忠圖鳳翔王師範舉義入討

劉邦取兗州侍為從周母妻子以恩禮

張居厚殺妻敬思

張承業勸克用發兵救鳳翔楊行密遣王茂章救師範朱友誼攻臨博昌等縣茂章與

劉夫人嘗從征伐教侍妾騎射以佐戰智略習兵上源驛之變保軍徐還勸克用歸鎮表訴朝廷氏叔琮等圍困太原李存信請避入北邊夫人言之乃止晉汴舉事雖不同其起家俱錄賢婦人力彼相以內未嘗不相當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六

朱溫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元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朱全忠圖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強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郊號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詞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竄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畢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眾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誼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誼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誼並將之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移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誼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誼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誼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五月朱友誼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誼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井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免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又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六

四

師大破
之張去巢
斬其首

楊師厚復
王師克
王師克
降于楊師
厚

劉鄩守兗
州以計使
敵人斬王
彥溫腹心
益固

鄩以師說
命將降

淮海都游奕使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宋友益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益擊登州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益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益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益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胸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定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眾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楊師厚屯臨胸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胸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胸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為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遂請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萬從周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毋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款敵而退攻城為之緩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鄩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眾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

忠曰取兗州量何大耶以為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郭一旦以牙將居其上諸將具重禮拜於庭郭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為保大留後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為青州留後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張溥曰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初為平盧軍牙將逐安敬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命之敬武卒

師範尚幼張蟾謀叛昭宗拜崔安潛出鎮平盧竟不受代驅歸京師彼父子素梗朝命効尤諸鎮習而不疑急

君赴難非其所圖然朱温圍鳳翔韓全誨矯制徵藩鎮兵入援師範捧詔泣下雷襟即分遣諸將西馳梁軍當

天下無君之日獨伸方伯連帥之義試以較黃巢入寇高駘出屯東塘劉季述等作亂韓建擁華州不討者順

逆懸天壤矣温很諂善關其將葛從周朱友宣皆驍勁歷百戰師範欲以一方捍之勢誠不敵顧淮南助師威

過汴將淄青戰士互倚為雄王茂章飲酒縱兵温登高畏懼萊州柵之役張士泉馳斬友宣如攫嬰兒斯時義

兵振呼賊使崩喪使持久不屈縱未能滅此朝食亦可割強自衛與梁犄角迺楊師厚奮攻青州王師克被擒

師範遽擁阻開城請降何無策也劉鄩好兵有機略從敬武父子立功久援師方發鄩以步兵五百襲破兗州

獲葛從周母妻子弟遇之以禮從周盡銳來圍鄩嚴守不下師範若與協力拒賊効死弗去充非故土可以歸

梁淄青則天子版宇祖宗封域他人不得而有也且昭宗出幸温師東還與師範戰者獨一楊師厚度茂章鄩

等皆足以當之賊雖強不若尹子奇青州雖困不若睢陽而遠修牽羊之禮甘軋道之辱此直以土地授人烏

能復恤其後哉温既篡位召師範為金吾上將居洛陽而遠修牽羊之禮甘軋道之辱此直以土地授人烏

死召宗族會飲猶懼少長失序下媿先人酒半以次起就戮於坑前者素服乞降祇求一生今乃禍盡家族温

之不仁誠甚然旅焚其巢託命無所即項籍不能赦子嬰何有於芒碭大盜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七

建安袁振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王

朱温篡唐 崔胤謀宦官附

崔胤謀去宦官南北司各結藩鎮為視主將請斬附宦官胤藩之與宋道弼景復隋同賜死

劉李術王仲光廢昭宗矯詔令太子嗣位

唐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潛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救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修監青州軍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已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驪州務修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搏死於藍田驛道弼務修死於霸橋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曰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陳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恩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此對曰此

殺睦王侍
等

皆致書朱
全忠使與
兵

張濬勸張
全義謀匡
復

李振請全
忠討賊囚
劉希度李
奉本

崔胤使石
戩與孫德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眾情不可過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鉞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度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食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早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續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侍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與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棟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故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夾之間一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下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詢事既還又遣親吏將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太子即位累旬藩鎮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為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間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

昭討賊

孫德昭周承海殺王仲先劉李述王彥範薛齊握并滅其族全忠閻李述等誅械送程巖并斬劉希度李奉本等時人稱周承海董彥弼李繼昭為三使相賜李述黨李師度徐彥孫死崔胤陸扆精主左右軍李繼昭李繼海李彥弼不可乃屬韓全海張彥宏嚴遵美固解軍容之命

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受死哉以白帟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海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海擒劉

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握赴丹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

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

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閻李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

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海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海董彥弼

為寧遠節度使賜姓名李向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

忠爵東平王丙午救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挽亂權政自今

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鳳翔彰

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水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

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胤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數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

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海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

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使上乃謂胤胤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海鳳翔監軍使張彥

弘為左右中尉全海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

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

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

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耶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國家兩危不留則國家兩安胤不從夏四月甲戌上

謁太廟丁丑放天下改元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翹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欲

抑宦官聽酷者自造翹但月輸推酷錢兩軍先所造翹輒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崔胤之罷兩軍賣翹也

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海請許之茂貞自京師全海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三十四

二

崔胤諷茂貞留兵京師韓偓言不可不從胤罷重趙茂貞之入朝論奏全結胤懼益厚全忠偓言宦官不可盡除

官有納美女知書者于宮中詞胤密謀胤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偓明陸辰無不樂返正之心全海等謀以兵制上獨繼昭不肯從

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縝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悉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惡為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堅守之。宜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怙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無可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胤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海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海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海等教禁軍對上喧嘩。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益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全朱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比旨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辰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啟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胤輩數人知之。辰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火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海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海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李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海彥弼輩語漸極。疆令人難安。令孤渙欲令朕召胤。胤及全海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為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連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必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教旨。上或出之。

全海間全忠將至李繼海李彥弼等勒兵劫上幸鳳翔

全海等過絕李繼昭不全見上

張濬說全忠先取韓建

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海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人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萬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况惟知者利為救使以厚利權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教使也令教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鬪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海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扞閤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懷愴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惻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得復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人閤召百官追廢正月丙午教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庫帳帷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之命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過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率所部六十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 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雒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踞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甚是夕宿鄆縣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全忠自故市引兵南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軍駕於田家碛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藍屋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間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間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九十五

崔胤使盧
僎等列狀
請全忠西
迎駕

全忠至長
安

全忠至鳳
翔昭宗詔
之還鎮

崔胤至三
原趣全忠
迎駕
全忠令胤
李官民遷
華州
建外修好
于全忠陰
勸茂貞堅
守
賜全忠姓
李與茂貞

城建軍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自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在衣錦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從忠武節度使趙瑁為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輳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天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直則惟勝君之諫退則懷負國之愆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啟權句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城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畢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稟請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官官所叙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飲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丁卯以盧光啟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樞務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譏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趨邠州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靖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失友寧攻藍屋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藍屋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於華州朱全忠之入關也戊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遣中使收其詔殺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王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濬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誓言迎車駕其曹茂貞山南諸州

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移軍武功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

為兄弟不
從
韋貽範無
禮於昭宗

韓偓勸姚
洎勿就相
職

全忠進軍
鳳翔城下
韋貽範遭
喪謀起復
韓偓不肯
草制

韋貽範竟
起復
全忠欲引
兵歸高季
昌左開道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等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杯勸上上不即持貽範舉杯直及上頤夏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官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倘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官官恐上自用入協力薦檢遂用之丁丑朱全忠軍於號縣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號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勅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是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秋七月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謀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救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官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間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肯草麻朕亦不之違况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中禮數為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美赴并死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孔勅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九月乙己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俟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

劉知俊固止之

茂貞為馬京所誘大敗于全忠始議連和

蘇檢數為韓僊經營入相僊怒不許茂貞失地

誘之募有能入城為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宋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眾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寂如無人景與眾騎偕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李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出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全忠表李昌為宋州團練使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鄴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蟻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奔於汴軍已卯李彥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啟視之茂貞亦不敢啟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城樵採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廷續齋詔賜全忠癸己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絕去及因樵採去不返者甚眾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三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眾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誦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他人所見上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兵乘虛襲鄆坊士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帽之夕進五鼓即鄆州城下鄆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鬪至午鄆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瑋勅撫存李彥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舁市中賣人肉斤值錢百大肉值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大燕供御膳上驚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栝以飼御馬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癸亥朱全忠遣人雜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官官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為韓僊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僊僊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令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污耶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王守孤城乃密謀誅官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海

李繼昭出降全忠

父貞請誅

全忠等與

從之并斬

李繼昭李

弼章處廷

等十六人

鳳翔誅官七十二人全忠又誅九十人

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敝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海李彥弼李繼安李繼遠李繼忠入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嬪妃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諷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餓死正為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杯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耶慢罵之遂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訓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啟期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海李繼弼及內諸司使章處廷等十六人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卿來督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君以豁眾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猶未解茂貞崔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曰上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其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宜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翌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親吏將玄暉奏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按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表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友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辛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

同對脩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鐸。選進五十人充教使。取其士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先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儼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迂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之詞。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鴆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孩。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鑑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墮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悖終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瑄入朝。遇譴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李光弼危疑擯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龍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黜。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實厯狎暱。羣閣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世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海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固蒂。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一十七

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
全忠怒僱薦趙宗王贊為相貶濮州司馬

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漢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輝冲幼，固請之。已卯，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還。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壬辰，以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偏於禁衛及京輔。戊戌，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賜楊柳枝詞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壩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倖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軍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今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辛巳，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朱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通茂貞，不可不為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維揚，恐胤立異。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

全忠令朱友諒殺唐及鄭元規陳班等揚崇本約茂貞侵逼京畿全忠與裴樞劫上遷洛陽張廷範毀長安為邱墟

全忠令許昭遠害殺閻祐之王曄韋周普國夫人可憐等

備州司班濤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唐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唐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宋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並胤所親厚者數人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雒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襁屬月餘不絕士戍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成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右左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雒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為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閻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揚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雒陽則所為幽閉詔敕皆由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雒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雒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普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

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衛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適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子蓄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維揚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率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皇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將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竄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冬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全忠遣李振將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史太等弑昭宗裴貞一李漸榮死之昭宣帝即位全忠親奉友恭氏叔琮以自解全忠使將

雅王禎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傳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咸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于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辰為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維州司戶自餘或門曹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華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獨孤損為夔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勅裴樞獨孤損崔遠陸辰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當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雒朝臣必有窟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座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眾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捧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募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關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懼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豐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

柳璨將玄暉等議加全忠九錫蘇備獨揚言指讓

王殷趙殷衛說全忠殺趙玄暉

全忠使王殷趙殷衛弒何太后

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渡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
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將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
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
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衛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
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
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處受禪彼心未服
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
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將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
上辛 柳璨將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悒禮部尚書蘇備獨揚言曰梁王功德顯大歷數有歸朝
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
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
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將玄暉齋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玄暉至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
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
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遣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
母生全 王殷趙殷衛諧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
暉及豐德庫使應項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使趙殷衛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
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將玄暉杖殺應項朱建武庚子
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殷衛為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
削將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戶於都門外聚眾焚之玄暉既歿王殷與趙殷衛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
阿虔通導往來已酉全忠密令趙殷衛害太后於積善宮救追廢太后為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
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
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宜其死矣

昭宣帝禪位於梁

楊凝式諫父涉以天子禮與

朱全昱責溫恭逆

全忠弒昭宣帝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於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冀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受禪位於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共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卻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牋詣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授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夏四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閻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原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脫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餘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二年春二月癸亥醜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七

九

友珪之母
為亳州營
倡
朱溫微子
婦入侍尤
愛王氏
溫命王氏
召友文張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八

鄧王篡弒

張溥曰：袁紹戮常侍而董卓亡，漢崔胤血軍容而朱溫篡唐禍亂一轍。今古同悲，予所尤痛心者，二賊於誅宦官俱無功，徒委以天下爾。袁紹為河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師，賜太后行誅，僂者惡張讓趙忠段珪等之專也。讓等殺進長樂宮，吳匡叫號，盧植執戈，紹閉北宮門，捕斬無遺，讓珪狹獻帝出走，閔貢逐之，惶怖投河死。諸臣發憤，俄頃宮禁立清，未嘗假卓一矢之力，乃聽其恣睢廢立胡為也。劉季述王仲先擅廢昭宗，錮於少陽院，崔胤謀誅之，忠節不異袁紹。然請師汴州，溫觀望不前，卒賴結孫德昭董從實周承誨大呼疾斬，元旦陳兵，萬槌交下，四佞滅族，不俟終朝。溫間之，惟有拊心歎咤，媿不勤王，豈敢言勞，胤於是時，堅南司典兵之請，循韓偓太甚之戒，以道消息，不資外權，即憲敬積離文，僖宿憤可次第修復，豈特四星終吉，萬乘延洪，哉惜也。國賊未滅，先樹私交，根本不堅，更排異已，韓全誨伺其謀，召李茂貞以敵溫，一帝之身，二鎮爭之，宰相與宦官又爭之，天子之命，寄於逆旅，六宮之辱，感於行路，雖溫勢強大，足控茂貞，岐汴交合，誅韓全誨，張彥宏等以和然。今日鳳翔，明日長安，又明日則雒陽，欲弒君者先劫君，以遷一遷則亡其家，再遷則亡其妻子，三遷則亡其身，神堯天祚，卒與卷伯同盡，悲夫！抑論察本末，足為人臣龜鑑者，有三：劉季述等憑陵無上，同黨悉屠宦官專政之禍也；崔胤外結強援，刀集厥躬，大臣自私之禍也；蔣玄暉柳璨張廷範弒君，迫禪讓殺朝士，旋受誅夷，賊臣賣國之刑也；離積官府，痛在普天，闕下之戰，寺人不居其福，內省之誅，外廷不忍為賀，五行生剋，貴水濟火，而無水滅火，斯天地所以成平也。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彬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鄧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

氏知之以
告友珪友
珪與韓勅
謀殺溫胤
殿馳使東
都殺友文

朱友謙不
肯受徵友
珪令韓勅
討之友謙
以河中附
晉求救

晉王師助
友謙屢敗
梁兵

友珪荒淫
與趙巖謀
誅友珪因
均王友貞
令馬慎交
說楊師厚
起兵

左遷者多追賜歿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錡刺帝腹刀出於背友珪自以敗亂裏之瘞於殿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已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秋八月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友成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存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於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 朱友謙復告急於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曆 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怨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孽之子太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太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槐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使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

均王激怒
龍驤軍
使趣維揚
袁象先等
突入宮中
而友珪張
氏馮廷諤
俱大
均王即位
大梁招撫
朱友謙

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撻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眾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輩。欲盡阮之。且眾皆懼。莫知所為。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軍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讐恥。則轉禍為福矣。眾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曰。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瑛皆為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象先嚴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張溥曰。梁家人傳言朱温有八子。其一養子即友文也。友文姓康名勳。長於征歛。佐温用兵四方。温愛而子之。温長子友裕早死。百歲後傳位。當在友珪友文外人。非所當問。温嬖其婦。欲屬以後事。無論厥子不堪禍。及洞腹。即令友珪退讓。博王入宮。非其苗裔。儼然為天下君。而羣臣所母儀者。即淫人王氏也。其誰忍之。友珪母臺州營倡也。温與野合而生友珪。出最微矣。或不當立意者。其立友璋。友貞乎。然位次已定。不可易也。漢齊悼惠王肥之母賤。不敵呂氏。諸姬假呂后諸姬子亡。則肥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也。友珪出守萊州。懼禍。謀逆。僕夫挺劍。老賊萬段於温罪當矣。以子弑父。其逆何辭。温縱聲色。徵子婦入侍。非獨友文婦王也。友珪婦嘗朝夕矣。友珪苟懷鳥獸之恥。明三諫之義。涕泣救過。痛與婦絕。申生之死。重耳之亡。二者擇其一天下自在也。平日澗然無言。急而謀之。韓勃彼所羞者。非衽席也。直以兒女子爭寵。決而屠其父耳。朱友謙故石壕三鄉間太盜。附温恭謹。以同姓願齒諸子。父子之誼不親於友貞也。間温死。痛泣不受徵。以河中附晋。屢破友珪軍。其見義最。早。友貞憤憤。未能遽發。趙巖至。始定謀。然觀其游說。令公激怒。屯成益亦慮全而後動也。袁象先等禁兵一呼。三逆同殞。誅鋤之易。似無藉外兵。要非彼此合討。則成事不速。友貞安能晏然夷門。遂稱皇帝乎。揚師厚兼。雄鎮擅勁兵。友珪所畏也。閭變而舉義。拒詔而渡河。天王鐘鼓。亦何以加。乃徘徊入朝。動色於眾議。而始遣將。亡勇甚矣。然其時春秋之義已絕。苟有能討賊者。君子亟予之。烏可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九

李氏據鳳翔岐蜀相攻附

唐僖宗光啟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秋八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等五節度請出軍討楊守亮並見藩鎮之亂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光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冬十一月韓全誨等劫車

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出車駕李茂貞出車駕拒之事見朱溫篡唐

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茂貞出車駕拒之事見朱溫篡唐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為鳳翔靖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迎車駕還京事見朱溫篡唐

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

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

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

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

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規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

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疆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

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鐙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婚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

皆與之

李茂貞王
建李繼徽
合兵討朱
全忠
馮涓請王
建與李茂
貞和親

河東鳳翔
淮南西川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於梁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

獨稱唐年
號蜀王弘農
王移檄諸
道欲與會
兵興復唐
室
晉王誓不
失節

梁劉知俊
屢破岐兵
梁王急徵
知俊入朝
知俊疑而
奔岐

構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詔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贏地感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雅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幕谷晉蜀兵皆引歸秋九月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冬十一月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三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眾心且謀亂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弟萬金間變以其眾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程州於郿城其將將亦降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郿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己未以高萬興為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為保大節度使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辭以缺食乃召還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為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

弟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人必死又白帝請帥弟侄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稱為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遂克之帝遣劉知俊侄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鼎賞開門降知俊間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皇失圖乙卯夜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竄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冬十一月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為牧馬之地使

劉知俊

岐王令知 後攻靈州 梁道慶懷 貞寇彥卿 救之 梁召康懷 貞等遠知 後邀擊天 破之 蜀主與岐 以絲茶布 帛不與以 地 蜀主留公 主岐王怒 與蜀絕 蜀趙溫珪 諫伐岐 蜀將屢破 岐兵 岐劉知俊 李繼崇大 敗蜀兵 唐道襲擊 守興元昌 王宗鑑王 宗播與之 合擊破岐 兵 蜀王宗鑑

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
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
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
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
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四年 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
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繼崇
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為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光
嗣福州人也 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都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為寇誰為
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
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佑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左金吾
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
元道襲擊卻之 蜀主如利州 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鑑屯利州 岐王使
彰義節度使劉知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韶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
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道襲再興元先是步軍都揮使王官館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
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死守之蜀主以昌王
宗鑑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
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虜侯
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謬
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關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 十一月
蜀王宗弼救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十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鑑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

蜀王宗弼救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十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鑑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

破劉知俊

岐李繼業
降蜀劉知
俊亦奔蜀
軍

蜀劉知俊
會王宗紹
等圍鳳翔

岐王復求
好於蜀

漢書卷之九十一

十一

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

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已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破之守將李繼業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彭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秋八月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

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

宗翰為副使攻鳳州冬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

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趨秦州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

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綰

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傳為留後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閭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

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於蜀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

之岐義勝節度使李彥紹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降丁未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劉文興二州隸之以

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

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

二萬出秦州以伐岐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

至隴州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眾二萬棄隴州奔於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為西

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弘為東北面第二招討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

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於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

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岐王質後
唐滅梁
唐莊宗優
禮岐王
進岐王爵
為秦王
以秦王子
李繼職為
鳳翔節度
使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傳為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安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原良丁酉王宗傳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成出散關敗岐兵於箭箐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傳屯上邽宗昱宗信屯咸武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二年春正月岐王閻帝入雒內不自安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職入貢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職兼中書令遣還李繼職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二月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仍不名不拜

夏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職權知鳳翔軍府事五月以李繼職為鳳翔節度使

明宗天成元年春二月戊戌李繼職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夏六月李繼職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為之誅柴重厚秋九月壬午賜李繼職名從職

長興元年春二月乙卯上祀園丘大赦改元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職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從職為宣武節度使

潞王清泰元年夏五月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職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道請復以從職鎮鳳翔帝許之至是徙崇職為鳳翔節度使

後晉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職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職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張溥曰王建初欲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馮涓止之遂修和好結婚姻既而李繼崇驕於嗜酒普慈公主求歸成都蜀主留之岐遂與絕連年攻戰不休夫兩國之好愛女之託主者殷勤為百世計也干戈之却反生其間古所謂飲酒擊缶式好無九其可信乎茂貞懦而貪屢求貨於蜀蜀王必應驟舉兵臨蜀東鄙雖蜀王不聽

趙溫哇苦言輕奮一怒覆師折將然推原譽本曲常在岐挫馭數見惠若自擬其用兵勝負互有短長不足盡論若反覆跳躍能禍人國者則劉知俊也知俊少事時溥背而降梁勇出諸將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戰功最高朱溫篡位晉王岐蜀興師幕谷一戰岐遂數敗由是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寵榮至矣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懼不自安其弟知浣知偃亦云來必死毋諉虎口也倉皇失圖舉族奔岐然在梁則破岐在岐則破梁舉足輕重彼其材豈中下乎岐蜀稱兵知俊屢見武功左右間之復懼奔蜀蜀王厚遇之而陰忌其才黑牛謠興身首橫絕即有取秦鳳階成四州勳勞弗念也論者悲知俊事非其主所往厄窮抑饑附飽賜亦呂布劉罕之屬耳烏能免乎五代史次蜀世家而處岐於雜傳益謂逼處土州上表臣晉其子局促鳳翔非侯王有國土者比也然茂貞亂逆不異朱溫卒保首領稱耆老以秦王終亦云幸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一十

錢氏據吳越董昌管近附

杭州八都董昌為長錢錄事昌為兵馬使

錢說昌辭高駢

唐僖宗乾符五年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圍討賊有功補石鐘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阮結富陽間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為之長後守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錫以饒勇事董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乾符二年浙西即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各給衣糧即等論所不應遂移庫兵作亂六年冬十月黃巢之抵潭州也荆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眾趨襄陽鐸既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眾北歸為羣盜漢宏兖州人也事見黃巢之亂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寇盛侵掠宋兖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秋七月辛酉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冬十一月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中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召石鏡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錫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

錢鏐建破
劉漢宏

杜惟諤漢
宏董昌斬
之

劉浩遂周
寶迎薛朗
為留後

錢鏐奉周
寶歸杭州
未幾寶卒
鏐斬薛朗
剖其心以
祭周寶

二年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有及高步軍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於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士子鏐乘霧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所殺殆盡漢有辛約皆走冬十月漢宏又遣登高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為數三百餘通鎮將諸暨二年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真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黃嶺嶺巖下鎮將史弁真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冬十月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鱗刀而遁已未漢宏收餘眾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四年春三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於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將瓌官鏐兵共攻婺州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光啟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投汝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越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城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十二月台州刺史杜惟諤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三月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唐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若其役寶與僚屬宴飲間有言鎮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勅使薛朗將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殺波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擊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與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初周寶間淮南六合鎮逼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眾逃入海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駐於陽羨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靈鑰具部將禮郊迎之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州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為潤州制置使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鏐將兵攻徐約於蘇州

錢鏐杭州羅城

吳瑤李暢之等勸董昌為帝

董昌議稱帝黃碣吳璋張遜言之不可皆殺之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錢鏐與楊行密爭蘇潤見楊行密據淮南 景福元年夏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 秋七月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義勝節度使董昌為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錠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一越王邪有論之者曰王為越王昌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 變競相帥填門諂諛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侯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識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識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 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滅族之計乎碣寧死為忠臣不生為叛逆昌怒以為感歎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璋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耶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侯吾為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 二月辛卯昌被夜冕登于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眾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嘗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鸞鷲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冊之樓臺下謂已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邕前婺州刺史將環兩浙鹽鐵副使杜郵前屯田

鏐將兵責
昌昌懼
吳瑤及巫
覲數人請
罪

顧全武請
鏐先取越
州後復蘇
州

全武遣吳
璋斬昌及
李邈將環
等

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昌移書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滅族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覲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為類得心病詔釋其罪縱歸田里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楊行密遣使詣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鏐討之六月庚寅以鏐為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秋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遣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回惡不當復伐之冬十月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頌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寨全武餘姚人也十二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白守石城袁邠守餘姚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白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鏐不從三月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夏四月淮南兵與鎮海兵戰於黃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董昌使人覲鏐鏐兵有言其強勝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癸未蘇州常執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約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任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并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邈將環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日索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之八月加錢鏐兼中書令甲寅以

全武遣吳璋斬昌及李邈將環等

五

全武等屢破淮南兵

全武克蘇州秦裴以崑山降

閣下侍郎王搏充威盛節度使。冬十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謬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十一月，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陵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夏四月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頔屯驛亭球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顧全武自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之，顧眾死者千餘人。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秋七月庚戌，錢鏐還杭州，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戍，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九月，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揚行密，其眾不從，彥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光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蒙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弱者被甲執矛，壯者毅弓弩，全武每為之卻。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慚，曰：裴不憂以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及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揚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冬，閏十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十一月，徐州刺史陳友請降於揚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十二月，揚行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鏐許之。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為兩浙所圍，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頔。夏四月，頔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上，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鉢拒之。秋八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天復元年夏五月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秋八月，或告揚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冬十月，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抗，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抗兵尚強，我師且當夜還。抗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將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

行密遺金
武歸以易
秦裝

杜稜請鏐
以土人代
武勇鏐不
從徐縮許
再思果作
亂

或勸鏐度
江東以避
秦許杜建
嚴叱之以
死自誓
全武請鏐
告急於楊
行密以子
傳璋為質
行密乃召
田頴還

驚泣曰喪吾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上隴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裝錢鏐大喜遣裴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他日必為深慮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縮帥眾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饗臨諸將縮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縮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其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縮縮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縮戰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縮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縮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抗羅隱曰樓不若皆內向至是以隱言為驗 九月或勸錢鏐渡江東保

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縮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縮等謀召田頴田頴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傳璋微服為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璋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閹者逃去縮等果召田頴頴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解以相待無為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頴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揚行密曰使田頴得志必為王患王召頴還錢王請以其子傳璋為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璋 冬十一月田頴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度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揚行密使人召田頴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唐辰頴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為田氏壻者莫對鏐欲遣幼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下

十一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下

十一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下

十一

顏將還末
曾於錢次
子傳璆讓
行

陳詢叛鏐

田頰敗傳

璆歸杭州

行密遣傳

璆歸錢塘

陳璋殺葉

讓降於行

密

子傳球傳鏐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璆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寅兒虎口傳璆曰紆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
出鏐泣送之傳璆從數人縋城而下田頰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
徐綰之党自疑帥步兵三百將衢州刺史陳璋納之温州將丁章遂刺史朱教教弄福州章據温州田頰遣使招之
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鏐由是恨璋

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
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將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詞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
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冬十月田頰叛楊行密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

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田頰之叛事十一月田頰敗錢傳璆歸杭州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璆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夏四月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

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冬十一月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十二月
璋斬讓而叛降於楊行密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
去左右及裨將韓球特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

所敗虜鎰及球以歸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衛睦兵攻婺州錢鏐遣其弟鏐將兵救之秋八月錢鏐遣方永珍
救婺州九月淮南將陶雅陳璋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欽葵衛睦觀察使以

璋為衛葵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奔於廣陵淮南招討使
陶雅入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庚辰錢鏐如睦州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
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侯周本將

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於本兩浙兵取行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
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為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宣國節度使以兵襲之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

錢鏐璠
斬盧佶

羅隱說鏐
舉兵討梁

孫瑛固守
蘇州

司馬福以
計入蘇州

城

鏐拔用陸
仁章

吳越兵合

大破淮南

兵擒何朗

等周本夜

遁

鏐築捍海
石塘

錢鏐殺
安德奔吳

錢鏐殺
安德奔吳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璠傳璣討盧佶於温州夏四月盧佶聞錢傳璠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錢傳璠曰佶之精兵皆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取温州戊午温州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温州制置使命傳璠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手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五月己卯以吳王鏐為吳越王盧約以處州降吳越秋七月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鏐遣宣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為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救東洲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瑛置輪於竿首垂綆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炮至則張羅以扼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鑄鍊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侯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執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蓄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黃天蕩鏐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旅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吳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

四年春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門不納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鏐為刺史秋八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脩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鏐酒殺人恐吳越王鏐見罪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奔於吳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五十一 十一

傳璣唐李
濤
傳璣廣花
度福信

梁加鏐諸
道兵馬元
帥實夢徵
執麻以泣

傳璣大敗
吳兵彭彥
章自殺

徐溫大敗
吳越兵殺
何達吳建
傳璣遁去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眾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璣

一八

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璣為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夏四月千秋道嶺險狹錢傳璣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五月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度將兵會廣德鎮遇使馮信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璣就攻之。六月吳越錢傳璣拔廣德虜花度馮信以歸。九月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璣傳璣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封徐溫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他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眾。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貢。秋七月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士戎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錢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璣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四月錢傳璣與彭彥章遇傳璣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已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璣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璣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璣使布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卧傳璣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璣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其家以其半賜彥章家其妻子終身。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璣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使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達吳建斬首萬級傳璣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於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吳馬軍指揮曹

徐知誥請
乘勝取吳
越溫請息
兵乃引還

筠叛奔吳越。徐溫救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來去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內愧而卒。左僕射徐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敵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汝柔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達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斬之。鏐自少年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欬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吏。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闕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秋八月，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解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年。吳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於錢塘，鏐亦歸吳。將李濤於廣陵，徐溫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為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傅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冬十二月，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徽為左丞相。

二年冬十月，吳越王鏐復脩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瑤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瑤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傅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寔使之覘我也。」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是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二十

六

鏐議立嗣
傳璠等皆
推傳璠

後唐安重
誨聽韓政
言奏殺烏
昭遇遂削
鏐官爵

鏐子傳璠
襲位

諸將請誅
劉仁杞陸
仁章元璠
使仁俊論
止之

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遇。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璠為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璠兄傳璠。傳璠傳璠。皆推傳璠。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璠。閏月丁未。詔以傳璠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四年。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帝遣供奉官烏昭遇韓政使吳越。昭遇與韓政有隙。使還。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爵者。網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璠等上表訟冤。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璠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兩浙網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諭旨。以昔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璠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之大禮。庚戌。卒。年八十。

一傳璠與兄弟同。偃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使者更設一帳。扶傳璠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璠。獨仁章每以事犯之。至是。傳璠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璠嘉歎久之。

傳璠既襲位。更名元璠。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遠。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殿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

仁杞好毀短人。皆為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璠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怨。而請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眾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卯。有上書告訐者。元璠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秋七月己丑。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元璠守中書令。

元璠守中書令。

元瓘殺元
球元珣仁
俊請勿按
交通之人

德安殺代
憚廢元瓘
養子弘侑
為庶人

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瑋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瑋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瑋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對泣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珣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珣請輸兵仗出判温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於宮既至右左稱元球有力墜於懷袖即格殺之並殺元珣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球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操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夏四月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為世子以曹仲達沈松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

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冬十月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軍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蓄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寔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傳弘侑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淑眾妾生弘湛弘億弘儀弘偃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瓶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傳卒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群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初內牙指揮使代憚為元瓘所親任嘗以軍事委之瓘養子弘侑乳母憚妻之親也或告憚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憚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

弘佐復其
境內稅三
年

程昭悅諧
殺杜昭遠
關璠並逃
仁俊

慎溫其不
肯證仁俊
之罪

弘佐殺程
昭悅釋錢
仁俊

弘佐卒弘
侗襲位

弘侗惡胡
進思與何
承訓水邱

昭券謀誅
之承訓反
胡進思廢

胡進思廢
昭券謀誅
之承訓反

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事軍中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

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遠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關璠昭遠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貸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貸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要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

人惡之者眾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遠之姑也昭悅因諧璠昭遠謀奉仁俊

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遠既誅奪仁俊官幽於東府於是昭悅治關杜之黨凡權位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憊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其擢為國官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蓄兵器二月吳越王弘佐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夏六月忠獻王佐弘卒遺令以弘侗為鎮東節度使丙寅弘侗襲位 秋七月吳越王弘侗以其弟弘俶同參相府事 八月制以錢弘侗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十一月吳弘侗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侗怒

乃投筆於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耶 吳越王弘侗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侗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侗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十斤弘侗問進思牛

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侗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侗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踞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侗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贊歸福州及孺贊叛弘侗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侗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為進思悅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十二月庚戌晦弘侗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

弘傑立弘
及鹿光鉉

弘傑遣薛
溫將親兵
衛弘傑

弘傑斬何
承訓

薛溫衛弘
傑殺方安
等進思旋
卒

賤斜滿於
處州

吳程聽陳
滿言請弘
傑伐唐

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傑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傑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傑進思因帥諸將迎弘傑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塞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傑之命承制授弘傑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傑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傑始視事進思殺水上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之妻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殺之

乾祐元年春正月壬戌吳越王弘傑遷故王弘侑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二月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党吳越王惡其反覆且懼其自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侑以絕後患弘傑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未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党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傑閣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帥眾而入驚安等於庭中入告弘傑弘傑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傑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傑由是獲全八月乙未以錢弘傑為吳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吳粵內牙都指揮使斜滿胡進思之党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粵王弘傑不欲窮治賤滿於處州秋七月吳粵王弘傑以丞相弘億判明州冬十月壬午加吳粵王弘傑尚書令吳粵王弘傑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紂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傑杖之國門國人皆悅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吳粵王弘傑為諸道兵馬元帥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吳粵王弘傑徙廢王弘侑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饋饋甚厚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吳粵王弘傑為天下兵馬都元帥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弘傑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弘傑使出兵擊唐三年春二月吳粵王弘傑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王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傑請亟發兵從其榮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並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傑卒從程榮榮未遣程督

衢州刺史鮑偁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傑匿德昭

通鑑已言入元

二

於府中令捕言者數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癸巳吳越王弘做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 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

張洵曰董昌一杭州都將妄惑免子金牀之讖謀稱帝號黃碣吳鏐張遜執義正諫咸被誅戮錢鏐移師城下 責以改過昌懼請罪死者懷比干之悲生者脩齊桓之職鏐是時與昌大分絕矣昌求授於揚行密治兵拒攻 屢見挫折刺羽諧殺董真昌益無助顧全武執之歸臨安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慷慨言吾與錢公俱起鄉里 吾嘗為大將今何面見之瞋目大呼赴水死即其涕泣引決愈於秦宗權檻車乞憐然身為叛賊一死烏足惜 哉元瓘鏐之次子身歷戰場不避險難出質田頌幾使倖全後議繼國諸兄弟咸推元瓘即位以來友愛倍篤 元瓘恪守忠順元瓘盡禮家人此即唐文皇不能得之建成元吉吳越霸國獨克備之夫禮以己亂雖小治也 讀錢王世家可以風矣弘佐代立以寬臨民兄終弟及弘倂繼之胡進思憤其剛嚴廢錮義和院迎立弘做弘 做遣薛溫衛兄周謹免於禍危卒殺何承訓方安等進思旋死亂臣是誅天顯不貳父子兄弟之間愉愉如也 且元瓘年三十餘無子馬夫人為請於鏐廣納嬪妾遂生十子撫愛如一以逮下之仁宏宗廟之寄周咏文母 其風可作國欲無興得乎即元球元珣死於左右弘侑仁俊不免幽廢尤為人倫盛德之累然危不及親既不 變國吳光視之尚有媿焉羅隱說鏐討梁鏐不能用世譏其不武抑度其國力弗能任也王者之事於大國則 望之於小國則恕之期無失其正而已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一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臨光州自稱將軍有眾萬餘 人蔡州防禦使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主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閩 士卒信用之

四年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錡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 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眾攻福州巖擊敗之錡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 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秦宗權表 王緒為光 州刺史王 潮審邽審 知事之 陳巖為治 有威惠

宋權擊緒
渡江陷汀
漳

緒殺敵潮
母潮說前
鋒將擒緒
遂自立

潮請降陳
巖巖表為
泉州刺史
緒怒自殺
陳巖卒范
暉發兵拒
潮

潮奔陳巖
併以女妻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喻己及氣質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竊旅外鄉為羣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妾殺無辜軍中子牙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數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者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眾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綬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壽厚撫其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五

王

其子延晦

潮捨子而

立弟審知

審知讓於

審知不受

詔以審知

為閩王

審知誅僧

浩源等黜

王延彬

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 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乾宣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撻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

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

建留後表於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

白鹿不紫芝僧浩源以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為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

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 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

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眾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王破陳本斬之 三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夏五月甲戌加

王延翰同平章事 冬十月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

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閩王延翰廢棄兄弟襲位纒踰月出其弟

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

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

帥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趨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遁別室

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

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王延稟繼
仁達擣斬
延鈞遣王

陳守元等
助延鈞避
位受錄

延鈞即位
位更名璘
璘諱事四
鄰

璘親任薛
文傑吳光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

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

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眾

潰左右以劍昇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遣使者如建州

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薛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

周彦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戚韜

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為宮主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

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錄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

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

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

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啟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

射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勛為樞密使唐州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

不計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夏四月閩主璘立于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五月閩

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卑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秋

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至文傑

陰求富民之罪藉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射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

叛奔吳
繼圖謀反
誅

薛文傑使
威福視鬼
以殺吳

王仁達以
慷慨族誅

蔣延徽圖
建州繼鵬
請殺文傑
盛貽

徐知誥召
延徽還吳
閩通好

璘立太祖
侍神陳金
鳳為皇后
繼鵬私於
宮人李春

光怨怒帥其眾且萬人叛奔吳。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主抑挂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閩主好鬼神巫觋等皆有龍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威福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勳勳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勳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勳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勳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英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十一月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為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將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繼鵬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饗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闊更為之形如木櫃擯以鐵錠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馬并誅威韜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眾歸罪于都虞侯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二年春二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后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鸞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常詣皇城使李傲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傲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傲以閩主

陳后與歸 守明李可 殷私通李 做繼鵬討 之併及陳 后守思臣 勝及繼鵬 璘亦被殺 繼鵬即帝 位更名祖 立李春鸞 為妃 林延遇盡 忠 祖使林延 皓等圖李 傲殺之 禁翹以質 直見疏 祖信重陳 守元

祖使陳完 賣官

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杖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微懼而出俄頃引步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見竟為絕之做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祖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鸞為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做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祖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做做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做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做步兵千餘持白杖攻應天門不克焚啟聖門奪做首毋吳越詔暴做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權為福王友祖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祖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祖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度中趨出祖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朕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祖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葉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祖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祖娶李春鸞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祖不從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祖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十二月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祖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慮六月方士言於閩主

云有白龍夜見螺峰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守蒙曰閩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請對曰浮言不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因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為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完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冬十月閩主命其弟

黃諷直諫
被黜

科罷繼履
兵柄
林興詐覺
流泉州

朱文進連
重遇作亂
迎立延義
使繼業繼
殺李后
繼業俱死

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於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册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夏四月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並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閩

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銘判六軍去諸衛宇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徙主居長春宮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募壯士二十人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閩七月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於瓦礫中呼萬歲

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餘眾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眾稍逃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陞莊飲以酒醉而縊之並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眾奔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資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諡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

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

陳守元祭
守家皆被
曠餘休興

晉主釋鄭
元弼等

葉翹杜漢
崇問閩主

兄弟
曠命潘師

遠吳行真
擊延政延

政求獲吳
趙錢无唯

遣仰仁詮
薛萬忠殺

之林鼎諫
不聽

延政殺師
遠政行真

建州兵始
風

仁詮等不
肯班師延

政乞師於
曠擊破之
始遁去

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茶
守家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曠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
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
其不遜士子詔卻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網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祖楷
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祖楷變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
無狀願伏鈇鎖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閩主曠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
延政數以書諫之曠怒復書罵之遣親吏鄴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据延政陰事告於曠由
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成
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二月曠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達軍於建州城西行真
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宣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
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
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
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其眾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
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
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主閩主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
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兵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
未仁詮等夜遁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主曠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
州與曠盟於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閩王曠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曠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曠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曠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
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夏四月閩王曠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三十一

唐主遣使
和議與延

政

職遣許仁

欽執延喜

歸

職殺王繼

業父子族

誅楊沂豐

黃峻極諫

被貶

潘承祐請

延政息兵

修好

延政將包

洪實陳望

殺黃敬忠

林守亮黃

紹願遁歸

閩主求和

於延政

余足英以

獻錢得相

卷之二十一

五

六軍諸衛職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王曦
 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
 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
 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費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
 範增算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算不能
 足日進貨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貨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
 連江人黃紹頗代為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任者自非陰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
 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
 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
 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眾既罷歸
 醜殺之 九月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冬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王
 延政自稱兵馬元帥 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
 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
 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願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
 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
 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願皆遁歸 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為緡將吏
 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減
 其酒曦怒竝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
 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寡已
 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閩鹽鐵使

職納尚係
殷女

潘承祐上
書陳十事
延政怒削
之

陳光遠直
諫職殺之

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梓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鑪州。延平鎮為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負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殷將陳望等攻闕福州。入其西郭。既而敗歸。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歛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承虛相襲六也。括高質戶。財多者補官。通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欲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俊。曰：此何所施。俊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塚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遠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冬十二月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垂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連重遇。既弑康宗。嘗懼國

朱文進連
重遇使錢
連藏職於
馬上重遇
推立文進
殺王氏宗
族
文進殺鄭
元弼
延政使吳
成義討文
進不克

留從效王
忠順董恩
安張漢恩
等斬黃紹
願歸延政
留從效斬
林守諒執
李廷鈺文
進求殺於
吳越

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妒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石父李真有疾三月癸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啟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廷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再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恩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願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恩安張漢恩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願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願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願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願首示之眾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朱文進聞黃紹願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鈺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鈺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殺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

查文徽兩
城備策請
唐主擊延
政
邵武民執
循斬之

林仁翰殺
重遇文進

唐祖全恩
等殺陳望
敗楊思恭

李仁達疎
繼珣說黃
仁諷殺王
繼昌吳成
義推卓巖

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都以為不可
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錡為行
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真自鑄州將兵
八十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城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
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
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
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樂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
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于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道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聞主賞之甚
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中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
威都虞候何徽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改建州自崇
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敵逼思恭以延政
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
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
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
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
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恐其反覆黜居福清浦
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書策取建州曦以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
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
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又仁達等
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眾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乃言此僧自重

明為帝

仁達殺嚴明父子而自立稱藩於唐賜名弘義
延政盡殺福州援兵
唐王建封克建州延政出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奔泉州
許文植王繼勳王繼成皆降唐
留從效廢王繼勳代領軍府事

子手垂過膝真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為帝解去衲衣被以衾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嚴明夏四月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嚴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嚴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痛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嚴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嚴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嚴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並殺嚴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植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八月唐兵圍建州既久建入離心或謂董思安蓋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九月許文植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從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於唐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

陳寶請說
李弘義入
朝不遂
楊弘傑兵
攻之覺與
馮延魯楊
匡鄴俱為
弘義所敗

水丘昭恭
勸吳越王
弘佐救李
璣

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植為蘄州刺史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遣弘義書諭以福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舟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薄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恭以為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生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二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恭專掌用兵事昭恭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鑄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

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偏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至福州。已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箐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箐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徼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張筠余安皆還錢塘。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已，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已、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諛諂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恣事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與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已罷為太弟。」

唐江文蔚彈馮延已魏岑罪被貶

唐馮延魯不聽孟堅言為吳越兵所敗李達遂舉部殺余安

韓熙載請誅陳覺馮延魯不從

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偏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至福州已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箐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箐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徼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張筠余安皆還錢塘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已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已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諛諂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恣事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與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已罷為太弟

李達自詣
錢塘弘傑
更其名曰
孺賢

劉謙卒于
隱為封州
刺史

少保賤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宗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塘見吳越王弘倬。弘倬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賢。既而孺賢悔懼。以金筍二十枚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倬從之。冬十二月癸巳。威武節度使李孺賢與吳越成將鮑修讓不協。謀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賢。夷其族。已酉。鮑修讓傳李孺賢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倬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是歲唐王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張溥曰。史云王審知雖起盜賊。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揚沂徐寅皆依之。任官建學四門。以教閩士。招徠海中蠻夷商賈。至雷開黃崎港。號甘棠。咸稱德政所致。若斯者。即不自王亦一賢刺史也。然審知即壯貌強戰。軍中有白馬三郎之呼。顧其土地得之兄潮。潮有四子不立。而立弟王審邦。審知次兄也。審知讓位審邦。不受。其人非知書者。行事則合於秦伯。延陵使子孫效之。寄崇唐術。根葉不披。豈有淮南陳思之禍哉。及傳及延翰。釁患即彰。王延稟本周氏子。審知少護養之。與延翰素不叶。約鑄為亂。殺於紫宸門外。鑄既得立。即縱欲無度。子昶結李做弒之。其叔贓被幽私第。朱文進連重遇奉以為君。遂縊。昶死。贓復行虐。與弟延政相攻。文進重遇又弒。贓林仁翰以義誅之。後延政歸唐。李仁達歸吳越。閩國竟亡。始循禮讓。而後極篡弒。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弟弒其兄。接踵一國放誅殆盡。統計王潮自唐景福元年入福州。奄有閩世。祚不過五十五年。審知以下。凡易四主。無一令終。即高歡子孫禍不若是烈也。且延翰多采民女。鑄上書極諫。鑄惑薛文傑。相令檻車送軍前。以慰眾心。旁觀則智。及身則迷。以亂易亂。淪胥不悔。何哉。若夫崔氏殺人。後宮無子。金鳳淫淫。龍帳宣歌。春鶯婢子亂倫。李后醢酒圖逆。人非女士之族。色異河洲之選。咸害等龍。深燕。吸愚。賊為災。尤足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二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軍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二

天

盧瑒譚洪
死作亂隱
以討斬之
迎薛王知
柔入視事

以徐彥若
代知柔
彥若彥屬
隱權留後

隱不從弟
言敢于譚
全播
隱厚賂朱
全忠得為
清海節度
使

劉隱卒弟
嚴繼位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瑒譚洪玘據境拒之使洪玘守端州洪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洪玘遂襲廣州斬瑒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衮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湏洽隱討斬之

三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表隱為節度副使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節度副使劉隱權留後

二年度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遣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嚴以為延昌有度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饋運不繼光稠自度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將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為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在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為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嚴權知留後丁亥卒嚴繼位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嚴為節度使嚴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為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嚴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料長沙嚴遂取容管及高州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嚴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嚴不實事
梁
嚴即帝位

嚴立馬氏
為后

漢何詞言
唐莊宗驕
淫不足畏
嚴更名龔

蘇章敗楚
兵

遣梁克貞
李守鄜攻
拔交州

李進受楊
廷善賂交
州遂陷程
實戰死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嚴逆婦於楚楚王殷遣水順節度使存送之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嚴以吳越
主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嚴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
里遠事偽度乎由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嚴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
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
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祖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冬十月越主嚴遣客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即位且勸
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嚴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嚴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嚴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
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嚴遣使通好於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
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
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紆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紆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
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紆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
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受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
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戰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權樞為雅王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雅為韶王弘澤
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弘暉為恩王弘邁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

楊洞潛直諫不行遂病卒

趙光裔請遣李紆通好於楚

楚更名楚

楚欲立弘昌蕭益勸其立長乃止

楚祖弘度即位更名

弘熙使陳道厚劉恩朝等弑弘

度弘昌迎弘熙即位更名

二二二

照為宣王弘政為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路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遣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龕字名之取飛龍在天請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院御史

王翽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

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

宮殿悉以金玉珠寶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

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太盛秦王弘度即皇帝

位更名玠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秋八月漢葬天皇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高祖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裸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

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禹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

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厚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禮林少澄

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三月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宴罷漢主大醉

弘熙使道厚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詣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

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果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

三

弘景請斬
劉恩潮等
反被殺

嚴殺弘昌
嚴殺弘澤
弘雅

嚴殺劉恩
潮林少疆
林少良何

昌廷王翻
嚴族誅陳
道庫及節

仲
嚴殺弘朝
等八王

嚴遣鍾允
章求昏於
楚不許

嚴以盧瓊
仙黃瓊芝
參決政事

嚴遣潘崇

嚴遣潘崇

道庠及劉恩潮等皆受賞賜甚厚。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循王弘景請斬劉恩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恩潮等聞之譖弘景謀反漢主令恩潮伺之弘景方宴客恩潮與譚令禎等帥衛兵突入斬弘景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眾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未入朝許之。冬十月漢主命詔王弘雅致仕。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漢以戶部侍郎陳偃同平章事。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於私第。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於邕州。二年秋八月漢主殺詔王弘雅。九月漢主殺劉恩潮林少疆林少良何昌廷王翻。以左僕射王翻嘗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為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恩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進鄧仲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仲曰慙豫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辯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暉宣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剗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魯其士卒志戰日久此正我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擊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擊中穿穴通奔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之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舊勳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徽將軍謝贊將兵攻郴州唐邊錫發兵救之崇徽敗唐兵

通鑑記事本末 卷二百三十一

徵敗唐兵

屢遣林延

遇殺弘邈

屢殺弘政

林延遇死

國人相賀

延遇唐兵

澄樞自代

最組繼興

即位更名

銀國事皆

決於雙澄

樞盧瓊仙

等

許彥真龔

澄樞李托

等誣殺鐘

允章

於義章遂取柳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璇興為桂王慶興為荆王保興為楨王崇興為梅王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

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斃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楨州節度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

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唐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歌曰吾身得免幸矣

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銜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銀改元大寶銀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王清宮使龔

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一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

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園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談神位內侍監許彥

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章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

耶王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各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許用丕雜

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但恨色昌幼不知

我冤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耶復白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

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園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

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私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

而宮者由是宦官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張溥曰劉襲有子十九人權樞龜圖早死龍憂弘度弘熙不足任事與王翽謀立弘昌且云子孫不肖後世如

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因泣下欷歔既蕭益入問疾以立長為言弘度卒得立即位未幾弘熙弑之誅戮諸弟無

遺二生恨辰夔有先慮使立弘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為殷太史續哉弘度臨殞樂飲墨緣扶偃裸男女為戲山海間盜賊競起醉酒遇弑無道固然弘熙殺兄屠弟淫刑以逞害弘弼等八王戮其男納其女劉武高洋惡猶弗若竟全腰領享年三十有九兄弟之間報施懸懸豈遂無天道乎內侍吳懷恩擊楚潘崇徹攻彬彦主勳兵貂璫執柄勢必敗北反見克提抑馬氏衰微師行輒潰或天惡淫人小喜厚毒然沒身無恙所徵過矣龔為劉謙庶子母段氏生龔外室謙妻韋氏拔劍出見而恃劍墮地上謂非常兒殺段氏養為己子長善騎射長身垂手過膝後果代兄隱有國蘇章建功曲承美就俘霸國之威天若牖之將望長世乃南宮白龍改元更名胡僧讖書固曰滅劉氏者龔也與亡秦者胡其驗不殊蓋彼倉窮珠玉酷類蛟蜃立賢不斷多男速亡弘熙方斧羣子方木太宗魚肉兆形厥躬豈待劉錢素衣白馬始悲漢盡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三

高氏據荆南

唐昭宗天復三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為宋州團練使季昌峽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昭宣帝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荆南留後賀讓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威會楚

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荆南

三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勣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勦究州人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二十三

季昌交通吳蜀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九月高季昌遣戰艦五百艘治城塹修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寔不能制

季昌為張武所敗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漢為忠浩四州舊隸荆南與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

勅修好

緘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眾季昌乘戰艦蒙以斗草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楚人攻荆南季昌求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勅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趨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救于吳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

可福修江陵外郭

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身欲感眾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遣使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

唐滅梁重名季興

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未氏舊荆安知彼不以此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十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 高季興入洛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

季興欲入朝唐莊宗

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命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優賞以勸來者乃竊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勅

不從

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唐莊宗欲留季興郭崇韜諫乃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嘗欲取三峽長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

遣去

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鑼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所之會風大起舟絀於鑼不能進退矢石交下

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賊變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賈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

季興欲攻

楚孫光憲
疎乃止

季興入據
夔州又奪
韓瑛等蜀
貨唐遺劉
訓等討之

季興奪楚
聖光憲貨
自附於吳
徐溫辭之
後唐以季
興事賜豆
盧革章說
死
季興為馬
希瞻等所
敗請和於
楚楚王環
請存荆南
以為行旅
廖匡齊社

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夔

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
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受又遣兵龍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瑛等部送蜀
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瑛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瑛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
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
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
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
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救之 江陵卑溼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
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
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
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求實效而去虛
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不能救使之危亡能
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且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六月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 秋七月丙
寅升夔州為賓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 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章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銓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沱
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
史光憲於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
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
為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鬪拉殺之
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贖人也 秋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 己亥
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

從高從嗣
李興權而
請和
季興卒子
從詢襲位
從詢復修
職貢

從詢委任
梁震
孫光憲言
楚王希範
驕侈不足
察
憲請退居

王保義勸
從詢助晉
高祖討安
從進

從詢絕漢
附於唐蜀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以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詢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詢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討使王環敗荆南兵於石首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詢切諫不聽從詢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詢書聞帝許之六月庚申高從詢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詢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荆南招討使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詢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詢爵渤海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荆南節度高從詢為南平王

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詢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嘗謂從詢為即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詢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詢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猶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廢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詢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路黃牛至聽事從詢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詢見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荆南高從詢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詆奏從詢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詢具奏其狀且請起兵助朝廷討之從詢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詢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詢亦遣使詣河東勸進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詢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秋九月高從詢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郢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荆南

從誨所向
稱臣諸國
謂之高無
賴

從誨卒子
保融立

楊行密以
李氏子賜

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冬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張洎曰高李與汴州富人李讓家僮也讓為朱溫養子李與因得進見溫奇其才命讓子畜之冒姓朱氏其所出微賤與黥髡盜賊等特以鳳翔一戰募騎士馬景叩開岐入城門感敗李茂貞知名當世後遂擁節荆南側有十州朱溫既死謀阻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司馬薰等勸之入朝梁震諫止不聽既至京師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以諷動諸侯為言始厚禮遣歸李與斬關急出荆南諸臣無不稱震早見抑後唐滅賊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藩先修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內寄恩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李與懷貳遂殺魏王使者韓珙等邀留蜀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鬪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享年七十一始奴隸於朱氏繼屏翰於唐室世方幸其出谷遷喬少知順逆晚節不勁又附他族一人三反其猶有妾婦之行哉從誨襲位不改父德委任梁震孫光憲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便道掠貢所向稱臣諸國目為高無賴君長江表蒙譏賤人父子不振亦足羞矣季興入見唐莊宗議其矜伐游將享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誨鑒之捐去玩好人君不知所亡不知所興荆南雖小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遺從誨五經從誨謝曰子所識不過孝經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怒其譏已大厄罰之彼實心離而姑以為戲也歷觀高氏亦克守四言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四

徐氏篡吳

唐昭宗乾宣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澤惜之行

徐溫溫名
曰知誥以
勳著得寵

溫自結於
楊渥

嚴可求取
牒召渥

鍾傳養子
延規降淮
南
渥遣秦裴
擊鍾匡時
遂虜之

楊渥既得
江西驕侈
益甚遂殺
周隱

五全錄卷之八十一

三三

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答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嘗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毋垂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恇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

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顛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眾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為淮南留後。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於翠洲。諸將

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欲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為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日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賈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秦母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秦母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馬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

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

張顛徐溫
謀作亂陳
祐誅未思
勅范思從
陳瑤

張顛遵其
黨紀祥弒
溫圖自立
嚴可求以
計阻之乃
止

顛出溫於
外可求以
計留之

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顛徐溫泣諫溫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屬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顛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顛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瑤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顛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聞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勅等飲酒祐數思勅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顛溫欲誅之內戍渥晨視事顛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槌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顛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顛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盛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戍寅顛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詐言暴薨已卯顛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顛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顛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顛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顛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史宅賀眾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顛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盛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顛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顛以徐溫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顛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顛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為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顛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顛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顛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顛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志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顛知可求陰附溫夜遣

温使可求
結鍾泰章
斬顯延紀
祥等

温以軍旅
委可求財
欺委駱和
祥

工金... 卷之... 三

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温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為左監門衛將軍。温使親將彭城翟慶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丁亥。旦直入斬顯於牙堂。並其親近。温始暴顯弒君之罪。延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温曰。張顯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顯與温謀弒威王。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温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温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顯用事。刑獄酷濫。縱親兵。剽掠市里。温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温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和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嘗薄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温。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温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是歲。弘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齋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三年春二月。徐温以金陵形勝。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温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嘗言徐温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温使玠說遇。入見新主。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温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崇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改宣州。踰月。不克。夏五月。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温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温使典客何堯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堯。以徇。不然。隨堯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温使崇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温。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

徐知誥以
宋齊邱王
全謀王珣
議以馬仁
裕周宗曹
悛為腹心

徐知誥淫
暴朱瑾殺
之種虎等
入封乃自
劾

事温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温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受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悛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連水人也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為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境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温訥蘇州人也温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温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 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温為營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兼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悅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豪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鷗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悻悻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撾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刀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強欲私之瑾心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帷夏貯於幃寵妓有絕色知訓遇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踏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鬣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韞面

溫諸子皆弱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溫使可求殺米志誠溫欲大行誅戮知誥可求與陳知訓事乃止

齊邱說知誥以富強之策

知誥謀出可求不果乃以女妻其子續

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謹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于城使程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負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秋七月吳徐溫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始稍解乃命綱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通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以為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嘗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鹽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

楊濛有材
氣溫惡而
出之

程度無禮
于王溫強
從之

陳彥謙臨
終請溫立
乙子

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楊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暹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迨敬之之孫也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溥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為它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從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己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責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啟南門濯其楹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可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為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口迎鑾鎮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程度為閣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度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溫名而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程度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程度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遣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

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知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諡曰忠武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宣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王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玠為南陽王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簡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耶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宣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諸侯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遣知詢金玉鞍勒器四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知詢與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坐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鎮海節度使遣右威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提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奮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宣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跪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願不肯受知詢捧酒不

退左左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談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

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 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軍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温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節度使知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

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眾心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眾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

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出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月吳徐知誥

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應陽公幽於和州命控鶴軍

周宗知知誥意欲諷傳禪齊丘惡其先乙請斬宗知誥不得已而出之李建勳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

復召用宗
徐知詢平
知誥幽楊
塚於和州

知誥使陳
覺輔子景
遷

或請知誥
厚待知誥

高從誨勸
知誥即帝
位

周本不肯
推戴知誥
其子弘祚
強之

吳太子璉
納知誥女
為妃

通鑑卷之...

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為鎮海宣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誥令尚書令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淮門欲去。有數矣。吾嘗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小。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秋七月。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誥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誥左右詰責。知誥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誥。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誥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敘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夏四月。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十二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黜人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璵如西都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三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夏六月。

夏六月。

王令謀勸
諸道禪
周弘祚執
楊濛送江
都誥殺之
誥使郭悰
殺濛妻子
復罪悰而
貶之
王令謀老
病以誥未
受禪不肯
致仕未幾
卒
李德誠等
勸誥即帝
位
齊丘請誥
還讓皇斤
太子璉絕
其昏不從
楊璉妃聞
呼公主則
流涕
周本不能
存吳愧恨
而卒

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即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於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為特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池州。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疾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知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名。九月癸丑，令謀卒。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誥為江王。徐知誥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留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高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對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還讓皇於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景遂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三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尚書都省。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預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興為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宋齊丘復自陳為

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斤其諱邪知證等請諸復姓李

昇欲祖吳王恪

左右所問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環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帝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環為齊王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以外戚輔政官者亦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哀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哀不許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哀經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環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祖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考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諡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張溥曰徐溫少販鹽為盜揚行密起合泚往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願以密策殺未延壽見親愛預謀議行密寢病平生舊將皆戰守在外溫居帳內遂與張顛參立渥功渥陵獲勳舊溫顯弒之溫復委罪於顛結鍾泰章行誅彼不戰而冒功臣之賞同逆而避弒君之名使先王寄以心膂國人不知為賊亦奸人之最雄也知誥李榮子流寓涇泗間行密收養之賜溫為子勤孝積寵竟代溫執國政雖知誥死於未瑾知詢知諫疾死若有天幸然溫未亡時知誥即潛收眾心知詢握兵據上流知誥徵還江都金鍾置毒熱棺請讓國害徐氏諸子不遺餘力徐溫陰謀一生盜攘國柄臨沒撫膺意謂司馬懿雖死師昭止強代有吳者必己子也假手掠取反出異姓不亦笑自為之愚問鼎何益哉知誥照鑑悲老急望篡位始市德如田恆終謀禪如玉莽至遷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又族殺之則零陵汝陰不甚其

酷矣宋齊丘贊語竊國如周宗先已上書諫正既悵惆失慮又請斥遠楊溥父子以沈約之諂欲效荀彧之智多見其詐而鮮恥也知詰女為吳太子璉妃後封永興公主女聞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其志操豈異黃皇室主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四終